

D186/201



200025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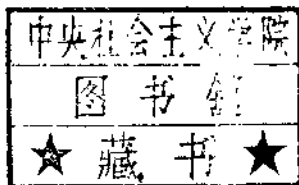
D706/25

欧洲共产主义

资料选编

下 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下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承印

850×1168 32开本 12印张 298千字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2—3 成本费：1.75元

印数 1—2000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西班牙共产党关于国内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目 录

西班牙共产党关于国内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
告(节录)..... (1)
- 圣地亚哥·卡里略: 走向社会主义的西班牙道路..... (9)
- 圣地亚哥·卡里略等: 西班牙共产党的理论原则..... (17)
- 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七八年四月)..... (28)
-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八年西共九大通过)..... (77)
-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节录)..... (83)
- 圣地亚哥·卡里略: 欧洲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理想..... (99)
- 圣地亚哥·卡里略: 在北京大学欢迎集会上阐述
西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摘要)..... (103)
-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政治决议(节录)..... (108)
-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共十大通过)..... (151)
- 圣地亚哥·卡里略: 欧洲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
的政策..... (162)

西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	(171)
卡里略谈波兰和欧洲共产主义等问题	(185)

**英国共产党关于国内的
路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论述**

英国共产党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191)
〔英〕约翰·高兰：变革社会的新战略	(258)
〔英〕乔治·马修斯：我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307)
英国共产党关于开展群众斗争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英共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315)

附录：

欧洲共产主义大事记	(333)
欧洲共产主义参考书目索引	(373)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 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节录）

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在从狭小范围的斗争直到广泛激烈的战斗中，这两个伟大的战略目标鼓舞着党的行动。

从反对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由，争取反封建、反垄断的民主制的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每一阶段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阶段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走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梯。

不论一些行动是多么有限和暂时，共产党人在这些行动中总是牢记自己的根本目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以及希望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文化力量结成联盟并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应该时刻在政治和思想上作好准备，以便利用有利时机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从不掩盖这一点，也不把这一愿望神秘化。

相反，我们在每一有利时机都毫不含糊地表明其愿望。这样就不断地与那些把自己的目标只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党区别开来，即使有时暂时的与这些党建立了同盟。

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南，重申不经过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

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也区别于那些自称社会主义但却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一种进化改良政策的党派。共产党不轻视改革，但不放弃一切能改善劳动者与文化人士的生活条件并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改革斗争，不贬低争取改良斗争的重要意义，认为它可以促进革命力量的觉悟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更便于发动夺取政权斗争的阵地，但共产党宣布，如果仅仅是改良，就将永远不足以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革命工人运动的一切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断言。

尽管暴力的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无疑革命是一个暴力行动。

其所以是一个暴力行动，是因为不经过强制和强迫，就不可能剥夺统治阶级的财产，实现基本生产资料与交换资料的公有制。任何阶级不经过反抗是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

共产党认为，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没有因为现代历史的发展而过时。不过，由于生产力的广泛革命的发展，这个概念在下述意义上发生了变化，即这个专政已经不能单纯理解为用双手进行生产的工人的政权，而应当理解为在现代生产中起直接作用，同资本主义结构发生冲突的一切劳动者（包括文化界力量在内）的政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政权，按其内容来说，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权。

不过，在这里，“专政”这个概念不能同通常的“独裁”这个概念等同起来，理解为少数人实行极权统治，靠国家机器的力量把自己的胡作非为强加于大多数居民。

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只占少数，文化界力量大部分站在被推翻的阶级一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

不是非照抄比较发达的国家模式不可。何况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支世界力量了（这要归功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其它革命）。在它丰富的经验中，有一些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列宁曾英明地预见过，革命政权将会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列宁曾直截了当地宣布，俄国的模式并不是普天之下都可运用的药方。他在俄国革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同改良主义者考茨基争论时，就曾设想过日后的革命中甚至可能对被推翻的阶级成员的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给予尊重。

马克思主义有关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实行专政的概念，同最广泛的民主是辩证统一的。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只有单一的执政党，更不是意味着用官僚主义来加以歪曲。在某些时期，曾经使人觉得这个专政似乎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行使政权，独揽了一切权力。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形式下，事实上与法律上都存在着资本主义专政。因为国家的一切制度和法律都确认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私有制不可侵犯，并保护这种私有制。这就是现代最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固有的资本主义专政内容。在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现代化的群众性宣传手段也成了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因为这些手段有力地帮助防止大多数人提高觉悟，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限制了超越现制度的可能性。

同样，虽然本质上根本相反，但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专政，可以依靠旨在保护集体公有制，促进社会向着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形式发展的一些制度和法律，一方面专政，一方面又允许资产阶级反对派享有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一直到这个反对派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由于缺乏经济、社会与思想的基础而自行消亡。

与此同时，掌握政权的劳动者不需要把官方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将尊重信仰自由和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在同其它哲学思想自由开放的辩论中，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将争取到人们的心灵，并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唯有斗争、对比和不断丰富，才能保持科学社会主义不至于僵化。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可以采取最切实的多样化的方式并辅之以其它一些在生产者中直接行使的民主手段（后者日益突出），这些手段将越来越不同于那种在对抗阶级之间和其利害冲突相联系的传统政治。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社会主义意味着由劳动者掌权，基本生产资料与交换资料公有化，没有剥削阶级，也没有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社会才能解放自己”。

但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它不得不利用并非它所固有的暴力工具与方法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暴力工具与方法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社会主义是在已被资本主义塑造成型的框框中出现的。它继承了一些既成事实以及一些并非由它本身所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前一个社会形态留给它的，要由它来克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从外部施加压力，可能对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起不良的影响。

因此，如果以为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腹中一生下来就象书本上讲的那样纯洁，毫无毛病，毫无谬误，以为社会主义在出生时就已经绝对不会反映出它所来自的社会所特有的缺点，那是荒谬的。

当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还没有使得对人的统治被对物的管理所代替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尚未现

固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不得不保持国家机器，以便抵御内部的反抗和外部的侵略。一个国家机器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要维持一批哪怕数量有限的官员；维持武装部队，维持强制手段。也就是说，要有一部分公民专以行使权威为业。他们手中掌握着实现这一权威的工具，⁸⁸尽管这是社会委托的。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一个危险，这就是社会的这一部分人可能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滥用他们手中的工具对其余部分的居民实行任意专断的摆布。

一个国家机器的存在，客观上包含着一个以行政强迫的方法代替政治思想斗争的方法，以官僚专政代替人民民主的危险。

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些危险，并坚决为克服这些危险而斗争。

但是，在认识这些危险的时候，不能反过来把它作为障碍或借口，而不去率领劳动者夺取政权，完成和解决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问题。只有当人类走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才能为根本消除这些来自阶级社会的毛病与缺陷创造现实的条件。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需要拥有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能够对付那些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在过渡时期保持下来的形式所带来的危险。关键在于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在于生产者参加所有各级政府，在于广大群众对公共管理分担责任。

这就要求充分报导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这也就是说，了解情况不应是少数人的特权。

要使每个劳动者知道自己的企业在生产什么，实际产值多大，产品如何分配，其中多少用于增加社会投资总基金。他在多大程度上而且为什么要对集体的努力做出贡献，在多大程度上而且为什么要为对其它国家的国际主义支援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劳动者应该是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一个自觉分子。有关这个过程的措施，应该由他本人，在他的参与下作出，而不仅仅是由少数领导人做出。

批评不应是一种形式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已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生根的实践。同时，对任何未尽职守的官员应有撤换的可能。

多元制，甚至一个反对派合法的存在，在很多场合下可能是有利于保持一种起振兴对比作用的积极因素。

中央机关同自治机关的合作，中央计划管理同各民族各地区的计划管理，以及各自治企业之间的和谐结合，应该使所有各级的力量和主动性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并使参加者最为广泛。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但是，提供的劳动方面的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造成某些人的特权享受或收入的悬殊，从而导致这些人的特权地位。社会主义应该始终不渝地提高收益最少的人们的生活条件，从而走向越来越平等的状态，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与补助事业。

社会主义提高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生活，不是靠助长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倾向，也不是靠资本主义那样人为地强制群众的去适应生产的特点，而是要照顾人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完美发展所实际存在的需要，照顾人作为团结一致的社会的一员，作为文明与进步的创造者，作为人类历史自觉负责的主人的身份的需要，照顾到发展和造就新型的人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

在目前，社会主义革命在西班牙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的任务还在于结束法西斯独裁并树立自由民主，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出了前面所说的问题呢？

这是为了回答两种议论：

一种是社会右派与政治右派分子、死硬分子与中间分子的议论，他们企图中伤我们的民主立场，说什么我们共产党人身上被

上了羊皮。

另一个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和教条主义者的议论，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全付精力用于反对独裁政权和寡头，而是用于搞对共产党的冷嘲热讽，诋毁它的政策和它的领导人，妄图削弱我们的力量和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当中的威望。

当我们共产党人保卫民主时，并不披上什么羊皮，也不乔装打扮。

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彻底扩大民主和人权，不是缩小更不是取消民主和人权。

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形式曾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样的理由，甚至是更多的理由。

我们的敌人在大多数场合不敢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社会制度来反对。他们许多人甚至还进行伪装，不是披上一层皮，而是戴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他们敢于公开攻击的是社会主义开始建设时的形式，因为他们打算这样来推延社会主义的到来。

但恰恰形式是不会重复再现，也是不应重复再现的。

任何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即使他不是马列主义者，也知道这是一个起码的真理：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形式是不会自动重复出现的。任何使之重复再现的企图，都会使革命方案从历史现实的领域转移到空想的领域。

当我们共产党谈到西班牙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多党制、政治自由、创作自由、公开的意识形态交锋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蒙骗其它政党，蒙骗持有其它意识形态的人，给他们设下陷阱。

共产党这样做，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前途能摆在历史现实的领域，是为了使它脱离空想的领域。这样讲，与其说是讲给别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的。共产党并不热衷于向别人提供保证；它首先热衷于使自己的党员对社会主义在我国和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实现时最可能采取的形式有一个现实的想法。

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对别人合适，它首先是对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是对最彻底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合适。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批评过革命者喜欢仿效以往的革命；列宁曾经强调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多样性。当攻打冬宫的枪声未止，十月革命的命令墨迹未干时，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形式以第一个范例出现时，列宁就劝告外高加索的同志（尽管他们的革命与十月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不要抄袭俄国布尔什维克人的策略。

我们的主张，其实质在于要使党作好准备，以便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按照在我国采取的社会主义形式，促进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

我们党所作的不断更新的努力，在于使这种努力促进我党成为西班牙革命所需要的新型的党。

在攻击社会主义事业时，常常使用的一个论点就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同它的国际主义内容完全相符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唯有当它的利益同民族的利益一致的时候，当它的阶级政策同全民族的大多数感情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统治阶级。

（摘自《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

走向社会主义的西班牙道路^①

圣地亚哥·卡里略

（卡里略在分析了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之后说）这些变化怎样影响到了我国和资本主义的欧洲的阶级斗争领域呢？这些变化如何改变了早先提出的看法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运动应该如何吸取这些变化贯彻到自己的具体行动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讨论我们的纲领宣言和我们的实际政治斗争时所要谈到的问题，尽管是粗略地谈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提出的许多不同于我们过去提出的论点，是从这些问题引出来的。

我们说过，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是这些变化中的主要因素。因此，不可否认，革命的暴力一直是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和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把革命暴力看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而赋与重要地位，他们显然是说得对的。将来，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在这种或那种形势下，革命力量仍然可能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

但是，认为所有国家的革命进程都将是过去发生过的那些导致帝国主义制度衰落的革命进程的简单重复，那就错了。今天，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要取得社会变革，是有可能找到一条降低暴力的作用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不发生工人的武装暴动，不

^① 本文系卡里略在1975年9月西班牙共产党第二届全国会议上讲话的节译，标题按原文译出。

出现内战，不进行“长征”，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并不因此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它需要深化和扩展阶级斗争，结合采取合法的与不受法律限制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和非议会的斗争形式。

这种可能性不就是肯定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吗？

不，不是的，因为没有俄国革命，没有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没有中国、越南、古巴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就是说，没有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总是否定的革命暴力，出现这种可能性就会是难以想象的了。

欧洲其所以可能实现不采用那么激烈的手段的社会变革，是因为由于有了已经发生的革命，社会主义在我们大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已经成为大致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因素。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而主要是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功劳。

归根到底，发生了危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恰恰是老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也就是各大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这些党尽管在工人中有基础，但忠实地照管资本主义的利益。

今天，历史需要用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堆积如山的各种矛盾的结构改革——不是改善这个社会，而是要改造它——，同老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过去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后来又支持新殖民主义；它只同意对资本家所拒绝经营的亏本的服务事业或工业实行国有化。它的改革不影响经济结构，而只影响群众生活水平的某些方面，归根到底这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今天，改良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由于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改良主义越来越显得过时了。

因为发生危机的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基本结构。尽管这些结构

不能突然一下子予以改造，尽管这种改造会是一个过程——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但这种改造所遵循的方向终究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际今天分成左右两派并不是偶然的。两派的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在资本主义的南欧各国和北欧各国之间，但是，甚至北欧各国的社会党里也逐渐出现了两派。

我们不能把这种分化归因于某个领导人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社会党内可能有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没有这种危险的，这种人往往是口头上谴责机会主义最起劲的人。

尽管如此，由于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殖民地已经消失，而原料生产国又决心不让自己受人掠夺，典型的工人贵族存在的客观基础难道不是在逐步消失吗？

在这方面，研究象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工人贵族的国家所出现的现象是很有趣的，近几年来在英国可以看到工党运动明显地在向左转。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生产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同传统的中间阶层有所区别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广大群众，在社会地位上接近于无产阶级了。这部分人意识到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出现了我们称之为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联盟的联盟的条件，其他的人则经常把这称为“历史性集团”。

专业技术人员的无产阶级化，并不增强社会民主党传统政策的基础，相反，它增强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

由此可见，不仅共产党可能日益强大，而且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具有群众基础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运动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别，也可能日益强大。

我们党的政策能够促进或者阻挠这个进程的发展。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这种新现象，把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新派别

的共同目标置于首要地位，如果我们明白工人阶级的领导任务的实现，不仅靠加强共产党，而且也需要加强上述派别，如果我们实际上理解现阶段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领导任务，能够通过可以统一阶级的行动的多党制形式来实现，而不是一定要只通过一个党来实现，那么，我们就能促进上述进程的发展。

相反，如果共产党不管怎样都不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治实践有可能朝社会主义方向变化，如果共产党认为社会党阶级性质模糊不清是固定不变的，即使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了也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共产党就是站在对社会党的变化将起消极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

我们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指的是它具有先进的科学思想。领导作用是否实现，不仅要看表现在党作为组织在选举中取得成绩与否，而且还要看党的中期与长期的政策与目标是否基本上为其他具有群众基础的有组织的力量所接受。

尽管我们党作为组织已经相当强大，但是我们是孤立还是非孤立，我们党是停滞还是发展，区别全在这里。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同工人运动一起，都认为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能起决定性作用，那么，难道能够否认今天在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争取大多数人同意采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吗？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甚至在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时候，这一点是可以否认的。今天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我们不能鹦鹉学舌似地重复那些已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本身所超越的公式。

象我们的法国同志所说的那样，左翼共同纲领还不是社会主义纲领，而是朝能够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民主迈进的步骤。在一九七四年的总统选举中，左翼的纲领几乎获胜。如果左翼能够保持团结，巩固团结，那么这个纲领终归会胜利的。

另外，从前几次选举结果来看，意大利拥有人民基础的力量
的联盟，将来也可能导致在意大利实现民主。

在葡萄牙也是一样，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获得了选票的大多
数，据我们看，这可能就是他们同武装部队运动结成联盟向社会
主义民主进军的基础。

无疑，⁴⁹由于有向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前景，共产党就更可能
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各宗教派别达成统一行动。

这些力量不同意我们把暴力看成为革命变化的动因。他们的
看法是错误的。象我说过的那样，暴力实际是所有已经出现的革
命变化的起因，而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欧洲各国才有可能走民主
的道路。

尽管他们不是这样看问题，但是重要的是要利用这种走民主
道路的可能性，来团结所有赞同社会主义的力量。

显然，民主道路以特殊形式提出了为所有社会的革命变化所
必需的改造国家机器的问题。

智利的经验教训证明，社会主义力量进入了政府，还并没有
解决国家政权问题。政府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而国家机器则可能
是资本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就包藏着反革命利用国家机器来抵制
政府的工作并终于推翻政府的危险。

一场革命通过暴力获胜，那它就从根本上摧毁了旧的国家机
器并且建立一个为它服务的新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是对付
被打败了的阶级的保障。

至于说到民主道路，社会主义力量也要提出夺取国家政权的
问题，但是用另外的方式夺取。应该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开始夺取
政权的斗争，并且在执政之后来继续完成这一斗争。

现在还没有这类模式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一前景就不实际。而
如果说实现这一前景还得等着瞧，那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在
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胜利。显然，在走向

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上，保障劳动者的领导权的国家机器，不是党的机器或为党所控制的机器；它的主要目的不是高压统治，而是行政管理，因为这个制度主要依靠动员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

今天，国家机器是庞大的，它雇佣成千成万的人，这些人包括军队和治安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司法官员，掌管经济的技术人员，行政机关和财政部门的职员，教育工作者，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记者等等。

争取国家机器民主化和权力下放的行动，已经是争取国家政权为人民所掌握的斗争的一部分。

这儿不能谈这一行动的详细情况。

但是，这一行动的重要目标是：国家所有职员，其中包括治安部队的成员，应该享有参加工会的自由权利；应该由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力量担负起争取国家机关的各级人员都享有合法的权利；现在由中央政府集中掌握的一些职权，应该分散给各地区和各民族；反对贪污腐化，要求政府官员廉洁等等。

.....

社会主义力量通过使国家机器民主化的活动，应该能够在这个机器内为将来它们执政的时候打下牢固的依靠基础，由于有广大人民的动员和参与，由于在国家机器内部有了依靠基础，它们执政后就能易于从事改造国家机器的工作。

西班牙一旦有了民主政体以后，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也就是选择同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人民力量联盟的政策。

.....

当然，民主道路意味着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阶段会很长。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小私有企业，也就是国内企业的大多数，将同国营企业一道存在。

对这些企业主来说，这种作法自然是合适的。他们依然保有他们的工厂和服务事业，并从中得到好处。

对工人和人民群众来说，这也是合适的，因为这样就能保持甚至更加可靠地提高生活水准，避免由于社会变动过速而引起的匮乏之苦。

.....

还必须知道，在工人阶级应该逐步发挥领导作用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借助外国资本来更快地发展经济。今天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作的。甚至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问题在于这种交易在经济上要对西班牙有利，而不危及它的主权。

我们还不要忘记，选择民主道路，就要定期地举行选举，承认合法的反对派存在，并且同意轮流执政，如果大多数人不信任各政府党的话。

也就是说，作出这种选择，就是要维持代议制民主。这是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工人阶级应该保持和发展这一成果，因为只有在这个范围里，群众起主导作用的意愿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

当然，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都应该在促进代议制民主的同时，在国营企业的管理方面，在公用事业、教育等方面，从下往上地促进各级的直接民主，俾使人民直接参与同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决定，并对代议制民主机构实行监督，使之能生气勃勃地很好进行工作。

.....

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道路。这是一条有许多新特点的道路，而不是要去机械地重复过去和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式。这条道路我们应该一面走一面学习，有必要的时候还应对我们自己的步伐进行检讨，加以修正。这是不是否定了其他地区

过去借以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则呢？决没有。相反地，这是承认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力量，承认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的领导作用。这正是反映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的力量选择。当我们已经历史地处于比较高得多了的地位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从顶层开始向社会主义爬阶梯呢？如果世界革命与反帝斗争的成就已使我们处于走过了一大段路程的地位，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战斗中好象从零点开始出发那样干呢？

我们在继续走一条在历史的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开辟的道路。我们不排除民主道路可能碰上使用暴力的时刻，不排除被打败了的少数派破坏民主规则而不得不使用武力来制服他们。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被迫使用武力，那是为了要保卫民主，保卫大多数人的权利，保卫多党制，保卫各种观点的自由交锋，保卫人民把政治民主扩大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利，和自由地建设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的权利。

.....

（节译自马克西莫·洛伊苏选编《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西班牙巴塞罗那前进出版社，1977年版。张革节译 吴名祺校）

西班牙共产党的理论原则^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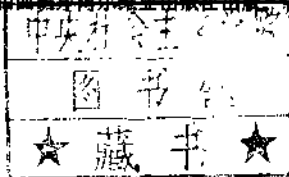
圣地亚哥·卡里略等

按：本文明确提出，西班牙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在西班牙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要有一个反垄断和反大庄园制的民主阶段，而西班牙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一党制而是民主的、多党制的模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动力的社会力量集团，已经不仅是工农联盟，而是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的联盟。在经济上，西班牙将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种形式，实行基本生产资料与基本信贷手段的社会所有制，但在一段长时期内允许中小工商业存在。本文结合西班牙的现实情况，对西共的这些重要主张作了阐述，对研究西共乃至整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政策主张，有一定参考价值。

西班牙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劳资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与领取工资的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

但是，为了要具体而不发生曲折地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必须首先解决其他处于首要地位的矛盾，解决由党提出并予以阐明的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政权同从工人阶级

^① 本文系西班牙共产党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与人合著的《西班牙共产党》一书中的一节。该书1977年由西班牙阿尔塔亚出版社出版。——译注



到非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全体人民之间的矛盾。

处于垄断资本支配下的国家政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国家政权是上层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垄断集团即真正的现代封建堡垒的政权，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政权，不仅确保能对工人阶级和领取工资的群众进行剥削，而且通过基本产品的垄断价格、信贷、税收、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榨取中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还榨取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的一部分收入。

垄断集团经常攫走一大部分政府收入。政府收入现在已经不是专用于国家的开支，而是通过国家投资、用于“鼓励”发展的贷款、免税、补贴对外贸易、按优惠条件对公共事业提供贷款等方式，用来慷慨地重新分配给各垄断集团。

垄断资本的政权有步骤地破坏中小产业，有意识地使大量企业破产，在农村进行搜刮，并通过超级市场网，使中小商人走投无路。

这些矛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受到影响的所有社会力量都意识到了。因此，共产党与其他的进步势力就有责任来阐明形势，以便建立起反垄断与反大庄园制的阵线，使问题能得到有利于人民力量的解决。

因此，共产党一方面决不会忘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另一方面又认为，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客观地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能够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前列，同反垄断的各社会阶层建立联盟，来打败垄断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从而朝它自己的解放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这个阶段就是政治和社会民主阶段，也就是反垄断和反大庄园制的民主阶段。

在这个阶段，还不废除私有财产也不建立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反垄断力量参加的民主政权，尽管在这个政权中，象在上述联盟中一样，领导任务归根到底自然应该由劳动和文化力量，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集团来承担。

政治和社会民主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

上述一切等于是说，进行争取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斗争，就是保卫民族利益，就是要把西班牙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西班牙共产党赞成走这条道路，因为它认为，这是使我国能够最快地通向一种较高水平的与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这一问题说：

“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已存的革命政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迅速采取把全部私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的步骤。生产力与服务事业通常因此而遭到破坏和发生混乱，从而使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化。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手工业所有制，小型的乃至中型的工商业，都是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形式。它们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初级形式，业主对营业的成败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大企业才是成熟到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它不需要过渡就可改变为社会所有制。

在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如果可能，在整个一段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6页。

期里，对一批难以替代的私有业主进行赎买而不实行剥夺，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适宜的，也是花代价最少的办法，尽管从平等的观点来看是不公平的，因为对他们实行剥夺会打乱部分生产，大体上说是一般消费品的生产，引起商品供应缺乏，使得某些服务事业特别是商业瘫痪，从而使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恶化。

只有公营的大工业发展了，才能创造出丰富的产品，从而使小业主的生产变得不需要并在经济上不合时宜。

同样，只有公营的社会服务网发展了，普及到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了，个体业主所提供的服务事业才会变成不必要的了。

要把中小农转变为社会所有制而不致使农业生产下降，农业的现代化是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农业生产下降的后果，一般来说都是由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来承担的。

因此，按照共产党为西班牙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种形式，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丰富，服务网的扩大而逐步实现。工人阶级为了确保社会能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要拥有两个必要的杠杆：即目前仍为寡头统治集团所窃据的政权及基本生产资料与基本信贷手段的社会所有制。

如果我们不补充其他一些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因素，那么，西共所主张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还是阐述得不全面的。

首要的因素是，我们认为，西班牙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党控制国家政权的一党制，而是民主的多党制。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形式，今天同半个世纪之前是不同的。当时，在俄国，只有一个热情、英勇但人数相对地说并不很多的先锋队，为巩固革命胜利而斗争。

苏维埃国家的巩固，中国与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大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思想，使得人们认识到需要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

决帝国主义的危机，尽管这些国家大都由于原来经济落后而存在着不少问题。

同时，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广泛传播了知识与文化，扩大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从而消除了大量的教条与偏见。

今天，对人类的绝大多数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客观需要了。

今天，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都赞成采取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他们不同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是，他们赞同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及其所主张的经济上的解决办法。他们对基本生产资料与基本交换手段现在已经是集体所有制的国家的政治形式不感兴趣，但是他们确信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这样，从社会民主党、天主教运动与民主团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力量，他们要求亲自参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他们是有这种权利的。

另一方面，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了一个宝贵的同盟者——知识分子大军。他们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文化方面能作出贡献，在思想领域能发挥新的影响。在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内部，已经造就出了一支新的、富有创造性的科技知识分子队伍，它将有助于即将来临的革命任务的完成。

今天，要把所有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力量和派别统一组成为一个党，是不可能的。今天存在几个党，将来还将组成新党，它们要作为政党长期进行活动，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预料，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民主阶段，行将存在代表非垄断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些政党在社会——政治改造的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发展到倾向于赞同采取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因此，我们主张采取的是民主的、多党制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中不仅要保持前一阶段所争得的有关个人的与政治的所有自由权利，而且要提高其水平。这种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通过普选表现出来的人民意志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这将成为一项新经验，它不免会有各种问题、矛盾和风险。失败了阶级肯定要设法打进思想上最落后的党派，来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并实行倒退政策。先进的力量要以适当的方式方法经常动员群众采取直接行动，来克服前进中的这些困难。

多党制决定了我们认为可能在西班牙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另一特点，即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具有官方的哲学，各种力量甚至在思想最接近的各社会主义力量之间，将自由而公开地开展思想斗争。

人民阵线时期，在共和国区域内组成了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政权。共产党认为，人民阵线的民主的多党制经验提供了一个先例，一个不能机械抄袭的先例，因为时代和起作用的力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它为展望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与进行思考的材料。

研究西班牙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去考虑已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经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社会主义模式所作出的贡献。

群众运动在争取政治 和社会民主的斗争中的任务

我国完全彻底地实现了民主自由以后，会出现各种力量进行联合与分化的现象，即使是在多年一起行动的力量之间，也会如此。

反垄断力量联盟将采取什么具体形式，现在还不能确定。重要的是这一联盟要能够建立一个坚决实行自己的纲领的政权，一

个真正的人民政权。

近年来，出现了各种职业性的与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今天，这些运动不仅在反对独裁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建设政治和社会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中，也将起重要作用。

这里说的是工人委员会、农民运动、水手与渔民运动、家庭主妇协会和其他妇女组织、邻里协会和其他市区团体、商人团体、各种专业性的协会、文化娱乐团体和各种类型的群众性合法组织。人民通过这些组织和团体寻求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斗争的办法。他们围绕着工作或职业问题、文化或环境问题，通过它们表达自己的意愿，采取直接民主方式承担起保卫自己的日常利益的责任。

近年来，这些运动在工作、住房、教育、卫生、文化和环境等方面，一直在提出内容日益广泛而复杂的要求，这就表明人民群众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已日趋成熟。同时，工人阶级的影响，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些运动中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表明人们渴望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出现深刻的变化。西共认为，它的任务是促使上述运动产生和发展，帮助它们采取坚决的反独裁统治的方针，和阐明共同的反垄断斗争的前景，它一直也是这样作的，而且，它这样作的时候，一直都尊重每个运动本身的特点，它的民主性质和它的自治权。

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的联盟

我国最关心使西班牙沿着政治和社会民主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坚定的力量有：

首先，是工人阶级。在我国，由于资产阶级背离了它的革命的历史任务，推动进步的任务主要就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不管是就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任务来说，还是就完成反垄断的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任务来说，都是如此。

工人阶级发展了，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成长了，变成了社会上人数最多的和最坚定的阶级。推翻独裁统治，消灭垄断集团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不会失掉任何东西，反而会获得一切。

无产阶级由于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也由于它所具有的进步和革命的传统，自然是西班牙革命的领导阶级。

我们共产党人是赞成只有一个总工会的，工会分裂只会有利于剥削阶级。但是，这个问题必需由工人们自己来决定，谁都不能用行政的力量把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强加给他们，既不能强行规定只有一个总工会，也不能强行规定有几个总工会。如果工人们赞成工会统一，我们就保卫工人民主，让实际上有影响的各派按照各自的实力派出代表，组成统一的总工会的领导。

其次，是工人阶级传统的同盟者农民。由于地产日益集中到大地主、农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手中去，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离乡背井外出逃生。由于农民的这种处境，由于政府实行掠夺政策把他们的收入降低到无法忍受的苟延残喘的水平，还由于他们具有革命斗争的历史传统，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地权集中的过程，有利于地主和富农阶级，但也使得在某些具有教权主义反动传统的农业地区，农民的心理发生了相当大的趋向进步的变化。西班牙教会的演变，教会的传统思想的破产，以及教会内进步潮流的增长，也有助于促使农民进步。

第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今天拥有一个新的强大的同盟者，即文化力量。在我国发生的结构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文化力量在数量上的增长。

这种数量上的增长同时也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出现了质的变化。过去，知识分子是同统治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阶层，可以说同统治阶级结成一体而不可区分。现在，尽管西班牙在科学技术革命方面还是落后的，但是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发生分化，这种分化将会不可避免地日益加剧。

由于生产力的增长，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越来越直接地参与生产。尽管一部分科技工作者从社会地位来看还是处于统治阶级一边，给统治阶级提供技术专家、经理和高级工作人员，但是，大部分科技工作者却直接参与生产，属于拿工资的群众，尽管他们的工资一般说来比较高。他们象体力劳动者一样到劳动市场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也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异化的情况，尽管程度比较轻。因此，他们采取了反对资方、要求权利的立场。他们通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意识到了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其他各个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景况，也同上述知识分子的景况相近，因为许多自由职业开业的机会显著减少了，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拿工资的工作人员，而且许多知识分子都离开了各种决策机构。

教育的总方针今天主要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的。在某些国家里，中小学和大学已经同大企业直接挂钩或者从属于大企业。教育的目的是再生产为整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合格的劳动力。因此，教学人员同生产也联系紧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这样。由于社会保健事业的进展，医生的任务是使靠工资为生的劳动力保持健康，能生产更多，缺勤减少。

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往往喜欢去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比较易于发现这个社会的不合理和没落现象，从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文化力量在群众性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中

已经在起重要的作用。

·学生参与斗争就更加积极，更加引人注目。他们成千上万地集中在大学、专科学校和中学学习，从而在群众采取行动的时刻有可能更有效地进行政治接触并更高度地组织起来。他们的这种集中的情况可以同工人集中在大企业里相比。

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增多。生产部门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巨大援助，他们（例如操纵计算机的电子学专家）有时很容易使生产机构瘫痪，让公用事业和关键性的企业运转失灵。知识分子由于出身于中等阶层并且同这个阶层有联系，能够对它发挥积极的政治影响。由于出现了这种种新因素，知识分子能在文化方面对革命运动作出有利于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贡献，而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又能够在比以往历次革命之后出现的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为建设新社会作出同样的贡献。

过去，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当统治阶级的瓦解过程表现得明显了的时候，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会脱离统治阶级而拥护革命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正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部分贵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①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大部分文化力量转入工人阶级阵营的现象，尽管表示出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成熟到了何种程度，革命是多么接近了，但是这种现象同马克思所指出的现象是不同的。这是生产力迅猛发展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趋于消失的结果，也是这种发展使大部分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趋于结合而成为一个被剥削的和异化了的阶级的结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964年版，第34页。

基于这种情况，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工农联盟的旧程式已经不能完全表达应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动力的社会力量集团的组成成分。因此，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联盟的论点，这个联盟当然包括了工农联盟，但加上了新的知识力量。

事实上，这个联盟长时间以来已经成了西班牙革命斗争的动力。

（张 莘译 吴名祺校）

西班牙共产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七八年四月)

一、目前形势变化的特点

西班牙人民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变革中。在这个过程中结束了佛朗哥的专制统治，为创立一个民主制度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西班牙共产党争取民主的基本方针是鉴定争取自由协议，在各民主组织和从佛朗哥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改良派之间达成谅解，同时开展群众斗争和全国罢工，从而取得同旧的专制制度民主的决裂，在军队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成立临时政府，确保和平过渡，实现民主。

在这种性质的过渡中，通过某种民主的决裂和一个具有广泛的民主联合的临时政府，使改造过去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和在深刻的变革过程中，进一步施加人民力量的影响，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事实证明西共采取的基本方针，即签定争取自由协议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实际上历史发展的很多重要方面和我们原来预想的有所不同。

很明显，西共广泛团结的政策，各反对派势力的聚集，人民

和工人运动的重新组合和群众斗争等都构成了政治变革中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人民运动和反对派势力没有能力取得民主的决裂。这是因为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已体现在西共和另一些党派主张的《民主委员会》纲领中，但没有能够全部被反对派势力所接受。

在原来的专制政权垮台以后，反对派中的一大部分人倾向于谋求渐进的改良的解决办法。

采取这种主张的势力，在专制统治的后期已经取得了几乎合法的行动地位，这对他们的活动十分有利，而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却仍处于地下状态。

由于这些势力的状态，以至使具有广泛性和重要性的群众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得民主的决裂得以实现。

反对派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摇摆不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还有一些因素也在起着作用。这些人把他们的阶级利益置于整个民主斗争的利益之上；军队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采取了抵制 的态度；再就是来自国际上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压力，他们害怕工人阶级和左派力量占优势，特别是葡萄牙的情况发生之后，更是极其狡猾地阻止西班牙政局发生任何激进的变革。他们的狡猾手段之一就是 把西共从现实力量的整体中孤立起来，分裂工人运动。

西班牙的发展具有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有的特点，是没有先例的。人民运动不可能一下取得突破性进展，统治阶级的改良派也同样无法实现其原来预想的改革。正象西共原来分析的那样，在旧的专制制度的内部孕育了一种改良主义倾向。国际背景是在帝国主义总危机和欧洲独裁政权垮台（希腊和葡萄牙）的情况下，又发生了经济结构的深刻危机，专制体制已明显地完全丧失了它的基本生存能力。这种形势为改良主义思潮提供了客观条件，也使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认识到有必要和整个欧洲结合起来，

开展新的对外关系，以便保证自身的发展。从这些特定的因素出发，再加上佛朗哥将军逝世，这样就把这些在其内部产生的改良主义力量从他们自己对原来政权的允诺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可能搞所谓的改革。

这样，变革的过程便在改良主义思潮而不是在民主反对派的影响下开始了。开始的第一阶段是阿里亚斯·纳瓦罗和弗拉加政府掌权，这一改革受到改良主义最反动阶层的控制。结果是一种危险的瘫痪状态延续了数月之久。

人民和工人的群众性运动打破了这种局势，在阿里亚斯·纳瓦罗的政府统治下掀起了运动的高潮，最后使这些最反动的政客下台，代之以苏亚雷斯政府。

尽管苏亚雷斯开始改革的目的是想把民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对工人阶级采取歧视的态度，例如拒绝西共合法化，议会也无力制定新的宪法。但是，阿里亚斯的倒台和苏亚雷斯政府的组成终究还是反应出一种新的力量对比正在形成。

苏亚雷斯政府的纲领中吸收了反对派的一部分要求，提到了“民主改革”，说“相信主权来自于人民”，还说“重新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有在确保公民自由权利、所有民主党派政治机会均等和承认多元化的现实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新的形势下，仍然是只有坚持原来的争取在民主方面取得决裂的立场，才有可能把西共和其他先锋力量孤力起来，削弱它们并把阵地让给改良主义。相反，如果实行一个更加灵活的策略，就能使那些直至那时还处于消极、踌躇的广大阶层朝民主的方向前进。西共决定最大限度的扩大反对派的统一组织主要体现在十人委员会中，举行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特别是在群众斗争的支持下对改革的内容加以充实，要求西共和所有政党合法化，在能够接受的民主条件下举行大选，要求新的议会的性质是制宪议会等。也就是说，把开始时的改良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

变革，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目标，开辟走向民主的道路。

我们政治进程的特点之一是通过连续的阶段，把改革从量变的积累到最终引向政治上的质变，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

在这个过渡中，人民和工人的群众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初的大罢工和大示威，争取大赦和自治权利的游行，为反对镇压和争取公民权益而采取的行动，所有这些事件都成为我们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标志。在这些事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马德里为被杀害律师举行的葬礼，它突出地表现了我国人民的高度觉悟和我党的号召力和组织力。

为了推进群众斗争和民主进程，共产党人需要公开活动，需要取得合法的地位。

在罗马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就开始公开了，并把这一精神达到全党，确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目标，后来这些目标大部分都实现了。

其中有一条就是党的总书记回到西班牙，并在公众的场合不断地露面，最后并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共产党人在一九七六年卡里略和其他领导人被逮捕时所发动的群众性行动，迫使政府释放了他们，这是西共在群众中公开活动的标志。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形势，对政府是一种压力，促进了西共的合法化和更多地参与政治变革的进程。

对这一方针取得胜利发生作用的另一件事，就是一九七七年在马德里举行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排除了直到会前最后一分钟政府所设置的障碍后召开的。

总之，群众和民主势力的压力迫使代表大资本家的政治力量无法象他们原来预想的那样领导政治进程。

我们处于一种不明朗的局面。围绕着如何解决国家的主要的

政治问题，展开了争夺人民民主力量领导权的斗争。

西共合法化，选举制宪议会，阶级工会合法化，大多数，采取各民族和地区的准自治（共产党人参与了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安达卢西亚和加那利政府），特别是蒙克洛阿协议和工会选举都是专制制度以来明显的突破。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反对派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政治主动权，使这些主动权不致于完全落在旧政权的改良主义者手里，甚至于使改良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向真正民主的方向转变，这种演变是根据不是死水一潭或铁板一块的形势产生的，过渡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中实现的。

另一方面，由于在大选前没有一个在广泛联合基础上成立的联合政府颁布法令，推行真正民主化措施，使新的制度能够在不受法律和结构妨碍的情况下得以实施，这不仅使我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即经普选产生的新议会要和独裁时期的市政府及省议会共存；而且新的阶级工会在它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垂直工会系统时，又面临着寡头利用垂直工会的残余而扶植起来的黄色工会的挑战，整个新的民主制度受到了旧独裁制度的威胁。也就是说，新旧混杂，甚至在一些人确实感到了现实的变化，并认为这种变化是极端脆弱的同时，相当广大的阶层却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我们不应忘记，在现实中有那么些人，他们认为民主已经到头了或是认为执行我党政治主张已经畅通无阻了，他们认为观点不同的各种力量之间达成团结和合作已经不需要了。

当前，为制定民主宪法所进行的斗争，为举行市政选举并采取旧制度遗留下来的省、地区结构的斗争，为工会和工人选举产生的企业委员会得到真正权利的斗争，为真正执行蒙克洛阿协议的斗争等等，将巩固和深化当前的政治进程，将使这一进程具有根本政治变革的性质，从而消灭独裁制度，准备无误地实行自由和政治民主。

二、全国和解政策

政治形势变化的特点尽管在一些方面与我党所预见的有出入，但仍然证明全国和解和争取自由协议的政策是正确的。

一九五六年我党提出了全国和解政策。早在二十年前，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西共五届三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对这一政策作了以下的说明：

“我们一再说过，全国和解政策是我党近几年来遵循的总路线的继续和必然发展，但这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口号，它既是过去的继续，又是西班牙政治中的新东西。

“不是要建立另一个全国阵线，或者另一个联盟，虽然在特定的时刻也可以采取这些方式。全国和解政策代表的要更多：它是想着手改变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内战、武装暴动以及独裁统治企图永久进行下去的恐怖性镇压而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扎了根的风俗、习惯。

“全国和解的实质内容是向西班牙的一切政治社会力量，包括反对共产党最厉害的那些力量，提出一项建议：建议大家接受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一个使我们大家都能取得进展的民主合法的新前景。建议将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党派和哲学派别所面临的并仍在继续面临的政治社会争端，摆脱迄今所处的那种彼此不相容和狂想的气氛，转到文明风度的、奉公守法的新的基础上来，使对立的观点和阶级冲突不致立即采取激烈的形式，这种激烈的冲突已经一再使我国的历史染上斑斑血痕，以至达到二十年法西斯统治的顶峰。

“这种要求摆脱暴力时期并同时通过和平途径摆脱经济灾难，走向所有政党都能自由地维护其原则和纲领，并为此而争取群众支持的愿望，是符合今天西班牙全体人民的要求的，其中包括那些

对今后国家生活的组织概念可能有不同看法甚至对立看法的人。

“我们所建议的不是一次新的维尔加拉式的拥抱^①；我们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不是在阶级上、政治上、思想上一种巴比伦塔式的混乱。

“我们知道这种混乱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我们知道在见解和利益方面的分歧将来还会存在，在那些为了争取当前的共同目标而希望达成一致意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会愿意跟别人混在一起，或失去自己的外貌。

我们对这一点了解得尤其清楚，因为我们自己首先就不能接受任何这一类的混乱情况，我们自己首先就不会在现在或者将来，放弃我们作为国内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政党的性质，放弃我们要结束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在西班牙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然而我们认为在世界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和在饱尝民族悲惨经历的痛苦教训之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希望不同的和对立的见解和利益之间的斗争能在自由和忍让的渠道中前进。

“为了达到上述的情况，具体地说，我们相信有可能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达成最广泛的谅解，以结束独裁统治，并使我们明天能在议会中，在市政府中，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在报刊上，在讲坛上，通过在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活动来展开争论，而不是在内战的战场上拔刀相见。

“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的报告中，共产党再次明确提出，其目标是要在人民自由地赋予的民主合法的范围内发展自己的力量。”

二十年来西共的这一主张被故意置之不理和受到压制，以至我们在恢复合法地位后公开重申这一主张时，有相当多的西班牙

^① 维尔加拉是西班牙的地名，1838年卡洛斯党和天主教在该地签署了和解协议——译注。

人感到吃惊，这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的形象被独裁统治的宣传丑化了。共产党人所主张和发展的全国和解政策无疑正在成为以民主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由于我们过去作为在国内争取民主的战士的经历，在西班牙人民中享有政治和道义上的威望。

已经付出了二十年的代价，这显然不是共产党的过错。然而今天，不管这种“共同解决办法的前景”如何，这种“使我们大家都能取得进展的民主合法的新前景”还未完全巩固，却正在朝着成为现实的道路上前进。

几年之后，在我党具体提出争取自由协议政策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民主抉择，它将为目前形势找到符合人民利益的出路，同时便于各种有意结束独裁统治的力量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些力量不用对政治制度或今后的社会改革作出判断，而将这些问题留待在民主范围内解决。”

关于这种可能联合的要点，共产党强调以下几条：

（一）建立广泛的临时联合政府。

（二）对一切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实行大赦。

（三）实行不加任何歧视的政治自由。

（四）通过暂行实施三十年代生效的或由公民投票表决的自治章程，承认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的特殊民族地位。实行区域自治。

（五）自由选举决定西班牙今后政治制度的制宪议会。

——西班牙共产党纲领宣言（一九七五）——

这几条中如果我们去掉第一条，那么正如政治建议书第一条中阐明的，由于第一条没有取得结果，正在对目前过渡时期的政治进程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而其他四条今天正在我国形成，尽

管还受到某种限制，有待今后公布的宪法将这种限制完全去除。

西班牙共产党在诸如君主政体、国旗、军队、与教会和右派的关系等，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是如此受人操纵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新立场，表明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愿望是想根除内战的指导者们屡次将我国的历史引进的那种互不忍让和狂热的气氛。

关于君主政体的问题，作为主张共和政体的西班牙共产党，认识到需要从今天两种政体并列的具体作用来看问题。如果君主政体有利于巩固民主和制订组成民主议会的宪法，那么共产党认为对政府的形式提出质问，就会犯危及民主进程的严重错误。如果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阻碍民主和议会作用的贵族议会的君主政体，那就可以提出质问。只要君主政体并不妨碍人民的民主决定付诸实施，共产党将不对目前政府的君主政体的形式提出质问。

关于国旗问题，共产党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决定，在采用共产党的红旗的同时，也采用红黄两色的国旗。这个决定是正常的，它有助于在左派和某些机构之间创造一种互相谅解的新气氛，此外，绝大多数的政治力量也都通过了这项决定，它写在宪法的文本中，当时没有人投票反对。在当时如此关键的情况下，如果不作出这个决定，今天就可能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可能由此产生不少矛盾，对民主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是危险的。

同样，西班牙共产党以合法和公开的身份露面，开创了在政治力量间缓和紧张状态和对话的新气氛。西共把右翼的政党，看成是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不是敌人。已经形成的对话气氛缓和了彼此对抗的危险，并为消除西班牙右派所习以为常的反共性质的神话创造了条件。

同样，在苏亚雷斯首相率领下，存在着日益转向远离佛朗哥机构的立场，其成员中的一部分来自该机构。在十人委员会中与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也有利于使对话气氛在六月十五日之后能继续下去。

共产党的政策对消除无稽之谈和在政治社会关系上创造新的气氛作出贡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信教者和教会所持的态度。

今天，党内有天主教徒党员已是屡见不鲜了。但不能忘记，这是由于共产党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推动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共产党是西班牙左派中第一个以新的态度对待刚露头的那种胆怯地要求“革新”的思潮。

之后，老梵蒂冈第二次宗教会议期间，西班牙共产党人不仅面向基层的天主教徒，也对天主教思想中出现的变化感觉敏锐的神职人员作工作。

一九六七年在《对当今问题的新看法》一书中，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对教会的抉择：

“教会内部出现了革新运动，其企图自然是重振教会，而同时具有一种新的精神，使教会摆脱统治阶级的操纵，不再成为那些阶级利用的工具，克服康斯坦丁的诱惑，沿着‘革新’和进步的道路前进。这个运动遇到困难，受到强烈的抵制。尽管他们是相当重要的，但在教会内部只是少数派，虽然从整个天主教世界来说可能不是这样。他们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在某些方面就象共产党人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时所做的那样。现在我们向教会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偏袒地提到这个运动，未来是属于它的，而不属于那些主张一体化的极端分子，他们也将象佛朗哥主义者一样，终将受到历史的判决。

“应该祛除私情，应该使西班牙的政治斗争摆脱宗教的干预。这是开创我们所维护的、也是西班牙所需要的政治社会新风气的条件之一。”

这本书强调一部分教徒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吻合的，使党和天主教徒的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一九七五年三月执委会就党内天主教党员问题所作的声明证实并阐明了这

种新的局面。

为达到缓和的政治气氛，共产党所作的真诚努力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过去的态度。这就是，努力从内战和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吸取教训，人民必须记住这一教训，以使用各种方式避免政治上的复旧。

与此有关的是，共产党毫不含糊地主张大赦一切政治犯，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只有这样才能使西班牙人今后的共处不是建筑在报仇雪恨的基础上，而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为此，我们主张采用一切有效地巩固这种共处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有必要给予一切残废者、寡妇和参加内战的战士，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战斗，都能享有同等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共产党人对待政党和个人，都是根据他们现在和今后对民主的态度来确定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根据他们过去的态度作出判断。

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对四十年的独裁统治作批判性的研究。应让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历史学者去研究这一问题，这对下一代了解过去的历史将是宝贵的贡献。党除了从中吸取教益外，还将加强对过去经历的研究和分析，作为现在和将来制订政策的依据。

总之，也可以说共产党用了很大力量来吸取近一个半世纪我国的历史经验。其第一个结果就是努力改变不合理的现状，这种不合理的气氛曾多少次掩盖了阶级冲突和确立了虚假的分界线。极右派依靠这种不合理的气氛跨越自己社会基础的界限取得支持，以发动一九三六年的内战。这种蒙昧主义和不合理现状之得到克服，多半必须归功于一个代表了工人阶级亦即受统治阶级强加于全国的不合理现状和蒙昧主义之害最深的这个阶级的政党所作的努力。

共产党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努力，也就是为争取使阶级斗争沿着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前进而努力，民主和自由已是我国人民不

可摒弃的无价之宝，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后，民主和自由将会得到更程度的发展。

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下，阶级斗争在镇压的巨石下难以开展。一旦巨石被搬掉，阶级斗争开始向纵深发展，争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同时也争取提高劳动者的政治地位。

由于工人阶级无论过去和今天都最关心民主的维护和巩固，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这种改革首先将改善经济形势，克服危机，随后向社会主义迈进——使工人阶级处于日益确信自己代表整个国家利益的地位，也就是说处于变成领导阶级的地位。

这就是近四十年来指导西共政策的路线。通过在各个方面争取自由和发展民主，使工人阶级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三、民主联合政策

产生民主变化的这种方式和政治社会力量的真正对比，是决定这一阶段采取的政治策略的两个因素。共产党人将这一任务与我们自由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宏图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右翼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尽管在议会里要弱一些。

对六月十五日的选举，尽管实际掌权的势力对西共施加了压力，尽管准备的时间很短，而且当时还宣布了其他种种限制，但无论是竞选运动的发展还是选举的结果，都意味着顽固派的政策受到孤立，表明这是与过去独裁统治决裂的重要的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选举的结果，事实上意味着宣布新的议会是制宪议会，尽管开始时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它满足了西班牙人民坚决要求与过去决裂，在一些新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西班牙人之间共处关系的深切愿望。因此，六月十五日的选举体现了人民意志的胜利。

对共产党人来说，我们争取参加竞选是如此困难，加上我们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局限，在初次选举中能获得百分之九点二四的票数已经成为今后竞选的重要起点。在今后选举中，我们必须取得社会上广泛阶层的支持。不管怎样，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其他进步政党参加竞选，证明我们如下的理论是可行的，即尽管四十多年来的肆意镇压和反共宣传，当所有左派，特别是西共在西班牙公众生活中取得显著地位时，是可以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六月十五日选举中的多数票，深刻地意味着拒绝了顽固派，证实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和解决独裁统治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总愿望。在这些基础上，民主中间派联盟党和左派党以及其他民主力量在一起，取得了压倒多数。

这个多数票，不可能象民主中间派联盟党中的部分人，尤其是人民联盟所希望的那样，产生右的政策，也不可能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某些时候所鼓吹的那样，产生一个左的政策。

认为在巩固的民主情况下，可能建立右派或中间派和左派的轮流执政，也是行不通的。我们现今处在过渡时期，一个制宪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实际上议会还没有成为实体。在这个阶段，左派力量只能对产生的变化施加有效的和持久的影响，不是去执行与中间派对抗和冲突的政策，而是联合起来孤立右翼复旧派的政策。根据这一概念，在选举的基础上，考虑到工人多数投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票的重要性，党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之一，也就如我们在竞选纲领中所表明的，是“争取使劳动者提高政治地位”，也就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争取工人阶级参加政府。

为此，西班牙共产党在选举之后随即建议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参加政府由西共在外面予以支持。这项建议遭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拒绝，他们担心由于在政权中承担职责会消耗自己的力量，

同时也遭到民主中间派联盟党的拒绝，因为他们没有与别人分担职务的打算。

由于经过选举，西班牙民主方面所遇到的主要问题都已暴露出来，党表明了立场，甚至根据选举后的特点，汇集了争取自由协议政策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民主联合政策。

民主联合政府应该提出对国家今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巩固民主（不管怎样，六月十五日通过了制宪议会，它象楔子一样打入了仍然维持独裁的国家机构），为了巩固民主就要使国内广大群众都能懂得用进步的办法来对待和解决经济危机。

民主中间派联盟党组成的单一色彩的少数派的政府，不可能懂得这些任务，因为他们只代表社会上一个具体的部分，即由一部分银行和大资本组成的资产阶级力量。民主中间派联盟党在七、八两个月所用的企图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暴露了这个阶级的特点。当时民主中间派联盟党曾企图推行一种经典的没有对手的稳定计划，那么克服危机的全部代价都会落到了工人阶级头上。

但是在民主条件下，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这里只需要回顾一下政府企图要中央工会通过这个计划的情况。各个工会拒绝接受这种只有利于寡头的稳定办法，也拒绝去进行协商，因为协商本身就是政策，并且等于向各政党提出协商。民主中间派联盟党政府不得不与参加议会的各种力量协商。各个工人拒绝的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这种做法，对于迫使民主中间派联盟党政府注意国内政治的多元性，而不能单方面推行稳定计划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这表明一个少数派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政府，都不可能推行实际形势所需要的一整套政策。

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辩论，以及关于蒙克洛阿协议的辩论，实质上涉及西共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道路的极其重要的事实（欧洲共产主义已成为那些自称立场比西共要左的人进行论战的靶子），那就是民主有利于劳动和文化力量的联盟取得领导权，并

显然使推行大资本家的政策遇到困难。从民主有利于社会和政治力量真正起作用的时刻起，寡头的方案就不可能使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得到满意的解决。

从这个道理出发，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政策，应该使这些阶级和阶层处于掌权的地位，以对抗寡头集团至今仍然占有的领导地位。

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全国联合政策。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西共干预了蒙克洛阿协议，目的在于争取劳动和文化力量在控制经济手段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并保证用进步政策解决国内问题。

西共在议会中的活动，也是着眼于争取民主联合政策能占优势。唯有这个政策才能克服混乱和无能状态，使议会免遭没顶之灾。

议会活动初期的消极方面是两党制倾向和两极倾向。为此，西共首先采取的步骤旨在停止那种分派职务的做法，使少数派对议会的政策能够施加影响。这对于制宪性质的议会是一个重要方面，因制宪议会要求在开会过程中不得压制任何少数派或任何个人的意见。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西共不得不对民主中间派联盟党和政府的政策，对联盟和政府中某些部分排斥其他政治力量和反对派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贵族式的统治办法，以及对政府认识不到自己处于少数派掌权地位的性质展开了深刻的批评。

无论过去和现在，西共的政策都是通过加强议会实权的办法来打破这种人为的两党制，使议会成为人民意志的发源地，和平衡行政的法码，尤其在后者还是少数派性质的情况下。

此外，在我国的政治全景中，再次出现了走向两极化的意图。最近，所谓“大右翼”的发言人证实了这条战略继续存在，其意图是要结合各种性质的力量组成“反马克思主义集团”，以

反对我国所有的进步政党和力量。

显然这是通过所谓“大右翼”的战略，聚集寡头集团中最反动的阶层，他们企图再次将我们的社会引入两个集团之间对峙的动荡局面，有意对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制造麻烦。

鉴此，西共的政策就应旨在避免这种危险，动员群众支持民主联合政策。

西共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战略上的分歧，使我们在某些时候对工人社会党也要采取批评态度。从六月十五日以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倾向于强行建立两党制，使一切权利都落到民主中间派联盟党手中，而把自己的反对派作用只局限于议会作证和宣传上，把自己打扮成下届政府的候选人。

这种战略无疑是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我们并不否认，如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一旦在竞选中得势，也有权上台执政，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党目前的立场，客观上削弱了工人阶级，或更广泛地说，劳动和文化力量在过渡时期在政权中占有更多的地位，以此来影响一系列民主变革的政策在各方面付诸实施。

尽管如此，西共重申它有信心并愿意在目前阶段以及在今后的各个阶段寻找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最大的共同点，其目的在于使劳动和文化力量能在政权中获得我们提到过的影响和地位。

参加议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是西共在议会里的政策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我们为争取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强加于人，能保证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为民主共处的宪法而作出努力，我们主张制订一个为人民所决定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开门的宪法，一个维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并承认组成西班牙政体的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宪法，一个民主议会制、几权分立、以代表人民最高权力的议会为中心的宪法。

在这个意义上说，西共认为宪法草案基本上符合上述目的，因此是积极的。虽然如此，共产党议会党团将努力使现有的文本

更臻完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争取对自由和基本权利得到更广泛的承认，特别是工会自由、罢工权利、妇女权利、青年权利、言论自由和受教育权。

（二）争取一个使劳动者可以维护其权利而不受企业倒闭威胁的、能在合乎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前景。

（三）确定众议院的民主成分，使议会两院作为体现民意的机构能成为立宪制度的中心。在这方面，主张取消所谓的“建设性的审查表决”，并希望在有关行政机构控制的方式以及提名政府首相的机构方面，都能最大程度地反映议会两院的意愿和普选时的民意。

（四）用更广泛的民主方式整顿立法机构，保证其所有成员能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由地运用一切政治和工会权利。

（五）争取一个充分民主的前景，使组成西班牙的各民族和各区域能行使其自治权，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声援，以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歧视政策为行使这一权利制造困难。

在重申希望争取一个得到一切政治力量最广泛的赞同的宪法文本时，西共认为有必要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辩论，使一切社会力量和人民的各个阶层都能对未来宪法的主要内容表明意见。此外，西共认为加速制宪的辩论程序是适宜的，以使西班牙宪法在夏季以前问世。

西共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推动建立临时自治政权的进程，这是建设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出于加泰罗尼亚一切政治力量的坚定、智慧、现实和灵活，在这些政治力量中，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该党克服了不少在开始时似乎是无法战胜的困难。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其成

立为继后的巴斯克、加里西亚、巴伦西亚、加纳利群岛、阿拉贡、安达鲁西亚等建立自治筹备机构以及在其他区域着手建立这种机构作出了贡献。今天几乎无人否认造成这种局势的必要性，和这样做不仅是权力下放，并且明显地有利于未来宪法中的自治问题。目前，巩固这一过程的重要问题是通过权力移交给予这些筹备机构以实权，以此满足各有关民族的愿望，使他们能够解决各该区域和民族存在的大问题，这样做有助于在承认组成西班牙的一切民族享有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加强西班牙国内的团结。

我党正朝着这个方向行动，为了争取通过符合各民族、地区或区域特点的自治宪章，我们的这种努力正在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整个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在宪法范围内的民族自治，是国家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代表着具体承认西班牙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行政管理、语言、文化等特点，能使劳动者和所有公民接近决定许多问题的重要中心，而这些问题在今天还只有中央才掌有大权。

此外，在目前过渡时期民主联合政策的必要性，也反映在筹备自治制度的政府的组成上。

四、蒙克洛阿协议的意义

蒙克洛阿协议就是共产党主张全国民主联合的政策的一个成功的标志。在政府制定方案的过程中，协议为工人阶级力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自六月十五日选举的那一天起，党就强调指出，在宪法完全实施之前的整个时期，新的民主政府的政治目的应当是稳定局势和发展民主。应当通过一系列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深刻的改革，来消灭一九三九——一九七七年专制时期的痕迹。这样做就意味着在各派民主力量之间需要某种形式的谅解，以便孤立“极右派”，

防止搞乱时局、重建专制的企图。

作为我党关心这些问题的明证，有必要提一下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二日共产党议会党团在获悉政府纲领声明几小时之后，就向报界发表的批判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对政府稳定经济的计划提出了批评，同时还批评了对我们社会和经济的重大问题缺乏关心的态度。在这里，还应当回忆一下党的总书记七月二十七日在议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会上他提出了组成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象民主中间派联盟党那样的一个少数派政府所会造成的困难，也才能克服比民主中间派联盟党为数更少，色彩单一而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政府所会造成的困难。还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的发言人八月九日在经济财政委员会上的第一个声明。声明宣布了六项最低纲领，这对于摆脱危机，巩固民主的任何共同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使还在制订中的措施更加进步。

第二，保持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大部分人的退休金。

第三，十分重视扩大公共投资，对失业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对中小企业的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

第五，立即关注、解决农业、渔业和其他行业的问题。

第六，提出一个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的完整计划。它不仅起稳定的作用，而应当是一个真正恢复和巩固西班牙经济的计划，从而克服危机，改变寡头政治造成的陈腐局面。通过农业，公共事业，社会保险，城市建筑，劳动者权利及企业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取得进展。

由于党采取的上述立场，各种意见都一致认为为了摆脱经济和社会的困境，民主联合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对此，阿尔瓦雷

斯·德·米兰达，铁尔诺和萨特鲁斯特吉都表示了赞同的立场。九月底，财政大臣具体地表示“不用承担其明显的政治代价而能够取得联合政府的主要成效”是很必要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指出对于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来说，这些政治代价应当归咎于放弃组成一个完全单一色彩的民主中心联盟党的政府。

为此，政府最初是想通过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会议，直接与最有代表性的工会工人委员会和工人总联合会谈判以达成社会协议。在这些会议上，政府提出要么按政府的办法、要么将是经济和政治混乱的二择其一的方案，企图使工会接受它提出的工资增长极限（确定为百分之十七），政府的方案遭到工会的拒绝，并提出了两个反提案。第一，在讨论经济问题时，首先或至少是同时解决在新的合法后企业中的问题，解决工会财产继承权、被辞退的工人复职和劳动者权利法问题。第二，要求政府制定一个经济改革的完整计划，为捍卫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已经为此计划提出了很多必不可少的要点。毫无疑问，这些民主工会所持的坚定立场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促使政府感到必须同议会中的所有政治力量就不仅短期内的经济纲领，而且就我们党一直所主张的一个深刻的经济、政治改革计划达成协议。

果然，不多天之后，即十月初，苏亚雷斯首相发出邀请，以便召开一个政府和所有在议会中有席位的政治力量的联席会议。

在蒙克洛阿谈判开始的时候，政府的立场和七月十二日的纲领性声明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认为是接近一个民主联合的纲领了。

在政府发出的文件中，继承了很大一部分左派的竞选纲领。十分明显地注意到我们党在八月份提出的“最低纲领”。另一方面，在十月八日到二十五日的会谈过程中，不仅对危机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呼吁，以期采取更加适应的措施，而且还涉及了进一步有效地补偿由于执行经济计划而给各劳动阶级造成的损失。在谈

判中，左派所争取到的重大改善可突出为：争取到当通货膨胀超过谈判中规定的工资增长极限时捍卫工资收入的条文；增长工资总数的至少一半必须让全体工人受益；对退休工人的保险金要有相当大的增长；退休金的增长要按反比例增加；对经济活动及社会保险服务设立监督机构。

蒙克洛阿有两个成果，一个是政治协议（二十七日协议）。为了实现人民自由和国家民主化确立了在宪法实施之前过渡性政治结构；另一个是经济协议（二十五日协议），它包括了货币、就业、工资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些政策将使经济逐步正常起来。重大改革的计划使所有上述的考虑更加完善了。在一系列有影响的问题上诸如财政制度、公共支出、教育、城市建设、住宅、社会保险、金融制度、农业、渔业、动力政策，以及公共事业的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

缔约各方为了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势必作出一定的让步。整个的协议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在这方面，承认协议规定的工资价格标准，就意味着各劳动阶级将接受在整个一九七八年里不能改善生活条件这样一个前景。在当前仍然这样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了；特别要注意到，正是由于寡头危害民族的政策才严重地加深了我们国家的危机。

另一方面，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没有失业的工人和落后地区的劳动者及危机严重部门的失业者，被排斥的、工作无保障的妇女以及青年失业者联合起来又可以保障他们自己的职业。

总之，通过蒙克洛阿协议不仅找到一条克服危机的光明坦途，而且在大选过后不到五个月的现在，使政府基本上接受了左派竞选提纲中的大部分愿望。

现将各社会集团和各阶级对蒙克洛阿协议的不同立场简述如下：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右派对于我们各民主力量能够达成一

个协议明显地表示出深切的不安和震动。此外，协议意味着调整危机的负担不仅落在劳动者身上，通过进步的财政改革，合理地支出公共开支及监督公共事业的新方针等，使危机的负担也落到寡头身上。

除了经济上的极右派外，确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表示反对这个协议，现在还不能把他们也看成是极右派。他们反对这个协议是因为垄断和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摆脱危机而形成的特权已经再也维持不住了，于是强烈要求自由解雇和冻结工资。应当对这些企业家说的是，他们提出的这两个要求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兑现的使社会倒退的做法。自由解雇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随之引起更多的冲突），而工资冻结将会使消费能力彻底衰竭，可是实际上正是这种消费能力才使得西班牙经济的困难局面没有演变成真正的悲剧。当今不能对世界经济复苏抱有任何希望时，就更是如此了，我们不能把这一复苏当成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明确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的依附性达到可怕的程度，它阻碍我们从外因去达到复苏。

在看待和执行蒙克洛阿协议时，民主中间派联盟党政府的立场是矛盾的，表明无论是在厂主方面也好，在其党的本身也好，是有着不同的打算的。由于协议的某些方面有着深刻的变革内容，所以民主中间派联盟党的一部分在完整地履行协议时，就比政府还顽固，这就使协议的执行遭到危险，我们党已多次谴责了这种作法，指出：民主中间派联盟党片面地执行由所有参加议会的政治力量签署的一些协议，可能使协议带有党派色彩并将协议曲解，这不仅使协议的改革内容发生危险，不完整执行这一协议，而且也使这一协议的可行性发生危险。同样，签署协议的其它力量对维护这一协议的模棱两可，甚至是禁止执行这一协议，在一定的时刻对履行这一协议制造了困难。为此，西共多次坚持必须设立一个由所有签署这一协议的政治力量组成的执行监督常

设委员会；我党在四月五日和六日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又强调了这一点。同样，西班牙共产党也强调成立广泛团结的监督委员会，负责按不同地区的特点执行蒙克洛阿协议条文的重要意义。

我们党在劳动人民中，甚至包括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家中，对这个协议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当前，在群众对蒙克洛阿协议表现出必然的不安和不信任的同时，日益认识到根本的一条就是通过对体制民主化的改造，恢复某种形式的正常经济。劳动者觉悟到当前最宝贵的是工作和扩大就业，尽管为此要做出某些牺牲。虽然劳动群众对危机不负责任，但西班牙经济的资本主义逻辑必然导致危机的加重，产生政治上的倒退，要做出的牺牲比现在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劳动者日益认识到今天阶级斗争所采用的形式应当和专制制度之下的形式有所不同。现在，不是要从依靠原政权的特权而得益的企业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工资而斗争。除了尽可能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外，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策略是一定要充分地注意如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利机关中占据适当的位置。这就要劳动阶级不仅要参与对工资的决定，而且要参与经济积累和再生产的管理，首先是公共财产方面。劳动阶级要扩大其监督的能力，要成为社会保险、公共企业组织、储蓄、其它金融单位、教育、集体消费和服务业的主人。

例如，在福尔巴（FORPA），依利达（IRYDA），依科那（ICONA）和其他能对农村的问题作出决议的中心，就应当有农民和牧民（农牧业生产者）参加。那么，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候，中小企业主也就不再坐二等席位了。

为此，可以断言，是否执行蒙克洛阿协议是一块试金石。看到底是真的为了巩固民主，还是喜欢短暂的“权力选择”的危险游戏。现在离巩固的民主还相差很远。“权力的选择”就等于否认这个现实。

从十月二十五日起，共产党人就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在群众中解释蒙克洛阿协议，维护它的落实，揭露对它内容的片面解释和歪曲利用。在十一月十九日和三十日西班牙共产党的声明中，清楚地要求缔结协议的各方召开一个新的紧急会议，以便更好地全面解释和更具体地执行协议。虽然这个会没有开成，但是我们的态度促成了苏亚雷斯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我们的会晤，有效地推动了协议的落实。

但是，全面地执行蒙克洛阿协议光靠这些不行，还要象正在做的那样，力图避免佛朗哥政权的既得特权的寡头和大资本不执行规定的结构改革。为此，还要进行坚决的、负责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努力保持缔结协议的各方的必要的合作。

应当看到，蒙克洛阿协议不是整治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一步，也不是那么一条出路，即克服危机要将大部分负担加到寡头身上，因为在当前西班牙资本主义制度下，以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蒙克洛阿协议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协议，它想在公共资金使用上能够廉洁、有监督、合理些，以消除进行朝着政治、社会民主而进行的进步改造的重要障碍。总之，它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现存条件下一些有局限性、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协议。为执行这一协议，西共决心尽力斗争，其中也包括群众运动所能起的作用。

此外，蒙克洛阿协议不是一个神奇的法宝，可以自行解决危机的所有问题。至少在一九七八年问题还是很严峻的，主要表现在就业和一系列企业的经济困难上。所以如此，因为独裁强加的增长模式而引起的严重危机要求对生产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造，以便危机得以克服。这一体制上的改造是刻不容缓的需要，它在蒙克洛阿协议中，特别是在其准确和严格的执行中有最直接的基础；在制定西班牙国家生产体制的不可逆转的改造中，长期计划有间接的基础。

因此，签订协议的各方和人民民主力量，应通过动员提高警惕，保证协议实施和实践本身对条文的采纳和修改。从这一观点出发，共产党的立场是明确的，我党总书记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在议会中已表明：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协议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增加旨在减轻失业紧急问题的公共生活资料，但决不能对恶化经济现状的大企业给予金融、财政援助的无歧视的政策。

在经济方面，一九七七年是过渡的一年，是从一个不可能维持的局势过渡到新发开端的的一年，它是以在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实行民主原则为标志的。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个希望是在以下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即他们真正希望公众自由得到巩固，工会在社会舞台上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农业生产者不成为二等公民，中、小企业家在制定经济和财政措施时有其发言权。

总之，只有在上述的领域里严格地执行蒙克洛阿协议，才能使国家进行改革的更加宏伟的经济、政治计划建在一个巩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签署协议各方共同努力下才可以期望经济得到改善，克服现在的危机，尽管这一改善是有限的，但是对我们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也才能期望创立国家经济和官僚机关的民主化的因素，这对走向社会、政治民主的所有变革是必不可少的。

五、民主联合政府

如果在七月西班牙共产党提出必须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话，不少人会想到蒙克洛阿协议实际上和联合政府相似。

虽然这些协议确实是朝着一个可能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方向走的。但我们离达到这样的政府还有很远的距离。现在国家仍遭受着腐败的影响，遭受着反民主政权的抵抗以及遭受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政府的无能和浪费的恶果。

我们共产党员没有放弃争取联合政府的想法。另外，如果寻

找一条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道路，民主中心联盟党必须求助于议会的其它力量，同样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政府，执行蒙克洛阿协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无视我们面临全国紧急状况的人，是因为他想否认一切对于大家来说都很清楚的形势。不是简单地讲我们的通货膨胀率高、失业人数不停的增长，外债继续增加，根据贸易法和股份公司法交纳名目繁多的税。真正要做的事是阻止通货膨胀，避免失业，增加投资，改善农民的状况以及使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能够带着某些希望看到其未来。

所有这些经济问题，能够造成一种新的气氛，这种气氛有利于那些没有接受民主变革的人成为政治动乱的积极鼓吹者。

政治和经济的紧急状况，要求政府采取紧急的解决措施，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工会中贯彻蒙克洛阿协议将是重要的一步。但后来几个月当困难更加显明、寡头的对抗和右派分子的挑衅更加公开时，联合政府可能成为维护民主的必要解决办法；因在其它情况下不会有一个“社会主义”抉择——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十月份骗人的说法——而唯一可预见的是返回到专制政权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在报刊上勾画出了轮廓。

明显的是民主力量和人民不能接受任何倒退到过去的事情，这个倒退使我们重新回到黑暗的制度中去。这种制度长期以来蹂躏着西班牙人民；用法令强加的工资规定，罢工的权力变成了造反的罪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工会成员和政治分子被逮捕，中央集权的压迫等。共产党人不允许任何人打着所谓“拯救西班牙”的旗帜来引进压迫的形式。因此，我们将为使人们懂得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尊重、传播，深入地蒙克洛阿协议而斗争，为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强调团结起来才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越来越现实的可能性是美国对欧洲各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不仅在西班牙，同时在西欧的其它国家

——的根源。这是攻击“欧洲共产主义”的最新的口实。过去基辛格是隐蔽进行的，现在美国总统占米·卡特采取了更加无耻的形式。肯定由于美国看到这些民主联合政府对于美国永远是西欧的保护国政策是一个危险。

六、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

西班牙共产党宣告它的目标是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主自由的巩固应该打开通向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的道路，它意味着向社会主义长征的最初几步，以后走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将享有更加充分的自由。

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民主、社会民主是一个十分广泛、深刻的民主，从政治上讲，它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政治、社会民主深刻得多、广泛的多。此外，这一民主贯彻到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使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决定国家的主要事情是由普选投票和整个社会所决定。

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主要是解决以人民享有主权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寡头集团掌握经济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要使民主更多地渗入到经济、社会领域，使人民也掌握重要的经济决定权。

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又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第三条道路，他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一个为战胜政权掌握在垄断资本家手里的社会而斗争的阶段，一个为创建一个得到社会广大人民所同意的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其主力是工人阶级）联盟所领导的新政权而斗争的阶段。

扩大人民自由，保护人权，加强工会的权力，开通工人阶级和他们的代表进入国家领导部门的道路，这每走一步，毫无疑问

都意味着向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的方向迈进。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前进。当有利于社会主义力量在选举中取胜，并组成了一个有社会主义纲领的政府，将可能在制度和国家结构上实行改革。这些制度和国家结构实际上将形成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赢得一些选举，进入政府这不意味着就保证了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领导权。就政治民主、社会民主而言，按其自身的辩证法讲，变革就包含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范畴，也表现在文化和思想领域。

正象我们所说的，建立在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基础上的新政权，是依靠选举体现的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成立的。并靠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和削弱至今还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寡头的立场而巩固起来的。很明显，这一前进要有紧张和艰巨的斗争。

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西班牙共产党纲领——宣言中，详列了为在西班牙打开通向建立社会主义而规定的三十一项任务，这些任务就包含着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至今，这些任务基本上仍是要执行的。因此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它了。我们只是想讲一些对向社会主义前进起推动作用的一些大的重要方面。

政治民主、社会民主首先要进行深刻的改革，这种改革要从我们主张的由议会和全国通过的民主宪法作起，但也要努力在各个领域中深入加强上述宪法中的民主威力。

在上述的纲领——宣言中，我们确定了反垄断、反庄园制的民主要解决的根本任务，也就是：对个人权利和民主自由给予保障；建立一个体现国家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尊重民族自决权的联邦制度，废除死刑并对刑法进行改革，对一系列部门实行国有化（其中包括银行），国有化要缩小垄断资本和庄园主的势力，对财政制度实行改革，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不得歧视妇女，对教育实行民主改造，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卫生部门要进行组织上

的现代化，依靠公共部门实行民主的计划和经济发展，援助非垄断工业和中、小企业主，鼓励合作社；劳动者以自治的形式对国有化的垄断企业进行干预；行政机构民主化（并要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保险，市政权限，政、教分离……其中的一些改革从现在起就在着手办理。

以经济的一些重要地区的生产社会化和国家干预的现水平来说，截然地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是人为的。事实上，对国家进行一个深刻的民主改革，对经济改革是主要的，这是缩小（以后是废除）资本主义垄断现有的巨大权限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

由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由于过去被认为是无知和满足现状的广大阶层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国家机关，在各个部门，具体地说在强制机关实行民主化，存在着和过去不同的客观的可能性。目前有一种现象，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在昨天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机关、部门中，出现了争论、反对派、甚至出现了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某个部分占主导的倾向。明显的是，意识形态机构内出现了一系列事件有助于为国家民主化进程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把这一进程描绘为诗意般的景象，好象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就意味着控制了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个进程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力量可能在选举中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在尊重人民决定的前提下，就要退出政府，成为反对派，以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另一方面，西班牙资本主义最反动的力量利用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阶层的支持，可能企图利用它在国家机器的某些部门的影响，以用暴力来阻止人民意愿的实现，并破坏民主的合法性。这就突出要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不断地动员群众、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保持政治和社会力量最广泛一致的重要性；面临着垄断寡头、在国家机器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中、为维护人民的意愿，上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利益是一致的。

国家的改革不是靠减少公民的自由来实现的，而恰恰相反。要更加提高在宪法中保障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以及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效能。电台、电视、社会宣传工具都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便反映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文化思潮。这样，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带有政治性的文化因素；这就有助于群众不断扩大参与国家的所有问题。

选举、议会、市政最公正地反映选民的意愿。只要不被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压力所左右，代议制民主就将能发挥其最高效力。

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可把今天还由中央政府决定的很多问题的机关接近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带来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新的机构，解决群众更有效地参加解决问题。此外，还可使反对由资本主义寡头而引起的区域之间不平衡的斗争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西班牙，四十年的中央集权独裁不仅没有能够消除民族的和区域的特殊性，反而加强了各民族、各区域的人民的自治的坚定愿望。这一事件使西班牙的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处于危机状态。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把自治看成是一个真正统一整体的最坚强的基础，也是对分离主义作法的最好回答。这一阶段的自治经验将指出未来的联邦组织的特点，以便将来能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工人阶级在坚决维护西班牙人民的自治时，也就是把争取到自治权看成是对国家民主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涉及到劳动群众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条件的问题时，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就要具有直接民主的新形式。这些新的形式首先是在劳动群众自己的劳动场所产生，是通过扩大劳动者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而产生的，而这些权利又是通过劳动者选出的代表、委员会、工会而得来的；也通过其它方法，如：在教育界，通过自治

和民主管理以解决教育的问题；在卫生、城市生活方面，通过居民组织起来解决诸如住房、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问题。在市政机构之外，能允许人民能更多参加的直接民主的形式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就意味着使有机的民主制度运转起来，这有机的民主最高机构就是议会，议会是作为全体人民意愿的代表机构；但同时也要依靠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广泛的机构。这样的关系不但不会削弱政党、选举、议会的作用，而且会增加其作用，因为在整个国家都有一个紧张的政治生活。一个代议制民主的存在又增加了自治的所有形式的意义，也提高了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直接民主的作用。

一个新型的社会

走向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应该从我国的特殊条件出发。首先，经济模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西班牙是佛朗哥统治的危机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农业荒芜，地区间不平衡尖锐化，一些地区荒凉而同时另一些地区人口过剩。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发生危机（矿业、冶金、造船、纺织、汽车制造业等），此外，还有廉价投资和效果很低的或是投机的公债而产生的问题。妇女参加劳动的不均衡阻止了自立人口的增加。在实践中，西班牙资本主义统治阶层在使西班牙成为一个现代化和进步的社会方面表现出无能为力。随着截至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文化和科学的停滞，生活质量的下降，经济上及日常生活上质量的恶化；使得我国在教育、文化、科学方面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经济和科学技术产生了依附，它阻碍了今后的发展。大学的严重状况表明组成现代社会的各个因素的腐朽。

克服当今的危机就要求一种抉择，它要使我们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新的模式前进。这一社会要保障所有劳动者及其家属能普遍受教育，有文化，改变地区之间的差别，给不发达的西班牙的人民一个象样的生活，以及对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地区一个合理的组织。

现在是改变公共开支政策的时候了，这一改变应是本质上的、可能实现的：

（一）优先对教育、文化、科学进行投资，直至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在农村，对有关质的因素给予优先的关心，制定现代化的纲领，使农业产量有个根本的提高，发展畜牧业。

（二）在未来几年，对落后地区每个人的公共投资应明显地高于全国平均的每个人的公共投资。

（三）加速培养各级专业劳动者，发展技术，以建立具有竞争能力的工业。加强有较大科学和社会内容的生产部门。反对对环境的破坏。总之，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模式；一个与西班牙利益一致、能使广大人民振奋起来的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质的发展，使得全国男、女的需要和自由都得到满足。

在经济方面，走向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首先就要使公共企业进行重建，合理化和民主化，颁布公共企业章程，这个章程要适应其特点又与股份公司的章程不同。西班牙相对重要的地区公共企业是在对大垄断有帮助和为其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相反，需要的是公共部门变成一个坚强的、有助于根据各民族需要和人民意愿，使经济能够发展的强有力的、指导的因素。

公共企业的经营应和议会的、民主的监督结合起来，和人民的代表、工人工会的监督结合起来，把最高的科学效能、管理效能同消除腐败和特权结合起来。这是工人参加和管理的制度的重要条件，这样，才能使劳动者的代表有实际权力来监督公共企业和进展情况。

同样，走向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要将公共部门变成社会所有

的大企业。大企业是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骨干。

在这方面，将能源部门国有化是特别紧迫的任务。作为眼前的措施，我们建议：

（一）将对核电站的投资、建设、使用转到公共事业部门来。

（二）开展有科学家参加的公开讨论（我们共产党已开始了），讨论议会和政府就建设核电站的决定和监督。

（三）在有核电站或计划建设核电站的地区，在有受到损害的居民的代表机构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严格的保险措施并要严格地履行，认真地保护环境。当这些条件不能执行时，我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核能源。

制定了上述政策，我们共产党人除了在议会和市政府里活动外，还要大力参加生态学运动以提出建议和动员群众。同时，我们也要求政府制定和通过研究和发展其它能源的计划（传统的能源和刚刚开始太阳能和风力等），进行必要的经济投资，有公共事业部门参加或从属于它。我们认为在能源部门保证国家的独立，对西班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

使一系列的产业转入公共事业可通过直接的、灵活的方式，国家参与等方法进行。

走向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和帮助中、小企业，它们将与公共事业部门共存。这种作法和政治策略不符。在西班牙，中、小企业对解决生产的一系列需要和服务的一系列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帮助中、小企业是与劳动者的利益、维持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走向社会主义意味着与此相反的话，由于失去广大群众协商一致的这一基本原则之一的东西，那么民主道路就将受到威胁。

在农村，要对农业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目标如下：

（一）在庄园制地区要加速土改措施，因庄园制阻碍经济的

发展，影响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二) 提倡耕者有其田，消除地租和小块土地，在生产各个级别推广合作制，农业工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尽可能地消除垄断的干涉和统治。保护农民的家庭财产。农业工会、畜牧者工会和合作社运动真正有权参加与它们有关的决定机构的工作；作物的安排，价格，农作物收成的保险等。

在文化领域，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就意味着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推广、提高和革新人民的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给文化以更加重要的地位。

在民主深化的基础上，现今社会能够真正的使未来的西班牙自由地走向社会主义，这符合广大劳动者、农民、自由职业者和中等阶层的愿望和利益；符合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千百万妇女，在当今社会上没有地位的青年的愿望和利益。

与一个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连在一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意味着西班牙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更普遍一点，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通过这一民主，将日益占有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且将变成一个领导阶级。并不是说要“禁止”其它阶层的活动和表明其观点。但大多数人的民主将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的革命，而不损害少数人的民主权利。

随着行使政权，执行民主，工人阶级、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将成为国家真正利益的代表。它们将成为唤醒和利用至今仍被一个剥削和不合理的制度所窒息的西班牙所拥有的巨大人力和物力宝藏。

在言论自由的气氛下，在思想上可自由争论的气氛下，对所有人来说，这些现实将越来越明显。而这又可为新的制度创造日益增长的民主协商。这一进程将为一个不是建立在一小撮寡头的专断、特权；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科学均衡发展，物质、文化利益更加平等的分配的基础上的新社会的诞生创造条件，因而也就

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合理的社会。

七、工会政策

西班牙共产党无论是在独裁统治时期或是在民主过渡时期，其工会政策一贯主张为反对垂直工会，支持由劳动者自由决定的组织工会自由和工会团结而不断斗争。

为此，西班牙共产党曾经反对把垂直工会的改革作为一种行政上的强行结合，这样做，或迟或早，会导致工会的分裂，其后果要比目前的工会多元化还要严重。西共当时建议成立包括全国领薪金者在内的中央统一工会。主要由于结束独裁统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使这个目标没有能达到。但它仍然是共产党人为更好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必不可缺的一个目标。我党仍将继续为此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西共主张组织工会自由，即由劳动者自由选出他们所参加的中央工会，由此工会统一的过程将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过程，虽然实现统一的时间会推迟。

在组织工会自由和工会多元化的前提下，西共支持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一方面是由于它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传统，另一方面也由于它提出的深刻改革工团主义的新思想。西共向工人委员会为其所采取的步骤致意，这些步骤旨在使其变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一个群众性的、团结的、社会政治的和阶级的工会，以此阻止工会的更大分裂。工人委员会的这一方针决定了它在最近工会选举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

我们所提到的新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很清楚的：

(一)对工会的作用有了新的考虑。工会不应只限于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应该参加社会和经济的决定，也就是说更广泛地参

加政治活动。要克服工会改良主义，并通过工会提出工人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当然这是从工会的角度而不是从政党的角度提出的。这使工会具备某些社会政治的特点。

（二）工人阶级在争取权利方面和在其肩负的职能方面起新的作用。要促进召开有全体劳动者参加的大会，无论参加了各个中央工会和还没有参加的都应包括在内，在会上对影响到企业的问题作出集体的和负责的决定。加强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的企业委员会，这将在集体协商的时刻给这些委员会以强大的力量。西共认为，推动工人委员会在企业中的工会小组，作为对组成阶级的工团主义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三）通过统一行动和企业内部的团结形成工会统一的新思想（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统一活动可以以大多数劳动者投票支持的民主的和阶级的中央工会，即工人委员会和工人总联合会为起点来展望未来。在选举中工人委员会成为多数派工会，这代表着领薪金者对工会活动的社会政治性予以严肃的支持。

（四）在与政党关系方面的新思想。工人委员会是一个西共党员和其他党政成员，与独立的无党派广大群众在一起阐明和维护各自观点的中央工会。

工人委员会的基层或其领导机构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些观点。各政党和中央工会的关系不是传送带，也不是有机的联系，而是建立在各政党严格尊重工会以及群众运动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一种真正的、复杂的、时而也有矛盾的关系。

（五）主张在集体契约方面团结一致的姿态，要寻找关系到一切生产部门劳动条件的总协议，其中包括专业人员和 技术人员，承担他们的要求并在阶级工团主义活动内给他们以维护本身利益的组织地位和决定权。

考虑到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日益增长的重

要性，西共认为必需通过吸收他们参加阶级工团主义活动的恰当的政策，考虑到他们的具体要求和有利于他们有效地参加工人委员会所属机构的办法，对这些人员目前组织工会的进程予以特殊的关注。

（六）对担任公职的劳动者的提法，考虑到他们对为发展社会政治工团主义的必要的民主进程来说，有可能成为重要的一员，特别是那些在政府机构中进行专业活动的人，要推动他们为人民的利益服务，阻止他们采取独裁的、专横的态度和贪污腐化。

（七）考虑到多国公司在西班牙经济中的比重，有必要加强努力——迄今为止这种努力是十分不够的——使劳动者能在工会和政治的范畴内发展相互合作、声援和共同行动的方式，甚至达成国际性的集体契约。

西班牙共产党在其六月十五日竞选纲领中维护了，并在议会中提出了“劳动者权利和义务法”，列举了劳动者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及其在企业中的贯彻执行。共产党人认为的基本权利中，包括劳动者可以查看企业账目、了解企业财经政策、投资计划以及参加有关劳动组织以保障劳动安全和劳动生产率。在第一次蒙克洛阿宣言中已经提到了这些原则。

西共坚决支持农牧业工人联合会，它是团结中农、小农和牧民的具有反垄断性质的真正工会。

在四十年的佛朗哥主义统治下，垂直工会强迫中小企业和自治工人参加，使他们为垄断资本的利益而放弃了对本身利益的维护。

中小企业和自治工人提出必须彻底与佛朗哥工团主义的残余决裂，反对它在任何形式的掩盖下继续存在，并建立真正代表其利益的可依赖的工会。

然而大企业主（西班牙企业组织联合会）企图通过西班牙中

小企业主联合会继续置他们于自己的控制下，并利用他们为垄断者自己的利益服务。西共坚决支持中小企业主和自治工人的工会作为民主的、独立于一切政党和大企业之外的工会，以他们自由选择的形式开展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

至于侨民中的劳动者，西共将努力使他们参加所在国的阶级工会并使其保持与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联系。

（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决议，略。）

十三、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中，应当注意到下述两个基本方面：

（一）西班牙地处战略要地。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保证西班牙的主权和独立。在排除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保证人民的自决权利和我们边防的安全。为此，我们赞成不结盟政策。这将使西班牙积极地奉行和平、缓和、裁军和取消现存一切军事集团的对外政策；积极地奉行保证各国人民自由和自决权利的对外政策，在所有国家友好互利的基础上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和往来，从而提高西班牙在欧洲和世界的作用和威望。

（二）西班牙共产党以自己的贡献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工人反帝运动。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缩小分歧，克服分裂。分歧和分裂今天正削弱着人民群众反殖反帝的斗争；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朝着建立一个世界广泛的反帝阵线的方向前进。这个阵线应当尊重各党、革命运动的独立和各自的立场，承认差别，统一行动，并包括所有反帝的阶层和力量。

为此，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不承认一个党或一个国家的领导中心。所有的党都是独立的，享有同样的权利。西班牙共产党绝不参加任何一个束缚我们政策的共产国际。要取消诽谤，

咒骂和驱逐的手段，承认对政策和理论进行批评的权利。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根据当前的实际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论战。

西班牙共产党和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关系，并准备在不干涉、权利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党建立关系。就此，西班牙共产党准备改善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希望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许多地区革新和独立的倾向正在不可否认地增长着。

西班牙共产党的国际政策是在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这样一个广泛范围内执行的，力量对比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制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打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非殖民化、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斗争及生产力的空前加速发展（其表现之一是有了核武器）为革命进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最近作为新法西斯阴谋的温床的恐怖主义复起，这一现象同一时期在欧洲一系列国家都发生了。

现围绕西班牙今天面临的国际政策的主要问题，而不是就泛泛的国际形势，综述西班牙共产党的立场如下：

（一）欧洲。西班牙共产党支持西班牙参加欧洲共同体。这是一种经济和政治上的需要。这种需要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西班牙经济的结构和它的对外贸易。在经济上完全加入进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肯定会有斗争，但是应当争取让西班牙尽早地参加共同体的机构。我们要求西班牙人民（包括侨居在欧洲的劳动者）参加一九七九年五月普选欧洲议会，为自己寻求更适合的形式。我们认为，谁反对西班牙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在共同体内部无视一个民主进步的过程，就是无视欧洲的平衡建设。在这一建设中南欧是举足轻重的（南欧有它自己的重要性）。

西班牙共产党支持西班牙参加欧洲共同体，同时决心和欧洲其他的左派力量一起改造共同体的性质。现在它还掌握在大寡头的手中。我们期待着一个劳动者的欧洲，一个人民的欧洲。它应当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有自己独立的政策，既不从属于美国，也不从属于苏联而是和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它应当在世界政治中成为独立的因素，致力于取消军事集团和两极化，致力于国际生活民主化，从而使各国人民有更充分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只有这样，缓和与共处才能有更积极和更深刻的意义，裁军也才可能得到积极的进展。

我们支持在赫尔辛基以及后来在贝尔格莱德采取的步骤，以建立全欧安全体系，经济、文化、技术合作和捍卫人权。

我们主张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军备竞赛，保障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军备竞赛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反对发展象中子弹这样大规模灭绝性的新式武器。

我们祝贺西班牙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西班牙完全有可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互利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

开展广泛的国际联系应当成为西班牙对外政策的一个特点。

针对在欧洲经济中多国公司比重的增加，我们主张加快工人运动的步伐，尽管至今还是缓慢的。这样，才能使劳动者在工会和政治的范畴内发展新的合作和团结，开展各国一致的统一行动。

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制度面临深刻危机，它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各方面，战后的新资本主义的幻想连同解释它的政治定义都已濒临破灭。我们认为抱着开放、勇敢和严肃的态度在西欧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展开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为各自立场所能接受共同观点，是为了寻求用进步的方式摆脱资本主义危机而进行合作的

可能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为了逐步克服以前时代设置的障碍。

同时，极其重要的是，对基督教势力既进行辩论又采取联合行动。这一势力中，倾向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影响越来越突出。

（二）直布罗陀。西班牙应当在世界舆论面前最强烈地要求英国归还直布罗陀。它是西班牙的一部分，这是无须谈判的。

同时，长期历史发展的影响使直布罗陀的居民有他自己现实的问题。西班牙的政策应当具体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不认为孤立和封锁的政策是有利的。有必要帮助直布罗陀人和邻近区域建立联系，以使直布罗陀和在这些地区共处的前景将越来越大。

同时，有必要为直布罗陀建立和推荐一个专门的规章。向直布罗陀人保证尊重他们自治政府的现行制度，尊重他们生活、语言、习惯及司法措施的原有方式。

（三）非洲。在非洲大陆正在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这对各种力量的对比正发生着影响。争取解放和反殖的斗争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

西班牙共产党完全支持安哥拉人运在安哥拉的胜利，完全支持莫桑比克解放革命战线（FRELIMO）在莫桑比克的胜利，完全支持几内亚（比绍）和其他进步的国家。他们正在整个非洲产生着巨大的反响。

西班牙共产党将继续发展在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诞生的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同在这些国家中执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的政党或运动的关系；继续发展同仍在为其独立而艰苦奋斗中的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步政党或运动的关系。

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最野蛮的种族歧视。这是人类的耻辱。现在已经是西班牙政府执行联合国决议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了。

这些措施应当禁止向南非种族统治者提供武器，应当孤立他们，应当帮助当地黑人获得今天人类的基本权利。

西班牙需要有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非洲的政策，我们主张和打碎了殖民枷锁的非洲国家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建立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

撒哈拉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今天的西班牙有责任尽一切可能来纠正佛朗哥时代的无理行为。如果我们在历史上追溯得更远些，这就是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后果。

具体地说，西班牙允诺在当地居民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在撒哈拉实行非殖民化。阿里亚斯（Arias）政府不但没有兑现，反而通过耻辱的马德里条约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入侵提供了可趁之机。

战争状态的继续给西班牙造成严重的损害和危险。

西班牙的政策应该是废除马德里条约以便和平公正的解决撒哈拉冲突。

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下列紧急提案：

- 1、全部停止向参与冲突的各国输送武器。
- 2、废除马德里条约。
- 3、西班牙应当采取主动或积极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始谈判。由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理所当然的撒哈拉人民无可争议的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参加。谈判的目的应当是寻找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使撒哈拉人民行使自决权利。以便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

西班牙共产党再次重申完全支持撒哈拉人民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斗争。

在撒哈拉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西班牙并同它在许多方面发展密切的联系，这将构成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

西班牙共产党坚决反对在加那利群岛建立外国的军事基地和

设施，或用来支持对非洲国家的侵略。同样，应对进步国家和运动积极开展工作，以阻止对加那利问题的任何外来干涉。

（四）中东。我们重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它是唯一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组织。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创建和获得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只要以色列不停止侵略，继续占领别人的领土，任何对它诸如象西班牙与其建交这样的怜悯行动必将损害和平的利益。

同时，我们也支持包括以色列在内所有这个地区国家生存的权利。

（五）拉丁美洲。我们认为应当摒弃业已过时的家长观念并取代以新的风格，这样来发展西班牙和拉美各国的关系。

我们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多国公司、本国寡头和独裁以及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斗争。

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中美洲国家的人民处于法西斯和反动的独裁之下，西班牙人民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西班牙应采取鲜明的政治立场，在人权遭到蹂躏的地方捍卫人权，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中参加全世界公众舆论对皮诺切特，魏地拉，斯特罗斯那之流政权的谴责。

必须停止对这些政权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些国家因其民主信仰而遭迫害的公民，西班牙应允其避难，保障他们在社会上、工作上享有同西班牙人平等的条件。

我们支持波多黎各人民，以使他们能行使自决权。

亲密的友谊把我们同社会主义的古巴联结在一起。我们高度评价古巴革命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国家独立所进行的巨大努力。古巴和西班牙的关系能够达到比现在更高的水平，这对两国明显的好处。

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利用和墨西哥、委内瑞拉、巴拿马以及拉美其它各国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可能性。

(六)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是基于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不平等交换的殖民压迫和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需要建立一种国际经济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消除殖民主义的方式和残余，真正地有助于工业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互利的发展。这种新的国际秩序是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这些矛盾，建立在真正尊重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和人民之间相互支援的基础上的。

西班牙除是一个欧洲国家外，它还有一系列根源（不仅是历史的）可使其与不结盟国家运动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当今，不结盟国家包括了世界相当大的部分，构成了对国际生活的和平及进步进程贡献较大的力量之一。

(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班牙共产党鲜明而坚决地反对我国加入北约的计划。我们这样做是基于西班牙的利益及和平共处的利益。因为加入北约必导致军事集团的加强，军备竞赛，不利于安全与和平。此外，加入北约将给国家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使西班牙武装力量遭严重损害，这样后果与有关的宣传意图相反。另外的严重后果是将西班牙，特别是加那利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北大西洋联盟战略地盘。

此外，对民主进程而言，外部来的不利后果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现在就在北约问题强行作出一个决定将严重损害西班牙的对外政策。目前在欧洲、共同市场、非洲、直布罗陀、拉丁美洲等问题上，国内的想法有相当广泛一致的地方。推行这些方针使我国可以维护其根本利益，在国际生活中重新争得威望和表现出我国的特色来。硬加上北约问题就等于破坏这些一致的看法，使得西班牙之威望及特色化为乌有。因此，就需要将对北约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推迟到结束民主和制宪进程之后，推迟到经过全国性的辩论之后，新的议会来采取决定，由于北约问题对未来的影响，决定这一问题就不能靠简单多数，而是应靠大多数的

意愿。

我们主张西班牙应执行不结盟政策，我们认为应当解散现存的军事集团，同时解散北约和华约组织。解散这两个军事集团的可能性不是一个空想。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已取得重要的进展。事实上，现今两个最大强国之间的“均势”已不是靠其建立在外国的军事基地上，而是美、苏两国的远程核武器之上了。除去形成这两个集团的不同历史因素之外，这两个集团与其说是适应军事需要的组织，倒不如说是霸权主义的工具。而目前强烈的客观因素要求克服分裂成集团状态。

另外，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就意味着执行积极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它将有助于使地中海变成一个和平、合作的海洋。这将是一个缓和的因素，可使局势趋向正常，只是地中海沿岸国的舰队驻守地中海，结束两个非沿岸国家载有核武器的舰队长期游弋在地中海（当然，这并不是说拒绝它们通行的权利）。

关于在西班牙领土上的美国军事基地问题，我们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我们的强烈愿望是西班牙领土上没有外国军事基地，不签署任何一个有损国家主权完整的军事协定。在当前情况下，为取消基地和外国驻军的最可行的办法是不管是美国在西方的基地，还是苏联在东方国家的基地，统统取消，朝着解散军事集团的目标前进。

国 防 政 策

由于独裁把武装力量当成其工具，四十年来西班牙缺乏有关现代化、有效的国防的理论和制度，无法在任何一种侵略面前捍卫我们的边界和领土。

在使西班牙拥有能保证其独立和边界的军事理论和力量的任务中，西班牙共产党将给予合作。

武装力量的任务首先是捍卫西班牙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同时要保证尊重人民自由表达愿望。

遵循这些原则，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把积极的中立当作我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放弃把军事侵略作为政治行动的方式，同时，在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进攻时，必须实行全民战争。在任何侵略面前，动员全体人民和武装力量。为此，我们坚决反对雇佣军队的思想，要志愿当兵，我们认为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这对使从心理上反对实行这一办法得到满意解决并不成为障碍。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有作战能力的充分装备的陆、海、空三军力量，要依靠自己生产武器，其技术和发展水平要使我们不靠外国供应。

为了使武装力量更好地完成使命，其成员应感到自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成员，并受到社会的支持，这样才能创造人民与军队完全一致的基础。共产党人赞成军队和警察的职能应分开，因公共秩序的维护与部队之任务是不一样的，不应使军队卷入不应当作的事务中去。

我们认为，政治立场的对垒应在民事范围内进行，不应在军队内进行。

我们主张，军官的教育体制应更广泛复杂，除了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等教育外，还应包括科技、社会学及人文学，使军官能受到全面完整的教育。由于科学和军事技术正经历着加速的变化，对军官的培养应持久下去。

军官的水平及事业心应同圆满地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配合起来，要改善他们的专业前途，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行使他们的权利等。

共产党员在部队期间应努力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以便在遭到可能的侵略时保卫祖国。

（第十四决议，略。）

十五、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民主的政党。它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尊崇其分析方法。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在除去“列宁主义就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定的基点时，就象其它的伟大的革命者一样，列宁主义的贡献仍然是完全有效的。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困难的条件下，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革命的新时期。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时期，我们是他们的继承者。

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区别也正是由此产生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国际主义的立场，转而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效劳。

尔后，社会民主党的特点是执行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从而表现出他们所谓的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想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

我们希望改造世界，创建一个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因此而诞生。这也就是它根本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继承十月革命和所有使人民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反对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当然，在苏联发生官僚主义和限制民主的现象是有它一系列的历史原因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落后的俄国，而这种革命并没有象列宁想象的那样，随后也能在欧洲发达的国家里实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包围，陷于饥饿、贫困和国际孤立。欧洲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受社会民主党影响不得进行革命。这些情况的发生都给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打下了基础。

这些反民主的表现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中的传播。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斯大林主义，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的和反官僚主义的实质。我们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一切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教条主义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不是教条的。西班牙共产党一贯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关注社会的变化，吸取新的科学成果和革命实践的经验。并以批判的观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在批判社会民主党的同时，西班牙共产党欢迎一部分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这些党的一些组织朝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化，西共坚持为重建世界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奋斗。

除了批评社会民主党以外，西班牙共产党主张马克思主义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各种人民的力量为争取和平、裁军、自决权利，人民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而统一行动。各国人民应当在平等、进步，社会正义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至于谈到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将努力争取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以及其它的社会主义组织建立最广泛的合作，与其它民主力量一起争取巩固和发展民主，而且也为民主中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合作。

西班牙共产党为在西班牙实现我们纲领宣言提出的那种“新的政治结构”而工作。这个“新的政治结构”包括赞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工会，合作运动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新的政治结构”尊重它的每一个成员的人权，独立和哲学思想，能把所有力量团结起来，这个政府对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一个现实的抉择，它能在民主中走向社会主义。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又是一个参加了议会的党。

它准备承担国家生活中的领导责任，在议会和群众的民主行动中维护工人阶级、各劳动阶层和文化力量的利益。

西班牙共产党在新的合法条件下，将公开地，极其民主地开展活动，加强和人民大众的联系。为此，它的党部将设在企业，劳动场所，教育文化中心和各区。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新型的群众性的党，应非常注意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我们执行的适应合法条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将有助于发扬内部的民主。

西班牙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它的党员，教育他们加强同各国劳动者和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团结。

（原载《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七八年西共九大通过）

第一章 党

第一条 西班牙共产党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进步力量先进分子的政治组织，其目标是巩固和发展民主，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文化力量及居民的其它阶层的男女可自愿加入。

第二条 共产党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学习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而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经验，以及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经验，对一切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运动和政党给予国际主义的援助。党主张无神论，同时尊重宗教信仰，允许教徒入党。

第三条 西班牙共产党在民主和法制的范围内，创造性地开展活动；在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中，在议会、在其它代表机构中，以及社会的各方面，通过政治斗争开展活动。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每个党员参与党的活动和对党贡献的多少都以自愿为原则。

第四条 西班牙共产党是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大区 and 那些独立于大区的省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综合体。在西班牙共产

党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党的政策，这些党完全有权自行选举其领导机构及制定其自己的政策。

第五条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的政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由于与西共有共同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参加西共的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参与制定并执行全国的政治路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就与西班牙共产党兄弟般地联结在一起。

第六条 凡承认党纲、党章，定期交纳党费，并参加所在地区或单位党组织的活动者，均可入党。

在一些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必经过任何党部批准，可以直接入党。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入党，可由共青团各级委员会介绍。

当申请入党的人是其它政党或组织的领导人，或者是其它组织成员集体申请入党，则由同级党委直接办理手续，报中央备案。

第七条 吸收新党员应由相应的党委员会作出决定，并由党员大会批准。第六条的最后一点例外。

如果申请被否决，必须向申请人说明理由，申请人可向上一级党的机构提出申诉。

第八条 如果一个同志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其组织关系应转到新的住址或新的劳动场所所在的党组织。

第二章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党员权利是：

一、在党的会议上对所有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参加党报党刊的公开讨论，行使表决权，从而为党制定政治路线和为所在组织

作出决议做出有益的贡献。

二、在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领导机关的工作和任何一名党员，不论其担任什么职务。

四、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认为对党有益的建议，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给予答复。

五、有权了解对本人举止言行提出的批评、警告和处分，有权申诉自己的理由，如认为处分不当，可向基层组织大会及党的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

六、有完全的自由从事理论研究、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权利。

七、有权参加政治学习和了解党的政治活动。

第十条 党员的义务是：

一、参加基层组织的会议，完成自愿担当的工作，定期交纳党费。

二、积极发展工人阶级和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三、深入领会党的政治路线，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阅读、支持和宣传党的报刊；提高理论和政治文化水平，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四、遵守党的纪律。当与大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原则，应遵从上级的指示和决定，这是保证党的行动统一的原则。

五、对党忠诚。老实，对同志及与我们有共同意见、原则和理想的劳动者给予支持、援助。捍卫党不受任何攻击。

六、参加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党员，在争取实现该组织目标的斗争中、在维护该组织独立和内部民主中，应起表率作用。

第三章 党的机构职能、党的民主

第十一条 党的机构职能应遵循民主的规则。

一、所有党的领导机构都应民主选举产生，党的活动实行集体领导，党的决定应由多数通过。

二、党的各级委员会对各级代表大会和向选举他们的机构负责，定期地汇报工作，如果有关机构对工作不满意，可以重新改组各级委员会。

三、经党的领导机构全体会议半数以上的通过，可以决定停止本级党委领导成员的职务，并报监察委员会备案。同级的全体会议或代表大会可以批准或撤销这些决议。

四、少数应接受并执行多数通过的决议。

五、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

六、党内应有完全的言论和批评的自由。但同时应保持其行动的统一和政治的一致。绝不允许有破坏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章的行为。党内不允许有派别活动及与党的团籍及纪律明显相违背的破坏真正民主生活的倾向。

七、党的各级组织设有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维护党内民主准则和保证党员的权利。

这些准则表明了党的充分民主的特点，同时使必要的纪律得到保障，以便全党统一行动；这就是在合法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

第十二条 为了正确地开展工作，每个党组织都应和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应当研究群众的经验，关心群众的要求，研究他们的要求，而后把这些要求贯彻到群众的政治斗争中去。只要有可能，党的基层组织的大会和其它会议应当让党的同情者参加。

第十三条 党的决定应当在同级范围，如基层组织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会上讨论，并将讨论情况载入记录。

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特别咨询时，党的任何一个领导机关在作出决定以前，应当和对此问题有权威见解的同志进行必要的协商。

第十四条 为了使党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而又不损害其集体领导的特点，党的各级委员会可进行合理的分工，设立必要的书记处，以利于每项具体工作进行。

第十五条 为了保证党员广泛地参加党的问题的讨论及党的活动。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党的委员会可以成立相应的研究和工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既可以处理日常工作，又可以解决具体问题，在两种情况下，使适合的同志都可施展其才能。这些委员会是在任命他们的机关领导下工作并对其负责的。

第十六条 吸收新党员和对党员的政治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党的各级委员会应经常关心这一任务。选拔负责岗位的同志时一定要考虑到党的需要及这个同志的品质，不能搞任人唯亲和裙带风。

第十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都由相应的大会选举产生。这些大会包括：基层组织大会，县、地区、省、大区的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采用无计名直接投票的方式。

第十八条 地区、省、大区和民族地区的代表会议及全国代表大会都要组成候选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各个代表团的代表及党的委员会委员组成。党委委员的数目不得超过候选人委员会人数的五分之一。

这一候选人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党委的建议提出候选人名单。这一名单提交各级大会，代表们对候选人的全部名单都可表示赞成或反对。

代表们提出的名单而未被候选人委员会选中的，可列入附表

中，由提名者直接向全会推荐。

经过全体会议讨论后，就将进行个人无计名直接投票。当选的候选人的票数应当超过半数。

党委委员人数由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组成候选人委员会时确定。

第十九条 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复杂，根据这个情况和历史的经验，党要有一定数量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

对这些同志的挑选及任免，由其所在工作的机关负责，并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

根据这些同志的需要及党的可能，用同样方式，确定这些同志的工资及其它条件。

第二十条 领导机关应设法公布其讨论和决议的内容，如情况特殊可予推延，具体到何时和以什么方式公布其讨论内容和决定，由其自己负责。

〈原载《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文集》〉

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在欧洲实行社会变革是可能的

当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当前世界形势出发。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制度正经历着一次最深刻的危机，这次危机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过去危机的周期性的、偶发性的特征已为另一些更深刻的特征所代替。

这次危机超越了经济界限，影响到文化、道德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到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社会形态。

这一危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去。教会、教育、家庭、政治社会关系等等，都变成了两种世界观斗争的场地。尽管有时这种斗争并不是没有在混乱的情况下展开的。

我们生活在欧洲的这种危机之中。欧洲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陆，那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已存在着演变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西班牙一位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士把欧洲这种情况称之为混合资本主义，因为在很多方面私人资本要由国家资本来取代或支持。国家必须发展公共企业以替代由于现代化技术要求大量投资，或者由于突然出现经济危机而倒闭的私营企业。

也就是说，在这个欧洲，对主观条件开始具备的国家，政权的政治方针的改变可以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组织在工会和政党中的工人阶级的比重不断增加，这种方针是文化力量最进步的方针，现在文化力量人数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和垄断寡头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大。在这个欧洲有可能创造条件通过多元化和民主的方式，用其他国家更少的人力以及更少的社会和经济代价，朝着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确实，帝国主义制度的衰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自行让位于社会主义。如果主观因素，即团结起来的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变革社会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资本主义还会重新恢复元气，即使是局部的恢复元气。

帝国主义制度的破裂

但是，今天世界上社会改革力量活跃的情况，使我们提到的变革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制度已遭受到难以恢复的打击。另一方面，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同时并存着一些进行过深刻的社会改革的国家，它们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出路，（虽然这些国家经过艰巨的历程还没有完全摆脱冲突、矛盾和消极的方面，并且有时还玷污了我们所向往的社会形象。）从此，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制度的情况已经被打破了。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象过去一样以牺牲该制度中的一两个强国，来恢复它的元气。

非殖民化的发展更加深和激化了帝国主义世界的破裂，前殖民地和附属国为保卫其利益，特别是在石油和其他原料的价格方面进行的合作，使目前的经济危机具有不同以往的持续的特点，搞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迫使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

除了上述有关我们所处的现阶段帝国主义的新特点的重要情

况以外，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出现核武器。它打破了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周期性，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不会再是“政治以其他形式的继续”，而是交战双方自取灭亡。也就是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前期曾经认为通过战争手段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市场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则已经不再如此了。以前提出共处的政策，只是为了推迟战争，现在也提出共处政策却是为从根本上避免战争。

共处还是生灵涂炭

确实，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还有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甚至只要领导着某些国家的革命力量还不足以制服攫取国际利益的霸权的野心，那么就不能完全根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但是这种战争已不再会为革命危机开辟道路，如同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和一九四五年在欧洲和亚洲一样。相反，这种战争只能意味着整个人类的野蛮的倒退，意味着不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力量都将在这场大屠杀中同归于尽。

即使没有世界大战，两种制度之间的紧张状态，已经开始影响到生态平衡、生活环境质量和地球本身的存在。

因此，不仅是共产党人，凡是有觉悟的人都把争取和平、取消军事集团、裁军以及所有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等活动看成是头等重要的。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在赫尔辛基和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以及如果西班牙仍然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将于一九八〇年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尽管今天这些会议的结果都不太理想，也应继续下去，直到取得圆满的结果为止。实际上，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变成了争取人类生存、保护文明的斗争，这种文明包括今天存在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文明。

甚至连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现实。尽管石油

生产国的政策打乱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平衡却并没有因此为石油而爆发战争，这一事实就可以用来作为证明。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证明的事实是，在某些局部战争中，即使双方利害发生冲突，但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苏联在事实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阻止这些战争的蔓延或造成更严重的战争升级。

我们既不能期待也不能梦想

鉴于这次危机的全球性和普遍性，有可能改变社会形态，战胜资本主义，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或者是一举就能成功。

这就要求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具体地说欧洲共产党人，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和观念，抓住目前形势的新特点，象列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克服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化、教条化的做法一样，在今天克服那种将列宁主义学院化和教条化的做法，也即克服斯大林主义残余；还要求我们注意到“历史不会重演”，我们必须有能力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我们不能期望我们词汇里所谓的“革命危机”会按照我们在其他时期和其他国家看到的那种经典的形式出现。从世界战争将会是自杀这一点出发，我们不能期望一天之内资本主义国家就会一下子覆灭，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随即能一举夺取政权。

我们不能把革命的危机这一概念和起义的危机的概念混为一谈。

我们应当努力去发现和设想，可以通过哪些阶段和哪些过程使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许，我们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壮丽，但是我们不应为此惋惜，也不应该梦想照过去那么做。不管怎样，我们的道路也是阶级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不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高昂的代价，那么谁也不会赠送给我们

什么东西。关键是抓住新东西，不可重蹈覆辙。当西班牙的右派谈到要组织“非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非分离主义的”力量来对付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主张民族自治的人的时候，他们是企图把我们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使我们困死在死胡同里，造成跟过去同样的情况，使我们脱离西班牙的广大群众而受到孤立。我们要使西班牙成为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就不能接受这种窘境，既不能躲避到“左”的教条中去，更不能使过去的历史重演。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正确的战略是使民主力量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对付当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并设法寻找解决危机的最进步的办法，一方面不允许只由劳动人民和最贫困的人们，包括中小企业家们去偿付损失，另一方面争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结构改革，确保公有部分在经济中的作用，使民主能扩展到公有经济部分和企业的生活中去。

民主联合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用“以阶级反对阶级”的旧观念来看待的，而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这是一定要争取做到的）受损害最深的那些阶级在当前形势下反对一小撮寡头的斗争。这一小撮寡头至今还留恋旧制度，不惜一切代价企图维持他们的特权。他们在实际上脱离了全体人民为巩固民主和振兴国家而作的共同努力。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同在目前情况下最直接受害的各种社会力量阶层保持联系，善于把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在力量对比中取得优势，以便走向社会政治的民主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的民主联合政策，它不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有助于使工人阶级争取广泛的同盟军的政策，尽管其中许多人在

现阶段只是在当前极其有限的目标方面和我们意见一致。

目前我们仅仅是处在民主的政治改革的开始阶段。但是，如果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组织能够采取明智的政策，使工人阶级能够处于一切进步力量的领导地位，那么这个改革还可以前进一大步，发展成为社会的政治变革。

在希特勒垮台以后，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欧洲国家里民主道路为革新力量展示了新的可能性。要善于利用这种可能性。这就是被命名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潮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思潮遭到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攻击和批评。但是在欧洲，还没有人提出过另一种严肃的战略，可以超越某种纯粹的守旧观点；某种不合时宜地重复过去行时过的教条，或者倒退到原始的恐怖主义。这些恐怖主义虽然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称，却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毫不相干，倒在很多方面同巴枯宁主义、同鼓吹以暴力反对暴力的做法相似，这种做法只能导致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力量的兴起。

民主道路为我们所展示的新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会是简单的、容易的、没有艰难险阻需要克服的。但是如果社会进步力量有远见，不让自己受到孤立，对自己充满信心，就能克服困难。扩大和巩固民主是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将导致我们所向往的自由的社会主义。

政治变革的因素

西班牙的政治变革是在寡头力量参加和赞同之下开始的。他们把改革看成可以保证由他们来控制这一进程的方针，并把它看成是阻止我们称之为民主决裂的一种手段。

但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在这一变革中并不是消极的。他们最积极地变革而斗争，并且用变革来冲开缺口，使六月十五日

选出的议会变成制宪议会。

在议会中，劳动者的代表正同其它民主阶层一起为把被独裁统治夺去的时间补回来而工作。我认为在这里强调一下共产党少数派议员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我的一个正当的责任。他们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他们人数的局限性。此外，社会进步力量在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在议会里；工会运动尽管由于垂直工会的抵制而遇到障碍，但还是重新组织起来；通过有如四月五日欧洲反失业的罢工和其它工会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工会的生命力，是现阶段的重要现象之一，并大大地影响了整个变革进程。工人委员会在刚刚举行过的工会选举中取得的重要地位使工会运动具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与改良主义工会迥然不同。

以农业组织协调委员会为首的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存在（它具有独立性和鲜明的民主特点），是赋予西班牙社会所需要的坚实的民主结构的许多因素之一。这一运动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结果，如参加作物种植计划（这是蒙克洛阿协议所批准的）和提高对小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为了加强这一运动，我们的意见是这一运动目前应以工人委员会和其它工会在工会选举中的活动为榜样，把那些农场主组织争取过来。

城市居民合作的潮流也是深入地重新组织民主生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应当坚决地加以扶植和推广。合作运动的民主化也应加以扶植和推广，在我国参加这一运动已有三百多万人。

我还要提一下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七月十五日以前，将有七十五万公职人员参加工会选举这件事，这是出于共产党议员团不按照法律程序提出的动议，而由议会一致通过的。

我不想把所有的因素都列举出来，这些因素使得开始时含糊的、偏离了方向的改革，走向真正的、深刻的民主变革，但不能不提一下民族和地区自治运动的重要性。确实，准自治进程遇到了阻力和障碍，政府不肯痛痛快快地移交权力，比如在巴斯克，

这样就会助长了不稳定的倾向；的确，自治运动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应当承认，在一年以前还很难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就自治原则取得这么广泛的一致意见。

这一很难逆转的方向，不会破坏西班牙的团结；相反，将加强西班牙的团结。但它确实应该深刻地影响国家的结构，使它们肯定更加民主化。

寡头的不安

应当看到，寡头已不象一年以前那样，以平静的心情看待变革的进程了，他们开始表现出不安和不快了。他们已对自己领导地位的稳固感到担心。请看，对苏亚雷斯及其政府的批评不仅来自左派或极右派。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来自寡头阶层，他们把蒙克洛阿协议，以及总的来说，把争取全民一致的政策看成是一种危险，他们以“大右派”闹事为威胁，企图向苏亚雷斯施加压力，这种闹事可能就在选举的时刻进行。

尽管在民主中间派联盟党内部，右派无疑占不小的比重，但是还不能完全说这个党是属于寡头的。他们还未弄清楚财政改革是怎么回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蒙克洛阿协议不满意和有疑虑。在我们看来变革进度太慢了，而在他们看来则太急了。他们正千方百计施加压力，使他们的利益在宪法和法律中得到充分的保护。

寡头的问题在于，在今天采用议会制的西班牙，在今天成为发达国家的西班牙，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希望在选举中成为一个大党，就不能采取“大右派”政策，不能根据支持这一政策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去做。一个受选民支持的议会党必须放下包袱，向工运和人民运动让步，并尊重民主的基本原则。

民主中间派联盟党就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要么毫不

掩饰地当右派；要么象一个斡旋于各阶级之间的政党那样能够保持人民对它的支持。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一个新政治制度建立时将更加尖锐。

工人阶级，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非常关心民主的发展和巩固。他们将沿着这条道路更加确立他们在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我们来说，在当今西班牙的具体条件下，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形式。如果君主政体在变革中继续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如果它尊重人民的意愿，在宪法通过之后，能诚心地执行宪法，那么关于政府的形式问题也就不会象历史上那样，由于不履行诺言而引起激烈斗争和冲突了。我重申，重要的是发展和巩固民主。如果没有民主，那么要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

.....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党

我在上面谈了在西班牙正在进行的变革中我们党的政治活动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

在应该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夜之间就能解决国家问题的妙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是共产党，就不是一个革命的、负责的党。我们就会是一群蛊惑人心的人了。

尽管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怀着明确的执政思想就最严重的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城市、生态等问题认真地提出解决办法。

我们意识到，在自由和民主的领域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组织等领域内，我们西班牙处于相当落后的历史状态中。战争和近四十年的独裁并未白白过去。

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天情况下，那种企图把我国分成左、右两个集团而没有稳健势力居间调停的倾向是错误的。由于我国

现存的经济结构，在我们看来，某些做法肯定也会形成同样的危险，即某些人所迷恋的在或多或少程度上“不完善”的两党制。

如果我们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克服落后的历史状态，那么，所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和文化界的先进阶层就必须为一件要求我们作出努力和牺牲并付出劳动的共同任务而进行合作；为了取得进步、自由和民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而且为了不再回到那种流眼泪、淌血和受压迫的日子，这样做是必要的。

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刻，我们号召所有理解到这种需要并且准备为此献身的人参加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

从现时经常用的换一个党执政的概念来说，我们党还不是一个轮到执政的党。不过，我们一定会成为执政党，而且也许比某些人想的还要早。然而就是在现在，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即使说不可能，也很难在西班牙民主地管理政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有斗争和执政能力的党，它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对一般问题有制定政策和解决办法的能力。我们在议会中虽然只有二十名议员，但已表明这一点；我们在参加准自治政府的工作中，正在表明而且将继续表明这一点。一俟民主地选出市政府后，我们也会表明这一点。

这次代表大会应该是对西班牙共产党的革命能力和责任感的一次考验，我确信将会如此。

过去人们一再说，我们党内生活不民主，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否认我们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民主的了，尽管从长期极端秘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转为在合法情况下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缺乏经验还可能有所不足之处，需要在前进中加以克服。

但是，当我们完全公开进行活动、公开进行争论时，当我们已经表明我们党不是磐石般的集团，而是由一大群有活力的男男女女由于共同的世界观而团结在一起并且可以自由发表不同的或

相反的意见，当他们看到党的领导人并没有任何教皇的圣谕来保护他，而是可以受人议论（这在一个民主政党是很自然的），他们又开始说，共产党要分裂啦，并开始了一个企图把我内部争论引向歧途的运动。

报纸，至少是一部分报纸直接干预我们的代表大会。有一些报纸，如《国家报》在社论版中明确指出代表大会应该推翻领导。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有一些记者来说，当了一辈子佛朗哥分子的人并不妨碍他为民主主义者；但是，当了一辈子共产主义者，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和不能允许的。

当然，这家报纸的做法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尽管这是一家标榜“独立”和受人尊重的报纸，但竟然一连几个星期企图给人以一种印象，即一直在工会选举中领先的并不是工人委员会，并且它一直没有完全客观地发表任何关于这次选举意义的评论。

但是客观上没有人能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履行了在地下状态时期一再许下的诺言，即一旦获得合法地位，党在决定政策和党内生活方面会更加民主。在代表大会前的辩论是这样的，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也将会是这样的。

很明显，一个在多少年的长期斗争中通过自然的挑选形成的党的领导班子要是想建设一个控制很严的、关门的、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党，而不象现在这样开门的、正大光明的、民主的党的话，那也是做得到的，在这方面是有过先例的。

但是，我们自愿地、负责地选择要建设一个能够在社会结构的广泛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党，能够补回独裁统治使我们失去的时间，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党。因此，我们对新党员入党不作任何留难，对党内民主也不设置任何障碍。不管其后果如何我们选择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党。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些人认为建设这样的一个是不可能

的，他们认为现在既然有社会民主党存在，一个起民主作用的、要在民主范围内进行斗争的、要以民主和自由的方式来实现其理想的共产党，是一种反自然的现象。

我们要向他们表明，他们错了。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一个既非社会民主主义的、也非斯大林主义的党所作出的抉择是现实的抉择，这在一些国家里已经取得了进展，在西班牙也开始成为事实。

这一坚定的意志不但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使我们抛弃列宁主义，反而促使我们把关于党的定义的提法提交代表大会并将在大会上进行讨论，我们认为，这个提法更符合党的政治实践，更符合党根据二十多年来的革命经验而制定的理论。

关于这一方面，我想说明，对这些问题的实质进行的讨论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二十二年前（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就开始对有关党的内、外政策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对诸如有关全国和解、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争取自由协议、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吸收天主教徒入党等问题，以及有关我们对于国际工运和共运的看法和我们同大的、执政的共产党的分歧问题都进行过讨论。

我们并未失去特性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承认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不承认他在本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这一贡献鼓舞了很多民族的解放斗争。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把列宁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位主要导师而认真向他学习。这只是说，在列宁逝世五十四周年之后，正如《国际歌》的歌词中所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应当自己去研究和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问题。我们不只限于学习这个或那个导师的著作，而且要学习西方工人运动的实践，从它们的成功和失败、前进和倒退中

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认为，这才是忠于列宁的风格和方法，列宁善于抓住俄国历史上的具体时机，摆脱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在俄国进行革命。我们认为我们比那些只是重复惯用的公式、句子和历史上已过时的概念的人更忠于列宁的风格和方法。

确实，我们的提法在党内一些人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人在表面上暂时与党内那些害怕变革得太多，以至在这些变革中党将失去特性的人相类似，实际上他们是相反地害怕变革的不够多，以至于新的党不象他们希望那样与过去不同。

对于第一种人，我想请他们相信，虽然党的定义改了，但党并未失去其特征。

党继续忠于其历史根源，继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投降，继续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依附哪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意味着接受一个特定的领导中心。

党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劳动人民的党，其意愿是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从而在将来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战斗的党，无论在风平浪静时期，还是在狂风暴雨时期都一样；正因为如此，这个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使这一原则适用于合法条件；这个党在评价一个党员或干部时，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的具体工作。因此，不同意把他们分成什么“健谈者”和“不健谈者”，或分成什么会说话的和会干活的。

党把议会活动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群众斗争也是一种民主行动的方式，而某些资产阶级政客企图轻易地把这些群众斗争与无秩序和混乱等同起来。

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深刻民族性的党，它扎根于我们人民和国家之中，意识到要完成民族任务；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深刻国际

主义精神的党，它支持世界上已经和正在开展的一切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目前，具体地说，就是支持撒哈拉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支持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人民反对压迫他们的独裁统治的斗争。

共产党也是一个有执政能力的党，它有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的能力，能够以明确的执政愿望对解决国家的问题作出贡献。

用不着害怕我们进行的变革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特征。不管怎样，直到九大为止领导着我们党的那个由男、女同志组成的班子并不会把我们党搞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热衷于选举的、进行有组织的派别活动的，以至最终自我瓦解和失去其特征的党。

我们党需要在行动上团结一致，需要有纪律，这一纪律是建筑在多数人的观点一旦被通过就应适用于全党的基础上的。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那他就是入错了党。

确实，为了使党内一致，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和理论培训工作，这也是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即巩固党的组织，赋予它积极的政治生活，不只限于党内讨论，而且要本着争取和吸收新党员的愿望直接面向工人和人民群众，面向社会，这种愿望应成为我们活动的基本特点。

最后，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说几句话。十八年来，我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此外，还担任这样或那样的职务，许多年来我一直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虽然有时我并未注意到这一点，看来我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老资格领导人”。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一种光荣的称号还是一种侮辱；在读了一些报纸的评论后，倒更象是一种侮辱。但是，我现在认为，将来也永远认为，这是一种光荣的称号，因为这是一种忠诚的标志，这在一个革命的政党中是十分宝

贵的。

显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党的领导所犯的错误的我是有责任的。同时，请允许我在我们可能做对的方面也要求有我的一份，尽管是很小的一份。请允许我说一下，今天在这里开会的党，是我们所有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建成的，这里也有我的一点贡献，尽管我的贡献是微薄的。

在为我可能犯的错误的谢罪的时候——我想的不是那些使我痛恨的，也许由于高傲自大而犯的错误的，而是那些确实犯的错误的——我想说点心里话，在近四十年漫长的、无穷无尽的、耗尽精力的岁月里穿越沙漠并不是一件使人高兴的事。

这些漫长的岁月是阴暗的，在黑暗中工作，往往把组织建立起来又重新把它解散，要有耐心和毅力，很少有个人满意的时候，我不在受苦最多人之列，也不在半途牺牲者之列，不幸的是有很多人牺牲了。

对那些把我们这么多年的耐心和毅力说成是甘心情愿或有政治野心，那么我就要对他们说，他们是把我们跟佛朗哥分子混同起来，或者是他们正在给自己的精神状态画像，我们这些在工人运动中成长的人，我们这些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参加争取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人，我们这些参加过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争取民主斗争的人，我们过去之所以那样作都是为了履行我们对西班牙工人阶级和人民承担的光荣任务，即把自由还给人民。

在这方面，我认为我象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蒙，马林，格雷戈里奥，德里卡多，贝尼特斯，洛瓦托，梅尔乔，加列戈以及其他同志一样，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来参加党代会的人没有一个是为了要赢得一场党内斗争。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要打倒的对手。我们所希望的是党能处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社会上为争取实现其理想而开展斗争，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赢得胜利。

因此，如果党认为我应继续留在我的岗位上，我就再次接受这个责任。

同样，如果党认为这个角色应由另外的人承担，我就带着党证回到基层去，作为一个党员继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工作。

（原载《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文集》）

欧洲共产主义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

圣地亚哥·卡里略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是西共成立六十周年。五月十日西共中央在马德里举行了有四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卡里略在会上作了题为《欧洲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卡里略说，我们党是从那里来的？伊巴露丽讲得很好，“我们党是从工人社会党的老根里分出来的，渊源于我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传统。”我们是西班牙的一部分，是西班牙各个时期的延续和未来。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班牙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同第二国际决裂的结果。但是，西共的诞生还有自己更深远的原因，它的出现是为了服务于本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正因如此，我们党才没有象其他国家那样因残酷的迫害而被消灭。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西班牙各族人民和进步力量之中。

在我国党参政的时候，同其他进步力量团结、战斗，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抛弃它。我们继承这段历史，始终不渝地以批判精神使之发扬光大。有人想把斯大林主义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确实我们参加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把斯大林当作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我们

也跟着做了，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一错误。正是通过斯大林时期的教训，我们才提出：从现在起要用自己的头脑考虑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错了，那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谁也不能用主子的口气来教训我们。

我们党有铁的纪律，不允许有任何破坏纪律的行为。在过去专制时期要做一个党员是很困难的。对党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党的团结和一致是高于一切的。难道把这也能叫做是斯大林主义吗？不能把一个地下党的严格纪律和斯大林主义混淆起来。我们党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我们的同志被关押、刑讯、枪毙。把这些都叫斯大林主义只能是给我国最有觉悟的革命者的历史抹黑。不要忘记，也正是这个党才能在法西斯独裁下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我们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已经打开了党内民主的大门，尽管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西共将成为我国生活中最民主的政党。

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我们不想通过战争和核武器来实现它。因为这只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荒无人烟。我们也不愿用一些国家和人民去欺侮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办法去实现它。现在世界已经陷于经济、道德和文化危机之中。欧洲掌权的右派政府企图使劳动者和中等阶层承担危机的后果。我们欧洲左派应重新振作起来，拯救和平，探索更加有效的结构。

卡里略说，当我们表达我们维护和巩固民主制度，申明我们将按宪法行事，要求对社会进行深刻变革时，我们不想欺骗任何人而是由衷地表示我们的愿望。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当前的政府危机，那是因为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连续遭到了在安达卢西亚，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三个自治区选举的失败。做为一个议会政府的首脑本来应该到议会去，承认国家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修改现行政策的某些方面；应该在

议会展开自由讨论以便寻找解决办法，按宪法规定解决政府危机。但是首相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和过去的政权一样，在背后搞秘密交易。这就使民主中间派联盟经历着自它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

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的政策引起人们的不满。造成当前不满情绪，左派也有责任。广大的劳动群众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能相互谅解和共同行动；为什么在很多市政府中我们占据了多数，却无法形成一个一致的地方政策；为什么当失业增加，资方转守为攻的时候，我们在工会里却不能形成一个共同阵线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在民主已经受到威胁需要保卫公民权利的时候，在工人阵营中那些都想解决问题的人却不能事先达成一个左派协议。

卡里略说，为了在深刻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找出路，克服威胁和平的危险，探索一条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团结是关键，是欧洲所有人民力量联合的基础。这对于实现一个多元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正是我们提出的能为这一代人所能接受的理想。

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运动分裂了。现在，六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任務已经和那时不同了。深刻的危机使我们置身于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场战争将毁灭整个人类生活和所有的社会阶级，一切改造社会的设想也就无济于事了。

由于社会主义模式至今还不能把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所以我们和意大利、日本以及其它共产党正设法完全独立地探索一条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反对把人类分成两个军事和思想意识的集团。跟着大集团走下去就会走向核大战的死胡同，那还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要开辟新的道路，要争取人民的支持，任务是很艰巨、很困难和很复杂的，而

且还会出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老改良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些老改良主义者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次要的。”很奇怪，今天有一些人自以为最激进，但是他们只注意表面激进和眼前利益，和老改良主义者十分相似。他们看不到我们所处的条件，需要确定我们的根本目的，诸如保卫民主权利和世界和平，通过社会经济民主和开辟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来克服深刻的危机等等。在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们都应当坚持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坚持解放斗争，坚持把今天地球上的财富以及人们可能创造的财富由全世界人民共同分享的思想。今天人类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生活在最黑暗的贫困之中。

我们向往的是没有不平等、没有压迫和没有战争危险的世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选自1980年6月5日《参考资料》附册）

在北京大学欢迎集会上 阐述西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摘要）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圣地亚哥·卡里略

在恢复西中两党传统友谊的时刻，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些天来富有成效地交换了意见。在三十年代，我们都拿起武器，共同进行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结下了这种传统的友谊。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你们通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继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最重要的事件。它使亚洲和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幸运。我们在经过三年战争之后被法西斯势力打败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得到了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直接支持，也得到了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间接支持。失败以后，我们坚持了游击战争。从四年以前开始，我国才实现了政权的民主变革，我们西班牙共产党才取得了合法地位。

但是，我来这里不是给你们讲历史的，而是想同你们谈谈当今的问题，谈谈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问题发生在一个和前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因此，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继承马克思和恩格

斯过去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理论遗产，也不能满足于继承另一个时代象列宁、毛泽东、葛兰西这样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及其他一些次要人物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的理论遗产。我们必须发展我们伟大导师们的思想，在对新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前进，才不会落后，才不会从革命者变成保守派。

当然，这里所说的，只是根据局部的经验，也就是根据我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资本主义西欧的经验。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企图把这种局部的经验说成是普遍的经验，那是十分愚蠢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形式的多样化，是由每个国家的客观因素决定的。无视这些因素是荒谬的。包治百病的药方是没有的。

我说的新问题是今天在我国条件下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问题。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认为人类的直接生产力几乎就是指手工劳动者，或者说还包括在企业中直接从事生产的技术员。

随着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工艺和科学程度愈来愈高，机器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人的劳动。关于直接生产力的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为了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生产而天天在发明新机器的研究小组，那些培养着新一代工程师、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的教授和大学，那些培养着成百万儿童和青年，使他们明天能具备操作新机器的必要文化水平的教育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参与了生产。

随着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的增多，他们的作用也起了质的变化。今天在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里，特别是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层已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少数，而是一支十分重要的群众性力量。因此，作为革命先锋的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努力争取这个阶层使其成为自己的同盟军。

今天西班牙共产党人关心的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要反对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使劳动者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从而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社会局面。

第二，要促进国家的变革，就要象民主的新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使迄今由于中央集权和压迫政策扼制了各民族发展的国家，变为一个各民族和区域自治的国家，使权力机构能够接近人民。

第三，要发展文化教育，就要提高教育质量，推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材的培养，推动科学研究。而这项工作在西班牙却被严重忽视了。

一个不注意培养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国家就会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工人阶级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阶级，是最关心同文化力量结成牢固联盟的阶级。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力量应该成为革命进程中一支基本力量。

科学、技术和广义上的文化应该成为推动革命前进的动力。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已经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的共产党的经验以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向西共和西欧其他党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过去在事实上认为通向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模式，也就是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向我们提供的模式。

今天，革命的道路和革命的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很明显。每个党都应当善于研究适合本国实际的道路和形式。这一点也很明显。

在西欧发达的国家里，我们工人阶级和广义上的变革社会的力量，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这一探索中，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这样一些党的推动，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要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于我国的实际。

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现在在社会中已占居大多数。

马克思在上个世纪就说过，在英国有可能通过民主道路到达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已不再是唯一体系的今天，有很多国家正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资本主义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在劳动者占决定性多数的国家里，他们可以通过民主道路取得政权。

为了预见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党在斗争中有利用民主自由的习惯。同样，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国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就要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就要建立一个能够根据多数来解决我们问题的社会、政治集团；为此目的，就要采取十分正确的方式同社会党实现团结。

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如果我们所主张的制度只有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不许其他政党同时存在，就没有一个党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概念就包括多党制，这是基本的一条，也就是一个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象资本主义那样，有不同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

这一战略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的断言；因为那时，社会主义是通过伟大的暴力革命而在历史上开辟了道路的。当时只能如此。但是，其他的国家在不需要采取同样的暴力的情况下，也可以走上已经开辟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认为，我们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今年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六十岁了。西共六十年的活动差不多有五十年是在地下状态中度过的。也就是说，西共是一个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党，这是从长期艰苦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西共是这样一个党，

它除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外，可以抛弃其他一切。

最后，我想谈一下当代争取世界和平斗争的重要性。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始终为和平而斗争。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今天潜藏着的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今天，保卫和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需要。但是，保卫和平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自己的军队去干涉别国的事务。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因此，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怀着极大的同情注视着不结盟国家的行动。不结盟国家今天正在为和平事业，为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作出显著的贡献。

（原载1980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第4版）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节录）

按：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通过的政治决议，共七节，现将三、六、七节摘录如下：

三、争取建立一个进步西班牙的左翼战略

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要解决目前冲击着全国的实质性的矛盾，要消灭剥削以及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异化，使西班牙走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认为，把我国引向新社会的这条道路就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化和扩大民主的进程；这一进程与欧洲各国人民向同一类型的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是相联系的，是对世界上为争取解放或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的支持。

民主团结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根本战略路线要求我们在各个级别和各个领域内推进建立团结的过程，因为只有使团结的政策不断取得进展，我们才能积蓄足以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深刻改造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因此，对我们来说，民主团结的政策和左翼团结的政策是

一个战略的两个相互关连的进程，其中每一个进程对另一个进程取得成就都是必不可少的。民主团结的政策必须以左翼的合作或团结为支柱和根本动力。它的目的是要使左翼成为新集团的中心，这个新集团应由那些能够提出克服当今危机的可行办法，从而能从社会和政治右派（直到目前还是右派在多数人的赞许下行使着权力）手中逐步夺过领导权的社会政治力量组成。因为左翼团结政策并不是执政的公式，而是一种主张，其目的是要把社会、政治、政权机构、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能用民主和进步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聚集起来。同样，在我国条件下，如果不是以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扩大到左翼以外的地方去为目标建立左翼团结，而是采取一项狭隘的左翼团结政策，那么它将会使政治形势停滞不前。

新的进步的社会集团

在这方面的根本任务是促进进步的社会集团的形成，这一新集团的构成基本上是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工会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新的社会运动等的联合，它们深深陷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执政力量给它们制造的种种矛盾之中，并深受这些矛盾带来的恶果之害。因此这些力量对民主的、进步的计划是感兴趣的，或者可能会感兴趣，而这一民主的、进步的计划的动力应是工人阶级，这一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解决我国目前经历的民主过渡的进程中最微妙的矛盾之一。为了完成过渡进程而不发生倒退，就必须让全体公民充分地参与政治生活。但掌权的右派却把这一进程引向排斥群众参与，并对大部分群众生活条件的恶化无动于衷。

虽然我们共产党人尚未参加这一变革进程的领导，但我们对此是负责的。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变革进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多于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确保已经获

得的自由和权利，为了确保宪法条文得以实施和解决出现的问题，需要在我们把捍卫民主和宪法变成首要目标的同时使群众更多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形成这个新的社会集团。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条件把巩固民主进行到底，才能创造条件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④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出路。

为此，西班牙共产党将反对那些限制和取消宪法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的措施，并将为此而进行斗争。

政府执行的损害人民生活条件的政策所带来的恶果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它可能促使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这些社会组织具有动员群众的潜力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的潜力。但是这种情况不会自行产生，我们这样的党的任务就是为了做到这点，要敏锐而富有想象力地进行活动。

公民要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就需要参加目标具体、活动范围有限的社会组织，它们能使公民创造自己的干预手段并使他们能控制这些手段，以便影响社会上出现的暂时的或永久性的矛盾。这些社会组织都是按地区、工作单位、职业或文化领域组织起来的，如工会、专业人员、农民、居民、学生家长、女权、文化和青年等组织，以及反核组织、保护生态平衡和争取和平的组织。

党的巨大责任是，在尊重这些运动自治的基础上，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并提出综合性政治主张把这些运动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去，引导到进步的方向上去。

这并不是降低党的作用，相反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使它能够在其中更为广泛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同其他进步的政治力量一起）鼓励社会上一切进步倡议的作用。同时，这对党员提出的要求也就远远超过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党的总政策这一基本活动，更多的是要求他们在基层制定有关权利要求的和有关参与的明确政

策，以丰富党的总政策的内容并使之具体化。

在我国，各种新的社会运动的特点是它们正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处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要同主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其他组织，如政权机构、政党、工会、反核组织等组织平起平坐的阶段。新的社会运动对这些组织基本上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有时甚至是进攻性的态度。”

左翼各政党对这些新的社会运动的态度不外有两种：一是看到这些社会运动的弱小和它们有时明显不协调的地方，就企图贬低它；另一种是努力和这些运动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使这些运动朝着社会主义的总方向发展。

我们共产党人在行动上应摒弃第一种做法，始终朝着第二种做法去努力。新的社会运动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矛盾，压迫和剥削形式应运而生的，它们要求改变搞政治的形式，一个政党是不可能取代社会中那么丰富多彩，要求变革的运动的。这样，就要寻求我们党和各社会运动联系的各种新形式，以便把当今反对这个社会模式的所有力量的斗争联合起来。应当使各社会运动感到有必要在各自保持独立和相互批评与合作的基础上，把战略目标统一到一个历史计划中去，并把自己组织到一个进步的历史集团中去。

当前党的战略方针是通过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作为进步的社会集团的基本成分使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参加到为争取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提出这一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意味着承认整个新的状况和现实。这些新的状况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外来助手，而是作为实现自己斗争纲领的主人参加阶级斗争的。

但是，这一提法还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发展。不管是实现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还是新的现实都要求发展这一提法。

今天，不应该把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看成是组成这个联

盟的社会各阶层的数字相加，而是进步的社会联合，既是生气勃勃的，又是服从实现改革的社会政治计划的。

工人阶级维护参加这一联盟的所有阶层的利益，并通过把大多数居民团结起来实行社会改造的计划掌握领导权；工人阶级发挥这一联盟的轴心作用。为此，工人阶级应当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纲领，这一纲领要能向居民的大多数说明它之所以能成为象前面说的那种轴心的理由。

如果说过去提出建立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在六十年代意味着克服了工农联盟的传统观念的局限，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战略思想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开始时，这一联盟就应向女权运动、生态学运动、市政规划运动、青年运动、性解放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敞开大门，也要推动商人、手工业者、小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的结社运动的发展以及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这些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主张改造社会，但同时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它们孤军作战不可能对现存制度有重大影响，因此就需要把它们团结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集团里。这种进步的社会集团作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应看作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客观矛盾所决定的辩证的统一体，所有对这一社会改造计划感兴趣的阶层都将在这一集团中有其代表。

西班牙共产党应首先注意青年运动，考虑青年的大量问题，如就业、文化、体育、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

在这方面，女权运动，即妇女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组织起来施加的压力，要求共产党人给予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一运动把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带进政治斗争，从而丰富了关于政治的传统观念；因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要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两性关系，改造产生原来生活方式和两性关系的框框，以及制约它们的那些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还因为这一运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女权运动由于有其斗争的特殊性，所以是自主的运动，但是它的这种对于各政党和各群众组织的自主和独立不能理解为它是脱离进步社会力量所进行的斗争。这种不管是组织方面的，还是思想方面的自主，意味着女权运动应该反映妇女的要求。她们提出的倡议、抉择和解决方案都是以这样一种状况为基础的，即她们所受的压迫是任何其他压迫所无与伦比的，今天妇女所受的压迫是由大男子主义和阶级结构（家长制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有辩证关系，但又极其相似的统治方式所决定的。

其次，应考虑到脑力劳动者是这个进步的社会集团的一部分，他们应在这个集团中发挥其科技或文化艺术的专长，从其所在的具体岗位开展专业活动。

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这一进步的社会集团，是为了推动阶级斗争的开展，以便取得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为此，需要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反对企图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永久化的任何倾向，反对技术治国论和尖子主义的选择。

也要消除那种劳工第一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充其量只不过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来自外部的支持。

对于领津贴的人，以及退休的人，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面临严重问题：津贴不足以使他们能过体面的生活；有的人还想把这部分人排斥在外，使他们不能发挥维护其合法愿望的作用。共产党意识到这一情况，将尽力促进改善这一阶层的贫困的生活条件。

群众行动和代议制机构

低估或否认群众运动的作用，从而不管群众运动的问题，认

为只有代议制机构的行动才是根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实是只有左翼增加它对社会的影响之后才能增加它对代议制机构的影响。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进入代议制机构是导致群众运动出问题的原因，以及轻视从这些机构中开展的斗争（在民主制度下，正是这一斗争能使我们实现具体的变革和推进各种社会运动），主张代之以在以往时代（那时代议制机构是不民主的，危机的影响也没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用来反对这种机构的斗争方法，或者对从代议制机构中开展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如果我们这样行事必将使群众运动的先锋队处于孤立地位，软弱无力，我们也将失去群众运动的广泛基础。

我们应当纠正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不注意推动群众运动的明显倾向。

应该在群众性的民主行动和代议制机构的活动之间建立这么一种关系，既要进行批评，提出要求，又要给予支持和合作。党的目标明确和党组织正确地发挥作用，是能够而且应当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纽带。

作为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应当指出，我们在社会基层中和在群众运动内采取的新的政治行动应当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党人和左翼的其他力量实行团结的深刻见解。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努力争取左翼合作绝不会有任何丧失我们本身特点的风险；恰恰相反，这更加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政治形象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在左翼力量中是最始终如一为争取整个左翼力量合作而奋斗的。不组织进步的社会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联合行动与合作。在人民的具体问题方面和人民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应在代议制机构和群众中逐步建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之间的共同点。

左翼团结的作用

为了达到我们策略和战略目的，左翼团结的问题，在西班牙全国和每个自治地区，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这一合作的基础，就是在存在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矛盾的一切领域内，工人阶级、其他人民阶层和群众采取的一致行动。在这方面，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的团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将在本决议的专门章节中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工人运动一致行动的政策是整个左翼在政治上和在竞选方面取得必要进展最为巩固的基础。

左翼团结合作的关键，在政治方面取决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关系。我国劳动力量和人民力量的政治倾向在实质上是通过两个党反映出来的，两党在政治上共同体现了应该建立的新的进步社会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志，民主和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西班牙取得进展，事实上也取决于这两个党的相互谅解。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时，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两个组织要在各级进行经常的、坦率的、毫不含糊的对话。在涉及西班牙各族人民的问题上，以及在国际问题上，只要双方各自所持的不同的或相同的观点反映出来，就要进行对话，以求在各种政治机构——议会、自治机构、市政府——里，以及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政策上进行具体合作，特别是在体现群众要求和目标的各种群众运动中促进共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领域里，左翼的团结是同一领域里的劳动者运动和市民的运动分不开的，总之，是同新的进步的社会政治集团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步取得的进展分不开的。同时在政治上，左翼在各种机构内或在工会活动方面达成的协议又将促使社会运动获得更大的活力，这也是人民在自己的运动中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上，为取得带有政治性质和立法性质的具体结果所必不可少的。

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出现了一些左翼力量——按其来历和性质，大都是民族主义的。在该民族地区或大区，这些力量也是左翼团结的重要因素。

巩固民主的合作政府

民主团结政策要取得进展，不仅应该解决如何把各种力量聚集到新集团中去的问题，而且还应该在进程的每个阶段和时机提出具体的政治方案。这种方案除了纲领性内容和把这些内容付诸实践，从而改变局面的各种带制度性和群众性的措施外，还应提出和建立以足够的议会多数为基础的执政的模式。

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未遂政变明显地证明了我们的民主联合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这次政变显示西班牙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威胁着它的严重危险；证明了过渡时期并没有结束——它在我国的条件下将是长期的；证明了独裁和民主之间的斗争的胜负还没有解决，因为除了宪政机构，还存在强大的势力，他们组成了政府的对立面，其内部又有各种反民主的表现。所以，在西班牙目前条件下，考虑到全国和各自治区的力量对比，西班牙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应是实现西班牙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保卫和巩固民主。要实现这一任务就需要有一项使民主合作政府得以建立的左翼合作政策，也就是说需要左翼相互谅解，因为这种谅解能为议会中的一切力量的合作开辟道路，能有效地处理以下两件重大工作，即克服经济危机——主要是失业——和在有利于国家和劳动者——包括居住在经济共同体各国的西班牙移民——的利益的条件下，我们加入经济共同体；能通过政治措施，果断而有把握地根除恐怖主义；能根据宪法并在保持西班牙本身所要求的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完成地区自治的国家的建设；能使国家的管理充分民主化，毫不含糊地保证公民自由权利的执行；能促进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事业，并能使西班牙走上缓和与和平的国际政策的轨道，

阻止我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它应完成两个主要任务，即实现过渡和同佛朗哥政权真正决裂。此外，在西班牙建立基础巩固的民主制度，并使我国的立宪制度实际上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在这段时期内，没有比保卫和巩固民主制度更为重要，更为革命的任务了，当然，同时也还应解决一些群众感到最迫切的问题。

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来说，一九八三年大选以前要争取建立的具有这种特点的政府，必须是两方面工作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互相谅解，另一方面是舆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民主中间派联盟中的大多数人和他们的盟友也走上这条道路。仅仅是国家形势的恶化不会导致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政府，相反，可能导致采取更保守的形式，导致新的政变阴谋，或者导致建立一个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合的政府，这个政府不管会不会吸收其他右派势力，但会排除共产党人。因此，决定性的问题是西班牙共产党要有能力鼓励、团结、指导和引导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劳动者和公民们施加压力，使工会和政治左翼坚持不懈地进行合作，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提出保卫民主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建立一个同右派合作的、歧视共产党人的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联合政府——那样我们就要站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和建立一个也是由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组成内阁，但是在民主合作的基础上同我们以及其他力量商定纲领的联合政府，这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显然不是一回事。按后一种方案，如果不是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参加政府，那么只要保持目前议会里的力量对比关系，西班牙共产党是不会要求参加政府的。西班牙共产党将采取这种态度：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合作和给予支持，而且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遵循施政纲领中达成一致的东

西。

如果情况相反，目前的局面保持不到议会选举——不管是不是提前举行——而且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西班牙共产党就将完全采取反对党的政策，揭露威胁民主的危险，在群众中和政治方面创造条件，以便组成一个合作政府。

西班牙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城乡劳动者、专业人员和公职人员，凡新兴的社会力量和主张自治的社会力量都对这种性质的政府感兴趣，他们都目睹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右派独揽大权的历届政府是如何为了保住传统的寡头集团——这个集团不能变革西班牙的生活，而且它本身对民主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的利益和愿望，而牺牲西班牙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

西班牙共产党相信，为了使以工人运动的一致行动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互相谅解为基础的民主团结政策得以实现，整个劳动者的力量，不管是在政治领域里，还是在工会领域里，都应能通过动员工作和依靠自己提出主张的政治才能，把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尽管这些力量在思想上和社会上有时还站到资产阶级一边，但它们对全国或不同的自治地区都有自己的民主和进步方案。我们这里指的，一方面是在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有进步倾向的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广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是那些民族主义或地区性的政党、工会或运动，他们在劳动人民中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和中等阶层的人民中间，都代表着这些人民的一部分。不管这些组织的经历和社会经济目的有多么不同，如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想争取到能够改造国家的大多数，那么两党在不断增长的合作中必须认真考虑到这一点。当前，民主中间派联盟是大资产阶级用来行使自己最根本的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它就 very 注意把一部分这样的党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上去，争取同它们建立一种复杂的但利益一致的关系，这种利益一致有时是暂时的，有时又是较为长久

的。正是这样，对我国实行真正变革的任何一种政治观点都应注意到这个现实，都应能够把全国性的合作与进步的方案同各民族地区或各大区，至少是大多数民族地区或大区的相应的方案衔接起来。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一旦民主合作的和进步的政府基本上完成巩固民主制度这一任务，并同旧的制度实行完全的决裂，从而结束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就会根据具体情况，很自然地把实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纲领宣言”确定的、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一伟大目标提到自己各项任务的首位。这不是重复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纲领宣言”中通过的东西，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有效的。我们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指出过：

“巩固民主自由应当为实行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开辟道路。这意味着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跨出最初几步。……扩大人民自由、保护人权、加强工会的作用、为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在国家领导机构里占领一定位置；这样每走一步，毫无疑问都意味着向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方向迈进。

“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在政治意义上讲，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民主。此外，这一民主还应贯彻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去，使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对主要问题，将通过全民投票，由整个社会作出决定。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要解决两种制度的矛盾，即以人民享有主权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以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少数寡头对经济实行的统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解决这一矛盾时，要使民主更多地渗入到经济、社会领域中去，使

人民也掌握重大的经济决定权。

“一旦主张以社会主义原则解决问题的力量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并组成政府，实施以社会主义为指针的纲领，那时就有可能在国家制度和结构上进行深刻的改革，使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成为现实。

“但是，大选中赢得某些胜利并上台执政这并不等于（新的社会集团的）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领导地位就得到了保证。以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为内容进行改革，按其自身的辩证关系，必然会使在国内政治和经济领域里以及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以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它是新领导集团的主要部分）为基础的新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且将必须依靠在普选中体现出来的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以及通过削弱至今仍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寡头的阵地来巩固自己。很明显，这一进展必然会带来紧张的局面，会有艰巨的斗争……”

我们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说过：“实行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首先意味着以我们主张的由议会和全国通过的民主宪法为基础进行各种改革，要实行这些改革又要求在一切实领域里深入发挥这部宪法的民主威力。”要点如下，

——根据西班牙各地区的情况，进行现代农业的各种改革，以解决农民问题。在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其他庄园制地区实行土改。在农村彻底实行现代化。

——对大金融和垄断部门实行公有制，以便建立一种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保护中小企业的混合经济。争取在公营部门实行各种形式的切实的民主监督，包括本部门劳动人民参与的监督；在合作性的经济部门实行各种形式的自治，以及争取民主制定计划的条件。

——实行更加进步的财政制度，以便在社会消费方面，在通

过民主方式普及卫生、教育、文化和体育事业方面都有一个飞跃。

——扩大同代议制民主的各种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公民和居民参与和监督的新形式。

——宣传、报道，特别是象广播电视这种隶属于国家的宣传机构实行民主化。

——深入实行国家机器民主化，使之成为同全国、全民的总利益积极协调、完全一致的、有效的、现代化的工具。

——取消中央集权的国家概念，以实行地区自治的国家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自治地区。这种实行地区自治的国家将能保证西班牙每一个民族的民主发展，从而巩固西班牙的民主统一和加强计划的效力。

——在欧洲体制的范围内，举行和平与中立的积极的国际政策。

争取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

西班牙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在西班牙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认为，正如本决议别的部分中分析当前危机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今天，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大。

但是，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并不会明显地、自动地导致赞成社会主义的观点的进展。

当今，一九八一年，我们共产党人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振人类的希望，使之相信进行革命是有可能的，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压迫的千百万男男女女相信自己有力量摆脱剥削和异化，有力量建设一个民主的、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

为此，我们的实践，我们的理论应该在今天的基础上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今天大

部分体现在我们的“纲领宣言”和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中。

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生活在欧洲这样一个地区，这里生产力已经达到高度发展水平。尽管西班牙还有种种不足，还历史地处于落后地位，在技术上还依靠别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本身使西班牙出现了不发达地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建设的社会主义，与那些在更加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无疑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先设想的目标。因此，对那些硬说我们对各种模式还坚持盲从态度的人——不管是那个营垒的人，我们可以声明，进行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模式。

多数人的革命要求从社会内部——工厂、居民区、学校，从社会的任何一个生气勃勃的结社运动到市政府、省议会和全国议会，都要进行日常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就是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反对失业，争取以进步的方法克服危机的斗争；就是在卫生与社会保险方面，在教育、大学和科研方面争取实行另一种模式的斗争；就是争取妇女解放，争取离婚自由，争取堕胎法，以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斗争；就是在宣传机构中，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等。

总之，就是反对右翼思想意识形态，争取使人们相信左翼抉择——这些抉择将逐步为多数人所支持——并为之开辟道路的斗争。这就意味着要完成巩固民主制度的任务，要完成在前面具体说明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一整个历史阶段的任务。

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符合我们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主义将是适应这一生产方式的，在西班牙已经基本上具有的并达到显著发达程度的生产力的结果。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和依赖多国公司来发展自己的原则之后，社会主义又将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

直接体现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预见到在那些具有类似我们国家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将朝着马克思所预见的前景发展。

就是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将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这样一种社会得以形成，在那里人人有工作，在居住、城市设施、消费、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为大家创造了同样的很不错的条件，而且还意味着开始结束人们在商品和政治制度上异化的现象——人们自己创造了这些商品和政治制度，却反过来被它们所统治——，因此，也就意味着出现一种新的、不同的文明。在这一文明社会里，人类活动的动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斗争，对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批判这种思想对人民的异化作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珍贵的贡献。

我们将为制定一项反对歧视同性恋的法律而斗争，同时谴责对现行或将来的刑法作任何反对同性恋的解释或在这意义上加以执行，并彻底捍卫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利。

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是很重要的，即实行民主的、群众参加管理的、有充分自由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是防止国家具有极大权力的一副良药，也是通向国家、各个国家逐渐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能够把我们国家引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集团，其组织是如此广泛，可以说，组成这个社会集团的一切力量都将以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体现出来。

所以，向社会主义前进将是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目标的各政党和各社会运动活动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也将有它的多元化的特点。在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就表现为存在各种左翼政党，以及其他一切尊重民主宪法的政治组织。同样可以预见，另外一些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属于别的意识形态的派别也将会统一到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上来，从而成为社会

主义社会的政党。

社会主义社会的多元化，是反对出现政党和国家合二为一的一副良药。还有我们下面的观点也是这样一副良药，即一个政党的领导作用应以被全社会所接受和赞同为基础，而不是以某个政党可能拥有的国家手段为基础。

因此，将存在合法的反对派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班子进行正常的轮流执政。

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在各级参加管理和进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会有无法确定其形式的决裂的时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依靠的是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武器，即劳动群众和文化力量以及进步社会集团。这条道路要为自己扫除障碍、巩固自己并取得社会多数和议会多数的支持，发展为此目标所必需的力量，这在今天是事关重大的事情。

六、争取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出现了一些特点。在一些经济上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里，发展了国家作为组织者、行政管理者、再分配者和执行者的职能。参与制的国家和“行政管理”性质的国家，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用来对付生产过程客观上逐步社会化同利润和生产手段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政治形式。因此，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完成上述职能和执行垄断集团的经济决策。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项理论，认为国家是社会的调节者，这是他们试图延缓和取消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这样，国家的合法性就不是基于它的民主性质，而是基于它善于调

和的能力。

在国家职能方面的（不是性质上的）重大变化是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提供依据的客观因素之一。

这些社会的国家的特点，它与阶级斗争的新的联系形式，大量中间阶层和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存在，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国家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国家民政部门 and 国营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机构的迅速发展，这一切都要求从实现国家机器民主化的角度提出象西班牙这样的社会中的国家制度问题和革命进程问题，目的就是使劳动者以及全体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获得的成果得以固定和巩固。把国家机器中的“决策中心”从寡头集团手中夺取过来。如果认为我们的政治战略是主张可以用暴力突然袭击的办法摧毁国家机器，那就错了，因为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不能实现的。但是坐等国家机器自行崩溃也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会使革命前景成为遥远的事情，甚至会使它黯然失色，从而加强统治阶级的领导地位。

前面提到的各种新的因素表明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能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因素恰恰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打击目标。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用来对待自身危机的一种新战略。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一方面提出恢复私人占有、取消国营部门的政策，另一方面加强与生产机构和民营企业无联系的强制性机构在国家机器中的比重。企图以此重新使人民和国家处于对立的状态，以此来掩盖阶级对抗。

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历史现阶段的一种战略，其中包括让劳动者和人民各阶层处于最有利的结盟地位和战略地位。国家制度是这一战略核心问题。这一战略对待政权问题是以一些设想为依据的，这些设想注意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当今存在的现实。

这样，欧洲共产主义就成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新的道路。它在各个领域和一切方面发扬民主，通过这个办法改造上述社会的国家制度。

但是，这种“国家的建立”不完全是一次选举胜利的结果，不会机械地从一次选举胜利脱胎而出。所以，欧洲共产主义关于国家的概念不能把竞选和议会道路当作独一无二的轴心。这不仅是因为这条道路保证不了稳定地实现最终目标，而且也因为不对政权的某些特定方面预先实行民主化和监督，是不可能取得选举胜利的。

在实行民主化和监督方面，所有群众运动及其代表性组织将发挥主要的作用。的确，如果只有单纯的选举胜利和简单地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制度，而没有基层民主和实行这种民主的组织相配合，国家机器就不会发生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变革计划所必需的变化。

国家的民主改革可理解为使人民的利益深入到国家机构里去。在今天的状况下，这是避免通过与国家直接对抗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办法，也是改造为剥削服务的国家机器并展示一个有效地保卫劳动者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同时又是依靠人民支持、参加和监督的新国家的唯一办法。国家的民主改革成了欧洲共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的基点。

西班牙向政治民主过渡的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仍保持着佛朗哥主义时期形成的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和机构，佛朗哥主义的统治彻底地发展了当代西班牙国家的各种特点和原则。就是这个事实给过渡时期增加了最明显的政治特性。由于国家机器几乎原封未动，所以寡头集团还能够控制事件的进程，赋予它以自己的内容。左翼和民主力量已实现同佛朗哥主义的合法决裂，无疑这是至关重要的进展，但是要不可逆转地巩固民主，这还是不够的。过去由于没有一个临时政府和断然的决裂，结果只有法律上的制

宪进程，而没有国家制度方面的制宪进程。于是，国家改革的问题就在巩固西班牙民主的阶段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全党应该认识国家改革的重大意义。高级行政官僚机构、军队、治安部队、意识形态机构和司法机构一类的机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在某些场合对这个进程采取一种纯粹职业性的态度，但是在另一些特别重要的场合，它们就尽一切可能，甚至利用它们对政府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来制约和限制这个进程。

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的建议

从这种情况出发，对国家机构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其中第一项改革无疑是完成自治进程。

议会，是人民主权的最高代表机构，它虽然明显地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机构，但是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和实行一些方针，使议会成为国家的中心，同时又更能同人民的思想息息相通。必须建立议会同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系渠道，使国家机构和群众行动在适当的程度上互为补充，以便促进参与制民主的发展，反对西班牙社会保守势力所维护的弃权论。

西班牙共产党十分注意将影响整个国家制度的未来的选举法，西班牙共产党意识到这场关于选举法问题的争论包含的政治内容，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把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多数代表制引进西班牙的意图。

在众议院的问题上，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把选举产生议员人数增加到四百人，取消这样一些修正条款，这些条款规定现行的选举制度在西班牙三分之二的选区主要是多数代表制，在其他三分之一的民族地区或大区是实行全面的比例代表制。

党同其他民主力量一起将努力把参议院成为代表各自治区、民族地区和大区的议院。

政府应该积极参与解决经济危机，负责建设地区自治的国家，

管理好公共服务事业，鼓励公民参与。政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工具。要解决西班牙社会提出的挑战，就要求根据下列原则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一)由于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职权转到自治地区去，应认真调整和精简政府机构。

(二)同全体公民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组织他们参加公共事业，包括选举活动。这样就能对各个机构的活动实行更广泛的监督，使这些机构更加廉洁(此外，这还需要充实宪法第一百零五条)，使政府机构在更大的程度上实行中立，这种中立不是对各个社会团体的要求漠不关心(这是做不到的)，而是通过若干民主条例解决上述压力。

(三)使服务机构和下属公共机关的管理制度更加灵活，以便改进和发展这些制度，有效地运用资源。

(四)深刻改革与政府工作人员有关的一切制度。要采取各种措施，其中有一条，即必须承认和实行集体谈判；大量精简机构和层次，建立包括领导职务的晋升措施，根除收买拉拢的做法，以及因政治因素引起的歧视；严格控制兼职问题；教育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尊重宪法。总之，公务人员章程应该解决公务人员的职业问题和充分动员他们积极为政府机构的民主化作出努力。

承认和充分发展公务人员的工会权利是实现我们关于政府民主改革计划的基本保证。

国家政府基本部门——军事机构的改革是国家民主改革的基本因素。西班牙宪法确认军队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和立宪制度服务；确认军队在国家文官政府领导下，为民主服务。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军事机构改革应该遵循的首要的一点是促进军队和人民之间相互接近，武装力量这一机构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外，还应该成为教育军人成为民主公民的学校。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出现一种脱离人民，与人民隔绝的军队。

为此，西班牙共产党重申自己的下述立场：应该在本人居住的大区或民族地区服兵役。服役期限应该缩短，所有义务兵的服役期限应该是一样的。

同样必须保证按照真正的民主概念来对未来的军官和士官进行职业教育。这就要求在军事院校和军营，无论是军队还是治安部队都要把宪法作为基本理论课程。为此，应该对军事院校的教育和结构进行民主改革。

应该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使各级军事教育现代化，保证中央军事学院不是通过私立学校招生，而应该从大学根据客观的挑选条件招生。

同样应用新的观点来调整预备班，以便在那里可以达到校级军衔。

应该保证执行由于某种信仰而不参加军事活动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把服兵役改为同样期限的社会公益服务。

武装力量的结构和组织应该以保卫国家免遭一切外来侵略为方向，因此要改变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几乎只是用来防备国内敌人的方针。

关于军人章程问题，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军人享有宪法权利（规定的限制除外），主张改变对军人的一种看法，因为按这种看法军人成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只享有经许可的特定的自由的人，因而作为一个公民的地位受到了限制。

西班牙共产党现在和将来都反对任何把武装力量变为政治工具，即煽动军队或明或暗地采取政治态度的企图。最近几年来具有独裁和法西斯思想的某些势力一直在促使军队这样做。这些势力是军队的团结、军队同人民的团结的敌人，中断民主生活的鼓动者。

治安力量和治安部队有其宪法规定的职能，因此也有其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把它的职能同宪法给武装部队所规

定的职能严格地区别开来。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采取政治的和立法的行动，迅速对警察部门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就是说对目前的治安部队进行民主的、合理的改组。为此，我们要求执行现行的准则，我们将促进在宪法立法范围内发展同这一准则有关的各项规定（治安部队、自治警察、地方警察、他们的工会权利等）。同样，我们坚持政府采取行动加强这种对警察部门的改革，让忠于民主和坚决维护宪法的职业人员来领导治安部队。

在我国巩固民主就要有一支民主警察，它应是稳定的因素，应是公民信赖治安部队的因素，把它视为保证公共自由得到贯彻的捍卫者。

民防军即使仍保持自己的军事组织和纪律，也应该象国民警察一样直属内务部。在治安部队和治安力量中必须建立共同的统一的教育制度，以保证协调地开展工作，还必须注意治安部队官员对民主的信念。

应该在议会适当的干预下制定治安部队章程和条例，使之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取消现行的章程和条例，因为其中许多规定同宪法原则和国家的自治结构不协调。

党应该促进采取相应的合法措施使目前的镇压性警察逐步变为预防性警察，不仅要注意配备镇压手段，而且也要注意使治安部队（国家警察和民防军）长期驻扎在城乡某些地区，这样，再配合以其他措施，就可以使居民和公安部队之间能真正地共处，使他们能够相互熟识。这样做将不但能加速使警察行动具有预防性质，而且有助于居民和治安部队之间的直接接触，交流经验，也将会使居民给治安部队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民主市政府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只要关心人民和警察的问题并使之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就可以做到使他们确实互相接近。

党应该争取把犯罪的问题提到它真正的高度来看待，应该反对犯罪只是被压迫阶级的行为的观点，因为一些最丑恶的犯罪行为，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用合法的手段（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法），或非法的手段（最近的掺假食油事件）干的。

最后，争取制定一项预防性的、争取犯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的刑法。这一工作不应该看成是要等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是现在就应该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需要重新发动大家来讨论刑法典，这部刑法典本来在协商阶段就开始提出来了，后来由于其最进步的部分遭到右派攻击，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

同样迫切需要对监狱进行改革，使受监禁的人得到人权保障，保障犯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保证他们在文化和专业方面能得到提高。

司法机构，同军队、公安部队和意识形态机构一样，是在民主过渡时期里变化最小的国家机构。我国的司法制度历来就是与金融寡头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国家的整个强制性机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之所以带有一种专制的、权贵的、官僚的、等级森严的特点的原因。所以司法机构的改革是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建立和工作能够而且也应该成为加强它所要求的民主改革的一个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将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司法权力机构的民主改革来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组织，这是唯一能解决其结构危机的严肃认真的办法。这首先要改变缺乏提供公益事业的有效手段这样一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

西班牙共产党所主张的司法权力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一机构充分吸取民主的价值，而这些民主的价值首先应该表现在公民参加司法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克服在西班牙司法机构

如此明显存在的保守性质和门第观念，以及克服那种没有监督的、脱离公民的、公民不理解的司法工作。除了迫切需要调整宪法所规定的陪审团，西班牙共产党主张调解员一级的法官应实行选举制，以克服目前这种做法，它易受地方权贵的影响以及易被收买拉拢的倾向所左右。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建立一种开放的司法制度，使社会最广泛地参与司法活动。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加强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保卫者的真实性质，反对检察院目前这样隶属于政府。同样，我们共产党人主张检察院的民主建设，这是检察院完成其进步职能，即根据宪法在保护民主法制、公民的权利和公共利益方面执行法律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最后，西班牙共产党重申，迫切需要建立宪法有关条文规定的司法警察。司法警察是为司法机关服务的机构，它应保证警察追捕罪人的一切活动一开始就处在司法监督之下，而现在事实上的情况，则是在法官受理案件之前，警察机构可以自己作主进行干预。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几届政府的软弱性和倒退的态度，以及由于存在着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制度不相容的国家机构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在西班牙造成了限制公共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严重状况。

自从宪法颁布以来，种种反对言论和新闻自由，反对罢工和集会权利的阴谋活动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典型的例子。西班牙共产党要指出当前特别严重的情况，即警察机构中某些集团还继续采用佛朗哥警察所用过的手段，虐待和严刑拷打许多被捕者。西班牙共产党揭露和谴责这些行为，并声明它将坚持不懈地为反对这种虐待和严刑而进行斗争，它要运用一切在政权机构里的、立法的、政治的、人民群众的和司法的活动，来维护对全体西班牙

人民的宪法保障，以及使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围绕实行公共自由这个问题形成的局势同宪法第一章的内容是矛盾的。对宪法的民主和进步的内容，我们共产党人在不同场合都作了宣传。

七、西班牙共产党

（一）在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作为争取巩固和发展民主的政治力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起了重要作用。它正确地划分了政治阶级，估计了力量对比和制定了联合政策，这一政策已成为保卫新生的、脆弱的民主的基本因素，而且已证明是维护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最正确的政策。

在这一阶段里，西班牙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有了相当大的号召力；推动了群众运动；开展了重大的竞选活动；参加了巩固工人委员会和农牧民协会联合会的工作；为了维护民主、自治、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在议会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以相当大的力量参加了市政府的工作；在一些地区的自治机构和准备自治的机构里进行了工作，虽然这项工作不如在市政府里做的那么多；它在巩固民主的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力量远比它在选举中的力量大；成为制定宪法和自治宪章各支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在结束四十年地下状态之后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进展；把数百名新干部吸收进了各级领导机构。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支拥有十六万党员的有组织的力量，拥有一个各级委员会、党支部、各级组织的总部和活动场所组成的组织网，在民族地区和大区有自治的党，有二百多万选民的支持。

我们认为，在困难和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主

观地夸大它们，而是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已做的工作做出评价。

但是同时必须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和以批评精神指出，党的发展过于缓慢，有时还有停滞不前、政治上和组织上涣散的现象。上面制定政策没有结合基层的具体情况，出现派别倾向，一些党员退党，同群众联系不密切，中央领导机构同基层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党的组织和活动不完全符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特征，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某些消极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形势造成的，但是也同党及其领导的错误、缺点和毛病有关。

虽然在最近一个时期发生了某种进步的有重大变化的国际事件，如在法国，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但是在西班牙和世界目前这个政治时刻的总趋势对我们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在现制度下，价值观念发生危机，生活恶化又为需要变革的思想打下客观基础。

在没有发生决裂和领导权掌握在右派手中的情况下进行民主变革，在有实权的部门中，保守派占优势；国家机器的一些基本部门还未实行民主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人民群众的失望情绪日益增长；人民群众还无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人民群众害怕出现倒退的情况；还存在一种贬低政党、特别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在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而是革命处于低潮，人民力量处于收缩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中，领导权掌握在右派社会集团手里，力量对比不利于左翼，特别是不利于西班牙共产党。

这并不否认有改变这种局势的实际可能性，也不否认西班牙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确实表明我们的局限性和在变革进程中可预见的步伐。为了我们能够站稳脚跟，以及对付目前局势及其在我们队伍中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

这一困难的局势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坚韧不拔地捍卫党的政策，同时决心克服我们的缺点。

这里的问题是要坚决重申我们党的性质，它是民主的、群众性的、有斗争性的、有执政能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党，以此作为现阶段我们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要使它成为这样的党，能把工人阶级、农民、文化力量、妇女解放运动、一切解放运动、青年和革命的天主教徒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以及为维护民族特点、争取民族自由和地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群众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团结在党内；又能实现我们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要在思想和实践方面，又要在组织结构和活动方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模式作深刻的批判，对我们党所依据的原则给予精辟的解释。

（二）党及其领导机构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来所犯的基本错误是，由上面和面向上面制定政策。由于客观上要有去担任市政委员和议员，党在支部和群众组织中工作的许多干部被调到上面去工作。这种做法的结果，使本来应该是党和群众之间保持基本联系的东西，即支部对周围群众、对群众运动以及在社会机体组织中的工作（这里均为共产党的基本方面）都做不够或很薄弱。扭转这种偏向，使干部回到基层组织 and 群众中去，这必须成为我们当今工作的目标之一。

还应当注意到一个普遍存在的缺点，即对党、对党的活动、对党的建设的关心减小了。之所以存在这一缺点，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党的作用以及搞政治需要一个革命的集体工具这一点尚不甚理解。

确实，我们不得不解决新的、超出我们能力的任务，参加几次竞选运动，在政治机构和群众组织里开展了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必须做的，今后仍然要做。但是，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时，我

们总没有保持必要的平衡。

我们的总政策是好的，但是由于我们对全党是执行这项政策的工具重视不够，结果需要全党各级组织全力以赴去贯彻、发展这项政策并在具体工作中体现这项政策时，党就显得非常不得力。所以要努力使全党都来搞政治。

党的一切组织、各级党委会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充分关心党的建设和活动，应为此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和配备必要的干部。必须加强党的发展工作，这项工作需要耐心、仔细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应该认识到，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有计划性，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作长期的努力。

（三）在近一个时期来，我们党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派别倾向。这些倾向部分地否定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这就引起在实践中某些做法超出了党的正常生活，破坏了我们的活动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某些消极因素已经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围绕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发生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了。它们已严重危害党的活动和党在社会中的影响。

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除了我们自己的错误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部分同志对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错误估价；有人企图以口头上的激进和采取不切实际的观点回避这种现实情况；我们的政策没有取得胜利；人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甚了解；组织生活内容不够丰富，不够吸引人，通过这种组织生活无法分析和推广各个方面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新党员认识水平不高，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党合法化后入党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不一样，我们在科尔多瓦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已经指出必须把这样的党员的思想统一起来，我们应该坚决开展这一工作；对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还没有取得充分普遍的一致看法；最后，来自党外的种种压力企图迫使我们改变政策。

必须正视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要制定和执行适应在西班牙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要求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这项政策是同我们特征中最优秀的东西相联系的。这个最优秀的东西就是我们党在六十年历史中积累起来的财富，是许多党员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创造的财富，是工人阶级和西班牙全体人民的财富。

西班牙共产党的特征就是不断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共产党、革命党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及其国际环境和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狭隘性；一贯致力于国际主义的团结，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上这种国际主义团结又充分肯定了爱国主义；一贯坚持维护西班牙的民族利益、民族团结和主权的斗争；一贯坚持我们的完全独立，反对任何一个党或国家干涉他人内部事务；努力保卫自由和民主，认为自由和民主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所特有的；认识到团结、签订必要的协议和正确的联盟政策是前进和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争取实现党内团结，左翼的团结（特别是同社会党人的团结）和更加广泛的、民主的和进步的团结，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倾向于进行改造和变革；为克服工人运动中在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状态作必要的努力。

其次，我们必须解决党的问题，使全党统一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的政策上来，通过广泛的、光明磊落的政治讨论以及通过改善全党的活动及其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加强党的团结。

（四）过去对党的政策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和解释。党内的讨论陷于一般化、抽象化和概念化，同整个基层组织或有关机构的实际工作经验常是脱节的。

很多时候使用的语言对全体党员来说不是通俗易懂的。各级组织的讨论往往很空泛，本来已经有成文的东西还要去制定，而

经常忘记研究自己的特殊问题。

这种讨论方法无助于提高党的水平和加强政治上的统一，使广大党员很难作出自己的贡献，使许多同志退出讨论。这种讨论方法不能把政治讨论同具体任务充分地联系起来。结果是相当多的政治分析不能变成面向群众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能加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同现实和人民的联系。

在日常工作中，往往既不提出具体任务，也不检查完成情况，也不根据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对集体和个人的活动作出评价。

在不少场合，没有系统地、持续地设法建立同群众越来越紧密的、有机的联系，也没有设法加强群众运动。

诸如组织、宣传和财务问题，党的报刊、政治教育等这些在我们活动中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必要的重视。

在政治教育方面，需要各级组织认真努力，根据各个组织和各地的可能条件，争取开办政治教育的常设学校。

总之，各级党组织和党委都要树立一种不断联系政治实践进行讨论的工作作风，要着眼于执行和发展我们的政策，着眼于保护我们的人民。这种工作作风能使我们推广经验，使全党及其政治路线得到更多的支持，有更大的改革能力。

（五）有一件事使人担心，这就是使我们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受到严重损失的退党现象。退党的不仅有最近几年入党的党员，而且也有分布在社会各阶层的、在以往各个时期都起过突出作用的党员和干部。曾经作过一些努力试图克服这种退党倾向，如开展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动，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党的这些缺点在党员人数及党员发挥作用方面都影响到党的战斗力下降。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在当前情况下是多种多样的：

- 1、不了解党的作用，也不了解党必须成为进行政治活动的

革命工具。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主观因素，如许多党员是党合法以后入党的，而且许多党员又是从各种群众运动中转过来的，因而他们都缺乏过党内生活的经验。这些因素又未能经过关于党的作用的讨论加以克服。这就造成他们对政治生活缺乏认识。

2、我们的群众政策有缺陷。它具体表现在：

——没有把群众政策同对权力机构的政策结合起来，结果后者没有得到人民充分的支持，而群众政策又因为脱离了权力机构而不能加强自己施加影响的能力。

——由于没有其他政党的参加，在群众组织方面很难贯彻团结政策。

——党对各种群众运动的监护作用搞过了头。我们的政治战略——群众性的党，有斗争性的、有执政能力的党——要求我们把群众组织当作革命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些组织，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的组织水平和自主能力，这本身就是目的，这样就能避免一切把这些组织当作自己的工具来使用的企图，因为这种企图是同真正对群众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党的群众政策同党的政治生活相脱离。好象党只是搞“一般”的、“抽象”的政治，而群众运动则是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在党内，大家“在思考，在讨论”，但不涉及具体问题；在群众组织里，大家“在工作”；但缺乏政治方向。这就是一个大错误，它使党失去了自己瞬息间进行政治干预的能力，又使群众运动失去了变革和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善于把眼前的要求同中期和长期的目标结合起来，把行动和提高觉悟结合起来，这是真正的群众实践。所以，我们要鼓励各种争取权利的 和政治、社会方面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

——机械地执行按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它结束了我党按部门进行活动的情况。这虽然使党组织有了更大的活动能力，但

是对建立群众性的党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主要是在工人和专业人员中间。工厂里支部的活动减少了，而且知识分子劳动者在党内的工作黯然失色。这本身又在思想和政治上削弱了工人运动。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

（1）使来源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那部分人在党内失去了影响，结果是领导机构越来越死板，它们更关心的不是创造性的政治活动，而是机械性的工作。

（2）不了解知识分子在两方而起作用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们是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他们负责总结整个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又是党的思想工作的鼓吹者。

这种退党倾向在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它削弱了我们党在社会肌体的重要部位施加影响的能力，也使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这是我们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基本因素——遇到了困难。

由于党组织一般都没有感到有深入解释和对待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的必要性，结果退党的现象在妇女中间也发生了。

我们党在妇女和青年中间的影响不大，这迫使我们重新提出在我们社会这两个基本部分中开展工作的必要性。

此外，需要强调，在西班牙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建设情况是不平衡的。在广大农业地区，我们的影响很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有关党委会对企业、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党组织情况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解决这一状况，这是紧迫的要求，它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能力制定面向基层、面向全党、面向群众的政策，发展党内活动的民主参与制；要解决这一状况，就要分析那些不但没有出现退党现象，相反，还吸收了新党员的党组织的经验，就要更深入地研究出现退党现象的具体原因。

目前，根本的任务应是争取这个时期脱离党组织的党员和干部回到党内来，让他们有一种与他们的需要相适应的、真正参与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生活应有利于他们的业务成长，有利于他们根据自己的问题和希望同他们所属的各社会阶层保持联系。

我们必须恢复我们发展党员的最优良的传统，我们这一传统是建立在共产党人的行为和形象基础上的。我们要恢复这一传统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必须是成员众多的、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影响的政党。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工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农民、中小商人和企业家，争取更多的青年和妇女，争取更多的西班牙侨民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多数人的革命，实现自由的社会主义。

（六）我们必须继续使我们的组织结构适应于民主制度下的条件，适应于合法的群众性的政党的特点。过去地下工作的那套形式和方法还影响着我們，影响着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

按地区建立我们党组织的原则执行得很死板，而且象我们已指出的那样，甚至对这一原则作了错误的解释并加以执行。身受其害的主要是工厂里的党组织，以及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出身的党员。

有时，人们看到按地区的建党原则难以完全奏效，而且又把政治上的问题和困难混在一起，就对这种原则产生了怀疑，并且又想回到现阶段已经过时的、丝毫不能起作用的旧形式上去。

所以，需要重申按地区建党的一般原则，就是说，以工作单位、学校和居民区为基础建立党组织，作为该范围内全体党员活动的场所。这种组织形式是符合现阶段情况的，是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和特点的，它可以把全盘解决和特殊解决各地人民的问题结合起来，可以使党深入到社会肌体的广泛结构中去，可以在党内使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具有改造社会使命的那些社会阶层的

代表——的活动在同一个集体中逐步协调起来。

由于机械地执行按地区建党的结果，党丧失了在教育界、艺术界和职业界这些重要部门的政治影响，在组织上也退步了。这些部门有其特殊性，它们分散，它们的政治问题复杂，在文化和思想问题上很敏感。党支部和地方党委会对这一切没有在组织上和政治领导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确保那里的方针和组织那里的党员活动。为此，我们党必须使它的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努力寻求一些办法，使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这些办法，能够建立部门的特殊支部。在这些特殊支部里，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艺术家能够分析他们战线上的问题，执行一种对这些部门影响更大的政策。

（七）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我们不善于适当地组织支部的活动。

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党，最根本的是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以及在工作单位在工人中间经常地举行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按照我们的政治设想，工人阶级是最彻底地捍卫西班牙民族的和进步的利益的阶级，所以它应起政治领导的作用。要发挥这一作用，就要求在已经有支部活动的企业里加强党组织，要在数以百计的工作单位建立新的支部。这是在劳动者中间党组织自己而不是委托工会或其他群众组织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时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讲，这段时间在企业里建立的支部是少了，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必须巩固企业支部，在政治上加强支部委员会，调整在劳动者中间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地发扬革新精神，通过参加工会斗争和争取权利的斗争，通过对政治总形势的分析，使党支部的生活具有政治内容——我们在一切工作单位都应该这样做——，以此来巩固企业里的党支部。

我们要找到把在中小企业里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或建立

相互联系的形式，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的存在不应当成为进行这项工作的障碍。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朝在中小企业建立党“小组”的方向前进。这些“小组”同相应的地方支部挂钩，就可以把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扩大到更多的工作单位去。

党支部是共产党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党在一个地区、一个工作单位或一所学校里的组织，是党员完整地掌握党的政策的场所，是党员按照一个共同的活动计划进行接触并总结本部门的具体斗争经验的场所。

党支部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党从旧的组织过渡到目前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按地区建立起来的组织时，各个支部对这一过渡领会快慢不一造成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支部还没有发挥自己的下列作用，即它应是制定党在本地区的政治倡议的中心，推动和指导群众性活动的中心，鼓励党员参加各种社会运动的中心以及具体贯彻党的总政策的中心。

党支部应是这样的场所，在那里把社会上各种寻求综合起来，用以指导群众工作和政治机构里的活动。它也应是鼓励党员提高阶级觉悟和加强阶级团结的文化生活的中心，应是围绕一般政策和具体问题传播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中心。支部应是党发挥集体智慧和集体教育作用的地方。支部有责任使所有因为赞成党的纲领而参加党的人掌握解释现实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支部应是培养党员的首要地方，办法是紧密联系自己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经常开展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讨论。党支部要关心在劳动者和人民各阶层中间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对自由、团结、平等的向往，在自己活动领域里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

这一思想教育的任务，在最近几年往往被放弃了，而让实用主义占领了地盘。为了确保党能够发挥革命先锋队的作用，我们应当反对这种实用主义，这不是要把日常的政治活动和要求权利

的活动放到一边去进行上层少数人的讨论，相反，这种教育、批评和宣传工作应同群众工作和政治机构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经常注意使劳动者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

没有这种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斗争，当今就不可能向新的方向前进，但要进行这一斗争，就必须彻底改进支部的工作方法，讨论方法和进行政治活动的方法。必须避免官僚主义倾向，避免墨守陈规的倾向，避免支部闭门造车的倾向，避免大多数党员都毫无兴趣的讨论。要把党的大门向社会开放，要经常讨论政治形势、国际形势、文化方面的论争和日常生活等大问题。要解决具体问题，制定争取权利的战略，提出党在群众运动中的任务，但也要加强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使党和党员能够回答处于严重危机的现阶段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时提出的复杂的问题。支部的政治讨论对其成员成为有觉悟的、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的、在自己的一切活动领域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党员应起促进作用。为了开展这一活动，党必须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因此，《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以及党的其他出版物应发挥自己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作用，使党员受到教育，并使自己成为按照我们的路线和党的纲领参与政治和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士。

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任务。它的方向就是使党能够在政治上同劳动人民以及全体人民息息相通。虽然全党都应完成这项任务作出贡献，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主要杠杆却是党支部要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生气勃勃。

此外，群众性的党这一观念是建立在党员自觉拥护党组织、积极参加党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上的，同社会民主党的那种走上层路线的党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我们战略的根本要素，是我们争取建立真正参与制民主，反对右派和大资本家顽固地企图破坏多党制、破坏群众的一切社会组织形式的阴谋的一个根本因

素。

群众性的党的组织形式必须是灵活的，使党内能容纳积极性高低不一的党员，使一切赞同党的纲领、接受党的章程的人都能较容易地参加到党的行列中来。但是，支部委员会应把组织党员参加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为此，支部委员会应当通过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学习小组、讨论小组、工作小组等，使支部有多种多样的党员联系形式，以便创造更多机会去吸引愿意接近西班牙共产党的人，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可能条件参加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并积极参加斗争。党的委员会里应有人在各行业担任一些负责工作，以推动上述工作。

我们的党员活动中心，我们的“党员之家”应该是宣传鼓动中心，不断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是面向群众的、娱乐的和有吸引力的场所；是为全体居民谋利益的活动场所。

（八）西班牙共产党一贯坚定不移地捍卫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的自治权利。它对西班牙的这一现实是敏感的，所以早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六九年，就在党内分别成立了巴斯克共产党和加利西亚共产党，两个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独立形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九三六年在四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合并的基础上，在加泰罗尼亚成立了统一社会党。这是一个独立的党。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同它保持着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两党在西班牙国家里成为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政策、共同的基本原理和共同的组织原则。

在实行民主制度和根据宪法开始组织地区自治的国家时，西班牙共产党就把它在一些大区的组织改变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内的自治的党。加那利群岛、巴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安达卢西亚、阿斯图里亚斯、穆尔西亚、坎塔布利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共产党都相继获得了自治地位。阿拉贡、卡斯蒂利亚-拉芒什和卡斯蒂利亚-莱昂共产党正在争取自治的地位。

西班牙共产党逐步使这一进程适应于西班牙国内实行自治的现实。由于新的党章将规定在党的结构和活动中增加联邦因素，这种适应工作会做得更好。每一个这样的党在制定本地区的政策时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在本民族地区或本大区都有自己的政治特点，这样就能同本民族工人阶级、文化力量和进步阶层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种组织上的现实无疑使我们能够同西班牙各民族的利益建立最积极的一致。

同时，这不否定，而是重新肯定西班牙共产党的统一，肯定它是一个整体，一个在全西班牙搞政治的具有共同领导、共同政策和共同纪律的组织。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它只有一个工人阶级、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和一个民主和革命的共同计划。

西班牙共产党对在近几年过渡时期发展起来的地区自治的国家（虽然不无歪曲）适应过程，是党的生活中最有力量的新事物之一。把每一个地方党实行自治和保持自己的特性的原则，同肯定西班牙共产党是实行民主和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工具结合起来，避免中间派的或民族主义者的极端做法。这将是我们的政策在西班牙每一个自治民族以至全国获得胜利的关键之一。

（九）尽管我们取得合法地位以来，在扩大和加强党内民主方面跨出了重大的步骤，但是这种民主显然还是不充分的。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化进程，这应是我们工作的根本目的。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光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级机构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使绝大部分成员更多地参加讨论，参与制定政策，参与各种决定，参加政治生活和党的活动。民主就是整个党组织或者绝大多数党员的参与，就是互通情况，就是活动。为了使讨论更加活跃，为了改善党的各种思想交流，为了使各种意见更为明朗，需要在党内设立常设的自由讲坛。在这里，任何党员都有权利完全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批评。

与此同时，要在党内经常发扬民主，就必须执行如下原则：行动一致，少数服从多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句话，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样必须清除在党内还存在的而且是构成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基础的不合理的因素。西班牙共产党是有斗争性的、有执政能力的、民主的和群众性的党，党内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这样的党需要集体监督，使党的纪律不致遭受破坏。作为一个为改革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西班牙共产党把实行最广泛的党内民主和尊重每个党员的意见，同自觉遵守纪律结合在一起。

所以，新通过的党章中说：“完全自由发表意见和开展批评，是党员经常通过各种组织渠道和党的机关刊物行使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同全体党员应执行多数通过的决议的义务是不可分割的。除为了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统一，进行不同意见的辩论和比较外，不允许搞宗派活动和有组织的派别存在，因为这样做违反一致精神，违反纪律、违反真正民主地发表意见的原则。”

（十）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作实践同干部和领导人的更新工作是一致的，甚至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党时时刻刻都努力把更新工作和必要的连续性结合起来。但在目前显然应大力实行党内干部的更新。进行这一工作，必须实行党内生活民主化和权力下放，使基层更多地参与各种决定，建立一个工作效率高的机构并使之服从全党的意志。很显然，任何更新工作都须要按政策办事；要把有才干、有经验、同这一政策最能保持一致的干部提拔上来，既要寻求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又要允许党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经验，又要能够在工作中保持连贯性，避免心血来潮的工作作风。

在吸收新干部方面，党的领导机构一般地说已经作了重大的变动。纵观全党，可以看到规模广泛的更新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提拔了数以百计的新领导者。

这一进程必须在各级组织中继续下去，同时，我们必须争取保持党委会必不可少的巩固性和稳定性。不然，党委会将难以成为经受考验的、有能力的领导机构。做法很不一样，但是在某些组织里消极的思想占了上风，认为每年都必须更换一次党委会或者党委会的领导人，以为这才是最民主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就难以保持领导机构最起码的稳定性，使组织具有一种临时性质，从而削弱了它的工作。要把更新和提拔工作同巩固集体、加强集体的能力结合起来，而后者不是领导班子一蹴而就的事情。

在最近几年里，甚至在最高一级，都盛行建立庞大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把机构庞大同民主混为一谈。这些党委会一到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使其成员真正参加领导工作时就面临重重困难，工作屡遭挫折，开会时常有人缺席。有时，我们也犯建立领导机构过多的错误。

当然，加强各级党委会，充分认识各种工作委员会和干部会议的重要性，这是党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种做法都无助于改善政治领导机构的集体工作，无助于它内部分工和责任的落实。

领导机构应当把最充分地发扬内部民主同恰当的分工和各成员之间的开诚布公结合起来。这几年，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消极面，这就是领导机构内部的个人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以及干部之间的斗争激化了。这种现象受到党的基层的尖锐批评，它们坚决反对这些消极现象。西班牙共产党要得到巩固，要健全民主生活，就必须克服它内部的这些消极现象，它的领导机构更应当这样做。

同样要指出，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同基层的联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上一级党委会的成员常常不参加自己所属的支部的活动，结果该支部不但得不到直接的情

况通报，而且还不能使它们组织的讨论更富有内容。领导机构的成员直接地、有计划地和经常地深入支部也不够。鉴于情况通报在群众性的政党里和当今这个社会里起着关键性作用，给各个组织和党员的情况通报必须更加系统、内容更加广泛。在这方面，需要分析领导上有哪些错误致使《工人世界报》这份日报办不下去，以便加以纠正。

总的来说，领导机构进行分析、制定方针和作出决定是一回事，采取什么方式向基层传达，让基层了解和分析又是一回事，这二者确实脱节了。

这种联系上的缺陷对于一个有工作效率的政治领导机构成了一个最大的困难，它使党难以前进，难以统一思想，难以使党员参与，难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活动，难以把方针变为行动。

由于领导和基层存在严重的不通气现象，结果在不少情况下，党内有一部分人曲解了或者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有时就削弱了党在某些方面的政策，因为党的各项政策都是同动员群众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它们能否得到执行，就看是否整个党都去贯彻。

因此，需要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加接近基层，使领导干部的工作更加面向基层。要做到这点，必须改善领导机构的工作，因为它的工作效率对全党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还需要以客观的、光明磊落的方法选举领导机构。党委会的组成人员中，主要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占足够的比例。为了避免兼职的情况，要实行不兼职的方针（这项方针直到现在，我们几乎没有执行）；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去组织一个好的党的机关，增加专门从事机关工作的党员人数，这是改善西班牙共产党的结构和提高它作为群众性的政治力量的能力的关键之一。

党的活动，不管会出现什么临时困难，都要求党的领导机构提出一个计划，以便计划到期时，有可能对这些活动的结果进行

评价。这个计划无疑将给党员执行本决议规定的具体任务提供方便。

为了保卫、巩固和发展民主，为了在西班牙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多么需要改善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和党的作用呀！讨论上述这些参考全体同志提供的意见、思想和经验之后提出来的问题，就能使我们在这些方面向前迈进。

（原载《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节录）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共十大通过）

第一章 西班牙共产党

第一条 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进步力量的先锋队的政治组织。它的目标是巩固和发扬民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为争取欧洲和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奋斗。

凡属工人阶级、农民、文化力量和人民中其他阶层的分子，不分性别均可自愿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思想教育它的党员，避免党内分配工作和安排领导职务时重新产生和长期存在宗派主义倾向。

第二条 党的原则 西班牙共产党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它批判地学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经验，以及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经验。

对为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运动和政党，西班牙共产党均给予国际主义的声援。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世俗的、群众性的政党。每一个党员根据自愿的原则对党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条 党的性质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群众性的、有斗争性的和有执政能力的政党。西班牙共产党不但通过在群众组织和有广大人民参加的群众运动中的斗争，而且通过它在议会和其他代议制社会机构中的工作，以民主的方式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自己的活动。

第四条 西班牙共产党内部的地方党和组织 西班牙共产党是由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不属于这些地方党的各省党组织和移民中的党组织组成的一个整体。党的纲领、政策和章程是由全体党员根据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在捍卫西班牙各族人民的理想、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对大家都有约束力。

每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都保持自己的特性，并根据西班牙共产党总的政策，结合本民族地区和大区社会、政治、文化和活动范围的特点，充分地自主地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政策。

第二章 党员、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入党 凡接受党纲和党章，同意交纳党费并隶属某一相应的支部者，不分性别均可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申请入党要有一名党员介绍。

接受入党由相应的支部委员会决定并须经支部会议批准。支部委员会在给新党员颁发党证的同时，还应发给西班牙共产党章程以及相应民族地区或大区的共产党章程。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要求入党，可由其相应的委员会介绍。

其他政党的领导人申请入党，或其他组织的部分成员集体申请入党时，如果是市镇或专区一级的领导人，先由西班牙共产党市镇委员会上报西班牙共产党民族地区或大区委员会，由民族地

区或大区党委直接处理；如果申请人是其他政党民族地区或大区一级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由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处理。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党员可以不隶属于任何支部。

不接受入党时，要向申请人讲明理由。申请人的介绍人可以向党的上一级机关申诉。

如果申请人曾经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他的入党申请由支部事先报告申请人原来所属的支部并由现在所处的支部的上一级党委批准。如果申请人曾被开除出党，接受他的申请还需得到相应的监察委员会的赞同。

第六条 党员迁移 如果党员的工作、学习或居住地点发生变化，组织关系应随之转到相应的支部去。党员迁移，本人应通知原来所在的支部委员会和新的支部委员会，原支部委员会也应通知对方并报上一级党委。

第七条 党员的权利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1. 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组织的讨论中自由发言，行使表决权，参加制定党的政策以及所在支部和机构的决议。

2. 定期地、详细地了解领导机关制定的决议、方针和党的活动。

3. 选举和被选入党的领导机构。可以被推荐代表党去担任公职。

4. 在党的会议上批评领导机关的工作，批评担任任何职务的党员。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在党内坚持自己不同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党员在行动上必须服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原则作出的指示和决议。

5. 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认为关系到党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应在两个月内给予答复。

6. 了解对自己行为和表现的批评、意见和指控，说明自己

的理由并向本支部大会申诉。如果受到处分，有权向党的监察委员会申诉。

7. 完全自由地开展理论和科学研究活动以及进行文化艺术创作。

8. 接受政治培训。

第八条 党员的义务 党员的义务是：

1. 参加本支部的会议，完成自愿承担的任务，交纳党费，更换党证。

2. 努力把那些立志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的男女吸引到党内来。

3. 了解、宣传、维护和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政治和文化水平，研究党的历史，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了解一九七八年宪法及其发展，宣传和捍卫宪法规定的原则，并在最民主和最进步的意义上执行宪法而斗争。

4. 阅读、支持和推销党的报刊，对于报刊的内容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可进行批评和提出改进意见。

5. 参加工会或其他群众组织的党员，在这些组织内部必须推护党的主张，同时尊重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和内部民主。

6. 党的纪律对每一个党员都是一样的，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都要遵守。每一个党员都要履行并督促其他党员履行党的章程，维护党不受任何攻击。

7. 参加党的活动和政治与社会活动，要有忠诚的态度和团结精神，又要有坚持正义、争取自由、争取劳动人民的解放和消灭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压迫的理想。

第三章 党的活动

第九条 党内民主 西班牙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用民主方法调整它的活动,以保障党员最大限度地参加活动,保障严格尊重党员的权利;保障全体党员都能负起自己的责任,确保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实行自治;确保行动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一致。所有这些都是使党能够成为一个有力量、有战斗性、有影响的政党的基本条件。

为此:

1.党的各个组织有权根据党的政策和党章的规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开展活动。

党的组织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应当尊重党内民主,鼓励全体党员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持一种活跃和牢固的组织关系。

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当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集体发挥作用和作决定。决议必须以多数通过。如有十分之一的与会者提出要求,应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任命或撤销党委、监察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一律采取无记名的方式。

3.各级党委对选举产生它的支部大会、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或党的机关负责,并定期向它们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它们对党委会的工作不满意,有权予以罢免。

4.少数人应当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5.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作出的决定,但这并不影响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就已作出的决定提出意见的权利。

6.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开展批评,是党员经常通过各种组织渠道和党的机关刊物行使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同全体党员应执行多数通过的决定的义务是不可分割的。除为了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统一,进行不同意见的辩论和比较外,不允许搞宗派活动和有组织的派别存在,因为这样做违反一致精神、违反纪律、违反真正民主地发表意见的原则。

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方法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高工作质量,定期有效地监督决议的实施。

为了维护党内的民主原则和党员的权利,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

第十条 向人民群众开放的党 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党的各级组织应当与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问题和经验,反映、研究他们的愿望并加以提炼,使之成为具体的主张和民主的政治行动。

除了党员的内部会议外,根据相应党委的决定可以召开有非党人士参加的会议。

第十一条 决定和决议 党的各级组织可以就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在讨论之后作出决定。

为了确保决定和决议的实施,所通过的决定和决议应写成书面材料或载入记录,并报上级机关备案。有关组织和机关的任何党员都可以查阅记录。

对于需要特别研究的问题,党的任何领导机关在作出决议之前,可以同这方面的有识之士进行必要的商量,听取他们有价值的意见。

第十二条 集体领导和工作机构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按集体领导的原则开展活动,这是顺利完成任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提高效率,各级党委可以根据领导工作的各项基本任务的需要,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

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略)

第十七条 党的专职干部 党的作用主要靠全体党员的积极工作。但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和实现党的目标,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专门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中央委员会负责挑选、任命或撤换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专职干部。此外,在事先征得所属民族

地区或大区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而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备案的情况下，地方党组织也可以确定自己所需要的专职干部的人选。

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略）

第四章 支 部

第二十四条 按地区建立党的组织 为了使群众争取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直接权利的行动以及争取实现他们总目标的斗争取得最大的成效，党一般应按地区的原则，在省、专区、岛屿、市镇、区以及工作单位和学校等建立相应的组织。在特定的情况下，经所在地党委和上一级党委同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组织形式。

第二十五条 支部 党通过支部把党员组织起来。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与人民保持政治联系的主要纽带。它是为了适应一定地区（往往相当于行政区划）、工厂或企业、工作单位或学校的政治需要建立起来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按行业建立起来。如果党员人数很多，可以建立总支，下设若干必要的支部。

支部应设法建立各方面的工作小组，以便在自己的范围内开展有关的教育、城市建设、文化和卫生等方面的活动。支部的人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十六条 支部的职能 支部的职能是：

1. 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并向各自影响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宣传党的政策。为此，支部应当努力去了解党的政策，讨论党的政策并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把这些政策运用于实际。

2. 努力深入了解群众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主张和采取政治行动，以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3. 率领人民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改变政治和社会

状况以扩大民主和实现党的总目标而进行斗争。支部应当帮助人民群众以最有效和最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便达到上述目的。

4.参加党的竞选活动，对担任公职的党员如何开展活动提出建议。

5.向上级党委提出支部认为能最好地执行党的政策的建议。

6.通过推销《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及其他材料，通过自己或上级编写的情况通报以及组织群众活动，使群众了解各级党组织开展的政治活动，并同他们展开讨论。

7.了解和研究人民对党的政策、活动，以及对本支部活动的意见。

8.研究所辖范围内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力量和群众力量，研究它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方针。

9.具体地组织本支部党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

10.以最大努力有组织地把来自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男男女女团结在支部周围，以便建设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发展新党员。

11.通过收集党费和开展本支部或领导机构发起的募捐活动，负责解决本支部活动的经济费用，以及为全党的经费收入作出贡献。

12.把青年组织到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里，在移民中把青年组织到党的青年机构里。

13.通过、修改或否决支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14.通过、修改或否决对党员处分的建议并上报相应的监察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支部会议和支部大会 支部会议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党员在会上讨论党的政策和活动，提出建议并通过有关党的工作的决定。

除了党员的内部会议外，支部应组织一般公民均可参加的会

议。

支部大会在正常情况下一年召开一次，选举支部委员会。选举采取由全体与会者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支部大会上，即将卸任的支部委员会应总结支部的活动和工作，报告在本地区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机关决议的情况。

经上级党委同意，必要时可以召开支部特别大会。

上级党委应派一名委员出席支部大会，该委员应是不属于本支部的成员。支部大会的决议应记录在案并报上级党委。

第二十八条 工作小组 为了将支部的决议付诸实施和开展政治文化活动，在支部中设立长期的或临时性的各种工作小组，设法把支部尽可能多的党员吸收到这些小组中来。工作小组在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应尽力吸引党的同情者参加小组的工作。

第二十九条 支部委员会 支部委员会是支部的领导机构，至少应由三人组成，它的任务是：

- 1.组织好支部的工作，使支部能够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为此设立书记若干人，主管政治、组织、宣传、财务、市政和公民运动，领导工作小组。

- 2.关心党的政策和上级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 3.与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使领导机关能够了解支部的活动和意见，并使支部了解领导机关的决定和意见。

- 4.向支部汇报情况，并提出开展政治活动的建议。

- 5.组织支部的各种会议，提出议程草案，集体做好会议的准备。

- 6.组织收集党费的工作，定期向支部会议汇报收支情况。

- 7.组织推销《工人世界报》和党的其他定期刊物的小组。

第三十条 书记 支部委员会内部通过投票方式推选政治书记和其他书记。支部委员会工作应集体讨论决定，分工负责。

在工作中对支部和上级机关集体负责。

第五章——第九章（略）

第十章 党的纪律

第六十二条 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的基础上的，是维护党的团结、战斗力和威望的一个根本因素。没有党的纪律，党就无法有效地引导全党进行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而就会丧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党的纪律对全体党员都是有同等约束力的，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

第六十三条 处分 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都应根据其严重程度受到处分。只是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使违反党章规定的党员履行义务无效时才执行纪律处分。执行处分要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

党内处分分为：

- 1.警告；
- 2.撤销领导职务；
- 3.在一定期限内剥夺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 4.停止党籍六个月，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 5.对情节极其严重者开除党籍。

第六十四条 执行处分 对党员进行处分，应由所在的支部、机关或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经所在的支部或机关通过。首先要仔细地审查指控的理由，按规定通知当事人，并为他提供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一切方便，然后经过讨论，多数通过。如已按规定通知本人，而当事人仍不出席，处理应照章进行。

处分决定要通知本人，并报告党的有关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同时还要通知受处分的党员所在的组织。除了警告处分以外，如果当事人就其处分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未经监察委员会批准，处分不能生效。

在任何情况下，受处分的党员有权在十五天内向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直至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

上诉日期以当事人得到处分通知之日算起。作出处分决定的单位也有权在相同的期限内向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申述。

省一级的监察委员会应在一个月内对申诉作出答复；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在两个月内作出答复；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答复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时间从作出处分决定之日算起。

开除的处分须经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它的裁定是最终裁定。

那些已被开除出党或那些受到纪律审查时自动退党的人要求重新入党，必须将以前的处分或受审查的情况如实报告。

重新接受他们入党须经监察委员会同意，监察委员会应征求原作出处分决定的单位的意见。

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权处分一个既是本组织，又系上级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而这个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或根据该党员所属组织的建议对其进行处分。

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略）

（原载《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欧洲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的政策

圣地亚哥·卡里略

按：这是摘自1981年7月28日卡里略在西共十大政治报告的第四部分。主要内容：重申西共仍坚持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并论证如何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现阶段政策。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确认西班牙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及其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对确认这一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同志拒绝欧洲共产主义，那是因为他们上了某些人的当。这些人显然是居心不良，丑化欧洲共产主义，把它说成是受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挑唆的一种方针。还有些人并非欧洲共产主义者，却自称是欧洲共产主义者，这些人的观点加强了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力量。

今天，做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做二十世纪末工业化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业化的欧洲，政治民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做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做这样一种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时代，革命已经不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出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有了发展；在这个时代，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通过两大集团的冲突，而是通过取消这两大集团才能实现；在这个时代，有许多

国家已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不复存在。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结构和文化上层建筑出现危机，创造了能把非常广泛的力量吸引到社会主义事业方面来的条件，其中包括同我们的哲学思想基础不同的那些力量，他们感到有必要采取与共产党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方案接近的进步与和平的解决方案。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承认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其目的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而是争取充分实现我们的理想；就是承认只要执行一项能使我们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取得进展的独立政策，我们就能为实现上述目标作出贡献。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不能把民主自由看成形式上的东西，而是看作需要加深和发展的具有实际内容的东西。要把民主也贯彻到经济领域去，贯彻到基本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制方面去。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要在西班牙、欧洲和全世界努力促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团结，以及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团结。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意味着他懂得建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历史的需要。在以社会主义为指针的力量当中，这个党应是一支鼓动的力量，政治和思想上的先锋队。在社会民主党衰败和其他政党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它应是一支坚定可靠的力量。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具有党性，换句话说，就是有热爱党的精神，不把党视为临时的需要，而是视为具有长远意义的一种工具。它应当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服务。

我们不否定其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和进步倾向的党派的作用。我们是说这种作用不能代替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是说西班牙共产党是一种历史的需要。然而，要是西班牙共产党不能做到既使自己的战略适应新的情况，又不因此丧失自己的特征，那么这种历史需要就只会烟消云散。

我们的特征

我们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的特征就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决裂。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的泥坑，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抛弃了改造社会的一切方案。

我们的特征也来自无条件地捍卫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那些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对这一革命的人。

也来自我们对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运动的支持。

也来自我们对党的看法，把党不只看作有执政能力的党——只在民主条件下开展活动，一旦民主消失就无所事事的党，而且是看作一个战斗的党，它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利用一切手段，保持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执行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的纪律，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也来自我们对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坚定信念。

当前也来自我们捍卫和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坚定意志，认为这是用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的必然前提。

在现阶段，我们的特征是通过我们坚定不移地修正自己的办法完善起来的。在罗马中央全会上，我们曾经说过：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变得比过去更加主张民主了吗？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而且无疑是简单化了一点。但是当普通人提出简单的问题时，我们不应拒绝回答。的确，西班牙共产党一直是为民主而斗争的。而四十年法西斯专政使我们对自由民主的评价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高得多，这也是事实。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践踏民主，这种对社会主义起消极作用的做法，具体地说，即斯大林主义现象告诉我们，缺乏民主，对繁荣社会主义是致命的打击。在这一含意上，对这简单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确实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变得更加主张民主了。我们现在把民主视为根本性的东西。”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方面。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党夺取了政权，改造了所有制，但没有发扬民主，而发生了蜕变的现象。

在另外一些地方，社会民主党成了执政党，它们虽然尊重民主自由，但并没有改造社会制度。

我们主张走一条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中行得通的不同道路，这是一条既能改造社会，又能保持和发扬民主的道路。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必须寻求符合上述原则的同社会党人团结的基础。我们认为，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是可以争取社会党人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的。我们对这条道路的信心——当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来自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今天全人类面临的问题的越来越明显的客观需要。

在西班牙的条件下，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方案。我们知道这需要我们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而且在其间将会有种种妥协。所以，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治集团。争取在这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的的所有组成部分——政党、工会和各种社会运动——都可以参加这一新的政治集团，而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特征、哲学和组织。

危机、自治、恐怖主义和政变威胁

作为这一报告的总结，我想对我们下一阶段的政策概括地提出以下几条：

首先是我們对待危机及其后果的立场。

“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让他们去解决吧！”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了。

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并不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之外的，而是生活在其中。他们忘记了，正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承受着这一局面最直接的后果。

如果我们共产党是作为一个小集团从事活动，我们就可以自愿置身于这一现实之外，而坐等资本主义受到最后判决的那一天来临。我们对人民许诺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把人间变成天堂。

然而，在这之前，失业者和待业的妇女和青年怎么办呢？

而且，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就应提出其他类似的问题。那些不可避免要被消灭的中小企业怎么办呢？那些为了不致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需要改造的工业又怎么办呢？那些急需要改革的不合理的农业所有制的结构又怎么办呢？那些同样受到危机打击的领津贴的人、残废者以及其他广大人民群众又怎么办呢？

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会，应当把危机带来的这些问题当作现实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应该提出全国性的解决方案——我是从社会意义上运用这个词的。我们之所以应该提出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因为我们放弃了阶级观点，而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一观点，因为我们是上升的阶级，而这个上升的阶级只有在它体现了全国的利益时，才能取得胜利。

具体地说，假如西班牙左翼显示不出自己有能力解决中间派

和右派所不能解决的全国性问题，那么它就不能在西班牙取得领导地位。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全国性的政策，向人民表明，必须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代表去取代大资本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权力，使西班牙人人都有工作，都享受到福利，都享有更多的平等、正义和自由。

我们共产党的这一思想是始终如一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支持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签署的全国就业协议。当然，这一协议并没有解决危机造成的一切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但是，这是在业工人对失业工人的一种支持行动。如果这一协议得到公正的执行，就会给经济带来一些虽然不是重要的，但是有利的影响。我们必须为这一协议得以执行而奋斗。我们党应该和工会一道全力坚持下去。

如果在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政府不执行这一协议，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万一发生了，工人的回答也不应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而大惊小怪，而应谴责那些人不履行这个保证西班牙民主制度，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所必不可少的协议；不要把这一个协议看成是我们的失败，而应把它变成一项经验，使之有助于让人民理解到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理解到全国多数人应当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左翼，理解到必须发誓惩罚不履行协议的人。

全国就业协议确实还不够，它只不过是一种局部性的措施，的确需要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振兴经济，使其现代化并改造农业。这个计划的总轮廓应当由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对决议草案讨论后的决议确定下来。这个计划不能只是技术治国的，应该同时是社会的。应当确立类似法国左翼政府确定的那种中期目标，即，年满六十岁的工人退休，每星期工作三十五小时。这虽然是左翼提出来的建议，但其深刻的理由却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假如没有

这类措施，不管有无危机，由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将有几百万——数字将越来越大——劳动者被逐出生产部门，将出现大量的年轻的流氓无产者，那时一切社会计划都会落空。

这样下去，随着条件不断成熟，我们不得不提出建议，把操纵在寡头集团手中的经济权力中心改变成为社会所有制。

所有这些经济问题，我们都必须从社会内部，而不是从社会外部去解决，因为离开了社会，我们就会一无所知。只有在社会内部才能改造社会。

此刻，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还导致我们参加关于自治问题的政治协商。假使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的协定，那么它必须是以下列原则为基础：尊重宪法，尊重已通过的各种规章，尊重自治进程的合理安排，尊重旨在克服各地区之间现存的极不平衡的现象和保证民主的团结政策。

我们的战略同恐怖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原则上我们是反对这种方法的，因为它同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对付暴政，恐怖主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但即使那样，也从来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名义来欺世盗名，我们必须谴责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掩盖恐怖主义的企图，因为这是一种剽窃，它只能有利于右派的阴谋。“埃塔”^①和“格拉波”^②同马克思、列宁以及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毫无共同之处。

在存在民主制，各政党——甚至包括那些宣布自己搞地区独立的政党——都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恐怖主义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

对付恐怖主义，需要各党派和各社会力量采取政治行动，当

① “埃塔”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语中是“巴斯克民族与自由”的缩写。——译者。

② “格拉波”在西班牙语中是“十月一日反法西斯革命小组”的缩写，它是个恐怖主义组织。——译者。

然，警察行动也是必要的。要使警察行动有成效，就必须由忠于宪法、受到人民支持的官员来领导。

这就提出了如何使国家机器民主化的问题。即使政府不再畏首畏尾而采取措施，但由于有些单位令人吃惊地采取了讨好极右派的态度，使极右派没有受到触动，这是不能容忍的。

政治和社会力量应当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自治问题。不过我们要求同样能参加研究一些排除政变可能性所必需的、负责的、冷静的而又坚决的措施。

在这些措施未能实施之前，西班牙和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将是不稳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在沙滩上盖楼房。一切拥护宪法的力量，必须在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必须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由公民自己决定。这应当永远成为办理一切事情的准则。

根据宪法规定，一九八三年应该举行大选。我们认为，任何提前选举都将得到相反的结果。假如民主中间派联盟不能执政到那个时候，那就干脆让大家来决定组成一个具有广泛议会基础的联合政府。西班牙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内部矛盾拴在一起。民主中间派联盟也没有权利一心抱着确保垄断一切政府职务的意图把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永久保持下去。

要消除对民主的威胁，必须有一个有议会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坚强的政府。

我们将继续努力改善和发展同我们的朋友——社会党人——的合作，只要他们的纲领同我们协调一致，我们就支持它参加政府。否则，我们就采取建设性的反对派态度。

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共产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坚持下去并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成为一个有相当大的竞选能力的党，越来越成为一个在左翼和在国家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党；要么可能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教条主义，另一派则转到别的

党里去。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这样的分裂：一个是由于大国和抽象的思想概念的吸收，同两大集团中的一个集团结盟；另一个我们称之为密特朗式的并发症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共产党是历史上已过时的一种工具。

在西班牙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发生这一情况，就会严重危及民主。如果除了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其他政治团体的危机，再加上西班牙共产党的危机，如果今天的民主制度赖以建立的各个政党让人民看到——人民把这些危机大都视为争夺微小的一部分权力而进行的渺小的斗争——它们之间不团结，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为那些潜在的政变教唆者提供理想的机会。

如果我们还有责任感，我们应该看到政变的威胁将是我们近期内为了保证民主自由能够维持下去而应克服的障碍。

我深信，西班牙共产党的存在仍然是历史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断民主化的、不断更新而又不丧失自己特征的西班牙共产党。它应该是能够充当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性和群众性的，在我们要建立的历史性集团中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组织形式中持批判态度的真正的先锋队，这个党在其内部应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又具有一致的政策，而又不是互相争夺基层群众选票的宗派的大杂烩；在这个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里，所有的同志都可以发表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同时又必须互相合作，互相推心置腹；这个党要全力争取人民的支持，而不是社会统治阶级或世界大国一压就垮的党。

我相信，通过十大，我们的党将实现团结，得到加强和更新。

这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个正式代表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载《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西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

一、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申赞成西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执委会关于波兰事件所发表的声明。

在波兰建立一个军事政权，对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只要是为个人自由、社会自由、民族自由、为争取和平、裁军而斗争的民主力量，对于企图破坏上述目标的任何事件，不管这些事件发生在波兰，或在土耳其，都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这些民主力量想要表明其内部的一致和威望，就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其立场。

另一个问题是和我们的思想观念有关的，和世界改造进程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总看法有关的问题。波兰事件以及在此之前发生的事件——不论在这个国家，还是在遵循苏联模式的其它一些国家——，都要求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不能仅批判某些重大的错误而不同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利用波兰事件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派别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我们也清楚，有些报刊夸大了波兰事件的镇压方面，受害者的人数，与此同时对萨尔瓦多、土耳其和其它国家在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所犯下的罪行却视而不见。

我们发现，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使不少共产党人和劳动者激怒并使他们产生了模糊的认识。他们从阶级的本能出发，采取自己认为有道理和防御性的作法。

他们的这些作法实际上捍卫不了社会主义事业。帝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客观上对社会主义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当人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干出应该受到指责的事时，我们也必须直言不讳地予以谴责，因为这些坏事在客观上就是最为有害的宣传，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也就是说，对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公开敌人、对我们党所捍卫的事业的公开敌人有利。

最危险的是，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消极现象感到失望，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不再相信共产主义解放的特点，转而支持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从中寻找出路。

我们事业的前途、人类解放事业的前途、剥削阶级的消亡以及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压迫的消失等，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政策作斗争，也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观察和解释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所发生的蜕化的进程、原因和结果，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同那些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总观念的模式和实践划清界限。

通常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虽然其它大洲也有共产党赞成这一概念）主要是主张对两个问题予以阶级的、革命的回答。首先是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和剥削政策的回答；同样，也是对危及我们的事业的缔造者所理解的、和我们在加入共产党时所理解的那种共产主义理想的事态的回答。欧洲共产主义是恢复和创造性地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我们正是应该本着这种完全积极主动的立场来判断波兰事件及其最深刻的背景。

二、从一开始，西班牙共产党就明确地采取赞成波兰的革新和民主化的立场，谴责一切外国干涉和介入。我们这样作是基于：进行这场运动的是工人阶级，还有与工人阶级一起的农民、大学生。这个运动的要求——主要是工会独立、言论自由、自治——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三十多年的国家里乃是一些基

本的要求。

此外，在波兰最近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证明制度运转不灵的很能说明问题的先例。一九五六年发生了由一个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为首的全国性的货真价实的起义；一九七〇年发生了格但斯克的工人行动，虽然工人们的行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但使得党和国家的头头再次更换，盖莱克得以晋升。但是，这两次运动都没有进行使制度民主化的深刻改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继续酝酿形成，到一九八〇年九月事件中爆发出来。从这些事件中出现了团结工会，而官方工会则已瓦解。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会、教会三方通过谈判，开始改革，但三方谈判一直未达成满意的结果。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和平地、真正民主地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能性仍在于取消军事管制法，恢复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和教会三方负责任的对话。

确实，波兰教会在“革新”运动中起了作用，并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有巨大影响。这一事实和一个波兰神父当了梵蒂冈的教皇使得人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一“革新”的最终特点。

但是，分析这一进程时不能脱离贯串整个波兰历史的一个因素。在波兰，民族感情与天主教结合在一起。教会在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正教居统治地位的沙皇帝国和新教居统治地位的奥匈帝国的斗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样，由于历史的演变——这是任何一个唯意志论都不能改变的——，天主教成了波兰民族特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新的国家里，教会还保持着明显的优势，面对着一体化了的党一政，教会仍是社会、思想、政治问题上的一个强有力的咨询中心。

这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既有社会特点，又有民族特点的“革新”运动中，天主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危机的民族特点主要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开始时宣布为人民民主的而后

来又宣布为社会主义的这一革命，与其说是波兰内部力量和人民群众的一个创造，倒不如说是一场输入的革命。这一革命并未在波兰内部力量和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根，而且所强加的制度是苏联模式而不是根据波兰实际情况确立的特殊模式。

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发，人们倾向于认为，从原则上讲，教会对“革新”运动的影响会使它带上倒退和反动的性质。但是，在当今，无论是关于教会不一定使人异化的争论，还是承认一些天主教徒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都迫使我们提出更复杂的问题来。在这个问题上，遗憾的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之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没有实行向天主教活动更加开放的做法。另外要指出的是，在波兰所实行的模式没有能力去争取群众，这一模式要对群众的疏远负责，要对实现“革新”进程必然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发生摩擦负责。

此外，不管人们对教会的影响有什么争论，仅就这一运动提出的要求的性质和领导这一运动的阶级而言，这是一次民主化的、进步的运动。即使承认在这一运动中混进了反革命分子，那也只能在这一运动的发展中、在独立的阶级工会活动中，在实行自治、实行言论自由和社会主义民主中，才能真正地区分、削弱和孤立这些反革命分子。

毫无疑问，反革命分子可能潜入团结工会。但是，认为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仅仅利用党所犯的重大错误就能在当前资本主义经历着这么严重危机的时代唤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错误，这种错误实际上和资产阶级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破产的社会制度。

三、建立一个军人政权反而会加强那些企图将“革新”变成一场反革命活动的分子的作用。一个实行应该受到谴责的镇压、向劳动者开枪和审讯共产党员与工会人士的军人政权，纵然知道

如何开始，却无法知道如何了结。历史上所有的军人政权都自称是过渡性的，但又总是拖延其统治。在波兰，党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团结工会也被解体，剩下有权势的只有两股力量，一是军队，一是教会。军人政权客观上扩大了教会的政治作用；或者与教会妥协，作出让步；或者加以镇压。如果对教会进行镇压，教会就会重新发挥和加强其民族运动领导者的作用。此外它还可以靠民主的旗号壮大自己的力量。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很明显地掌握民主旗号。

鉴于这种形势，西共中央认为应当立即恢复被军人委员会取消了的自由，停止镇压并发展革新与民主化的进程。

西共中央全力支持波兰的劳动者和人民。

无论如何，军人政权，即军队独裁，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执政方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有一种说法，说军队是用暴力维持——恰恰是反对波兰工人和农民的——工农政权，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是任何人都难以用理智为之辩护的说法。

西共中央还主张停止一切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干涉。

西共中央谴责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的报复措施。这些措施不是对波兰人民的帮助，而是里根政府利用波兰的灾难施展的丑恶勾当，是有其目的的：肯定自己的战争政策，企图在欧洲布满核导弹，把我们的大陆变成一场毁灭本大陆的“有限”核战争的战场，妄图支持贝京在近东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掩饰自己厚颜无耻地支持萨尔瓦多军人政权进行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寻找借口为对古巴和尼加拉瓜施加的压力并最终进行军事侵略来反对那里的革命进行辩解，寻找借口为它自己支持南非侵略安哥拉和推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辩解，掩盖自己为土耳其的军政府撑腰打气。

西共中央号召对美帝国主义蠢蠢欲动想利用当前形势特别是在美洲进行侵略的危险保持警惕。

实际上，只有那些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有助于摆脱冷战危险道路的行动才是从外部有效地帮助解决波兰危机的行动。搞经济报复和中断寻求缓和的国际谈判只能进一步恶化局势。从这种意义上说，除撒切尔夫人政府之外，欧洲各国政府都与美国政府采取的立场形成对比，表现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态度。

所有的劳动者和人民群众，首先是共产党员都应当懂得，在波兰遭到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那种输入的和强加的模式，那种与波兰现实相矛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一九六八年在捷克就有过同样的教训。在那里，这种强加的模式与生产力的发展和捷克人民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冲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革新运动，它给捷克人民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希望。那时由共产党内部开始改革这个模式，证明共产党自己有能力担负起改造已经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并赋予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国家以生命力和新的吸引力。

苏联领导没有容忍这样做并进行了军事干涉，不惜一切代价地来维持那个模式。由于在捷克无法归罪于教会，于是就寻找了其他的替罪羊。

在波兰，苏联领导是通过官方声明和报纸文章来施加压力的，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那个模式，这种种压力在成立军人委员会的问题上起了无可置疑的作用。

我们知道，只要军事集团存在，苏联就会认为波兰留在华约内对于保持战略平衡是生死攸关的。但是我们以为，“革新”与民主化同波兰留在华约，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想搞的社会主义民主化也并不是想摆脱华约。

在这里，军事集团在起作用，这作用的结果导致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所有华约国家，限制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同样，在北约各国中，不惜损害民主制度，限制国家主权，排斥和禁止共产

党。所有这些都说明有必要废除军事集团制度，以便保障各国人民的独立和民主。

四、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一长篇声明并不干预波兰的内政。问题是，在波兰成立军人委员会和在现实社会主义各国先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其他事件使广大群众对共产主义前景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无疑，帝国主义、保守势力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进行活动。但是，即使有这种活动，如果我们无视那些业已发生的鲜明事实给共产主义威信造成的危害，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面临的~~现象~~使我们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具有更大的效力，迫使我们对我们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观念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不是为了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而是为了更充分地恢复这些观点，并以新的经验发展和丰富这些观点。这不是向右转，而是面对在原则问题上和服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心（centro）指挥的问题上教条主义的危险，保持和重申我们左翼的观点。这种危险最终会把我们排除出左翼，并使我们成为集团的简单工具。

我们仍然认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是当代人类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场革命摧毁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中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这一革命中诞生的政权在击败希特勒的斗争中起了根本作用，推进了非殖民化和各国人民解放的进程。

十月革命是人民和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列宁的党，对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背叛和对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回答。这次革命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些共产党体现了各国最积极，最有觉悟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对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苏维埃俄国的积极声援，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回击。

十月革命的榜样迫使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向劳动人民作出很大的让步。

十月革命虽然在摸索和前进的同时有时也有过后退，但它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性时期，在当代一切解放运动中都有它的影响。它曾是推动人类在一切方面取得进展的巨大动力。它建立了在世界上起过深刻革命作用的一种国家机器和所有制关系。

但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这种国家，虽然不再是捍卫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也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即真正的工人民主。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使决定一切的官僚阶层制度化了的国家。苏联政治模式的历史表明，党以为驾驭了国家机器，实际上却被国家机器吞噬了。这种危险最终要危及到已经取消了政治多元化的所有国家。我们所说的这个模式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党内的一切民主讨论被取消了，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成了纯粹形式主义的和进行宣传的仪式。这样，党就成了一部官僚主义的大机器，群众更多的把它看作是政权的工具，而不是革命的先锋队。

列宁和十月革命最初年代的领导人就已经看到并谴责过这种危险，他们都感觉到在一个这么落后的国家建设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困难的。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把已取得的成就从理论上说成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并且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由于它不符合实际，这种理论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所蔑视的意识形态，结果理论与实际产生了距离。同应该指导共产党行动的那些原理发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模式被输出国外，强加给别的国家。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化被忘记了。

苏共二十大为实行制度民主化，为在自主问题上缓和苏联与其他具有社会主义特点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消除指导党的观念。

为承认各党的独立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多样化，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示了巨大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只是昙花一现，轻描淡写地批判了一下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消声匿迹了，没有触及到模式和制度这一根本问题。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并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的经典公式按劳动从社会领取到报酬，他们生活困难，忍受着官僚主义机构造成的后果，被排斥在一切重大社会决定之外——这些决定都是对他们有无限权力的一体化了的党和国家强加于他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没有摆脱异化，无法感到自己是政权的主人，尽管他们已不受私人资本家的剥削了。

事实上，在波兰，由于经济危机的加剧，矛盾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即凌驾于社会之上控制和决定一切的国家模式；另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他们要求参与、要求决定权、要求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愿望。

在执行同一模式的其他国家里，也可能出现这种矛盾。这些国家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但都面临一种危险，即政治制度的模式已经老朽。这种模式是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和军事包围中，由一党执政，以实用主义的目的建立起来的。我们说的仅仅是这种模式的老朽。而人们却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这种制度，即使在不同的条件下，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障碍的情况下，还是被相继建立起来。

这种制度或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事实上是实用主义的产物，却被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真谛和顶峰。这样就在共产主义运动传统观念的根基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变态。几年前，西班牙共产党就开始克服这种变态，努力恢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创造性的价值，这种努力今天具体表现在以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提法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里。

五、当前的现实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为了对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历史性的失败作出反应而出现的，以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革命运动为中心的联系方式——这一形式在一段时期内具体表现为共产国际，以后的国际情报局和后来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已经彻底过时了。

我们的党是从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以来的实践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早在一九六九年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就摒弃同苏共的一切特殊关系，而至今也没有停止过这一做法。但同苏共的关系并没有断绝。在国际上，我们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加强了同思想上与我们相近的那些党的关系。我们批判了我们认为同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的一切主张。为此，我们屡次受到那些把苏联模式视为社会主义典范和最先进形式的共产党的攻击。

波兰事件向我们再一次证实了欧洲共产主义一系列的深刻的观念，这些观念可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发生的异变，继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在这个决议中我们仅将这些观念具体归纳如下：

（一）肯定民主的价值，因而也肯定国家政权组织里的多元化。这就要克服工农国家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党政合一的思想，并代之以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民主领导的观念和把一切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新的历史集团观念。

这一观念首先要求肯定普选、各种社会运动和广大群众参与政治决定的其他形式；要求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国家保持世俗性质；要求通过多党制和轮流执政的办法承认多数派和少数派共存；坚定地保卫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和权利，包括结社、言论和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罢工权利；承认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事实上的差别。

根据西班牙的条件，这就意味着要不受限制地执行一九七八年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二）社会所有制形式和私人所有制形式将在长时期的历史阶段里实行共存，但应将经济的主要杠杆掌握在社会所有制的手中，因此所有制的完全社会化不是政权恣意采取的一些破坏生产力和破坏有益于社会服务事业措施的结果，而是生产力真正发展和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的结果。

（三）在企业里实行劳动者的自主管理，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翁，感到身负发展企业的责任。这种自主管理同民主制订计划并不是矛盾的。

（四）根据这一观念，共产党具有先锋政党的作用，这并不是自己贴上标签或者自我标榜，而是由于它具有实际能力，以革命的精神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劳动群众的唯一代表，它承认其他政党——社会党和进步的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代表性，承认各种社会运动的作用。

共产党接受这一观点时，承认社会倾向的多元化，并不追求独揽政权，更不追求党政合一。

西班牙共产党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一支“军队”或者一个“参谋部”，而是一支由这样一些有觉悟的，有责任感的男女组成的，充当先锋的政治力量，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进行讨论和比较，但又是自由地，兄弟般地团结在党的纲领的周围，他们认为党本身就是劳动者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最宝贵的工具，他们珍视组织，珍视同群众的联系，把它视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一个基本依据；珍视行动中的团结，把实施代表大会决议和休会期间上级机关的决定作为纪律来执行，并以此作为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的根本。

共产党认为，除了执行全体成员共同的政治任务外，在个人爱好、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科学或艺术倾向和私人生活方面，每个成员都享有充分自由。共产党承认，在理论、文化、艺术和

科研领域里的不同流派都可以在党内共存，承认所有流派都应当有可能在党的机关刊物和文化出版物上自由发表意见。共产党是世俗的党，在党内可以有有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教徒。

共产党按其性质只在革命战略和政治策略问题上作出决定。

共产党并不主张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也不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使各式各样的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得政治——社会领导权。因此，共产党认为各派左翼和进步力量结盟的政策以及未来的我们称之为新政治结构的东西具有重要意义。

六、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现在和将来都积极声援一切社会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声援一切为争取和平、裁军和各国人民合作而斗争的运动。

以苏共为中心的各种国际联系形式产生了危机，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经验遭到了失败，这就向人们提出有必要探索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新形式。今天需要重新激发齐美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期间马克思主义者所表明的那种创造性，当然，这种创造性要受到进步人类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的制约。

在二十世纪末叶，在吸取过去一切经验的基础上继续一九一七年十年开创的革命进程，不仅要求克服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观念，而且也要求克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观念的各种歪曲。这是一项使人兴奋的，创造性的任务。在当今世界上，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就是说，一切真正渴望改造这一社会的人都应承担这一任务。在这一社会中，正遭受失败的确实是资本主义，而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在影响到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以及至今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的现有危机中，在欧洲倾向于寻求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的客观需要变得更加明显了。这种客观必要性应该导致欧洲左翼的形成。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搞任何“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o），相反，我们认为，只有同第三世界革命和进步力量，以及同一切同类性质的国际力量进行平等的和民主的合作，这条道路才能走得通。

走这条路，可能在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处于革命变革中的第三世界各国产生新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具有社会主义特点国家，通过多方面的不同途径，推进开始于一九一七年的社会变革。

为争取和平、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迫切需要，为争取建立一个没有被剥削阶级，没有被压迫人民的世界，一个把今天在制造军火中所挥霍的一切都投入福利和文化事业中去的团结的世界而斗争的迫切需要，要求所有工人党、共产党、社会党、进步政党和一切解放运动在国际主义联系的新形式下共同奋斗。

这是更灵活的，更广泛的，独立于军事集团的，同国家的政策无关的联系形式。这种联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为了建立这种联系，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些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影响的中心（Focos），但这决不意味着建立任何国际领导中心（Centro），也不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西班牙共产党人走这条道路时，是本着这样一条原则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会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胜利；不能够从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上的失败中获得；而应该是各国人民经过努力和自觉斗争，取代剥削阶级的结果，应是国际主义政治声援的结果。

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展和支持一切能以实现这种新的联系的倡议；发展和支持建立一个或几个有利于达到上述目的国际主义活动中心（Focos）。

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发展和扩大同所有共产党、社会党，进步的政党以及解放运动的双边关系，以便保持团结关系为上述目标而斗争。

面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新问题，共产党、工人党不能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不能把自己的政策局限于一种民族主义闭关自守的圈子里。今天，没有一个政治或社会运动（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或社会运动在内）没有国际上的联系的。

中央委员会高举国际主义团结的旗帜，高举同劳动人民的事业，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

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面临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要么爆发战争，人类回到野蛮时代去；要么向着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公平的，符合我们要完全恢复的革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世界前进！！

一九八二年一月九日于马德里

（原载《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4期陆出译）

卡里略谈波兰 和欧洲共产主义等问题^①

一、波兰问题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背离了十月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没有实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的工人民主。时间过去了，这场革命最后蜕变成官僚阶层的政权，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无权，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和敏感完全丧失了。正是这种模式先在捷克后在波兰将来还会在其他类似的地方遭到失败。波兰人民，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内，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表达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愿望，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被输出的苏联模式扼杀了。团结工会是民主化和革新运动的必然产物。

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论述值得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注意。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革命后的国家不应有职业的军队和警察，官员可以撤换，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拥有最高权力。现实的苏联违背了列宁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它的职业军队和警察强大异常。列宁在革命后很快就病倒了。在他的最后论述中，列宁揭露了斯大林和国家官僚化的问

^① 本文根据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1982年1月9日在西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和1月27日与西班牙《星期六写真》杂志记者谈话两篇东西整理编写。

题，还批判了托洛茨基把工会军事化的理论。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中，我对列宁关于民主的概念已经做过批评，为此西共九大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西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中所提到的企业共同管理和企业自治问题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所谓原则是根本不相干的，因为他们从未认真严肃地执行这些原则。西共提出这个问题是恢复和发展恩格斯的主张，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权的特点应当是民主，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所有制的问题上，西共主张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很大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共存。西共的出发点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而是根据那些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国家的经验总结。强行实现国有化是没有好处的。在那些国家里私人企业的社会化和合作化并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破坏了生产力和服务行业。

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曾对马克思提出修正，但对马克思进行修正的决不只是他们。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提出过修正；列宁早就对马克思的许多方面做了修正，历史对马克思也做了修正。当我们谈到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时候，马克思显然从未想过这个运动所能发挥的作用。他曾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将来自它们的宗主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无疑已被历史修正了。

二、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迫使资本主义接受它原来所不能接受的方法，例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企业国有化、制定指令性计划和社会工资形式等等。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国家的资本概念中所没有的。甚至多国公司的出现也是因为受到了生产力的冲击，原来的私有资本集团已无法提供新技术和新服务项目所需的资金。这就需要到其他国家去寻找出路，不仅寻找私人资本而且也向官方和国家寻求资金。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迫使资本主义采取的社会化

形式。不经过革命暴力而是通过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在当今发达国家中已经具有它需要的物质条件，从而将大生产资料和信贷的私有制逐步转移到社会手中。这对于以家族管理方式维持的其他企业作为私有制的形式长期存在下去没有任何妨碍。

资本主义在今天还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它在生产力发展和革命与进步力量的压力下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尽管它有危机、有曲折，当前需要更大的活力，但民主仍是资本主义有生命的一部分。正是依靠民主才有可能避免那些在其他国家中发生的对立和流血，实现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比它以前的社会制度（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了很大的进步。普选的概念、平等、自由和博爱不仅是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且也是当时作为法国革命炮灰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宝贵遗产。

三、欧洲共产主义

不断深化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是不容易的。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老一代人有，也影响到新的一代和青年人。这种传统观念把苏联模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形式；在理论方面，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庸俗化了，把它变成了教条和指南。多年来这些东西一直在左右着各国的共产党，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有所表现。

现在一谈到走其他道路的可能性，或是谈到一种处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时，那就当真被认为是犯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滔天大罪。我们认为，支持和拥护十月革命的思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一直是而且仍将是根本的东西。虽然在进行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现象，但是对于全人类来说，它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开始，是世界革命的出发点，这正如法国大革命在它的那个历史时代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

济秩序一样。对于十月革命我们仍是忠诚的。尽管存在着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尽管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在我们党内还有影响，尽管这些观念和影晌把对十月革命的忠诚变成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忠诚，变成并非始终为世界革命运动谋求利益的工具，从而使十月革命丧失了它原有的性质，我们仍然认为十月革命是我们自己的特征和根源。

今天，苏联模式对于世界广大群众来说已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磁）极，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群众来说就更是这样，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同十月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决裂。十月革命打碎了帝国主义锁链，首次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摧毁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全世界的革命，迫使资产阶级对本国的劳动群众让步。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些党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把各国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都团结在十月革命一边，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和投降的响亮回答。我们同样没有忘记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国家对打败希特勒和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援助解放运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我们继续认为，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的历史需要。今天，发达国家人民渴望解放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但是由于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仍面临遭到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建立和存在仍是历史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克服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的同化现象，这种同化的结果把苏联模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和顶峰。只有在反对共运传统观念的斗争中才能克服这种同化。长时间以来我们党也是这样做的。在重新认识我们运动传统观念的过程中西共跟着其他党走，而是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关于这一概念我们在决议中做了清楚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我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想说的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定义绝不意

意味着我们党右转和社会民主党化。当然我们要警惕这种倾向。实际上，欧洲共产主义在我国和欧洲的条件下是共产主义运动左翼的观念，是共运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层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党的作用仍给予极大的重视，把党看做是先锋的党和阶级的党。但也真正地承认还存在着其他政党，代表着劳动者和工人当中其他的思潮；这绝不是由一个革命政党所能代表的。这就是苏联模式搞一党制告诉我们的经验。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劳动阶层。

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以苏共和苏联为中心的世界革命运动的联结形式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开始是共产国际的形式，后来又采取了国际会议的形式。光说没有指导党，没有中心而实际上还跟着一个指导党和中心转是不行的。要朝着建立一个世界革命运动新的联结形式的方向前进。我们谈到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并不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我们首先想说，我们绝不想退回到第二国际去，我们继续同历史的社会民主党决裂，决不反悔。但我们还想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世界革命运动的联系发生变化的时刻。这种根本变化的历史意义相当于或超过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所开创的进程。

也就是说要搞些新东西。和谁搞呢？显然要和共产党搞，但也要和那些将要摆脱社会民主主义老路的社会党搞，还要和民族解放运动搞。我们想这种新的联结应当具有足够的广泛性和灵活性，联合的过程将是长期的、困难的，特别是在美帝为首的北约和苏联为首的华约存在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

在资本主义文明处于危机的时刻，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模式也处在危机的时刻，社会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相信这个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取得胜利和形成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模式，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变成现实。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4期，凡一译）

英国共产党纲领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导 言

共产党的目标是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安全状况、唯利是图、不平等和社会对抗等等。

在社会主义的英国，办事将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一小撮大工商业主和大金融家的利益。生产将由社会掌握和计划，每个人的就业、家庭、教育和休息的权利都将得到保障。自由将被正确地理解为人类集体地控制环境来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才智和天资的能力，而不是个人剥别人权利。

一个多世纪来，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怀着这一理想。它仍然

^① 英共的出版说明（1978年3月）：

这是英国共产党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第5版。前几个版本是在1951年、1952年、1958年和1968年出版的。

本版是对1977年2月发表的草案进行讨论的结果，那次讨论是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三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结束的。各个支部和地区委员会提出了两千六百多条修改意见，这次代表大会对主要的原则问题作出了决定，并指示新的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些决定和对修改意见提出的看法制定供发表的草案。七百八十条修改意见的要点已被采纳。

有待于实现。共产党在此纲领中表明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不是为了下届大选提出的纲领，也不是描绘未来的蓝图，而是为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的长远战略。它概述了行动和斗争的一般轮廓，这些行动和斗争将实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团结，以赢得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行动纲领。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基础，它把这个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英国和世界的形势。

我们在这个纲领中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只能通过结束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第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治、经济和国家的权力。

第三、通过社会主义议会多数与议会外群众斗争的结合，以确立一个有决心和有力量执行社会主义纲领的政府，英国能够在防止世界大战和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现在存在着能使英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力量，所需要的是发展这些力量并把它们团结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绝大多数人民的广泛的民主联盟之中。

第五、建设一个比现在大得多的共产党，对实现上述联盟和向社会主义迈进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第六、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赢得政权，不是一举可以成功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将是选举一个新型的工党政府，这个政府将执行左的政策来解决危机并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从而开拓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七、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通过充分地发扬民主，

结束垄断资本的统治，给予人民控制经济的权利，并把议会改造成为表达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民主工具和本国最高权力机构。在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英国，一切民主政党，包括那些敬视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将享有活动的自由，出版将有真正自由，工会将有独立地位，经过多少世纪斗争才赢得的公民自由权将得到巩固和扩大。

我党纲领的基础，是相信英国人民有能力在劳工运动的领导下改造我们的国家，保证我国每个人的全部潜力都能得到发挥。

这项任务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但下面我们将表明如何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一、英国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

英国现正处在深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这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或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造成的，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造成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一半时间是保守党执政，另一半则由工党执政。它们的许多政策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总是说经济奇迹即将出现，但奇迹却从未出现。北海石油被说成是八十年代的希望。但是，不论它带来什么好处，都不会结束当今我们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不会按照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解决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斗争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并且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但近年来，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关于对有需要的人实行免费医疗的概念受到了削弱，教育停止了进展，住房问题更加尖锐，成百万青年前途渺茫。失业普遍存在，更多的人落入“贫困的罗网”。养老金保持在贫困线上。然而，在医疗、教育和保险方面，钱财可以买

来特殊的照顾和服务，军备浪费了巨额的款项。

即使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也要作极大的努力，更不用说提高生活水平。劳动人民的主要保卫者——工会，不断受到攻击。数百万做工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遭受加倍的压迫。黑人在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遭到歧视，他们成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问题的替罪羊。

生活的质量不断地受到进攻。城市的中心区成了地产投机商的金矿。早该实行的市区更新计划，再一次被推迟。农村受到掠夺，污染在蔓延，所谓的“土地开发”成为暴利的来源。铁路和公共交通成为大垄断资本家利益的牺牲品。文化商业化了，人们被剥夺了充分发展自己才智和能力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歪曲，两性问题被报纸、广告和大工商业用来谋利。腐化和财务丑闻事件不断出现。

政府脱离人民。随着地方民主的削弱，国家的官僚主义控制加强了。统治阶级企图把民主局限于选举时的投票权，而不让人民真正参加决策。

通过艰苦奋斗赢得的民主权利日益受到集权主义倾向的威胁。要求“秩序”和“强有力的政府”的呼声出现了。军队首脑把北爱尔兰作为演习场，为他们所谓的“反叛乱行动”进行准备。警察头子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保护种族主义者的示威游行并且越来越多地站在雇主一边干预劳资争端。有人急切地对法律进行反动的修订，并且为阻止民主的进展作了几乎不加掩饰的准备。议会的最高权利正受到削弱，反动势力还要求对议会的权力进行更多的限制。虽然政府迫于苏格兰和威尔士人民的民族和民主愿望，提出有限的分权措施，但有人仍竭力阻止这些愿望的实现，而且英格兰方面还受到忽视。英国人民甚至连在原则上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也因加入共同市场而受到削弱。

然而，走出危机的道路是存在的。人民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改

变形势。英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财富以及技术高超的人民。目前，这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或者被滥用。倘若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生活，那么就一定要进行深刻的民主变革，给予人民控制国家资源的权利并且进而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矛盾

英国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此制度下，实权掌握在一小部分人，即由大垄断者控制的资产阶级手中。

资本主义的动力不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而是为雇主和银行家攫取最大限度的私人利润而生产。我国经济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大部分生产力是私有的，并且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不断有压力要使公有部分从属于私有部分并为后者的利益服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即做工的能力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大大超过他们所得到的工资和薪金，这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孕育着深刻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过程是社会化的，但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却主要是私人的。在一个企业内部，生产是有计划的，但在整个社会中，生产是无计划的。

资本家总是企图增加他们的利润，不仅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消费，也是为了增加资本从而扩大生产能力和获得更大的利润。总的来说，他们越降低成本和限制工资与薪金的增长，赚到的利润就越多，积累的资本也就越多。

但是，为了得到利润，就必须卖掉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工资和薪金的高低是决定产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限制工

资和薪金也就是限制了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

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平稳地、而是在景气与萧条的循环中发展的根本原则。

近百年来，垄断企业的规模扩大了，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英国。许多经济部门整个受巨型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控制，它们组成辛迪加和托拉斯，拥有自己的银行资金的来源，操纵本部门的

市场。

巨型公司不仅接管了小公司，也接管了中型的和大型的公司，而且不断地相互接管或合并。除了已经国有化的部门外（约占五分之一），英国最大的一百家公司，一九五〇年占有制造业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了一九七〇年，已占百分之五十，预计几年内将占百分之七十五或更多。

主要的垄断公司现在都是多国性的，它们在世界各地投资和经营，它们只对自己效忠，而不对其他任何人效忠。英国受多国公司控制的程度是很突出的。这些公司的政策导致资本的不断输出，使英国工业投资不足，因而使英国工业落后于其它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使这一过程加快，严重地威胁国家对经济和诸如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控制。

垄断资本主义已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国家和垄断资本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垄断资本在得不到国家的大量资金的情况下是再也无法生存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变得更加复杂，其职能大大扩展了。它（包括国有化工业和全部国家机构）已成为最大的一家雇主。当它对目前高度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起调节作用时，它主要是为垄断资本和伦敦城^①那部分资本主

^① 指伦敦的商业、金融中心——译注。

义的特殊利益服务的。

在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的同时，绝大多数人民除了自己的私人用品（有时包括他们的住房）外，却是一无所有。据皇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调查委员会一九七五年报道，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最富有的人几乎占有整个财富的一半，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下层拥有的财富却不到五分之一。有钱人的财富主要是股票和土地，因此，仅占人口总数千分之八的三十二万人就占有私人拥有的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约有一千三百万的人却生活在或几乎生活在官方所宣称的贫困线上。他们中有低工资的人、老年人、失业者、只有父亲或母亲的家庭以及许多病人或丧失工作能力的人。

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被看作是利润的来源。男男女女在工作中受到剥削，而他们的文化、体育和休息活动也都商业化了。他们作为消费者，还受到支配商品的供应和分配的大商业康采恩的敲诈勒索。科学的发展被引入歧途，被利用来对工人进行超额剥削，恶化环境，造成污染以及研制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深刻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危机是并驾齐驱的。

资本主义统治是怎样维持的

财富和经济的控制权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这意味着，少数大公司行使着巨大的权力。这些公司的决定对英国的经济，以及对投资额、产品数量和品种、价格、国际收支差额和英镑的地位，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拥有和管理这些公司的人并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也不对人民负责。这种制度是对民主的讽刺。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它对主要的工业部门对经济和对大量国家财富的占有而掌握经济权，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

段对社会实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

资产阶级不仅在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执政时操纵着国家和政府，而且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党执政时，资产阶级也同样操纵着国家和政府。尽管工党政府往往实行一些有价值的改革，但是它们未能向垄断资本提出挑战，而且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使资本主义能运转的努力。但是，政权不仅是关系到选举产生政府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套国家机构的问题。在所有这些机构中——文职机关、警察、武装部队、司法部门、外交部等等，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是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除了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还通过这些机构推行某种程度的强制，以维持其统治。

然而，在今天的英国，统治阶级主要依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千百万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目前的政治制度是真正民主的，没有其它现实的或更好的替代办法。每一代新人都受到影响而接受这种看法。家庭和学校往往在儿童中灌输和加强资本主义思想。在青年人和成年人中，宣传工具、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掌握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新闻、社会、教育和文化机构的人，大多数都接受资本主义的观点及其价值标准，并在促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统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中间，也对这些机构的作用和它们所传播的思想进行了斗争。

占人口极少的资产阶级企图同其它社会阶层结成联盟，这种联盟涉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政党，包括保守党、自由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工党右翼，在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领域里起着特殊的作用，为资本主义思想和政策争取支持。

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阻止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后果的斗争，这种斗争使他们近年来赢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

这些进展却被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还有一种信念也受到鼓励，这就是尽管暂时遭受挫折，从长远来看，人们仍可以在此制度下继续改善自己的境况。

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努力、人民的切身经历和物质条件（包括二次大战后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自愿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

虽然有这种程度的自愿接受，但也存在着自觉的争取社会改良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存在着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统治某些方面的挑战，这一点特别表现为劳工运动的建立和发展。

工党的特征在英国人民的经历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工党的成立标志着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次决裂，因为它是以工会为基础的，它的目标是要在政治上表达工人阶级的愿望和争取建立工党政府。它的工会基础和联合会式的组织结构使它有别于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

从工党建立伊始，其内部就存在两个主要倾向，一种是左的、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在党内始终占统治地位的、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倾向。统治阶级面对工党这支潜在的敌对力量，它所采取的战略就是将它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事实上，尽管工党屡次当选执政，也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社会进展，社会经济制度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内部的阶级划分和社会矛盾仍然继续存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尽管工会的力量、组织程度和工人阶级觉悟都日益提高，然而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对劳工运动的决定性控制权——特别是在议会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掌握在右翼手中。所以，历届工党政府主要是起资本主义管家的作用。它们既没有，也不打算向垄断资本对经济和国家控制提出有重大意义的挑战。工党领导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助于使资本主义制度取得巨大的社

会支持。

这样，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说服、勾心斗角、强制手段全都用上了，除非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加以阻止，统治阶级是准备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的，但它主要通过它的思想控制和影响以及它的各种联盟和在劳工运动中右翼思想的影响来取得社会协议和阶级合作。

为了向资本主义统治挑战，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斗争来保卫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还需要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和建立各种联盟。因为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社会上的反动思想与进步思想、资本主义势力与社会主义势力斗争的舞台。这一斗争必须用新的方式并且通过现有的和新的组织形式来开展，使人民对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增长信心。

世界力量对比的改变

英国的民主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一九一七年以前，资本主义统治着整个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和资源，而且还从它们的殖民帝国攫取超额利润，而英国在这当中打了头阵。其结果是生产大大发展，但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这种发展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在景气与萧条循环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进行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导致冲突，有时也导致战争。

现在，资本主义虽然还强大，但它已处在一个相对衰败和腐朽的时期，也就是“总危机”时期。它对世界的统治已被打破。二十世纪是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世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起了带头作用。全世界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它们占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鼓舞和支持下，民族

解放力量结束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老牌殖民帝国。在国际声援下，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赢得了反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历史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以及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斗争的加强。

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支持一直是帮助民族解放运动赢得和巩固胜利的关键因素。

但是，随着大部分直接的殖民统治的结束，帝国主义又采取了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利用经济和政治力量迫使第三世界接受不平等的贸易关系，通过多国公司控制和掠夺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用政治行动搞垮一些政府，或把它们拖入军事联盟和使它们在财政上负债。但是，也存在着对这些新殖民政策的不断反抗以及强大的不结盟和反帝的倾向。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进展，表明了社会主义对人类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战后这段时期内，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取得了持续的发展，并且保持了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物价，与此相反，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却是危机重重，这表明社会主义最终会超过资本主义。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和实力以及世界和平运动的压力，北约国家被迫开始就采取缓和措施进行谈判，包括签订赫尔辛基协议。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仍然有强大的力量来对抗结束军备竞赛的行动，并支持发展诸如中子弹和巡航导弹等新型大规模杀伤武器。

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的优势是战后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特征，现在美国的优势由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德和日本的兴起而受到挑战。虽然美国仍然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强大得多，但它近年来已失去了它曾占有的至

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战后经济发展的时期已被停滞和萧条所取代。前殖民地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掌握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这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体系乱成一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美国最初鼓励共同市场，不仅把它作为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集团，而且也作为同北约相应的政治组织。尽管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努力使这个共同体发展成为对抗美国和日本的一个筹码，但共同体内部根深蒂固的分歧妨碍了欧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体化的努力。

在西欧还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上向左转的现象。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已经结束，取得新的进展的可能性已经出现。法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力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些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新前景展现出来了。

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强大的。它掌握着世界大部分的生产和财富，还拥有庞大的军事机器。它的领导人十分敌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世界和平并未得到保障，还需要继续为加强和平运动作出努力。

但是，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已经决定性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和进步方面。尽管遇到了各种挫折，尽管帝国主义力图改变力量对比，但这一倾向仍在继续发展。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

社会主义、民族解放、工人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力量日益增强，为英国创造了在没有外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同全世界的这些力量团结在一起，有助于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

英国的危机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度还曾经是最强大的

资本主义国家，现在英国的危机特别严重。伦敦过去一直是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中心和世界的金融首都。英镑曾经是世界货币体系之王。

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登上了舞台，对英国的优势提出了挑战。殖民地的人民为实现政治独立进行了战斗，而且大多数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帝国已被大大削弱。当时迫切需要同过去的帝国主义政策彻底决裂。可是，历届政府，不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其中心问题是力图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和保持伦敦作为主要的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在牺牲国内投资的情况下，在国外进行了大量投资。殖民战争和镇压在战后还在继续进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使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真正独立的努力受到挫折，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暴虐政权受到了支持。英国充当了美帝国主义的小伙伴，帮助美帝国主义阻挡民族解放和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冷战，把大量的资源浪费于军备和国外的基地。

在开始阶段，这些政策尽管代价极高，还没有阻止生活水平得到某些提高。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些政策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英镑被迫于一九六七年贬值，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危机。先是生活水平有限的提高减慢了，随后停止了，最后反而下降了。

英国经济的种种矛盾和历届政府的政策，造成了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是最低的，按工人总数平均计算的投资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少的，还一再地强制推行收入政策或者对工资实行限制，对社会福利的进攻越来越多。

以阻挡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进展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而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只是幻想，这种幻想的唯一结果是使美国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英国的控制。同样，当大垄断公司在历届政府的支持下力求并实现使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时，这不仅使国

家主权受到严重的限制，而且导致对共同市场的贸易出现巨额赤字，还导致物价上涨和加重英国的经济困难。

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继续实行镇压和拒绝提出民主的政策，企图用军事方式解决北爱尔兰的危机，这就使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更加严重。北爱尔兰民权运动和民主斗争的发展导致了为英帝国主义效劳了五十年的斯托蒙特^①政权垮台。但是，历届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力求在直接统治的体制下防止整个工人阶级都卷进去的联合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它们公开地允许右翼和统一党的准军事组织的恐怖活动，军队本身也要为酷刑、多次杀人事件、大规模逮捕人以及在工人区实行戒严负责。英帝国主义利用了起分裂作用的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和英国进行的爆炸活动，这些活动使英国和爱尔兰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更难开展联合行动。这种镇压措施的代价是牺牲了数以百计的生命和浪费成百万的英镑，而军队在爱尔兰所获得的经验则是对英国民主权利的严重的潜在威胁。

种族主义组织和法西斯组织利用了日益恶化的英国局势，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责任推到占人口百分之二点五的黑人身上。他们充分利用了英国的殖民主义历史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种族主义的宣传、民族阵线组织的挑衅性的种族主义游行、对黑人使用暴力的情况和在选举中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候选人的支持都在增加。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当局从英国种族主义组织的活动中获益。虽然黑人在遭受这一压迫和歧视方面是首当其冲的，但种族主义对劳动者黑人和白人劳动者都是威胁。^②它使工人相互对立，帮助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加深，统治阶级加紧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人们抵抗了随之发生的

① 斯托蒙特为北爱尔兰议会所在地——译注。

对工资、就业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及生活质量方面的进攻，这种抵抗表明战后的经历已使人民有了更高的愿望，并准备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愿望。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要阐明的，新的力量投入了斗争，新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反对劳资关系法案和支持矿工的斗争显示出工会运动日益壮大的力量，这最终导致了一九七四年希思政府的倒台。^④

但是，尽管劳工运动和其它力量作了许多努力，资本主义势力仍能在关键时刻制造混乱，例如，把高工资和工会的斗争性说成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从而遏制斗争。各种运动的发展大都未超出防御性斗争的阶段，它们往往是孤立的，左翼在工会运动中取得进展的同时，并没有在人民中取得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

争取社会主义的战略

过去三十年的教训是：如果只打防御战，或者每个组织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争取它心目中的切身利益而斗争，那是不够的。现在所需要的是认识共同进行斗争以结束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这一斗争在最初阶段将削弱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而且根据劳动人民的利益着手处理英国的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千百万的人民尚未确信争取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他们深为关切英国目前的困境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么把他们争取过来为取得民主、政治和社会的进展而斗争；要么是让保守党和其它反动势力利用挫折和混乱为那些将会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和增加集权主义统治危险的政策赢得支持者。

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因而就落在劳工运动和其它进步力量的肩上。他们必须提出一个针对当前情况的政策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正如下面会谈到的，这个政策能够团结一切正在寻找走出危

机的道路的人们，把他们团结在一个争取民主、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广泛联盟之中。

随着人们被吸引到这一斗争和运动的运动中来，共产党和其它社会主义力量有必要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使人民确信他们都需要结束资本主义和走向社会主义。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解决，需要有一个进行社会变革的新战略。它必须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各方面危机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这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以社会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在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将取代为私人利润而生产。

社会主义为发展民主管理和发扬人民大众的主动性创造了最好的条件。随着新型国有化的发展和扩大，工业民主将成为现实，生产的民主计划将充分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根除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少数人极端富有而千百万人艰难困苦的可耻对比是能够结束的。一个同工作、家庭以及整个环境有关的新生活，和共同的社会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不仅如此，权力不再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手中。为了最充分地扩大民主，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成为可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

我们生活在社会变革正空前发展的世界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和世界各地工人运动的斗争，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世界大战被制止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造，而不会遭受这样一场大战将会带来的社会崩溃和人类的毁灭。

只有通过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积极民主斗争才能走向社会主

义。但是，由于人民的巨大潜力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没有军事干涉和内战的情况下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

二、英国的变革力量

现存的力量，如得到加强和联合，可以使英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为人民的利益解决危机，扩大民主，打开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它们的潜力已在过去几年的斗争中隐约可见。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一直在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政策对他们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

有必要表明，这些斗争是相互联系的，并在广泛的民主联盟中把各阶层团结起来。这一联盟要包括人民的绝大多数，并在人数和力量上大大超越那些想保持现状的势力。这一联盟的客观基础是，拥有并掌握着那些支配英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垄断公司的人，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推行着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策。这些垄断资本家是争取民主、经济和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主要敌人。

另一方面，能够加以争取使之认识上述情况并加入反对垄断资本家联盟的社会力量和运动，都参加了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这是一条共同的线，它贯穿于各种斗争——争取工会权力、争取自由集体谈判、争取工作权利和工业民主、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反对种族主义、争取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权利、争取北爱尔兰的民主解放、争取妇女解放、争取青年人的权利、保护环境、争取和平以及反对北约和共同市场。

这条共同的线为建立广泛民主联盟提供了基础。但随着这一联盟的发展，它必须越来越多地包括这些力量和运动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所有要求，而不只是它们具有的共同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

要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就要了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阶级力量。

工人阶级 这一联盟的领导力量将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最直接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抗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组织能力使它能够领导社会中的所有民主力量。

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作能力以换取工资或薪金，他们在雇主（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拥有者）或其代理人的指挥下干活。

工人包括诸如在采矿、机械、建筑、码头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部门工作的那些人。这是传统上经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但是事实上工人阶级的界线要广得多。它还包括工业和分配部门的非体力劳动者，如技术员、职员、售货员。这些人并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依赖于向资产阶级雇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般对生产资料都没有支配关系。其次是那些在教育、卫生、文职机关和地方政府中做事的人。虽然他们不是直接向资本主义雇主出卖劳动力，但他们的工作间接有助于资本家生产商品和取得利润。

虽然这些工人中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且经常在有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一些部门里工作，但是他们客观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利益大体一致，实际上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界限正在日益被现代化的生产工序所打破。

工人阶级不仅在眼前的要求方面，而且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变革方面，^①都可以列为反对垄断资本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人数众多，而且也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的特性和在社会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工人阶级采煤、开火车、制造和

操作机器、生产动力、生产粮食、排印报纸以及为地方和中央政府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它的工作条件使成千上万的工人组织在一个强有力的、有二百年历史的工会运动中，整个社会生活都依赖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组成和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由于生产性质的变化，它内部也发生变化，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集中使许多以前的小资本家或个体经营者成为挣工资或薪金的人。

在工人阶级各个不同的阶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有时也存在冲突。这些阶层参加工会的比例和阶级觉悟的水平有差别；他们在政治上的理解力、组织程度和政治态度有差别；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差别；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包括实际的或是想象的联系，在程度上也有差别。

工人阶级的核心是那些在基本采掘、运输和制造工业等部门的工人，他们在工会和劳工运动中始终起主导作用。虽然他们的人数有所下降，但这些工人由于他们的经验、组织和阶级觉悟程度，而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继续起主导作用。他们经常通过在劳资争端中的行动和团结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这些工人中，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在早期阶段就很清楚，阶级斗争也采取了较公开的形式。

近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许多传统工业大量减少，出现了新兴的工业。即使较老的工业，在生产方法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此外，工业中的非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同时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也使得这些部门所雇用的工作人员人数增加。

过去，许多非体力劳动者脱离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甚至也脱离了工会组织。但是，近几年生产性质的变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些工人中的工会组织大量增加，并准备采取行动维护他们的利益。除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外，这里还包

括其它许多变化。例如，把工会组织、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带进国家机构和宣传机构所雇用的工人中间，这是工人阶级在议会外以及通过选举开展群众斗争的潜力的重要发展。

另一重要发展是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过程和工会组织。她们为反对歧视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业界一个重大的新特征。虽然来自整个运动的支持有时是全然不够的，但这些努力开始在改变妇女的地位并且已经取得了“反对歧视女性法”和“同工同酬法”的通过（尽管这些法案尚不完善），并且使制定“劳动妇女宪章”的要求得到更多的支持。

黑人工人经常发现自己是在没有组织的工厂里。争取他们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并给予他们全力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正如许多事例，包括格伦威克（胶片厂工人）罢工所表明的，他们可以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战斗力，而且也能充实整个运动的内容。

因为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是一个中心任务。这就是说要克服当前分裂工人阶级和限制其觉悟提高的宗派分歧，并在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盟。只有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团结，它才能成为在社会中的领导力量，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把其它阶层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就要使劳工运动认识到，除工资和工作条件外，住房、教育、社会服务、家庭、妇女、种族等领域，也都是开展斗争的中心领域。

要同既影响体力劳动阶层也影响非体力劳动阶层的狭隘宗派主义倾向作斗争，就要认识到，尽管他们的工作条件以及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有趋于一致的倾向，但他们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他们的阶级斗争经验、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以及他们对待许多问题的态度仍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就使团结工人阶级的任务成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此需要进行有组织的和自觉的努力。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包括占有和支配生产、分配和交换手

段（工厂、银行、商店、土地等）的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虽然上层经理人员以及文职机关和国家机器中的上层人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却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代表资本家行事，同他们站在一起，并且经常拥有相当数量的公司股份。

即使作为一个整体，资产阶级也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在这一小部分中间还有更少数的人行使着统治权，这些人控制着大公司，他们不仅剥削着他们的工人，而且还是在牺牲许多较小的企业、小店主和小农场主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经营。

那些小企业是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破产、被迫倒闭或被大企业吞并。当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时，小生产者、小店主和小商人也要受到不利的影

响。因此，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这些阶层中的许多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英国和国际的大资本家，是有客观基础的。建立这样的联盟有种种难题，因为小雇主在与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者关系中处于矛盾的地位。他们面对着被大公司挤垮的前景，但也经常同作为供应者和产品分配者的大公司联系在一起。他们通常为了自己获得利润，而把保持低工资看作是他们的自身利益，小的工作场所的工作条件经常是比较恶劣的。另一方面，当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时，小雇主们通常就要遇到困难。

劳工运动需要向他们表明，同大企业站在一起反对工人阶级是无法解决他们的困难的。应当设法把他们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来，防止他们成为右翼和法西斯宣传的俘虏。这就是说，要拿出具体措施来帮助他们，例如：低息贷款、限制垄断资产阶级对价格的垄断、控制房租、削减高利率、取消增殖税等等，此外，还要争取他们为劳工运动提出的更广泛的民主要求而斗争。

中间阶层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工人

阶级的成员就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同时还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处于中间地位。

中层经理人员和国家机构的中层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但是，他们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往往是有限的，他们的收入主要是靠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薪金。因此，他们可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的一部分。

家庭工商业的成员、小店主和雇工很少或不雇工的小农场主是这个阶层的另外一组，同样，自由职业阶层中从事个体经营的建筑师、律师、医生、作家和艺术家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受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将阻碍他们特别关心的，例如住房、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有必要提出政策来争取这些阶层中尽可能多的人参加广泛的民主联盟。

劳 工 运 动

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劳工运动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虽然劳工运动现在还不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劳工运动包括工会、工党、共产党和合作社运动以及诸如车间代表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这样的组织。

英国劳工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是组织得最好、而且是最有潜在力量的一个。它对资本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但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在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的利用就更少。这是因为，尽管他们是强有力的，但工人阶级的多数组织仍然受到这样的观点支配，这种观点接受资本主义并阻挠这些组织的力量充分用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工人阶级发展的初期阶段，英国作为“世界车间”垄断制造业。虽然其它国家后来发展起来并在十九世纪末向英国的这一

地位提出挑战，但英国资本家通过建立最大的殖民帝国，剥削其它国家和本国的亿万人民，从而开辟了超额利润的新源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给了他们作出让步的财富、力量和信心。这种情况使许多阶层的工人感到，只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在这种制度内取得足够的进展。结束资本主义制度要么被看作不必要，要么被看作是遥远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将通过一系列零敲碎打的改良来改造资本主义才得以实现。⁴这就是在劳工运动中起支配地位的改良主义思想得以产生的基础。

改良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认为国家是中性的，既可以为工党政府服务，也可以为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服务；认为工会的力量不应该用来达到政治目的而只应该用来达到经济目的。甚至社会主义的传统定义（如工党党章第四条中所体现的）也时常受到挑战，企图去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

庞大而且复杂的英国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器不断地发挥作用，以加强这种看法，所以，即使在不再能轻易地向工人作出让步的深刻危机的时期，这种看法仍然是强有力的。多年来，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人被拉去搞阶级合作，成为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并从中得到某种报偿，包括担任公司董事这样的职务在内，这就使劳工运动中上层领导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浓厚。⁵

但是，⁶在劳工运动内部，有组织的工人的阶级利益和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的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劳工运动中的许多成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同工党政府屡次不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已经反映出这种情况。工党是由大量工会组织和早期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上述的这些矛盾使工党从一开始就是右翼倾向和左翼倾向斗争的战场，右翼倾向由一贯主张实行改良主义政策的人组成；左翼倾向则经常向改良主义产生的实际政策提出挑战，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向改良主义的基本思想提出挑

战。右翼同左翼冲突所要解决的问题经常变化，各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在变化，但是交锋是经常的，并将继续下去。

改变劳工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争取劳工运动支持左的政策，打破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控制，这就要在劳工运动的各个阶层和各级领导中进行一场斗争。共产党从它在一九二〇年建党以来就一直在这场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并且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同各种重大的左的事态发展联系在一起。

左翼思潮和右翼思潮的斗争场所包括工会、合作社运动和工党。

工会 是工人为了保护自己、反对雇主而建立起来的阶级组织。它主要关心的是经济斗争。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替代物。但是由于英国工党具有联合会的性质，工会隶属于它（这种情况在社会民主党中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工会在工党内起重要作用。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的政策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就导致工会越来越关心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在执行政府政策的时候也寻求同工会合作。

因此，争取各级工会运动（即从各个成员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到全国执委会、工会理事会和职工大会）支持就眼前问题而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以及支持实行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这是极为重要的。最近一段时期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劳资争端中的斗争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对经济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围绕经济问题开展工会斗争就足够了。如果这种斗争要为工人阶级取得长久的成果，就要把它与政治前景联系起来。共产党一贯强调这一点，它认为共产党员还要为开展社会和政治斗争，也要为开展经济斗争，而努力加强工会、车间代表运动和工作场所组织。在围绕诸如养老金和污染等社会问题和围绕诸如取代武器生产这种同生产的调节和方向有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有助于打破工作、家庭

和居民区的界限。

为谋求工会会员的利益而开展的这种生气勃勃的斗争，可以有助于工会把成百万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吸收到工会的队伍中来，并给工会分会和工作场所组织带来新的生气。运动的前途取决于青年工人，因此，工会特别需要做更多事情——尤其是通过建立和加强工会青年部来吸引、组织和吸收青年工人参加活动。为了结束右翼仍占据的支配地位，左翼要开展更强大、更团结的斗争。这种斗争必须在工作场所的工人群众中间进行，而不只是在工会领导层中进行。要使工人具有社会主义的而不只是有战斗性的阶级思想，共产党和工党左翼在工作场所开展更多的政治活动是必要的。

合作社运动 是为了组织和保卫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而建立起来的，它同工人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的工会是平行的。它拥有一千万成员，成千万英镑的巨额财产以及政治和教育设施，它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它要打进垄断资本的分配中去；大力扩大现阶段还是在百分之十以下的零售贸易的份额；增加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其它联系；在同工会和劳工运动各政治派别建立密切联系的过程中更多地利用它的强大力量 and 影响。

工党 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约有六百万集体党员和数十万的个人党员。它在选举中获得工人阶级广泛阶层的支持。所以，改变工党的政治同改变工人阶级的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工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思想把工党看作是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起议会作用的党。它的政治作用几乎完全被看作是参加选举，它很少开展或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党右翼只搞竞选活动，根本不开展群众性行动，而且还设法通过工党或工会和车间代表来遏制群众性行动。

这种思想在工党的结构中反映出来。议会党团，特别是内阁

和影子内阁，实际上决定它要奉行的主要政策和选举党的领导人，工党年会的决定对议会党团或对工党政府都没有约束力。工党地方组织的活动绝大多数是选举性的。

工党内部的左翼一直在反对右翼的政策，而且经常成功地使工党年会在重要问题上采取一种左的立场。左翼对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影响也增大了。但它尚不能打破右翼的控制，特别是对工党议会党团的控制，也未能使各届工党政府的右翼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左翼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分选区和选区的工党组织开展更多的活动，加上工会代表最充分的参加，可以帮助左翼的发展。但还要实行真正的变革，特别是加强在工党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在选拔议员、处理议员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和选举党的领导人方面实行真正的变革。

工党左翼不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力量。虽然它的一些成员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在对待诸如在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开展群众斗争的必要性、收入政策、国家性质和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政权问题上，大多数人仍然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议会里的左翼和选区里的左翼经常低估左翼在工会中开展斗争的重要性。当工会几乎完全处在右翼的控制之下时，除非切断工党同工会的联系，从而改变工党的传统基础，否则，工党左翼的一些人就认为没有前途。但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的其他人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要争取工会执行左的政策，并且把它作为争取工党和整个劳工运动执行这种政策过程的一部分。

由于工党左翼还缺少一种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一个中央组织，而且同议会外的许多运动和斗争没有充分的联系，因此，它本身不能对劳工运动的思想 and 活动进行必要的改造。在各种极左的派别中也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左派的共同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作狭隘的解释和采取错误的战略，因此，他们的策略也经常是冒险主义和不负责任的。

极为需要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各地的人民中，在一切斗争中，在所有的工会里，在所有的进步运动中，都积极活动，并能加以领导——换句话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它有别于工党、各个工会以及其它社会力量和运动中的各种左翼。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作用，劳工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在一九二〇年创建了共产党。

共 产 党

一个能够在改造劳工运动，加强工人阶级团结，同社会上其它民主运动建立联盟，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所需要的领导作用的党，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它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正在形成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使它能够分析社会的性质、阶级统治的性质以及工人阶级和其它阶层所经受的各种形式的压迫。没有这样的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不能正确理解各种力量的性质和党所应发挥的作用，也不能制定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

第二，它必须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而组织起来。由于它要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产业工人阶级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它必须牢固地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党必须能够把地方和全国的所有进步运动紧紧地团结起来。它必须有能力和支持所有的人民运动。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它需要在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组织起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进行宣传，而且是为了开展群众斗争。

第三，它必须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在制定计划、开展活动、执行政策和选举党的领导中要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达到这一目的，党必须在自己的队伍中，即在工人内部的各阶层之间，男人和妇女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以及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密切关系。只有这样，党才

能克服党员中间存在的分裂劳动人民的宗派主义表现。

第四，党需要集中，一旦政策决定下来，它就能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团结的集体开展战斗、斗争和进行干预。除了别的以外，正是这一点使党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行事。这后两点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五，它需要和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每个共产党在正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历史的世界运动中，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这种国际团结不仅在当前的斗争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争取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建设和加强具有这些特征的党，对本纲领中所阐明的实现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战略是必要的。

英国共产党自从它成立以来就是一个战斗的党，它参加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所有主要战斗，培养了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表明了赢得政权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深深地扎根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之中。它组织起来为的是以全面的政治的手段发动和参加斗争。它具有国际主义思想。它本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它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切实可行的战略，也有能力领导日常斗争。

但是党仍然太小。它的内部民主需要充实，包括进一步发展不同阶层和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在许多阶层中的基础还很薄弱。在联系英国的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作了重要工作，但这项工作还需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它在人数上和政治上都需要发展。要成为一支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能把各种运动团结起来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能够动员成百万人来掌握他们个人的生活和集体的生活，共产党就必须成为一块政治磁铁，从劳工运动和所有其它阶层中把新的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

来。

它的目的是要用开展活动和斗争的观点来鼓励讨论，这种讨论不仅要用劳工运动的传统形式进行，而且要在所有民主组织和社会力量中进行。它的目的是要赢得开始采取政治行动的那些人当中的潜在革命力量的信任。它必须帮助、组织和教育新一代积极的共产党人在工作场所和居民区活跃党的组织，为这些组织配备干部并领导这些组织，还要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工作。它的目的是要鼓励开展积极的文化运动，承认这种文化运动在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

它需要加强选举活动，使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投共产党的票，争取在议会中有党的代表以及在地方议会中得到更多的议席。

它还必须努力通过实践经验和解释工作来更有效地表明，必须用阶级斗争取代阶级调和，国家的“中立”是幻想，只有议会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才能赢得重大胜利，只有采取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才能成功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要共产党人乐于倾听意见和学习以及提供战略性的领导，他们就将日益成为一支受信任的和受尊敬的群众力量。这样，共产党就立志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个党不仅党员人数要更多，而且党员要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并在那里活动，成为一个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政治行动的党。

这是共产党要起自己的独特政治作用，要成为一支站在人民中领导人民、自始至终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广泛的民主联盟的团结而斗争的力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这样，有了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才能战胜右翼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并且代之以社会主义觉悟。

与此同时，不管我们的党有多大，我们都不能认为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其它政党、各种社会力量和组织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必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的特殊愿望，是通过把我

们的政策交给人民的办法，使劳工运动团结起来和有预见性，并实行民主的领导。

作为劳工运动一部分的共产党并不在其中谋求特殊利益。它所谋求的则是撤销所有主要针对共产党，但也影响其他左翼的那些歧视性的禁令和限制。这些禁令和限制使劳工运动分裂，只能有助于右翼。共产党人希望恢复工会的民主选举权，从那些缴纳政治捐款的人中选择他们自己看中的代表到工党中去。

在选举方面，比例代表制不仅可使英国的选举制度更加民主，而且可以使左翼联合起来和实现工党——共产党团结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沿着上述路线来发展共产党对于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改变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改造劳工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目标要求有一个更大、基础更广泛、在选民中有强大基础的党，但是，共产党并不谋求取代作为工人阶级的联合政党的工党，而是要加强它原来的联合性质。我们认为，一个有更大影响的共产党对工党本身的前途和劳工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整个广泛民主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劳工运动中的右翼思想及其领导逐步地被决心反对垄断公司的人和政策所击败和代替，随着共产党本身力量和影响的不增长，随着各种禁令和限制被撤销，将会出现工党和共产党实现更高级的联合的新机会，包括选举领域里的联合，还会出现今后参加工党的可能性。

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具有相同的目标。通过它的支部和报纸《挑战》，它谋求争取青年人参加广泛民主联盟，他们可以对这个联盟作出大的贡献。通过在影响青年人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开展运动，共产主义青年团努力争取他们参加围绕影响整个社会的这种或那种问题而开展的斗争。它揭示资本主义制度要对失业，对训练、教育、体育和娱乐设施的不足以及对

居住条件简陋负责。它谋求在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中建立青年人的团结。它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同共产党加强团结。

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它控制了报界、电视、广播、影院和其它舆论工具，通过它们影响了千百万人民，并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资本主义统治。劳工和进步运动有必要为争取在电视、广播和资产阶级报纸上进行答辩和宣传的权力而进行斗争。但它也需要有自己的舆论宣传手段。几十年来，它低估了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论坛》周刊、《劳工》周刊和一些工会报纸对劳工运动的向左转起了作用，但还需要做许多事情，特别是为了对付舰队街^①的日常宣传。

《晨星报》是唯一的一家集体所有和不受报业大王控制的全国性日报。它的前身是《工人日报》，而自一九三〇年以来，由于得到读者持续不断的支持而继续存在。它作为劳工运动和进步运动的讲坛，主张左翼团结，宣传社会主义。它在帮助建立广泛民主联盟方面，把劳工运动、其它社会力量以及英国人民中的广泛阶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站在左翼一边的人都应支持它，帮助它扩大发行量。

社会力量和运动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是我们的社会中实行变革的根本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不仅剥削人们的劳动，而且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区，在自己休息活动中，不论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或英格兰人都反对资本主义，并经常与它的影响作斗争。这样就出现了各种运动和团体，它们不一

① 系报馆集中地，指伦敦报界——译注。

定属于一个主要的类型（如学生），而是包括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如黑人运动、民族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平和声援运动）。所以广泛的民主联盟不仅需要体现出阶级力量，而且需要体现出社会上其它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并非总是在与生产关系有直接联系的领域内受到压迫。

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是工人阶级要解决的中心的政治问题。妇女解放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目标。另外，除非妇女参加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斗争，男人也参加解决妇女具体问题的斗争，那么，发展工人阶级团结和广泛民主联盟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减少。所以，妇女解放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由整个劳工运动承担起来。

在社会上妇女屈从于男人是所有妇女都经历到的，但工人阶级的妇女受到双重的压迫。由于她们处于工人的地位而受剥削，也由于她们的性别而受歧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大大推动她们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这个运动注意集中解决妇女在男女劳动分工，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经济依附关系、抚养子女的责任、有限的教育机会、事业前途和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同男人享有同样的条件。这就使得在同工同酬、子女抚养等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所开展的争论和活动引人注目，并显示出同堕胎和打骂妻子有关的问题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和潜力。它还提出了个人关系、人的性别和家庭前途等其它问题，进步运动需要比过去更关心这些问题。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和劳动妇女宪章的基本要求，战胜维护男人特权的性别歧视，是建立广泛民主联盟斗争的重要部分。同性恋运动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它的目的是要结束对同性恋男女的偏见和歧视。

黑人运动也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黑人多数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他们不仅因此而受压迫，而且也由于他们肤色而受压迫。黑人运动和其它少数民族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的斗争是一个

重大的民主问题。种族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人性的。从英国社会铲除种族主义是所有人的任务，而不仅是少数民族要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一切工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最坏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要为资本主义的利益而煽动种族仇恨来分裂工人。

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和宣传已取得重大进展。这样的行动赢得了种族关系法的通过，虽然它需要落实和加强以便更有效地反对歧视和反对挑起种族仇恨。黑人的各种组织正在发展，并逐渐认识到黑人和白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的必要性，而且还日益认识到所有民主和进步力量在这场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劳工运动的反应是迟缓的，也是不充足的，在全国和许多地方都是这样，还要做许多事情来反对种族主义的分裂作用。

劳工运动在争取工人阶级反对种族主义思想和种族主义行径以及保护黑人免受歧视方面一定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应该努力最广泛地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反对种族主义倾向，反对象民族阵线这样的法西斯组织所搞的挑衅性的游行，要求对煽动种族仇恨的人提起公诉，以及要求废除象一九七一年移民法那样的种族主义立法。

为了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问题作出反应，全国性运动已经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几个世纪的压迫和掠夺。资本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冶炼和基础工业的衰败，英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发展已经说明，这两个民族同英格兰不发达地区一样，在住房、卫生、教育和娱乐设施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而且贫困更严重，社会条件和失业也被忽视。但这些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两个民族在人口、社会生活、居民区的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受到破坏。经济的衰退加重了对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的歧视。作为反对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民族意识提高了，民族主义政党也迅速发展，这主要是劳工运动未能支持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包括有效的立

现有的和平组织把那些决心捍卫世界和平的许多人联合起来。但是和平的愿望远远超过他们的队伍，而且这种愿望还需要有作为广泛民主联盟一部分的更强有力的、有广泛基础的和平运动来表现。同声援民族解放斗争有关的组织和运动也要起重要的作用。

青年人是一个具有特殊问题的社会集团，他们的团结需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斗争中来建立。在各种运动中，青年人起了突出作用，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固有的精力，也反映出这些运动同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有多大的关系。失业在整个青年一代身上留下了痕迹，加重青年妇女和黑人所面临的歧视。他们的不满情绪又不断遭到当局的刁难，而且，由于日益增长的苦恼和缺乏与左翼和进步运动的联系，青年人长期失业就有导致右翼倾向加强的危险。

同青年人参加许多运动相比，大多数进步青年的组织是薄弱的。只有全国学生联合会是例外，它为民主斗争不断做出贡献，这些斗争反对按照统治阶级和垄断资本的需要来建立和歪曲教育制度。全国学联促进了反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斗争，为争取教师的充分就业出了力，提出了一些可以辩论的重要问题，诸如教育机构的民主、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等。它还参与和联系了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许多斗争以及国际声援运动。

全国中学生联合会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也就类似的问题在中学里开展了活动。但还需要做许多事来扩大中学里的民主和给学生在教育上更多的发言权。

虽然职工大会青年会议和反对青年失业运动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两者对青年工人的作用和影响还都是有限的。这反映了劳工运动和进步运动历来都忽视青年人，劳工运动和进步运动要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而斗争，为他们提供组织结构和社会活动设施，特别是为他们的工作权而斗争。这样也就可以影响更广泛

的青年运动和引导大批青年人参加劳工运动和广泛民主联盟。

近几年来，救济金领取者的运动具有新的战斗性，它在为取得足够的救济金和扩大老人和残废者的社会福利而开展的战斗中得到了工会和地方工党的更多的支持。劳工运动需要开展更加生动活泼和持续不断的活动来支持这些要求。

许多信仰宗教的人非常关心他们的宗教信仰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与剥削之间的冲突。他们肩负起自己在世界上的社会职责并准备去完成它。他们和许多人道主义者看到实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这样的个人和他们所在的组织在民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能起重要作用。

要联盟，不要孤立

显然，如果这些运动和它们的斗争彼此孤立进行，他们就只能对统治阶级在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上的立场提出挑战，而不是向统治阶级的全面统治挑战。如果它们脱离劳工运动，它们不仅得不到劳工运动的支持，而且工人阶级将不能发挥它在社会上的领导力量的作用。

劳工运动需要和其它民主运动建立联盟，因为通过支持它们的目标和理想，劳工运动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阶级压迫和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远远超过工作场所的范围，而且包括工人阶级以外的各个阶层。要使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力量成为对少数统治阶级的压力就需要这样的联盟。这样的联盟可使人们进一步认清压迫所有工人的各种势力，从而也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因此通过这样的支持和联合，劳工运动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上的领导力量在全国的作用，并能在现在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起这种作用。

此外，在诸如教师、记者、科学家、公务员和医生这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历史上起过而且现在仍起着帮助统治阶级使人们自

愿接受其地位的重要作用，因而他们立场的变化便具有重大意义。整个劳工运动同这些阶层的进步要求和斗争的联合可以有助于破坏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政治思想统治，并加强工人阶级作为这个国家的替代领导力量的地位和信誉。

最后，如果工人阶级不把其它同样受垄断资本之害的阶层争取过来的话，那就会出现反动派将后者组织起来并利用它们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危险。

左翼的工作对于建立广泛民主联盟是极其重要的。左翼的团结在实际活动中和思想斗争中都需要加强。有一些人将由于认识到根本变革的必要性而团结起来，也有一些人只是因为具体问题而参加进来。共产党人和工党左翼在发层广泛的左翼团结和帮助建立左翼联盟方面要起特殊的作用，只有新生力量中最有政治觉悟的阶层才能看到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同不同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建立这种联盟的必要性。

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着关键的决定性的职责。在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上，它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积极的，上述各种运动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争取妇女权力的斗争、争取和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建立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斗争以及在教育、住房和其它社会问题上开展的斗争。正象共产党努力克服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派别分裂，使之团结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一样，它也能帮助劳工运动和其它社会力量认识到他们之间需要联盟而使大家受益。

争取一个新的人民多数

我们在这一节里论述了各种力量和运动。如果这种力量和运动汇集在广泛民主联盟之中，并且已被争取过来实行左的政策的话，那么，就可改造英国。

我们已经阐明的战略，首先是要帮助左翼赢得政治上的多数，由于工人阶级人数众多，这种政治上的多数在英国社会结构中本来就存在，这是工党的旧战略明显未能做到的事情。早在一九三五年，工党在大选中就获得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在一九四五年，它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八的选票，在一九五一年，它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九的顶点。但是，经过四十年政治经验之后，在一九七四年，它却退到了百分之三十九，或者说大致为一九三五年的水平，这就鲜明地显示出工党旧战略的失败。要在工党的票数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就必须要有一个新战略。

用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争取所谓政治上的中间地带这种传统的右翼办法一直不断地试验过了，而且也始终不能把选民的大多数争取到工党一边来。改良主义者的政策总是有利于保守党并帮助他们卷土重来。工党右翼推行的国有化方式和右翼反对进一步实行国有化给保守党提供了有效的反对国有化的宣传。工党右翼的移民政策帮助并鼓励保守党内外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工党的收入政策为保守党恢复实行限制工资的方式铺平了道路。

因此，劳工运动需要结束这种“管理资本主义”的政策，而执行一条向资本主义权力挑战的路线，并通过帮助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为转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与此同时，要发动、领导和鼓励群众斗争。改良主义者的战略完全是以选票箱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得到的是一种受严格限制的投票权，议员被看作比院外活动集团的走卒强不了多少。只有议会最高领导可以起积极作用，群众只有表示支持的作用。这是错误的，即使议会领导有一个较好的政策，这也是错误的。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现在和将来都能起重要作用：作为千百万人民的政治教育者，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提高；作为一种必要手段，使选举产生的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能完成人们选举他们去做的工作；作为必要的武器，用来击败垄断资本家及

其政治代表的反抗并把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手里。实际上在整个劳工运动历史上取得的重大变化主要是开展议会外斗争的结果。

向垄断资本提出过挑战并领导过人民大众同垄断资本作斗争的、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劳工运动，能够粉碎当前英国议会政策的恶性循环，把更广泛的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保守党、民族主义党和自由党的许多现在的支持者分离出来，肃清种族主义的毒害，赢得劳动人民中的黑人和白人的支持，并形成一个新的、人民大众的对垄断资本的多数。

实现这一点需要大大发展左翼团结，也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共产党。几十年的旧的两党制严重地搞乱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这两个党的领导都同样致力于管理资本主义，即使在方式上有细微的差别。对现制度的幻想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改良主义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中实行的旧的历史性战略明显地失败了；不管斗争怎样困难，我们提出的这个取代办法是向前发展的唯一道路。

三、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特点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赢得国家政权。只有当英国绝大多数人民相信它是必要的并准备运用他们的力量和组织去实现它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斗争的每个阶段，左翼的目的就必须是争取工人阶级和各民主力量，即人民中的大多数，来保卫已赢得的成果，并接着采取步骤扩大民主、改善生活水平以及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胜利取决于使左翼成为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主导力量和建立一个作为左翼一部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占人民压倒多数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必须把赢得国家领导权作为目标并从而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在群众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加强的广泛民主联

盟，必须在一个将从政治上体现这些斗争的议会中得到反映。各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需要同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两者相互配合。这样，广泛民主联盟的发展将导致议会多数，使左翼得以形成，使社会主义政府随后得以建立。

这一战略建立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历史传统、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新的世界背景的基础之上。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具体方面都是独特的。普遍的原则是存在的，如政权的转移，但可资照搬的普遍形式或样板是没有的。革命输出是一个神话。决定性的社会变革只能在每一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中发生。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我们自己的道路。它将不同于其它国家的道路，这不仅是由于英国的具体情况而且是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发生变化的缘故。世界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这一事件在实践中表明，工人及其同盟军能够获得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但是，革命的道路、暴动和建立苏维埃这种权力机构以及随后而产生的一党制，是由沙皇的专制统治、反革命内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些特殊情况和背景所决定的。其它一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同样是由它们的特殊环境和当时的世界形势所决定的。

英国的不同条件和历史以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英国可能通过一条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劳工运动的潜力是巨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一起就能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孤立和对抗大资本家。各种民主力量具有长期斗争的经验并且赢得了公民自由权和民主权利，虽然这些权利不断受到进攻，但它们为推动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议会本身就是过去争取民主斗争的产物。它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改造成为根据占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意志办事的民主工具。尽管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外部干涉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已因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减少了。

通过在斗争的各个阶段民主地改造社会，包括改造国家，民主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扬，从而打破资产阶级对民主的一切限制，为不经过武装斗争前进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革命进程中的下一个阶段

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夺取政权将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斗争进程的顶点。这一进程的长短取决于各个阶段的斗争结果。打破资产阶级在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控制以及争取大多数人民支持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如过去所有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复杂、困难和多方面的进程。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实际上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工党政府推进到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政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政治条件尚不存在，必须去争取这种条件。各个左翼政府是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必须表明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根本变革，同时为这种变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必须要能够指出前进的道路并且指明在这一进程中的各个阶段和最终目标。

下一阶段是要扩大和统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在各方面的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目标提高到争取建立一个开始执行左的政策的新型的工党政府。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取代统治阶级的纲领的那一个纲领的性质和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展基层民主。对统治阶级企图把危机的负担转嫁给人民头上所进行的抵制本质上是防御性的阶段，必须将它发展成为争取实行彻底的替代政策和建立新型工党政府的斗争，这个政府将在群众运动和强大的共产党的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下执行这一政策。

这种替代政策需要取得那些想要同危机及其后果作斗争的人们的最广泛的支持，即使他们在这个阶段并未看到改变制度本身的必要性。必须把这看作是恰当和现实的，但它也必须削弱垄

断资本的权力。它应当维护目前正在遭到国际垄断资本进攻的英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有助于这种进攻。英国想作为一个制造业国家而生存的能力和它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正处在危险之中。维护英国工业前途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前途和革命斗争发展的中心问题。

左翼要肩负起使英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任务，以便着手实行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牺牲大资本家而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危机，大大扩大民主权利，改善生活质量和促进个人的自由权力。因此，它的纲领必须是民主的并且必须在经济、国家、教育、文化及其它方面进行社会变革。这样一个纲领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①：

经济政策

(一) 一个要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府一定要把支配经济的最大公司中的关键公司收归国有，与此同时，必须对仍然是私营的公司（在这个阶段中这些公司还占绝大多数）的投资、生产和就业方针实行严格的控制。关于某些具体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必须同劳工运动进行最广泛的磋商并征得它的同意。如果要对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就必须把大银行和大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应把石油工业增添到现有的国有化工业中去。在一切情况下，只能付给股票持有者以有限的赔偿。所有能源资源应由公共控制并且作为全盘计划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只有在有关安全和我们人类未来的责任等重大问题得到满意解决时，才能进一步实行大规模的核发展计划。应该有一个以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公共

^① 关于各个工业部门和社会问题的具体计划不能包括在这样的纲领之中。根据新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也会不时发生变化。共产党就许多此类问题提出了具有更为详细特点的近期和远期的建议，以充实在这个纲领中阐述的总政策。

运输为重点的综合运输系统。英国应该敦促和支持对多国公司的活动实行控制的国际行动。加强对经济实行公共控制不仅需要议会通过法律，而且需要把劳动人民动员起来。这样就需要在各级有工人充分民主地参加决策工作。

（二）国际收支差额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解决。以上阐明的步骤能够导致在对主要工业增加投资和细心指导投资的基础上对英国工业的体制和效率进行改革。但是，这些步骤必须同禁止资本输出和结束海外军费开支相结合。通过依靠国际金融家和借债这种对国家主权和决策自由带来严重限制的方法来“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国际收支差额问题的一次又一次致命的尝试应该停止。英国公司和机构拥有主要的海外股票应该卖掉，得来的钱用以减少债务，还应该结束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必须实行有选择的进口管制。退出共同市场和结束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限制，这将使英国能够决定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战略和发展其贸易。这些措施能够解决一些关键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使英国经济获得有计划的发展并且改变其方向。

（三）需要改变社会上的优先顺序以使年金、福利费、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的开支有一个大的发展。军费应大大削减，一部分军事工业应转为和平时期的生产。应该征收财富税，提高公司税，削减或废除对低收入者的税收，降低利率。应该实行控制物价和取消增值税。合作社运动在分配和生产方面的作用应该扩大。由于采取这些联合措施而带来增长率提高和随之而产生的失业人口的减少将会给社会开支提供巨大的补充来源。应该全部恢复集体谈判、增加工资以及各方同意的全国最低工资额。

所有这些政策都需要政府和工会之间实行最密切的合作。执行这种进步的经济政策的政府可以确信，工会在提出其工资要求时将考虑到这一点。

国内外垄断资本家和银行家对这一政策会进行剧烈的反抗，为此，就要在社会的各级进行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一政策以及同其它国家的进步政府和运动进行合作。要坚决维护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有执行其纲领的权利。集中对主要的垄断集团实行国有化措施将有可能分化资产阶级和防止资本家的联合反抗行动。必须对私营的经济部门实行一般的经济管制，这对保障政府纲领的贯彻是必要的。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例如，通过低息贷款、废除增值税和控制房租等形式，帮助小工商业、小店主和小农。

扩大民主

左翼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政权民主化和扩大民主。这不单单是言论自由和自由参加选举的问题，尽管这些都很重要。民主涉及到扩大人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的控制。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才能充分实现，但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必须要作出开端，这应是各个左翼力量纲领的关键部分。

议员应对行政部门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应有撤销议员的条例，投票选举应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上院和君主制应该废除。地方政府应该更加民主化，地方议会和委员会的会议应向公众开放，两次选举间隔期间应与选民进行更多的磋商。应该发展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以及诸如居民区协会、工会理事会、地方医疗理事会等地方民主机构之间的新关系，使它们对全国性的决定有更大的影响和对处理地方事务拥有更大的权力。

文职机关应具有民主的体制，应使之更加直接地对议会和人民负责，彻底更换其高级人员。必须根本改变官方保密法以免使它被用来作为封锁重要消息的手段或进行迫害的武器。

在武装部队和警察中进行民主变革是十分重要的。在左翼政

府领导下英国需要有有效的和装备充足的武装部队来抵御敌人。但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武装部队上层机构的控制应该结束，武装部队的成员应充分享有工会权利和民主权利。这也适用于警察。应该禁止利用武装部队和警察来破坏罢工或采取其它反对民主权利的行动。议会和地方当局对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民主监督应该加强。

左翼政府还应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打击种族主义。象一九七一年的移民法之类的所有种族主义的法律应予以废除。应在非种族主义的基础上制订任何有关的移民的法规。种族关系法应予以加强和充实。应该制定一个考虑到少数民族特殊问题的扩大社会福利、住房和教育的纲领，以结束现在许多人被剥夺的状况。这将消除一些可被种族主义分子加以利用的潜在的不满。

议会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造以便建立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有效的自愿民族联盟。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应拥有足够的立法、经济和财政权力来着手处理本民族的基本问题。英格兰人民对自己的事务也应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些变革将是重建政府体制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以使人民对自己生活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工会完全独立于政府并不受政府干涉或控制，它将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支持政府反对来自右翼的进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工业民主的大发展和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面转变，对于执行这些政策和击败垄断资本的反抗是十分重要的。国营企业管理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将由工人直接选举出来的工人和职工大会任命的其他人组成。这些委员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制定政策的责任应建立在同工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各级都要有类似的工人参加管理。这样的步骤对于国营工业和企业中扩大工人的控制权和工业民主，对于民主地计划经济，都将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在其余的私营部门中，应该反对工人参加管理，因为这样做就是伪装的阶级合作。应该通过工会的斗争来实现在私营部门中扩大必要

的工业民主。工会应谋求扩大集体谈判和双方协议的领域，使之包括诸如事先的人力安排计划、投资和扩建工程的地点等所有的重大决策。向工会提供一切有关情况或“公开账目”的强制性条例是有效地扩大这一集体谈判的先决条件。必须由教育机构、医院、地方政府和福利事业中的工作人员以及由公众通过民主团体对这些机构的组织和方针实行更有力的控制。这将有助于提高这些机构的效率和改善它们为居民提供的服务。

必须通过全面贯彻同工同酬和平等就业机会，通过提供充足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设施，通过增加洗衣房、非赢利的餐馆等公用服务事业，通过增加门诊人工流产服务，通过加强对避孕的研究和提供避孕药物，为妇女解放奠定切实的基础，以便使妇女有权控制自身。

应该鼓励发展生动的文化艺术，鼓励并帮助从事艺术、体育、娱乐和教育事业的人们运用他们的才干、创造力和想象力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为创造一个文化不再受赢利考虑所支配的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人民的才能也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必须有政府和地方当局提供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应该民主地控制和计划科学和技术，使之更接近人民而不再从属于大垄断公司的需要。

对报纸和宣传工具的垄断控制应该结束。眼前第一步是解决一个公司或个人能够控制几份日报和星期日报的状况，不许一个公司或个人控制超过一份日报或星期日报。要进一步采取打破垄断集团的紧急步骤。政府拥有的原来属于这些垄断集团的印刷设备应按合理的收费交给工会、合作社和社会团体等民主组织去使用。新闻纸和油墨公司应该收归国有。全国和地方的所有的电视和广播事业都应实行民主管理。所有的民主政党都有权拥有和管理自己的报纸和印刷厂，应该给予它们的代表充分使用宣传工具的机会。应该禁止在宣传中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

一个新的外交政策

英国应该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中进步力量合作以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基础上的。作为走向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第一步，它应该开展争取缓和、履行赫尔辛基协议和退出北约的斗争，并争取通过双方协议解散北约和华约，由一个包括欧洲各国的欧洲安全体系来取而代之。此外，英国应单方面摒弃核武器，拆除英国现有的核战争基地，支持达成一项宣布所有国家生产和拥有核武器是非法的协议以及关于禁止细菌和化学战争的类似协议。它应为普遍和全面裁军而奋斗。

所有现存的英国殖民地应予以独立，英国在国外的所有军队应该撤回。在英国的所有外国军事基地应该关闭。应该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在那里，英国资本家的利益是与反动的种族主义政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还应该在联合国的决议以及保证巴勒斯坦人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家园的基础上积极支持争取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的行动。英国应该抛弃新殖民主义政策并在支援第三世界反帝国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在北爱尔兰，它应该确保在执行《权利法案》基础上实行民主的解决办法，结束一切镇压措施，英军撤回兵营，采取财政及其它措施着手解决骇人听闻的贫困和失业问题。这些步骤会为结束宗派主义的纠纷和为英军全部撤回创造条件。英国政府应承认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民治理他们的整个国家的权利并且应同爱尔兰人民的代表合作并取得他们的同意，使之变为现实。这些政策将为爱英两国人民之间的新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这些是我们所提出的作为左翼替代纲领基础的几点要求。为争取这些要点而开展的斗争现在就开始了，这是争取建立一个能

将这些要点付诸实施的左翼政府的进程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政府在详细制订和贯彻这一纲领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和力量对比。

新型的工党政府

不论什么样的工党政府执政，都应迫使它接受我们提出的纲领中所包括的种种建议。但是，全面执行这些建议只有在选举出一个新型的工党政府时才能实现。这个政府不是一个被迫勉强执行一两条左翼措施的右翼政府，而是一个广泛民主联盟的产物并由这个联盟具体组织而且对联盟负责的新型工党政府。这一政府只有在工党、工党全国执委会和工党议会党团进一步向左的方面发生决定性变化，在共产党的力量和组织规模方面以及在共产党和工党的关系方面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时才能实现。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将涌现出一批领导人，他们将组成一个在左翼纲领基础上选举产生的并决心执行这一纲领的政府。

为了确保这一变革，一个更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参加议会和地方议会、以及大大加强共产党对政治生活中每个领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左翼为争取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斗争来说，议会里有共产党的代表是十分重要的。英国的经验和其它西欧国家左翼的重大发展都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在议会外的斗争中对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以及作出的成绩，有必要在议会里得到反映。

一个对左翼纲领承担义务的政府的根本特点是它对阶级斗争和各个阶级的态度。它不同于以前的历届工党政府，这个政府将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解决经济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使阶级的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大资本家及其同盟者的方面转化。这将不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同议会外群众斗争关系密切，开始对英国社会进行重大民主改造的政府。

这能使劳工运动进一步向左转，扩大和在政治上充实广泛民主联盟和加强各个左翼党。特别是，当共产党对群众运动进行领导并且赢得议会席位时，由于共产党的性质和独特的作用，它的影响将大大加强。因此，几乎可以肯定，随后的各届左翼政府会由不同的成份组成，工党进一步向左转，共产党在政府中有越来越多的代表，也许会增加其它一些进步力量，工党与共产党之间会建立起新的形式的团结。其结果是随后的各届左翼政府的纲领，也会有考虑得更深远的内容。

政府与广泛联盟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些左翼政府的成功将取决于它们与群众运动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它们对群众运动的要求和积极性作出反应的主动程度，取决于它们动员群众运动的能力和加快巩固广泛民主联盟的能力。同工会、合作社运动、劳工运动的政党和其它现存的进步组织进行合作并取得它们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组织和运动，尤其是通过工会理事会，在地方一级开展活动。统一表达人民要求的各种新型的人民组织和新的斗争方式也无疑会产生出来。虽然目前不能对这些组织和斗争作出详细的预测，但这些大概包括工厂理事会、居民委员会和房客委员会，这些组织将同具有更大代表性的工会理事会建立联系，它们将有助于组织和动员群众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破坏。对左翼政府和广泛民主联盟来说，极端重要的是鼓励这些新型组织和斗争的发展，并将此作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最终治理国家的新政权的一个要素。

政府的行动将加强工人阶级的地位，扩大它的联盟，并加深广泛民主联盟的政治认识。首先，为了能够成功地解决国家的问题，发扬社会正义和扩大民主，政府的行动将加强左翼力量的号召力。其次，左翼政府将通过改变力量的对比，大大加强工人阶

级及其同盟军的地位。例如，对全国经济实行国有化和更大的民主控制将会削弱大资本家的经济实力，采取措施使宣传工具民主化将有助于破坏大资本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和影响。同样的，国家机构的民主化将开始打破统治阶级对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控制。第三，来自右翼的反抗将表明采取议会外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围绕着有关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或有关选举等问题进行尖锐斗争时更是如此。这也将表明政府需要走得远一些，例如，把更多的大工商业收归国有，更有效地控制货币流通，加速改造文职机关和武装部队，等等。

革命的过渡

上述的进程会使全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来说，政权是至关重要的。所需要的是把政权从老的统治阶级转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方面来，还需要改造国家机器，使之为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目前，在英国，伪善莫过于表现在国家问题上了。现代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过去对文职机关和军队的重大改造是为了使国家机器为资本主义的需要服务而进行的。国家机器中的上层人员的社会成份、受到的训练和思想教育都是受这一目的支配的。政府不断更迭，但现存的国家上层人员的社会性质是永远不变的。他们退休时几乎总是去担任大工商业的董事，也有相反的进程发生。

迄今为止，历届工党政府未对这一国家机器的社会成份和职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实际上，却经常加强资本家对它的控制。但是，左翼政府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使国家机器民主化来改变它的成份和体制。甚至在选出这样一个政府之前，⁶就必须为争取实现这一点而斗争。这一点将是左翼政府纲领中争论最剧烈的部分，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争论其剧烈程度也决不少于其它地方，

对此，不应抱有幻想。

左翼在下议院占多数和建立左翼政府将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变化。它将意味着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将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手中。在这个阶段中，武装部队、警察、文职机关等国家机器的其余部分仍将由资本主义的阶级代表所控制。但英国政治制度的中心问题是议会的权威。左翼多数和左翼政府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支持下，将利用这一权威对国家机器实行剧烈的变革，这是符合人民在选举时作出的裁决所表达的争取政治变革的要求的。这将意味着进一步采取上述的步骤，包括更换上层人员，改变招收和训练人员的办法，改革各部门的作用以及取消一些部门，增加一些新部门，给予国家机器中工作人员以更大的民主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机器将日益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它将使广大国家雇员同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关系更为密切，这样，可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国家的进程。随着国家机构内部发生的这种民主的变化，应该采取步骤以保证被人民推选出来的代表对这些机构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对付资产阶级的反抗

统治阶级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反对这一进程。即使在左翼工党政府建立以前，特别是在这样的政府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将竭力进行反抗以阻止建立这样的政府。他们将利用宣传工具掀起强烈的运动，举行敌对的示威游行，大工商业进行经济破坏，多国公司企图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并且一再蓄谋抛售英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社会的混乱气氛以便能够诉诸武力。将出现各种形式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将取决于资本主义势力与广泛民主联盟势力之间力量对比。需要在动员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方面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使政府沿着一条正确的

道路前进并打败垄断资本及其同盟者的反抗。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在发展和领导群众斗争方面，在工厂、居住场所、工人阶级的组织和院校中就政治问题开展宣传运动方面，担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随着斗争的发展，进一步采取左的措施的问题就会出现。

右翼可能采取合法形式的反抗，例如，力图改变法律使左翼政府的当选更为困难，或者限制左翼政府的权力以及设法在大选中推翻这样的政府。右翼也可能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破坏和发动武装政变。

大资本家主要是通过保守党来进行这场政治斗争。我们认为，争取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应在政治多样化的条件下进行。这就是说，应该保证所有的民主政党，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享有政治权利和在选举中合法竞争政权的权利。但是，在法律上禁止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劳工运动所宣布的立场是，它将尊重选民的裁决，如果左翼政府在选举中失败的话，它将下台。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把他们作为知心人并扩大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左翼政府执行的正确政策，可以把保守党及其同盟者击败左翼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目的是要把千百万仍然给保守党投票的劳动人民中的许多人从保守党周围争取过来，这确实是建立左翼政府和左翼政府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将对保守党的主要支持者大垄断资本家采取措施，还将采取行动打破垄断资本对报界的控制和使宣传工具向劳动人民开放，从而保守党的地位将进一步受到削弱。此外，在国家有可能向左转的时候，保守党将愈来愈苦于在如何避免失去其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但是，不能排除保守党或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在选举中击败左翼政府的可能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存在左翼发动政变来推翻选民裁决的问题，尽管它应竭尽全力团结劳动人民反对右翼政府为推翻劳动人民取得的政治和

经济的成果而进行的任何尝试。

发生政变的真正危险来自右翼。如果不能在民主的政治斗争中击败左翼，大资本家就象历史已经表明的那样，很可能转而诉诸武力。这一点已在智利表明了，美国和西欧各国政府对意大利和法国左翼的进展所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也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右翼准备发动改变的话，左翼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政变的发生。如果采取了措施，政变仍然发生，那么，左翼政府应当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击败它，并且动员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的全部力量来保卫民主。

武装部队的成份和态度将是关键性的问题。这使左翼面临四项任务。第一、对武装部队进行民主改革不仅在今后而且在今天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二、在每个阶段中，都应全力加强广泛民主联盟和它对左翼政府的支持，因为这对武装部队是否作出采取行动的决定具有巨大影响；第三、左翼需要争取武装部队内部的直接的政治支持。上面提出的民主改革和广泛民主联盟的力量和活动对武装部队施加影响的方法会有助于取得这种支持；最后，左翼政府本身有必要根据形势的许可尽快地改变武装部队的体制和领导人员。

发生政变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发生政变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因此，争取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准备和愿意利用其力量来支持左翼政府的庞大的政治多数，是十分重要的。这也着重说明有必要把所有的民主力量争取到劳工运动的周围，从而把右翼势力孤立起来。对左翼政府的支持愈大，出现发生政变的政治紧张气氛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就愈小。

这便是我们所主张的英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进程。只有在人民的大多数相信它是必要的，同时也愿意并准备击败一切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时，这一进程才能实现。

随着扩大民主和向垄断资本的权力挑战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越来越多的人民将会认识到结束资本主义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在这些战斗中，他们将获得斗争所需要的明确的认识、坚定的意志、团结和组织。

这将是资产阶级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据点不断被劳动人民接管的过程。实际上，民主进程的后来阶段将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这将包括把民主进程进行到底，即彻底结束垄断资本家对社会的控制，把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以及国家机器转移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手中。

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

共产党人不仅要谋求一个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物质和较好的社会服务的社会，而且要谋求一个使人民的伟大的、不同的才干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改变经济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创造下列条件的手段：人类能够实现其全部潜力，并为共同利益而在一起工作，而不被阶级、性别、种族或信仰所分裂。

资本主义使人的个性畸形发展，使男男女女都从属于利润制度的需要，并使他们互相争斗。社会主义旨在创造一个使他们的个性能得以发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将不再有剥削和贫困，科学和技术力量将把单调和机械的工作所消耗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大幅度地增加用于休息和创造性工作的时间。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社会，即国家和政府成为脱离人民的机构，要么统治人民，要么替人民包办一切。社会主义要由人民自己来建设，人民参与政府的工作并对社会的发展负责。在这一过程中将产生对社会、工作和文化的新的态度。在两性之间、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和民族之间，将出现建立在合作而不是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新关系。

实现社会的变化和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不会是容易的，这不仅是由于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还由于在人民思想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这就更需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对抗和击败这些思想，改变人民的世界观，使他们能够积极和自觉地参加新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既不是一种附加的和非必需的奢侈品，也不是可以拖延到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后的东西。社会主义民主对建设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保卫和扩大民主以及为实现社会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广泛民主联盟，将在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经济

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工业和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它们生产的一切财富，包括现在被资本家当作私人利润占有的那一部分，都将归全民所用。此外，还将打破资本主义危机强加给生产的桎梏，使生产出来的财富大大地增加。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将采取增加工资、年金、津贴和助学金的形式来直接提高生活水平。或者用来降低物价，或者两者兼施。有一部分将用来提供诸如卫生保健、教育、住房和公共交通等社会福利设施以及文化和娱乐活动。还有一部分将用于工农业的再投资，以便进一步扩大生产。最后一部分将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机构及其国防力量提供经费和人员。

社会主义政府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 对所有的垄断公司和生产、金融和分配部门的其他大型企业，对除自用外的城市土地和大农场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国家将以合理的终身年金形式给个人以有限的补偿。这是一种分阶段国有化，小工商业并不包括在内。

(二) 对整个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以提高生活水平和发

展合乎社会需要的生产。这将与一切有关方面的人民团体商量和应它们的要求办理。

英国的社会主义将建立在比其他多数国家更先进的经济和工业的基础上。但这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了的的经济。唯有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计划化，为纠正这种畸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最终结束这种情况。社会主义国有化和计划化将消除混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浪费现象，保证充分就业，把国家财富重新用于更新工业和提供国家需要的重要的社会和福利事业。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经济。资本主义尽管在历史上有成就，但它的矛盾意味着日益严重地限制潜在的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和生产是为了应用，它将消除周期性的景气和萧条。技术本身将为公共所有并得到合理计划和全面应用。为此，就有可能取得高于资本主义的增长率。

社会主义政府的财政政策将是保证国家的资源、劳力、工厂、物资和土地得到恰当使用的一种手段。它的预算将与资本主义政府的预算具有根本不同的格局。预算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公有制企业。对个人的税收将采取简单的形式，高收入者付的税要高些，低收入者的税要削减。其目的在于降低间接税。预算支出将包括扩大合乎社会需要的生产和各种社会服务事业的基金。大量削减军费开支将可以把财力用于建设。对外贸易和货币流通都将按计划进行。随着取消海外投资，削减外债，取消伦敦城^①的作用，关闭投机性的商品市场和扩大贸易，就有可能合理地处理国际收支问题。

社会主义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对有关的企业有详尽和透彻的了解，也取决于有关工人的献身精神。社会主义政府及其计划机构，将和参加广泛民主联盟的有关工会及公共团体和力量在一

^① 指伦敦的商业、金融中心——译注。

起，提出计划草案供下议院、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以及全体人民讨论。这些计划在议会通过之前，将发给工会、合作社、消费者组织和地区、地方和工厂一级的委员会。要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计划和协商来管理现存的和新建的国营工业。这些工业的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将是工厂中选出的工人并由工会予以任命。

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的实现和工人与资本家雇主之间直接冲突的结束，工会的作用将要改变。工会将独立于国家机器并积极地捍卫工人的利益。通过发扬工业民主，工会也要在为社会主义建立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政府合作和加强支持政府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经营管理要实行民主的方式，各级管理都将有工人参加，既参加对整个工业的规划，也参加管理每一个企业和部门。工人在决定工作条件方面有主要发言权。工会负责保护工人的劳动条件、谈判工资和其它福利条件。工会同政府一样，需要防止过分集权和官僚主义以及把一部分工人的利益从属于另一部分工人的利益。需要通过全面发扬工业民主来防止和纠正生产指标压力过大，滥用劳力，以及管理机构或中央计划部门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等。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有化同资本主义国有化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国有化的董事会主要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并建立一个官僚主义的、不民主的体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收归国有的主要是一些为私人工业提供廉价原料和运输的有利可图的工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它们被收归国有的条件使它们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不得不为支付赔偿和取得发展资金而担负巨额利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一切都将改变。

合作社运动将得到鼓励。它已经成为在分配方面反对垄断资本家的一个武器。这一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并鼓励把合作社扩大到适合于它们经营的新的生产领域。合作社发展署可以帮助推行这一扩大计划。

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的工业和大部分土地将是公有的，但小工商业、小商店和小农场也有它们的地位。对它们雇用的人规定适当的标准，有助于使它们发挥有益的作用，并使它们免受垄断公司的重压。

中央和地方的计划一定要有益于消费者。因此要密切注意消费者的要求，鼓励群众提出批评，和消费者组织提出建议，消费者组织将扩大到代表所有阶层的人民。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还担负着保护地下的宝贵资源、减少工业污染和保护并改进环境的重要任务。应当能够民主地追究一切有关公共机构的责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重复生产个人占有的消费品的许多浪费现象。增加设立集体拥有和经营的设施，供人民根据其需要加以使用。大大增加国家资助和控制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事业，使之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合理地应用现存的科技知识能使人民从无意义的和重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减少工作时间，并提供现在还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休息和就业机会。要实现这一点，就应大力地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以便使他们能够参与决定如何合理使用科技知识和能力。

已经是英国最大的生产部门之一的农业将变得更加重要，既供应我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为消灭世界饥饿做出英国的贡献。农业将需要国家的支持计划以实现高技术的发展和提供价格合理的粮食。将结束垄断公司通过对化肥、灭虫剂、机器等的生产和分配对农业的控制。农业工人的工资将提高到其它工业中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农村的住房及其附属设备也将得到改进。小农生产将得到鼓励而不是受到禁止。自愿组成的小农合作社将得到提倡。最大的私有农场将成为国家的财产。

一般就收入来说，将消灭当前在很富的人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巨大差距。工资和薪金问题将通过同工会谈判来解决，既要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又要达到减少差距过大的目的。

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能满足人民的社会需要并且提高生活的质量。它将优先以人们付得起的价钱向他们提供住房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扩大卫生保健事业，使所有的人都享受公费医疗。大力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为所有学龄前儿童提供幼儿学校。不设私立的和特殊化的学校，而为所有儿童提供真正的综合教育，并配备必要的建筑和设备。扩大高等教育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艺术、体育、娱乐和文化设施的建立，都将得到鼓励和财政上的帮助。

降低享受养老金的年龄，但那些愿意继续工作的人也将有机会继续工作。那些毕生为社会服务的人们将得到足够的养老金、良好的住房和社会福利待遇，使他们能够过着尊严的和有保障的生活。全面扩大社会福利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采取具体措施来发展儿童和青年的才能，以保障他们的权利和机会。

外交政策

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将全面支持缓和与裁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它将促进世界的合作和友谊，使战争宣传成为非法并鼓励为和平而工作的团体。

社会主义政府将遵照以下原则执行其外交政策：

它将为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而努力，摒弃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它将支持取消敌对的军事集团，支持世界裁军以及禁止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将警惕地侦查并反对包括在外层空间使用的新式武器和新的战争方法。

一个没有战争和征服的世界需要各地的民族解放取得胜利，消灭所有法西斯和种族主义政权；所有国家都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独立，尊重它们的民族尊严和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因此要支持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继续剥削的政策；完全支持不发达国家为战胜贫困和帝国主义残余而采取的

措施。

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要在安全、贸易和经济等一切重要领域，以及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关心全欧合作的全面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其目标将是尽可能在最广泛基础上扩大贸易和合作，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和合作。社会主义的英国将为发展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关系和进一步的团结而努力。

英国将努力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在联合国里，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有它们应得的地位。

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将大大削减军费开支。它的防御政策在于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保卫英国免受外来侵略以及履行为这个目的而建立的非排它性联盟所要求承担的义务，如全欧洲安全组织和英国对联合国应尽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的政府不允许使用武装部队或警察来破坏罢工和采取其它反民主行动或反对人民的民主裁决。

社会主义民主

由于劳动人民掌握着政府的和经济的权力，他们就必须用这一权力来取得对国家机构的全面控制并完成国家机构的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会取消现存的民主机构，而是改变和改进这些机构使之更有效地为社会的需要服务，以及在必要时建立新的组织。

议会将是英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议员将作为当选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不受共同市场或大垄断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活动强加给他们的限制。议会多数将对政府实行全面的民主控制。政党和政府在职能上的明显区别是必不可少的。下议院和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将是真正的民族的讲坛，同时也是决策机构，对政策声明进行辩论，并就经过一切有关组织磋商后制定的法案进行表决。议会中设立的常委会将使议员们了解和影响行政

当局的政策，以使这些政策能经常受人民的审查。只有下议院、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才是立法机构。在社会主义的英国将没有上议院或君主制度的地位。

如果必要，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权力将以最合适的形式加以扩大，苏格兰人民在有关他们的事务方面，也将拥有同样的权力。这些都将包括在为分散政府权力和扩大人民参政而采取的主要步骤之中。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将得到保障，同时强调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人民之间为着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的必要性。英国的团结只能建立在三个民族自愿合作的原则的基础上。

所有民主政党，包括敌视社会主义的那些政党，争夺政治支持的自由将得到保障。在结束资本主义政权以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观点将继续存在并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阶级在社会主义建立后不会马上消失，要从人民思想中消除阶级观念和改良主义思想将是一个更长的过程。要在政治上同这些观念和思想作斗争，而不是企图去禁止有组织地表达出来的这些观念和思想。即使在民族权利全部确立之后，民族主义政党完全可以继续存在。此外，即使在阶级消灭之后，仍然需要继续表达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对重点的不同看法，包括通过议会的形式，供人民选择。在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样的争论当然不会象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反映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赞成实行多党制，让这些党有权维持其组织，出版刊物和参加竞选。

所有的政党都应保证在选举时尊重选民的裁决并遵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如果敌视社会主义的政党不这样做，而采用暴力破坏民主进程，社会主义政府和劳动人民将使用任何必要的力量来保卫社会主义。

把一个为资本主义的需要服务的国家机器改变成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国家机器的过程，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社会主义

政府将保证对国家机构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并鼓励在警察机关、武装部队和文职机关中的公民充分行使民权和工会的权利。社会主义政府理所当然地将要求在国家机构中工作的人效忠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那些被证明是不愿意执行政府的政策或没有能力这样做的人，就应辞职或寻找其它工作。那些竭力想破坏社会主义立法付诸实施的人将依法处理。

司法将独立于行政机构，其人员不再象现在那样从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中吸收。地方法庭的法官将根据工会和其他民主机构的提名予以任命。对官员们独断专横的行为可以提出申诉。将建立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和意见的制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必要的服务。取消体罚，处理犯人的目的是使他们改过自新，对任何罪行都不采用死刑。

社会主义民主将争取建立和保障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论其种族出身如何。立法和社会政策将致力于迅速和全面地克服黑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歧视和压迫所造成的影响。种族主义的行为和鼓吹种族主义的理论将是非法的。但是，种族主义的和偏见的物质基础被消除以后，这种思想和偏见还将长期在社会上存在。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开展剧烈的思想斗争以揭露种族主义思想的落后性和荒诞，并力求深刻理解和尊重其它民族和种族的成就和文化。

几世纪以来赢得的公民自由权将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些公民自由权包括：使公民免受任意拘留的人身保护权；由陪审团审讯的权利；罢工、游行示威、结社和成立组织的权利；思考、工作、旅行、出版、言论、发表不同政见、行动和信仰的自由。对上述自由的仅有限制，是一个有秩序和公正的社会为保护公民免受别人的干涉和剥削和为捍卫民主的需要。人民将享有公开或私下信仰和宣传宗教的自由，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教派一律平等，教会和国家分离。将消除所有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并保障他们的全部

公民权。

人民的民主政权

社会主义的英国保证给人民以各种权利，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人却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作、住房、良好教育和充分休息的权利。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仅是要保障这些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是很重要的。不管社会主义民主的表面结构是什么，它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人民自己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的控制程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这种人民的控制成为可能。社会主义英国的广泛民主联盟将把扩大这种控制当作自己的一个主要职责。

由于垄断资本和其它大工商业收归国有，那时对它们的管理是真正民主的。工人将在各级参加对整个工业的规划，也在每个企业和部门参加管理。工人在决定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方面有主要发言权。通过结构改革，通过经常讨论政策和政府的工作，通过建立有充足财力和工作人员的居民区委员会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更多参加管理，将使地方政府与人民更加接近。地方议会同工会、合作社运动、房客和居民组织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地方同全国性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富有成效的相互促进对真正的参与制民主是很有必要的。这必须是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负责全面规划的人要充分地了解执行和制定决定的人的压力和愿望并对此作出反应，也要充分了解那些由于执行决定的结果而受到影响的人的压力和愿望，并对之作出反应。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房客协会、工会理事会、妇女组织、地方上的居民区组织和行动委员会将受到鼓励，并根据它们的斗争和经验发展新的民主组织。在学校、大学和学院里，将制定出包括教职员、学生和家

长参加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的有效形式。在卫生保健事业和其它社会服务方面也将采用类似的原则。英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基层组织。在社会主义的英国，必须最充分地鼓励这种民主的首创行动，这对制止官僚主义和国家滥用权力是必要的。

报刊和其它宣传工具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至关重要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解散报业的垄断公司，就会削弱大资本的控制。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保证发展一个满足人民需要的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报刊、广播和电视服务事业，并由国家为它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将使政党、社会团体、工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以及妇女和青年组织都能够出版报纸和刊物。个人将有权出版他们自己的资料。全国广播和电视事业由代表人民的民主组织的委员会加以管理，并直接对议会负责。它们有义务给所有的民主政党提供足够的方便以便发表它们的意见。地方的广播和电视事业将对地方选举产生的机构负责，同时也需要报道不同的政治观点。将鼓励出版由人民积极参加的专业的、居民区的和工厂的报纸。

在戏剧、电影、音乐等一切艺术领域内，将促进和鼓励不受任何行政当局干涉的创造性的活动、实验和革新。将通过民主管理的机构提供更多的经费。将为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科学提供条件，使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各种不同的思想和理论可以自由争论。

妇女和社会主义

通过开展争取妇女解放的实际条件和反对性别歧视的运动，能够大大地提高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但是，妇女的全面解放的条件只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和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时才能实现。为此，社会主义政府将通过全面执行前一章概要论述过

的但还没有付诸实施的措施来完成这个实际基础。妇女对她们人身的控制，提供免费的人工流产和避孕药物；考虑到父母的责任和愿望、家务劳动和受赡养者，提供社会组织的托儿设施，提供就业和工作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都是基本的权利。

正象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对妇女的歧视已结束，但还需要做更多的事，还要同以前遗留下来的旧思想进行不间断的斗争。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结束在家庭和在工作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分工，在这一点上一个自主的妇女运动将起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社会中，妇女生育功能所产生的这种分工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永恒的。在个人关系中继续压抑妇女不仅会限制她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潜在作用，而且有损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形象。需要对世世代代歧视妇女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持久而坚决的斗争。目的是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在人民中间创立高度的相互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有可能运用他们的技术和才能造福于大家，并在个人关系中充分表达自己。

工人阶级的政党

在争取社会变革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广泛民主联盟的继续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一联盟中，工人阶级将是决定性的因素，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领导作用。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这一领导作用是不能强加于人的，而要通过工作和榜样来赢得。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工党在这方面将担负主要责任，而共产党将越来越多地发挥领导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作用。工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上，有它们特殊的重要贡献。但工会现在是，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是非党的群众组织。它们不是政党。

社会主义只有在工党——共产党联合的基础上才能赢得和建立。在这一政治过程中，无论在社会主义政府建立之前还是之后，工党和整个劳工运动将日益向左转和向社会主义转变。共产党将在议会和地方议会中，增加它的议员人数和影响。在两党之间将建立更加密切的团结关系。

因此，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争取劳动人民选举社会主义政府、提供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和领导支持政府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将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组织将有责任制定出社会主义政府的纲领，这个政府将用这个纲领赢得选举和保证加以执行。

就共产党来说（我们设想对工党今后也会这样），这种制订政策的职能将在公开的代表大会或会议上，在有各种倾向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公开和充分的辩论中，民主地加以执行。决定权属于民主的多数。

随着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将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奠定基础。但是，在总的目的一致的前提下，不同思潮将会在民主讨论和辩论中不断地表现出来，在选举中和两次选举之间的活动中劳动人民就能够在工人阶级的各个政治组织中间进行选择。

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在我们为之而奋斗的、建立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英国，我们将创造条件为向更高形式的社会，即建立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这样一个社会要求产品大大丰富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要树立合作和关心共同利益的新的世界观，并消除过去同阶级社会有联系的态度和习惯。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必要性将消失。这个社会将没有剥削，应用科学和技术使人民从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大休息、教育和文化事业，以使人类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在这个社会中，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变革社会的新战略^①

(英) 约翰·高兰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各个发展阶段(包括战争及战争后果), 各国阶级力量的特定关系及其政治体制的发展, 劳工运动的力量以及其他这类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变革社会的战略问题。

变革社会的战略实质上是个纲领性问题。列宁在这方面曾经说过: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恰恰相反, 我们深信: 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 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 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 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 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 而这些原理的应用, 部分地说, 在英国不同于法国, 在法国不同于德国, 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

这种独立的探讨正是西欧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的工作, 这种探讨有时被错误地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列宁在十九世纪末发表了上面的言论。因而, 英国和其他国家制订的战略路线与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战略路线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象列宁预见到他的战略会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一样。

由于工党的改良主义战略在英国和其他地方都遭到失败, 整

① 这是英国共产党已故总书记高兰所著《改良主义与革命》(1978年10月出版)一书的第二部分。

② 《列宁全集》第4卷, 第187—188页。

一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在工党连续执政四十四年之后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至少是暂时下台了。福利国家走进了死胡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在瑞典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西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最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一，在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下，西德被作为资本主义取得突出成功的事例而予以宣扬，尽管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七七年大选时失利。在欧洲，表现出最有变革希望迹象的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共产党实行新的战略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已经建立起来。现在要想准确地说出西班牙和葡萄牙会发生什么情况还为时过早。

同改良主义战略的失败形成对照的是，列宁所制订的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带来了决定性的社会变革，以致当今世界有了两种社会制度。正因为这样，共产党人将始终不渝地坚信，俄国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有着最重大意义的突破。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讲是走起义和内战的道路，虽然应当看到列宁在一个关键时期曾经考虑过革命的和平发展。革命产生了新的政权机关，即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和颠倒是非抹煞不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成就。我不在这里重复我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评价以及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问题》一文（一九七六年一月号《今日马克思》）中已经都谈了。那篇文章引起了长达一年的活跃的讨论。实际上，斯大林时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概念，而是大大歪曲了这个概念。

那么，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期才出现了制订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新战略的这种需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因而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进一步独立探讨的必要性。

在一九一八年的条件下，在共产国际早期，据说进行内战和

建立苏维埃是变革社会的唯一战略，而且看来似乎也是这样。这当然是列宁的观点。在当时情况下，认为继俄国革命之后其他国家也将很快发生革命的看法似乎是有根据的。由此发生了列宁同考茨基所进行的著名的论战——《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在德皇垮台之后，亦即一九一八年由于苏维埃和立宪议会同时存在，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德国革命究竟是采取苏维埃道路，即推行无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还是采取立宪议会道路，即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其结果是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德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列宁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辛辣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他说我们只能谈阶级民主，又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是一大进步，但是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①。无产阶级取得的进展越大，资产阶级就越有可能求助于专横的统治，等等。

统一战线策略

二十年代的革命浪潮遭到挫折之后，至少在欧洲，共产国际是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共产国际二大（一九二〇年七月）号召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动派。但是，共产国际队伍中存在着尖锐分歧。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三大上，列宁支持了主张统一战线和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在德国发生的过于乐观和遭到夭折的起义使问题复杂化了。当时有一些人存在着把列宁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观点同葛兰西关于需要作“长期打算”的观点对立起来的倾向。扼要地讲，葛兰西在一九三五年的看法是：“在当代，从一九一七年三月到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5页。

一九二一年三月是政治上的运动战；此后则是阵地战。无论从实践方面（对意大利来说）或是思想方面（对欧洲来说）其代表都是法西斯主义。”不过应该看到，他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就持这种长期打算的观点了。葛兰西并没有完全排除突然变化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在西方，文明社会十分复杂，突然袭击的手段已经过时了，需要作争取“领导权”的长期打算。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长期斗争意味着在西方立即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口号在西方已经不适用了，共产党人要等到革命成功以后才参加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葛兰西并没有对列宁在三大的提法表示不同意见。他写道：“在我看来，伊里奇（列宁）懂得有必要把一九一七年曾在东方成功地运用过的运动战改变为在西方唯一可行的阵地战……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统一战线’公式的涵义。”^①

葛兰西争辩说列宁来不及进一步阐述他的这个公式，而且列宁也只能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述，各国的还是需要各国自己解决，也即要由各国具体地制订本国的策略。

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必须看到，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惨败之后，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三大起草的策略提纲草案中，对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使用了尖锐的语言。一九二三年的起义，有两万工人死亡。列宁评论说，不管这次起义是如何英勇，“在将来，除非共产党人不只是在一个小地区，而是在全国各地，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否则就不应接受这样的挑战……。”^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地方，共产党不仅在组织领导方面，而且在共产主义原则方面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种唯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就是犯罪性的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237—2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英文版第323页。

不负责任……。共产国际的策略应当以坚定地和有计划地致力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为基础，首先是在老的工会内部。”^①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关于策略的讲话中说，“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同情。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这里说的‘工人阶级’，是按西欧的说法，即指产业工人而言）的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多数”。^②

遗憾的是在最需要统一战线策略和战略的时候，没有运用它们。共产国际领导层中的宗派主义分子占了上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稳定时期。共产国际五大（一九二四年）当然提到不能采用直接进攻的战略。而六大（一九二八年）提出了造成灾难的“社会法西斯”策略并且实际上抛弃了统一战线。六大争辩说，不仅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全都站到了统治阶级一边，而且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危险的一翼。这种策略使世界各国共产党暂时都受到孤立。一九七一年莫斯科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共产国际史纲》对此进行了批判和指责。在写这些事件时，我们必须记住社会民主党对希特勒的上台和战争是负有历史责任的。但是这并不因此就原谅了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只是为这种错误作了一点解释。即使处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一九三一年）仍然把赢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斗争提上日程。它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又过低地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我应说明我当时是赞同这些看法的。一九三一年，在因弗戈登兵变发生后第二天，我曾在狱中同狱长谈过一次话，我对他说，革命快要到来！）

《共产国际史纲》的作者们说需要一条新的战略路线，需要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20—3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84页。

实现重大的改变，转向民主和反帝总路线。列宁在民主问题上对考茨基的那种责难总的来说并不是当时问题的所在。问题不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民主，问题是要反对法西斯恐怖主义，为民主自由而斗争，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的胜利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一九三二年以后开始强调争取团结、民主和平，但是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和勉强的。确实，直到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七大才真正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战略。

毫无疑问，可以说新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来自共产国际中心。一九三四年法国的人民阵线和布鲁姆政府，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所体现的人民团结和斗争，以及其后的西班牙内战，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季米托洛夫的历史性报告开辟了道路。这不仅是统一战线的战略，而且是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盟和社会组合的战略，提出广泛的民主要求以及社会和经济要求，并且为和平而斗争。它不是为了立即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目标，而是一种最广泛类型的过渡性纲领，毫无疑问这个战略必然会获得巨大成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战争确已发生后，它印证了这种情况。这个统一战线不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而主要是苏联同那些虽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附庸的联盟。当时在被占领的欧洲和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大家都竭尽全力为争取胜利而斗争。在被占领的欧洲，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形成了反对法西斯的主要抵抗力量，预示着他们会起真正坚持民族抵抗和民族独立的作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战争割断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世界的一切联系。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解散。解散时发表的声明解释说，共同的国际中心已不再起作用，并声称随着各国内外关系日益复杂，“不管什么样的中心在解决每个国家的运动所面对的问题方面，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它详细地

阐明了这点，谈到“各国历史发展道路极其不同，各国性质不同甚至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矛盾，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和速度不同，最后还有各国工人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同。”^①

战后的问题

西方共产党经历了战争和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丰富经验之后，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大战胜利未及一年，冷战就代替了盟国的联合。产生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次战争具有一些互相矛盾的方面。问题在于盟军的胜利究竟会带来多少真正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这点就很清楚：联盟中资本主义一方的目的始终是保留资本主义。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东欧从战争中诞生了真正的联合政府。尽管东欧过去的统治制度同法西斯制度事实上完全一样，但是联合政府提出的目标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巩固民主和实行多党制的议会制度。然而，由于冷战，在苏联压力下，人民民主阶段逐步让位于本质上体现了苏联道路主要特点的制度。这种制度早在初期就因斯大林的罪行和作法而受到歪曲和破坏。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越南、中国和朝鲜的革命主要是按照本国情况进行的，并且同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战略，除了收复殖民地外，首先是在西欧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希腊问题就是在英美直接军事干涉下解决的。在法国、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译注），游击队武装力量被解散或者被并入国家正规军队。在有群众性共产党存在的地方（法国、意大利）它们的策略是把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分开，使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政党联

^① 《世界新闻与观点》，1943年5月28日。

合或者结成联盟，撤消共产党部长的职务并孤立共产党。在被瓜分的德国，它们的目的是在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重建和重新武装西德，使社会民主党人先是在“大联合政府”之外，然后再参加进去。有人提出，面对这种局面，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本应展开武装斗争，那就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府。这样做不但会破坏在抵抗斗争中建立的运动的全民族性质，而且必然会招致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建立和冷战中使用的各种手段，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般都支持“西方联盟”。

因此，战后在西欧各国共产党面前，又提出了策略、战略和纲领等重要问题。当时恰好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

当时所涉及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同三十年代人民阵线时期的问题一样，并且也涉及同样的策略。不过需要有新的发展，因为必须把策略同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联系起来（换句话说，需要一个新的战略，需要使党的纲领前进）。

确实，这个问题早在三十年代已经出现。虽然在七大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为所有各国党（包括西方的党）制订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总纲领仍旧是建立苏维埃的战略和无产阶级专政。例如，季米托洛夫在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府的可能性时，他接着说，这样的政府不能带来最后的解放，还必须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政权可以带来这种解放”。他又进一步论证说，除了其他东西以外，只有在建立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础上，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单一的政党内。”^①

不过即使在这段时期，上述看法已经同严峻的政治现实发生

^① 《共产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报告汇编》英文版，1936年伦敦现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第64和75页。

了矛盾。当时各国共产党正在为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独裁而斗争，但他们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长期目标，虽然他们解释说，不要光从字面上看这个名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先进的民主。（英文“独裁”和“专政”为同一个字——译注。）当时他们正在为保卫议会民主而斗争，反对力图摧毁议会民主的法西斯分子，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想用苏维埃来代替议会。而要把这些概念调和起来，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英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九年大战爆发时制订的战前最后一个纲领草案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这个草案从未发表过。

这个草案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由一个纲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现在英国在共产党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它大力主张保卫民主和民主权利，同时又揭露这种民主的种种局限性。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草案还是阐明了资本主义民主本身和法西斯独裁大不相同。草案在谈夺取政权问题时说，“斗争性质将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抵抗，即使在工人阶级的代表取得议会多数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暴力抵抗。面对这种抵抗，政府不是投降就是直接求助于群众并且组织人民的武装斗争。一个新型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从这个斗争中发展起来”（第60页）。紧接这段话下面有一小节，标题是：“工人阶级专政”。这节说，新的国家政权将需要“决定性力量”以便解除剥削者的武装。它说，新的国家将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极为广泛的民主，“但它对于一小撮剥削者则实行专政。这种专政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要还必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这种专政就仍然是必要的”（第61页）。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是新的国家政权的基础。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没有提出要通过起义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标。恰恰相反，是由于资本家的抵抗，才产生暴力斗争，也因此而决定了要实行工人专政。早在一九三九年，这个纲领草案就已

经在详细考虑这些新问题了。

战略的改变

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在二次大战后的新条件下，制订新战略的问题就变得更为迫切。至今为止，一直假设要通过起义建立苏维埃的这条战略在当前是否仍然有效？在有资产阶级民主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是否确实能够运用这种战略？对于这些问题，经验作出的回答是：“不能”。早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发表《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前，哈里·波立特就在一九四七年他的那本小册子《展望未来》（共产党）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随着劳工运动坚持国有化的建议，使军队、法院和国家民主化并且实行普遍的工人控制工业，“在那种情况下，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将受到削弱，工人和人民的权力和控制将会增长，从而使英国走上一条新的英国式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将保持并加强英国的民主制度，而它也并不一定非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工农被迫采取的那条道路不可”（第92页）。四十年代末，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国和陶里亚蒂在意大利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到了一九五一年，波立特写到的这条新的英国道路制订出来了。同年，我们党提出了变革社会和革命的另一条战略：《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根据我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实际条件提出的走向执政的道路。

同过去的理论和实践相比，这个纲领有一些重大的发展。它阐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并不构成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它呼吁为英国（摆脱美国）取得民族独立以及为所有殖民地人民取得独立而斗争。这种观点的前一部分并不全是新的观点，在七大已提出了民族独立问题。后一部分虽然不是新的，但它提出了英国自愿同前殖民地联合的思想。（这一部分后

来在一九五八年版本中删掉了)。纲领指出,在我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占国内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右翼控制了劳工运动,使他们潜在的重要作用不能发挥出来。它接着说,在战胜工党右翼的影响和劳工运动团结起来之后,英国人民可以在英国条件下,通过他们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苏维埃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赢得其他的民主同盟者,改革议会与国家,使议会成为“体现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愿的民主工具”。尽管还需要进行艰巨的斗争,但可以不经内战达到这一点,虽然纲领告诫说,人民政府会随时准备好对付资本家的反叛,包括使用武力在内。对大产业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将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进步打下基础。毫无疑问,这种走向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前景是纲领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性发展。纲领说,共产党除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利益外,没有什么其他利益。同时历史表明,没有致力于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

这是第一个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纲领。这个纲领自然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共产党情报局刊物和“真理报”予以全文刊登。当时哈里·波立特同斯大林在谈话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纲领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在英国和平过渡的思想,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观点。

令人难于理解的是,一九五一年及以后,纲领的几个版本上都没有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也没有引起过多少议论,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发表为一九七七年代表大会准备的修订草案。鉴于关于一九七七年修订草案的种种议论,英共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①,说明了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理由。声明开头概括地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是指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取和行使政治权力,这里专政的含义同通常所使用的专政一词的含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见1976年11月16日《晨星报》。

认为，即使那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专政”，这种资产阶级专政或者资产阶级执政必须改为由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执政。一般地说，列宁捍卫了这些思想。然而他在革命以后，常常把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具体用于阐明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包括工人阶级政权的具体形式——苏维埃。声明还指出，虽然纲领表达了要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行使国家政权的思想实质，但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维护一切现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且还要求在我国资源归人民群众所有的基础上，给人民以最广泛的民主。

声明最后的结论值得全段摘引，它写道：“但在纲领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将会使人误会。第一，我们认为把‘专政’一词用于说明我们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极不恰当的。而我们的想法同这个词在本世纪（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的含义是完全相反的。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本世纪已经历史性地同通过武装起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包括苏维埃和一党制联系在一起。这些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第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明确地讲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与其同盟者之间的联盟，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本身并不能说明这一点。‘无产阶级’一词常常是用来表示工人阶级的传统核心，即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当代读者，这个词可能含有工人阶级的核心对其他人的专政。这并不是我们的主张。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在我们党的纲领中使用这个词是不适当的”。^①

经过对这个词的由来和使用进行研究，弄清了如下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并没有严谨的定义。马克思第一次用这个词是在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受到挫折之后。当时的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小资产阶级、农民

^① 见1976年11月16日《晨星报》。

和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都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主义，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刚刚形成的社会主义目标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以普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宪法提出的总目标交织在一起。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强调必然推进革命，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团结在社会主义的周围，“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在斗争的结局还不肯定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中写道，需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无产阶级剥夺有产阶级的财产和夺取国家政权。他们接着写道，然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占优势，同正式的新政府站在一起时，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听从独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这几乎是一种预先设计的双重政权的主张。^②后来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一八五二年），提出三点著名主张，这封信曾被大量引用。信中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未下定义。^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作的结论，重新谈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中国家的大规模扩展问题，谈到这个共和国如何不得不加强国家机器“而不是把它毁坏”。^④人民可以说，这里提出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思想。

由于一八四八年起义失败及随后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结成不管什么形式的联盟而取得了胜利，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谈及无产阶级专政。在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重申他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的告诫，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无产阶级的任务不仅仅是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7—3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

换资产阶级政权，“而应该把它打碎”。①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了普法战争期间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祝贺公社社员夺取了政权，尽管他本人认为起义时机还不成熟。他写道，巴黎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实行由普选选出城市代表、撤换代表、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人民代替、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不是由官吏而是由人民管理、取消精神压迫、选举法官和审判员等等。“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②因此，恩格斯在他写的《法兰西内战》一八九一年单行本导言中讲了这样的名言：“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从马克思当时的解释中，找不到类似“专政”一词今天所具有的概念。在同一篇导言中，当恩格斯笼统地谈在民主共和国内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时，他也着重提到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从以上种种，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不论马克思谈的是欧洲大陆哪个时期，是一八四八年还是一八七一年，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和街垒。历史上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正如资产阶级以武力向封建制度挑战，试图建立起新形式的政权一样，无产阶级要想进行斗争只能靠武力和内战才能做到。巴黎公社是高潮。法兰西在作战。政府势力却在实际上把巴黎和法国出卖给普鲁士。当时的巴黎民政秩序垮掉了，新公社对人民群众来说是民主的。

列宁面临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这时做时，他根据俄国革命和后来内战的实践以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③ 同上书，第336页。

当时的环境而发展的理论，也带有当时的痕迹。我们几乎用不着谈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制度崩溃了，一九一七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双重政权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议会道路（即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要么是权力归于苏维埃（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我们知道，这一切全都是同结束战争和帝国主义屠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列宁的口号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内战”。^①我们已经谈过，列宁有时也预言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九月到十一月之间。他写道：“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验它们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②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如果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情况的发展在许多重要方面就会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它并未成为事实。革命在帝国主义干涉下采取了起义的道路，后来还进行了内战。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作了哪些重要的发展？新形式的政权是通过暴力和革命建立的而不是根据议会通过的什么法律建立的。他写道：“这个政权直接依靠革命行动，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③这是他一再谈到的主题。他在同考茨基论战时谈得最透彻。他谈到：“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④这并不意味着，也不应当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具体体现这一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是毫不受法律控制的或一味专横的统治。恰恰相反，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这是一种阶级专政，是国家用强制手段镇压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进行的非法的武装反革命活动。在列宁写这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

篇文章时（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他当然认为内战是普遍规律。他认为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他还进一步表明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①他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中重申了这一点，他回答考茨基说“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不是用投票来解决而是用内战来解决的。”^②

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作为一般规律来讲，这种提法是对的。确实，当时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就是要赞同这些总的主张（包括建立苏维埃的主张），然而一旦革命处于低潮，人们就对把内战作为唯一道路的战略表示出很大的怀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为了需要争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他确实亲自领导过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必要基础的，它将使用暴力来对付企图复辟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但是它也会“充分发扬民主，……全体居民群众……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③。

列宁强调了巴黎公社的民主性质，在抨击“议会迷”时，他并不是抨击民主而是抨击“清谈馆”现象。苏维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他说，甚至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作法是俄国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一般原则问题。他在同考茨基辩论时讲得很清楚：“预先就担保说，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全都一定会或大部分一定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④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讲：“镇压资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剥夺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7页。

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并不是必要的。”^①

最后，他论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指暴力或主要指暴力，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出自拉丁语系、属于历史和哲学范畴的科学名词译成简单的语言，它的意思是：“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②

这一段话很短，总结很不够充分，但是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单是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历史环境同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而且斗争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及其具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战争和战略

英国党一九五一年的纲领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思想作为出发点不仅是大胆而新鲜的，而且包含有一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战略的重要思想。纲领并没有低估战争的危險，相反，在关于美国政策和冷战、当时如火如荼的殖民战争以及西德和日本的重新武装等问题上，提出了最强有力的警告，并且强调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尽管如此，纲领还特别声明说：“尽管战争危險迫在眉睫，英国共产党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共产党摒弃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相反地，它宣布：在相互尊重民族权利与独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存是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382页。

可能的。”①纲领告诫人们要认识第三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它“将毁灭我们的大城市，消灭我们成千上万的居民，并将使英国倒退几个世纪”。这种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预言，部分地是以两种制度的不同性质和两种制度之间变化着的力量对比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征服性战争或者把战争作为一种政策的工具。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是否能够纠集力量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长壮大制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现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大战的看法是：世界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和因此要用战争来瓜分世界引起的，也是由于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后者是主要矛盾。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两种矛盾就交织在一起，因此这次大战是两种制度联合起来进行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更加起支配作用。如果我们争辩说，从理论上来看，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是可能的，因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日本或二者都比美国发展得更快而造成了发展上的不平衡，然而我们也要说由于世界上实际力量的对比和现代武器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发生重大冲突的前景确实还是很遥远的。另一方面，小国之间的战争（如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则是不能排除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在中东发生的一次新的战争有可能把几个大国卷进去。至于资本主义阵营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既然从我们的党纲制订以来的二十七年中都能够避免，那么这种前景今后只会更加坚固不拔。关于中俄战争的揣测都是无稽之谈。不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多么尖锐，两国有着共同的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战争的理由。这些问题将通过谈判解决。另外还有殖民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的问题。但

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页。

是当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形成两个世界体系时，新的社会制度成为决定性力量的阶段出现了。正如越南和安哥拉所表明的，可以在不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由遏制并战胜帝国主义。

然而，我们所谈的不是一种静止的概念。我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如，⁶⁰有可能发生核意外事件，而且美国现在发展了只用来杀人但不毁坏财物的中子弹，这是使核战争能够为人们“接受”而采取的一个步骤。我们完全反对把恐怖平衡理论作为维持世界和平的途径。因此要不断地进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将会出现危机，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真正的斗争是使局势的缓和不可逆转，而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将不会有真正的保证。所以，争取和平斗争是《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战略的一块基石。

这一切对于新的革命战略都有重大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的战略部分地是因战争而决定的，因此他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的口号。虽然战争不是革命的原因，革命是因社会内部矛盾而发生的，但在过去，世界大战从其促进社会秩序崩溃的意义来说，曾经起过类似革命催化剂的作用。不单在沙皇俄国，而且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崩溃的过程中情况都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帝国和希特勒的东欧帝国社会秩序的崩溃以及日本的亚洲新秩序的崩溃，为革命和民族解放开辟了道路。在英国和资本主义战胜国，社会秩序并没有垮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下来或者重新建立起来（如意大利、西德、日本）。

然而，⁶¹假使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西欧的社会变革就无须在战争和因战争引起的社会崩溃条件下进行。西欧要是出现社会变革，就必须完全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和国内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状况，要么这种变革就根本不会发生。因此，对西欧和类似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变革的战略，需要考虑这个极其

重要的方面。革命不能“输出”。“解放”西欧不是，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目标，而且没有一个共产党赞成过这样的观点，将来也不会赞成这样的观点。但是，为了制止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的进展，资本主义对外进行干涉总是可能的，每一个共产党对此都有所警惕。不过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外国干涉也起了强大的遏制作用。

没有内战

正如我们说过的，通过新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是《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最重大的创新。此后的几版都进一步发展了英国道路将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道路不同的论断。一九七八年版谈到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也由于英国的特殊条件和历史。它作了这样的概括：

“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劳工运动的潜力是巨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一起就能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孤立和对抗大资本家。各种民主力量具有长期斗争的经验并且赢得了公民自由权和民主权利，虽然这些权利不断受到进攻，但它们为推动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议会本身就是过去民主斗争的产物。它可能而且也有必要改造成为执行占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意志的民主工具。尽管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外部干涉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已因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减少了。通过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对社会，包括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就可以充分地发扬民主，从而打破资产阶级对民主的一切限制，为不经过武装斗争前进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在英国今天的政治条件下，人们无法赞成内战和苏维埃道路。不能脱离英国的历史背景抽象地运用理论教条。列宁是面对

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运用理论的。我们还应当回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立场是：有两种革命方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产业无产阶级及其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成长壮大，以及争取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斗争条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这段期间同意英国革命的和平发展的。

一八七一年七月在巴黎公社刚刚遭到失败以后，马克思在接见美国《世界报》记者时说过：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他接着说：“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大概会是暴力的，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自己选择。马克思在《世界报》记者逼他对英国采用和平道路作出绝对保证时，他拒绝了。他说统治阶级在它还掌握多数票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①

马克思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在海牙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发表演说时讲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象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第一版序言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3页和6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提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和历史的结果（原文如此。中文版的译文为‘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译注），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①在恩格斯看来，毫无问题，这种可能性是同一个至高无上的议会的存在相联系的。他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到：“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②

很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革命战争的这种看法，是根据英国总的来说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情况不同而提出来的。这些不同方面包括英国工业化的程度，工人的人数，工人高度组织起来的情况，政治自由和政治斗争的高水平，在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实行普选的重大意义，以及这种情况可能对议会和议会立法产生的影响。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把这种情况同英国议会外斗争的伟大传统和重要性联系在一起。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提出，由于工人占人口绝大多数，如果工人阶级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民主就可能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英国的民主，但他们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5页。

年中，从来没有提到英国的斗争要采取起义的形式和建立某种权力来取代议会。因此，《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非常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采取暴力，那么也是来自统治阶级，是“奴隶主的反抗”。即使在这点上，我们党的纲领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致的。每一版本都强调，必须击败这种可能出现的反抗，而且阐述了为此能够并且必须集合哪些力量。

有人会争辩说，由于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看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主张都不能成立了，因而英国不经过内战实行过渡的全部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列宁谈的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著名的打碎国家机器的论断），该论断以这样的话结束：这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列宁指出，英国在一八七一年还没有军阀制度，大体上也没有官僚制度。他接着说：“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英国革命，甚至人民革命，很有可能不必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现在到了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支配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一九一七年——原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打碎、摧毁**‘现成的’（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间，这两个国家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①

人们完全可能争辩说，那是一九一七年的情况，而英国一九七八年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呢？在我看来，列宁的这种特殊的提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2—403页。

法似乎是他的内容更为广泛的总的论断的一部分，我们在谈无产阶级专政时已提到这个总的论断，而且列宁本人在一九二三年已经对总的战略作了重新估计，以便找出不依靠起义而赢得大多数人的途径。当然引经据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之所以追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看法，更多地是为了说明我们提出《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是遵循这个传统。一九五一年提出这个纲领并不是因为有上述语录的内容，而是因为一九五一年的政治环境和生活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纲领就是根据这些条件制订出来的。

列宁在理论上的发展的内容也是这样。我们对于政权在革命战略中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不存在幻想。前面一章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并且谈过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谈过为什么我们要采取民主变革的路线而不是争取“粉碎”国家机器的路线。顺便说一下，我们应当看到，苏共二十大对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经过内战而在民主改革议会的过程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因此，《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做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战略（不经过内战，赢得议会并变革议会的战略）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通过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战略），亦即用现时完全不同的历史形势的产物来代替以前的历史形势的产物。由于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占绝大多数，多年来在英国就已有在赢得议会政治多数的可能性。这种变革议会的可能性即取决于议会的最高权力。也取决于议会外的政治斗争。在许多情况下，议会外的政治斗争是最具决定性作用的。这并不是我们偏爱这种战略而不要另一种战略，而是当前实际情况要求有一个符合新情况的新战略。

我们在肯定英国当前的条件不存在可能爆发内战的前景的同时，也应当弄清楚，我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谈的是工

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把起义作为取得政权的道路问题，而不是在谈选出人民政府以后发生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如智利阿连德所面临的那种局面）。纲领充分地谈到了后一种可能性。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前的实际形势导致列宁最终采取的那种战略，我们只要把当时的形势同英国目前及今后几年的形势作一番比较，就会认识到新战略对于英国的必要性。

阶级力量对比

问题的核心在于，英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是否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也就是说，这些阶级力量的团结和行动，能够使统治阶级不可能凭借内战来阻止选出一个进步的左派政府。纲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它对英国阶级力量所作的分析，当然，在这里，情况同革命前俄国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目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就是人们对于工人阶级到底是采用所谓的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定义，而这对于战略有重要的关系。（有关材料很多，可参看乔恩·布卢姆菲尔德编的一九七六年伦敦共产主义大学材料《政党，阶级与领导权》，以及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今日马克思主义》刊载的早期讨论文章。这些讨论文章已由英共编印成题为《阶级结构》的小册子，售价二十五便士）。

我们党的纲领采用了广义的定义，法国共产党的战略同“英国道路”相似，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共产党却采用了更接近于狭义的定义。然而，两党都把建立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的强大的人民民主联盟作为关键问题，并把孤立垄断资本家作为不经过内战逐步取得政权的决定性问题。工人阶级显然是联盟的领导力量，这不仅是因为它人数众多，也因为它在社会上的地位。纲领相当明确地提出了判断哪些人属于工人阶级的客观标

准：“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工作能力以换取工资或薪金，他们按照雇主（拥有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手段）及其代理人的命令干活”。^①这个定义不仅包括传统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还包括工业和分配系统内象技术员那样的白领工人，因为按照纲领中阐述的阶级定义，这些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跟着就是从事教育、卫生、社会服务事业、民政和地方政府工作的劳动者他们是工人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也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他们不是直接向资本主义雇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间接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利润效劳。一个机械维修技师负责使机器为生产不停地运转；一个“保养”工人（如保健人员、医生）负责使开机器的工人继续工作下去。客观的社会阶级和个人认为自己所属的阶级是可以不相同的。这些劳动者中有人认为是“中产阶级”，但是在客观上他们是工人，因为他们的利益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工人阶级的成分和结构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机械制造业在减少，所谓的服务性行业在增加。有些工业在走下坡路；所有的变化都是因技术上的变化引起的。因此情况是复杂的。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有时还有冲突。“他们在工会的组织程度和阶级觉悟方面有差别；在政治的理解力、组织性和责任感方面有差别；在生产程序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差别；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包括实际的或是想象的联系）在程度上也有差别。”^②目前情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是在生产过程和社会服务行业中，还是在工会和政治运动中，妇女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白领工人和自由职业者阶层以及公用事业、地方和中央政

^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76年版。

^②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8页。

府的雇员中，工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在一千一百万工会会员总数中，有四百万左右参加了英国全国职工大会。其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占半数以上。

不论对工人阶级采取哪一种定义（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基本结论或者目标仍是一个，即：最有效地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并且使其他受剥削的阶层同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反对垄断公司和进行既争取实现眼前目标，也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对那些认为自己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尤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使他们相信工人阶级是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的。劳工运动和劳工运动中的左派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劳工运动必须把那些属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但受保守党和自由党影响和领导的人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治多数的一部分。

然而，问题涉及的范围还要广的多，工人阶级在团结方面应该更有胆略。例如，对待介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也出卖劳动力，但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诸如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中高级文职人员。他们代表资本家阶级行事并且同他们思想一致。他们自己也常常在企业中拥有相当大的股份并且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中层管理人员和中层文职人员。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充当资本家的代理人，但对生产资料只掌握有限的控制权。可以把他们划为介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在这一类人里还包括只由一家人自己经营的家庭工商业和个体经营的自由职业者阶层，如建筑师、医生、律师等。他们都受到危机的影响。因此，英共纲领宣布：“为了把这些阶层中尽可能多的人争取过来，结成广泛的民主联盟，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有必要提出一些政策”。纲领针对小工商业者受垄断资本家摆布这一点，甚至考虑把小工商业者争取到联盟方面来，并且提出了帮助他们的具体经

济措施。从这一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基础工业的工人在工人阶级和民主联盟里，始终起关键的作用，这是由于他们有经验，有工会组织，同工党有联系，阶级觉悟和团结的程度高，以及他们有无可怀疑的力量。多年来他们经常采取的群众行动表明了这一点。除了阶级地位外，还有广泛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对这些运动的意见。

问题在于，从政治上来看（这里讲的政治不仅是指投票，而是指领导社会），许多属于上面所讲的那些阶层的人是效忠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因为劳工运动还没有把他们争取过来。

从表面上看，只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人数就足以几乎自动地形成劳工和进步力量的多数。然而事实上，保守党人和统治阶级保持着十分强大的政治控制。因此各种力量是分裂的，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力量结聚成广泛的民主联盟。这不是一个计算选票的问题，虽然这也很重要。问题是要使所有这些力量采取政治和社会行动，用广泛的要求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且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来说服他们相信变革社会的必要性；换句话说，争取他们支持劳工运动为寻找新的出路而斗争，并在全国范围内向现行社会制度提出挑战。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的选举斗争不仅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比过去更有意义。左翼必须起主要作用。不过更重要的是：广泛民主联盟的整个前景是同工党和劳工运动今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战略和劳工运动

由此产生两方面的问题并且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即：左翼怎样才能争取公众支持广泛联盟的思想，同时，在劳工运动内部战胜右翼并取得决定性的多数。在后一个问题上，斗争将日趋激烈。因为每一届工党政府都加紧进攻左翼，设法压服或

者哄骗工会，并且反对同共产党建立任何联系。其结果是工党政府同工党之间的关系发生危机，并且竭尽全力保持工党议会党团所起的右翼据点的作用。与此同时，右翼还设法用几个内阁席位来安抚左翼，虽然这一手法也失败了。在所有这些斗争中，争夺对工会的控制和领导的斗争是关键性的。

因此，可以说这场斗争是工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阶段。它将决定究竟是右翼再度抓住领导权还是左翼能使这个群众性政党和工会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且全力以赴地朝着这个方向建立起广泛民主联盟。

尽管议会左翼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一些弱点。正如《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谈到的，工党左翼议员不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力量。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部分工党左翼议员仍然在诸如群众斗争、国家和政权这些问题上受到改良主义观点的影响，并且有时低估工会内部的斗争，等等。正如我们党的纲领上说的：“由于工党左翼还缺少一种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一个中央组织，而且同议会外的许多运动和斗争没有充分的联系，因此，它本身不能对劳工运动的思想 and 活动进行必要的改造”。^①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许多弱点，其中两个弱点是人数少和在议会中没有代表。但是从共产党的历史记载来看，共产党在这些正在发展的事件中，起领导作用（正因为它是共产党）并且在今后将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论有什么困难，我们必须努力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工党左翼同工会、共产党以及学生和其他人，为要求执行替代性的纲领而联合开展全国性的运动。如果我们要建立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广泛民主联盟，就必须做到这一点。早晚总是要做到的，因此越早

^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英文版，第25页。

越好。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工党的思想。这将同由于工会的参加而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工党的思想不相协调。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工党必须重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放在首要地位；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强共产党，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想动员和争取成百万人参加广泛民主联盟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就需要有数十万人组织起来的力量。因此这个关于工党最终前途问题决不仅仅是内部的理论之争。如果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要想使我国人民群众参加广泛民主联盟，那么争取工党执行左的政策和使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政治领导力量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针对这一主张，自由党提出了所谓左派重新站队的主张。格里蒙德当初提出这个主张时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现在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自由党人在特定情况下，将会同保守党人结成联盟，这是很清楚的。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工党中某些右翼势力是否会分裂出去同自由党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中间性质的党。现在很难看出工党主要右翼势力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假使发生这类事情，那么从劳工运动分裂出去的人将站在右翼一边，而不是站在左翼一边。一九三一年脱离工党的那些人的遭遇，不会鼓励右翼现在脱离工党。当然，在左翼完全不想要求把右翼开除出去的情况下，任何这种作法都将会对左翼有利。

另一种看法是米利班德（《议会社会主义》，一九七三年伦敦梅林出版社出版）的看法，它认为尽管左翼有了发展，但工党是无法加以改造的。工党将继续起它固有的作用——“但是缺乏另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办法，并不能成为一种理由，可以勉强接受或者永远保持那些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基础的希望。相反地，现在所需要的是为实现这另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办法准备条件……”（第376—377页）。

很难对这样的失败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或者把它当成一个严肃的建议，因为这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将来自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提供什么线索。除非作者自己讲出来，否则它所提供的办法不会是真实可行的。在此期间，不管有什么迂回曲折，左翼力量的斗争日复一日地进行，并继续向前发展。

工党政府的战略未能成为实行变革的手段，这不单是政策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对政权的整个看法造成的。左翼的对策应当超出一般政策，发展为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有一个以《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依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其中不仅应当包括英国当前的替代纲领和赢得议会多数的目标，而且也应当包括有关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变革、议会的改革和政府同议会之间的关系等政策。这个战略也要求改变工党和劳工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左翼必须表达真正的民族利益。目前，宣传工具只是从阶级或社会主义的角度介绍右翼同左翼的斗争（的确，许多左翼人士是这样看的）。然而，左翼应当申辩说，他们的纲领是唯一代表民族利益的，而右翼的或保守的纲领是不代表民族利益的，情况确实如此。这种看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是个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不仅《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左翼制订的纲领符合本民族绝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跨国公司事实上正在背叛英国的民族利益（共同市场，资本输出，国家全面衰落）。

因此，劳工运动和左翼需要一个联盟战略以便审慎地为本文扼要提到的广泛民主联盟而努力。这个民主联盟包括当今扩大了工人阶级（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没有参加劳工运动）、中间阶层、农场主和小资本家，并且也包括英国新近兴起的那些大的运

动，如妇女解放运动、黑人运动、权力下放运动，各种环境保护运动以及一系列其他运动。

共产党人和运动

可以肯定，尽管劳工运动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它至今尚未能取得对我国的领导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一直未能象所需要的那样强大。同欧洲大陆作比较是不会有什麼帮助的。意大利有过遭受法西斯摧残的痛苦经历。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作用增长了，并在此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法国，劳工运动的多数是跟着第三国际走的。法国的革命传统大大有助于法国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起突出的作用。战争为后来出现的那种牢固和广泛的支持奠定了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政治上，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以群众性工会运动为基础的，早期的共产党只不过是那个群众性的、战斗性的、有初步阶级觉悟但还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运动中的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派别。尽管如此，在过去整整五十年的历史中，共产党在运动中一直起着同它本身规模完全不成比例的领导作用。

为了说明共产党的特点，纲领强调了五点。第一点，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之上的，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就不能正确理解各种力量的性质和党应发挥的作用”。^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共产党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中最有决定性、最突出的一点。这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当前斗争目标和策略来看，二是从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来看。这需要对领导力量进行科学的训练。共产党在斗争的最为关键时刻以它的明确

^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英文版，第26页。

的分析和目标对运动起了重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偶而我们也曾作出了不正确的分析和犯了错误，但我们在运动中一直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组织：它以一系列科学的和协调一致的原则为依据提出行动建议、策略和战略。为了有助于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一份理论性杂志，并且建立了每年举办一期的“共产主义大学”，这是英国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论坛。我们在三十年代对为数众多的一批知识分子有过影响，但在冷战时期他们离开了我们。今天一批有相当影响的知识分子正在成长。

无可争辩的是：由于我们党的力量还很小，使这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受到损失。

第二点，纲领提出，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必须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扎根。它还说，与此同时，党必须在地方上和在全国范围内把所有进步运动团结在一起，并且必须善于发动和帮助人民的一切运动。我们在采矿、机械、运输和其他基础工业中是有相当影响的。我们在一些主要工会中也有影响。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工人和许多城镇连一个共产党人都没有，并且看到在农村明显地是一片空白时，我们就感到在这些方面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除非克服这方面的缺点，否则我们在实际上就起不了作用。在政治观点方面，有些共产党员指责在工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是“经济主义者”，因为他们在谈判和工厂问题上（包括罢工在内）花费许多时间。有些人可能确实有经济主义观点，但是这样来看问题是错误的。在英国取得的几次最大的政治上的进展，特别是由于群众斗争而取得的那些进展，都是在工厂和工会运动参加之下才取得的。最近工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增长尤其是这样。正是那些被错称为“经济主义者”的人对此尽了自己的责任。现在需要的是进行耐心的工作，扩大这方面的进展，因而迫切需要扩大党的队伍。

第三点，党必须是个民主的党，在制订计划进行党的工作以及选举党的领导方面，要依靠党员的积极性。但是，除此而外，正如第四点所要强调的，党需要集中，政策一旦决定，党就要善于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和团结的集体去进行战斗。有些批评家说我们应当完全取消民主集中制。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党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协同一致的活动和领导。

第五点谈到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存在的这个创造历史的伟大世界性运动中，这种关系应建立在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无需再追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段时间的国际主义历史了。新的现象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近二十年来各国党的独立性。这些党已经在各自的国家中发展成为一种力量。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损害国际主义，反而加强了国际主义。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共产党，所以上述情况对共产党有极大的好处，社会民主党却不是这样。还有人说，关于对斯大林的揭发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使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沾上污点，并且使各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联合处于不利地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时地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意见或批评都是从原则性来考虑的，而不是出于设想这样会带来暂时的好处还是坏处。但是正如处于发展中的共产党所表明的，这些党发展壮大关键在于为本国工人阶级和自己的国家服务。

上述五点原则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适用。除了它的工作和任务以外，共青团还不断地向共产党输送新人。

上述几点提出是指必须从英国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英国的问题同意大利有所不同，在意大利，目前共产党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党。英国的问题同法国也不同，在法国，群众性的共产党同群众性的社会党并存。现在需要以工党为背景并且同工党和群众性工会联系起来建设共产党；应当使共产党发展成为（劳工）运动中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翼，并同左翼有着

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纲领上写的：“共产党并不谋求取代作为工人阶级的联合政党的工党，而是要加强工党原来的联合性质。我们认为，一个有更大影响的共产党对工党本身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见英文版第28页）

简单地说，共产党要想完成它的任务就必须比现在大许多倍并且更有代表性。当我们考虑到拖运动后腿的种种弱点时，难道共产党人数很少不是一个主要弱点吗？

改革议会——使国家民主化

在争取到多数并重新建立左翼政府以后，能否把议会改革成为人民的民主工具呢？对左翼来说，轻视议会的最高权力是极其错误的。的确，统治阶级的代表们千方百计剥夺议会的最高权力，因为左翼的进展包含着潜在的威胁，这就证明他们是懂得议会最高权力的重大意义的。问题在于一旦重新由左翼执政并且实施其纲领，议会最高权力所固有的全部潜力将开始发挥出来。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体制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取决于要有一个明确宣布民主改革纲领的政府，要有将这一纲领付诸实施的政治意志，并且要有议会外群众行动的支持。这样，议会每次就可以独立自主地立法或作出决定。法院解释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由法官确定的法律就可以随之产生。如果需要，议会可以推翻法官的决定从而改变法律。上议院执掌司法的议员可以否决上诉法院根据检察总长的意见所作出的在某种情况下予以起诉还是不予起诉的决定。这又进一步加强了或者维护了议会对于司法部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真正严重损害议会至高无上权力的则是共同市场对于它所管辖范围内的那些问题的权力。不过，即使这些问题，欧洲共同体的决定也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要是议会否决了共同市场的决定，如果进行政治摊牌的话，欧洲共同体实际上也很

难有所作为。

我们刚才说过了，这是个政治问题。由广泛民主联盟的力量根据十分具体的经济、要求的纲领选出的拥有左翼纲领的左翼政府，在议会内外必然会遭到所有反对派力量的反对。议会章程中非但没有规定任何防止左翼政府贯彻其纲领的条文，而且议会还拥有保证使进步立法获得通过的一切必要的权力。很清楚，资本家阶级和国家机器中的上等阶层可能并且肯定会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来阻止这样的立法付诸实施。同样，外国资本家也会施加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在左翼政府选出之前就开始。纲领指出了这点。它谈到统治阶级的极力反抗，“他们将利用宣传工具开展激烈的宣传攻势，举行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大工商业进行经济破坏，跨国公司企图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并且一再蓄谋抛售英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社会的混乱气氛以便能够诉诸武力。将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英文版，第47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强调在议会外面进行斗争来支持政府的提案和这些提案实施的重要性。联盟不单单是一个竞选手段它也是维持政治生活和不断开展活动的手段。从很可能发生的情况看，联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特别是工会和有组织的工人的活动也是如此。在一九七八年的英国，问题不是建立由战争产生的新机构（苏维埃）来代替议会。即使不考虑历史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也是没有必要的。议会拥有一切使它能作为民主改革的工具来行事的潜在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决心把议会作为民主改革的工具的人民政府。

这一切比起与此有关的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历届工党政府都是议会制政府，政权并未改变。历届工党政府的全部经验，除了其他作用外，还有助于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对于社会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变革来说，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要从旧的统治阶级那里赢得政权

就要使国家机器民主化。当然，议会和政府控制着由文官、军队和警察组成的全部国家机器。不过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国家机器的权力以及在右翼工党政府时期它是如何运转的。冲突的成分不大，协调一致的成分很大。对于一个执行左的政策工党政府来说，预料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若是一个先进的左翼进步政府，那么情况就会更加不同。国家机器，至少是它的上层部分可能掌握在政治上敌视政府的人手中。因此，可以预料，文官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将持反对态度。这种反对也可能不是公开表现出来的，但也不会因此就不那么有效。当然，政府将向所有可以争取过来支持它的文职人员发出呼吁。确实，这时的目标应当是争取国家工作人员（除高级官员外）中可靠的多数，同工人阶级和其他白领阶层联合在广泛民主联盟之内。军队中的下级人员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被争取过来，是个更重要得多的问题。这取决于左派和民主力量现在能下多大的工夫争取军队和警察对进步观点的支持。在这方面，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了很大的进展。

因此，现在的情况同列宁所面临的和最初由马克思提出来的情况极为不同。一九一七年的起义行动首先创建了同当时政权对立的暴动机关。即使在巴黎公社的情况下，也是有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这个同法国军队并肩抗击普鲁士人的工具。这样，在革命的环境下，原来的国家机器已经被“摧毁”；创立了新的武装力量（其中大部分人是投到革命一边来的士兵），他们向当时的国家政权挑战并且最后取得了胜利，成为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至于国家的其他行政部门，问题就不同了。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的不同对待办法：对于镇压机关，必须“铲除”，对于国家的“正当职能”应当交还给社会上的负责机构。列宁在谈到国家的非强制性方面（银行、统计、会计）时也阐明了同样的论点：“这个机关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①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87页。

甚至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在谈旧的国家机器时还说：“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好”。^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看出在现代资本主义英国，国家的行政部分要比国家的强制部分大得多。因此，在新的战略所面临的情况下，摧毁国家机器的想法是不适用的。在行政部分，真正的问题是最高阶层的问题。问题在于防止国家被利用来反对一个民主选出的政府。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关系、政治力量和斗争水平。这些方面将决定统治阶级是否在特定情况下会使用武装力量。我们在劳资关系斗争和矿工罢工斗争中看到，尽管有紧急权力法，但统治阶级并没有动用军队。这是个政治性决定，他们认为，动用军队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军官阶层，也许还有其他阶层的一些人，可能会急于采取行动，但是政治形势使这样作成为不可能。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选出进步政府，军官阶层会再三考虑是否要阻止政府接管，甚至是否肯定军队会作出响应，或者保守党是否会公开或暗中支持这种行动。对于左翼政府来说，问题在于使国家民主化，而不是摧毁它。

因此，政府应当着手提出使国家民主化的远景方案。主要一点是运动不应等到左翼进步政府选出后才紧迫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就应当为实现民主化和给文职人员充分政治权利的当前纲领而斗争。统治阶级的全部策略就在于把国家机器和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分隔开来，特别是把警察和军队同人民群众分隔开来。共产党在给阿米塔奇委员会的证词中呼吁取消对政府文职人员的一切政治限制并且为全体文职人员（包括高级文职人员在内）规定出法定权利和社会权利，使他们能够公开参加政治活动而在职位或晋升方面不受歧视。行使这种权利将有助于民主进程。^②这应当同改革各部门的结构和人事制度的提案结合起来。警察已经在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9页。

^② 见1977年7月9日《评论》周刊。

要求结束对他们的隔离，要求享有建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当然整个运动应当支持他们的要求。当前的形势自然是紧张的和充满冲突的，特别是关于设立工人纠察线、保护民族阵线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个别警察的行动问题。政府应当取消目前警察对工人纠察线所行使的权力，禁止种族主义活动和宣传，使警察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对议会的民主监督负起更大的责任，并且在地方一级对民主化的市镇委员会（管理公安、灯火等事宜——译注）负起更大的责任。

鉴于左翼的矛盾态度，军队在北爱尔兰所起的作用以及军队正在接受的反暴动战术训练以便在英国使用的作法，都使军队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支职业军队。在法国和意大利实行征兵制，左派不但有关于军队的纲领，而且在武装力量内部得到相当大的支持。然而，是否由于军队的作用不同，左派就应当对这个问题采取漠然的态度呢？总之，我们正在提出一个结束北爱尔兰战斗的纲领。我们应当要求军队的作用不再以反暴动为基础。左派应当提出关于武装力量的纲领，武装力量成员应当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充分的政治权利，左派应当有针对军队展开宣传的权利，特别应当不断地要求停止在劳资纠纷中动用武装力量。事态总是可以对武装部队的士兵甚至军官产生影响的。不能设想广泛联盟不把武装部队的相当部分争取过来就能取得胜利。总之，人们普遍认为，武装部队的投票决定了一九四五年大选的胜利结果。虽然今天情况不同了，但原则并没有变。

不是一次单一的行动

我们的战略不是实行起义的战略，它不是以一次高潮的行动（夺取政权，然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完全可以说，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其特点是直捣冬宫、成立苏维埃政府，并

且迅速通过了有关和平、土地和国有化的法令。即使在当时，这也有一个过程。一九〇五年发生了二月革命；接着是时间拖得很长的内战和外国干涉。在我看来，苏联经典性的起义经验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就不同。古巴革命的经验也不同。

由于我们的实际背景和情况，因而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赢得政权将不是靠一次单一的行动而是要经过一个斗争过程。纲领宣布，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各个阶段斗争的结果。”（英文版第37页）

概略地描绘未来是一种提出疑问并加以猜测的过程。然而，从当前的政治情况出发，紧接着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运动实际上要求的一个执行左的政策的工作党政府。工作党是否能在下次大选中取胜要取决于群众斗争，取决于左派在运动中的进展。左派论证说，一九七七年所执行的政策使劳工的支持迅速减少，因而需要新的政策。如果想要实行新的纲领就需要大大改变政府人员的组成，在这方面不应当抱什么幻想。而这又取决于为了劳工运动的前途而进行的斗争结果如何，我们正在研究运动的前途。

在谈到由于共产党一直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而造成了整个运动的软弱无力时，应当提出，这种情况在议会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明显。这并不是贬低现有左翼议员在议会里的斗争或是轻视改变工作党议会党团的人员组成的高度需要。在议会里需要共产党人来推动和加强左翼的斗争。我们通过自己惨痛的经历，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争取共产党人当选进议会的斗争是何等艰难，这主要是由于现有选举制度造成的。一旦改变了选举制度，共产党人当选进议会的可能性肯定会增加。如果团结的局面不断发展，达成竞选协议的可能性也会出现。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共产党人决不会退出地方和全国的竞选斗争。在地方议会和苏格兰与威尔士议会中取得重大进展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选举是按照比例代表制进行的话，这种进展将大大有助于

我们的竞选斗争。

因此，纲领设想政府将不断地发展，一直发展到建立一个左翼工党政府。而这个政府还会进一步向左发展，以致此后的各届左翼政府的组成几乎可以肯定将有所不同——“工党进一步向左转，共产党在政府中有越来越多的代表，也许还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进步力量，工党与共产党之间会建立起新型的联合，其结果是，随后的各届左翼政府的纲领，也会有更为深谋远虑的内容。”

在这里把法国和意大利的战略思想同我们自己的战略思想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意大利的思想，即历史性妥协，是意大利的特殊产物，是以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十分特殊的性质为依据的，这种思想同我国的政治前景是不相适应的，同法国的政治前景也是不相适应的。法国的战略不是历史性妥协，它同我们英国的条件更为接近。法国的战略以共产党——社会党的联合为基础，其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法国左翼所谓的左翼进步民主政府。一九七二年经双方同意制订了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共同纲领，后来又加以修改，纲领提出了十分广泛的国有化建议。国有化的对象包括作为主要资本积累中心的工业、国防和从经济上看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业以及法国全部银行和财政金融系统。纲领列举了大部分的企业。但不会触动广大中小工业。纲领接着又提出了一个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民主改革纲领。对于民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据法国人讲，实现共同纲领并不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而是进入由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在法国实行的左翼民主的中间阶段。至于再下一个阶段，他们是这样提的：在实施共同纲领后，他们在法国将会朝社会主义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法国共产党在一九七六年二十三大文件：《共产党人想给法国带来什么》中写道：“共产党进行斗争是‘为了使执行左翼共同纲领的左翼联盟政府能取代现有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时政府进行的种种改革，会削弱资本主义的统治，会在进一步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大改善

我国广大人民的福利。到那个时候就会出现，有利于由大多数人民自由地和自主地决定是否要继续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势。法国共产党确实认为赢得民主的每一步都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里程碑，都应当由法国人民自己来选择他们的前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共产党人都将尊重这种裁决。”这在原则上同《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采取的立场非常相似。

此外，我们党的战略还设想我们将在政治多样化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前进，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多党制，然而是在民主党派的多党制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是我们的纲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明确地讲到：“将保障所有民主政党享有自由，包括敌视社会主义的那些政党在内。”

与此同时，它明确地谈到法律将禁止发表种族主义观点。

政治多样化是这个战略的必然结论，并且也用不着经常强调这个战略是以广泛地扩大公民自由和扩大民主与政治自由为基础的。这种情况是同取缔敌视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不相容的。不这样想就不仅是伪善的，而且也是否认在英国的政治条件下使广泛联盟获得胜利所需要进行的英国类型的斗争。

我们的意图不是要探讨英国政党政治体制的历史，而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历史根基是同选举权的发展和民主的扩大联系在一起。这两党都是在工党之前建立的。工党的成立对于政党体制来说是个重大的突破。在此之前，民主和议会在政党体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党只限于在统治阶级的范围内活动，因而他们一直竭力使群众性的政党只成为选举机器。在赢得普选权之后，民主和代议机构的基础和潜力就大不一样了，特别是工党获胜以后，议会里的劳工代表制得以确立，最后工党政府得以上台。

自由党衰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是由于工党的壮大所致。直到那时为止，英国政党体制仍完全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现在我们看到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政党的新现

象。不过至今为止，政党体制的整个演变过程使得保守党和自由党仍然在工人阶级中得到相当数量的人的支持。而且，由于工党改良主义右翼政策的失败，资产阶级对于社会的实质性统治虽然因劳工运动无数次斗争和局部性胜利已经动摇，但还是维持下来了。不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何经验，英国共产党是反对在先进的西欧国家实行一党制的。这是所有西方共产党的主张。持相反主张者只不过是些狂热分子，他们无视所有共产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情况。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共产党接受选举的裁决，不论是对它有利还是不利。人民有权把我们赶下台或者让我们上台。除了我们反对在原则上取缔多党制这个事实以外，主要的一点在于这种多党制所反映的社会和政治局面只能从政治上予以改变。现在所需要的是进行一场政治斗争，把英国大多数人民争取到人民民主联盟中来，并且把支持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和民族党人的力量争取过来。别无其他办法。我们并不幻想会轻而易举地做到这点。资产阶级政党还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和有利条件，它们通过大公司拥有经济势力，它们有大量的金钱和资源；这些党通过他们的上层人物几乎控制所有全国性新闻和电视公司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力量，尽管他们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控制只是间接的。这些党同上层文官、将军、法官、法院和王族一直保持联系。要战胜这些，劳工和进步运动在战略上必须利用它的内在有利条件。它在经济界和工厂里的关键部门有数量上和组织上的优势，而且现在劳工运动可以在全国和地方上对国家上层建筑中某些阶层施加影响。首先，它有进行政治工作和开展活动的的能力，包括在议会外的活动。

因此，全部实现我们的战略就需要进行比较长期和持久的斗争。这就要有分阶段的思想，要考虑到顺境和可能出现的逆境，中期纲领和目标，争取政府的组成向左发展。这也包括改变劳工运动中的力量对比和发展最广泛的社会联盟。

（译自〔英〕约翰·高兰：《改良主义与革命》1978年10月版第二部分）

我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英〕乔治·马修斯^①

英国共产党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举行的最近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新纲领。这个文件在英国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中引起很大兴趣，并受到英国报界的广泛评论。大会召开以前党内对这个草案达九个月的讨论成为三套电视转播的题材。

对我们党新发表的纲领产生很大兴趣是有道理的。英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包括工党在内的所有其他政党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危机。然而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国家引向新的道路，解决失业、工业萧条、通货膨胀、社会服务不足的问题，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如说，在英国有强大的很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它能把其他社会阶层的同盟者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并以绝大多数人民的运动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大资本家集团。

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伦敦第一次二十万人五月示威游行后写道：“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八九〇年五月四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② 在另一场合他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

^① 英共政治委员会委员。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0、75页。

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①

从那以后的九十年里，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不少次阶级搏斗，其结果是出现了许多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但是它的强大力量即使在反对资本主义痼疾的斗争中都没有被充分利用，更不用说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任务，是制定一项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并使革命改造的进程得以开始的战略。这种战略应当以对英国的特点、居民的阶级成分、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基本特点、其他社会力量、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等等的分析为基础。

一九五一年我们党发表了第一个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纲领，在制定这一战略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纲领问世以前，一九四七年曾出版过哈里·波立特的小册子《展望未来》。他在“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章中写道：“全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和胜利，为通过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他说，“永远不会用托盘给送来。但是如果工人运动是团结一致的，它坚决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而斗争，为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进一步实行国有化，降低租息、利率、利润，为军队、法庭和国家的民主化，为增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工业中的监督作用，为从工人运动队伍中为各级国家机关选拔新干部而斗争，那么，它就会在改变英国的情况方面获得成功。这样它就会使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受到限制，使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权力和监督作用得到加强，并把英国引上新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英国的民主制度将得到维护和巩固，这条道路不一定非得是俄国工人和农民在一九一七年只得选择的那条道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

在一九五一年英共纲领中，这个论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方面，批驳了共产主义的敌人的诽谤——似乎党的目的是“在英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取消议会”。还指出：“英国将通过它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英国共产党人声明：英国人民能够把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民主，把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斗争所产生的议会改造成为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工具”。

纲领的其他重要原理是：由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消灭富人的政权，必须建立包括所有劳动阶层的广泛的人民联盟。一九三五年通过的旧党纲《为苏维埃英国而斗争》，是在把决定俄国革命特殊形式的因素机械地搬运于英国完全不同的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的。三十年代政治斗争的现实，包括捍卫议会民主不受法西斯主义侵犯，促使对以苏维埃代替议会和通过国内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的旧战略重新进行审查。实际上四十年代就放弃了这一战略，而一九五一年纲领标志着在采取完全另一种战略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当时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分析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在以后几版的纲领中，许多问题（但并非全部）就清楚了。

新版本同过去几个版本一样，对国际形势做了概括的分析，考虑了近几年事件的发展。纲领断定，尽管和平还没有保障，世界战争却可以防止。纲领规定了英国应当奉行的支持国际缓和、裁军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独立的外交政策的轮廓。它呼吁民主解决北爱尔兰问题。

纲领分析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更明确地说明了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是关于英国的资本家政权、它怎样维持的问题。这里问题主要在于什么：在于强制、与统治阶级掌握的经济压迫手段同时利用镇压机关——警察、军队？或者所说的主要是葛兰西曾针

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说过的“调和”？其间统治阶级首先是通过大量社会联系和组织——政党、教育系统、教会、报刊、工会等实现领导权，而在这些组织中，甚至在象工会这样的工人组织中，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仍旧占居优势。

回答这个问题，对革命力量的战略，以及对其活动的形式和方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纲领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指出了由于资本家阶级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属于这个阶级的经济权力。接着指出了这个阶级实现对国家和政府的统治的方式，而不论执政的是保守党分子还是工党分子。纲领揭露了在一切国家机构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是多么根深蒂固。统治阶级通过这些机构，并且也是由于自己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实行强制，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但是，英国的统治阶级，正象纲领所指出的，今天首先依靠着这样一点，即千百万人相信，似乎资本主义制度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似乎不存在更好的抉择。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家庭和学校灌输到孩子们的意识中，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工具、社会和文化机构在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资本家阶级通过各种组织，在其他社会阶层中为自己收罗同盟者。

至于说群众的政治认识和行动，那末，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二党右翼，在保证支持资产阶级思想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统治阶级的努力、人民的切身经历和物质条件（包括二次大战后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自愿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①

但是，低估对资本主义及其后果的反对程度是不对的。因此纲领强调指出，存在着自觉的争取社会改革和民主权力的斗争，并向资本统治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挑战，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为

^① 引自《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工人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在国家和社会机构中，也存在着关于这些机构的作用和它们所传播的思想的斗争。结论是：“为了向资本主义统治挑战，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斗争来保卫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还需要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各种联盟”^①。

英共纲领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特点就分析了英国各阶级力量。在几个老版本中谈论过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建立广泛的人民联盟，但常常是一般地说明，没有做足够详细的解释。新纲领给工人阶级下了定义：属于工人阶级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作能力以换取工资或薪金，他们在雇主（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拥有者）或者代理人的指挥下干活”^②。工人阶级既包括工业和分配领域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这些部门的非体力劳动者（专家、办公室人员和商业人员），以及那些在教育系统、民事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就职的人。尽管后者并不直接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但是他们的劳动还是间接地参加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利润的生产。

我们这样评定工人阶级并不抹煞他们中间的区别和冲突。工人和别的工人阶级队伍在阶级和政治觉悟水平和组织性方面有差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结构在起变化：在加工、采掘基本工业部门和运输业从业的人数逐渐减少，而在工业、公用事业和社会服务业中的非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第一类工人保持着领导作用，但近来非体力劳动者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已大大增强。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也显著扩大了，这就使得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高涨起来；由于有大量的黑人工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斗争变得极为迫切了。中心任务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要求进行坚持不懈的

① ② 引自《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努力，以便克服由集团利益造成的分歧，并建立起各类工人之间的联盟。

另一个主要阶级当然是资本家阶级。纲领把那些拥有和支配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工厂、银行、商店、土地等）的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列入这个阶级。后者也包括那些在管理部门占居高级职位的人，和国家机关的上层人员。但是各集团利益的冲突是资本家阶级所固有的；在大垄断资本家与小商人、小店主、小农场主之间的冲突尤其尖锐。这就意味着，存在着工人同小资本家建立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的客观基础，尽管后者的矛盾地位使这种联盟的建立面临许多问题。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曾指出，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①。这一点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们党的纲领也指出一些这种中间阶层。属于这种阶层的有中级管理人员、国家官吏、在有限范围雇佣工人或基本上不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主的家庭成员、自由职业者。他们许多人也可能被吸引到同工人阶级的联盟中来。

纲领强调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变革的主要动力，同时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在劳动中剥削人，而且侵害其生活的一切方面。这就引起反抗，在各个极不相同的领域反对资本主义表现的斗争。出现了各种运动，它们包括的不一定属于那一个大的阶级，例如，学生运动，或者它们的参加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如妇女运动、黑人运动、青年运动、民族运动（苏格兰民族运动、威尔士民族运动）。我们的纲领中说，“如果这些运动和它们的斗争彼此独立进行，它们就只能对统治阶级在一系列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0页。

的问题上的立场提出挑战，而不是向统治阶级的全面统治挑战。如果它们脱离工人运动，它们不仅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而且工人阶级将不能发挥它社会领导力量的作用”^①。工人运动必须同这些民主运动结成联盟，以便以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势力对抗少数统治者。

这些阶级力量和社会力量都被吸引到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中来，这一斗争构成其他各种斗争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纲领把必须建立的联盟说成是广泛的民主联盟的缘故，而过去的提法是广泛的人民联盟。联合是我们的目标，其政治基础现在规定得更加明确了。

无论广泛的民主联盟的参加者多么不同，显然工人阶级将是它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运动，包括工会、工党、共产党、合作社运动和象工厂工人代表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这样一些组织发挥自己的重大影响。英国工人运动较之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工党，则因其工会基础和联盟结构而有别于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十九世纪作为“世界工场”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后不列颠帝国的建立使得资本家能够对一定的工人阶层做出让步，这就成了产生改良主义观点的土壤，尽管左派力量进行了反对右派观点的斗争。英国政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怎样使工人运动摆脱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羁绊，并把它引导到左派力量政策方面，以使它在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中起到领导作用。

这里的关键作用在共产党。因为工党左派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不可能自己实行必要的改革。他们之间不团结，多数人仍受着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必须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不同于工党左派

^① 引自《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集团、工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种种组织。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同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民主的、集中的和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但是，正如我们的纲领指出的，英国共产党还很小，要成为政治领导力量，它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需要发展。在提出这一任务时，我们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代替作为工人阶级联盟党的工党。一个更有影响的共产党对工党本身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发展工党分子和共产党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斗争的团结，并估计到共产党将来以工党成员的身份成为该党联盟结构的一部分的可能性。

我们的纲领还有一个新观点要详细谈谈，它涉及到革命的过程。我们不想通过起义和国内战争达到社会主义。这种前途完全不适合英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我们设想前进的过程是一个民主斗争的过程，它包括在一切生活领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打破资本家阶级的控制，并把人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政策方面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各阶级斗争的结果将决定这个过程长短和将有的特点。

我们确定不通过取消议会，而是通过改造议会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这要求的比仅仅进行选民投票要多得多。这一过渡只有在开展劳动群众大规模的议会外的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斗争过程中，广泛的民主联盟将得到发展和巩固。这场斗争和这个联盟随后应当在议会中得到自己的政治反映。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在议会内外的活动会相互影响，并导致议会多数的形成，这就使得建立左派的、而后是社会主义的政府成为可能。

最近将来的任务是加强和统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各方面的斗争，以便为建立新型的工党政府创造条件。如果以为下次普选的结果就会做到这点，那是完全不现实的。在工人和进步运动达

到这个阶段——这时选举仅以管理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工党政府再不以为是足够的了——以前，将不会有重大的进展。

我们把左派政府的建立看作下一个重要阶段，该政府根本不同于以前历届工党政府。它不是试图将危机重担转嫁给劳动人民来解决危机，而是使阶级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大资本家及其同盟者的方面转化。它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得到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支持，并促进这种斗争，将在英国着手进行大规模民主改革的政府。

这个政府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的态度将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以前的历届工党政府对国家机器的职能没有实行根本改革，使国家机器仍保留在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手中。任何以对英国社会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为目的的政府都必须采取及时和影响深远的措施，以保证随着该政府的选举显示的政治变动，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这不仅会引起文职、军队、警察等的上层人物的更换，而且会改变他们的构成。这将意味着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得多的民主权力，使他们同其他工人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国家机器现在已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国家职员越来越积极地坚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个过程在左派政府下将会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发展。

由于消灭资本家阶级政权的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这个过程将包括不只一届左派政府执政的时期，同时这几届政府的成员将发生有利于左派的变动；共产党将在议会和政府中争得代表席位，将会产生工党分子和共产党人的新的联合形式。

尽管放弃了国内战争的策略，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向社会主义前进将是平平稳稳的、不间断的和和谐的。我们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改良主义者——“渐进主义者”，他们指望几乎不知不觉地将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不从根本上触动大垄断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正相反，这里会有尖锐的斗争和严重的冲突。

“渐进主义”的政策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成分。我们的政策意味着向资本家的权力进攻。这大概是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期间资本家权力的主要阵地将由劳动人民逐步争得，这种情况并不减弱进攻的效力和力量。这个过程的随后的阶段就是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时期，其最终结果就是权力转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手中。

对于英国统治阶级将会对左派政府进行的抵抗，包括猛烈的宣传运动、经济破坏和为军事政变创造条件的企图，共产党人不存在幻想。纲领强调指出，如果发生这种政变企图，左派政府就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败它，包括使用武力。政变既不是不可避免，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政变是否发生以及它的结果，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其中包括武装力量的构成情况和它的态度，以及国内政治上积极的多数群众究竟有多少被争取到左派政府方面。

我们要谈的纲领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它对政治多元论的态度。一九七七年的纲领对于一九六八年的纲领已经讲到的问题作了更清楚、更确切的说明：“应该保证所有的民主政党，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享有政治权利和在选举中合法竞争政权的权利。但是，在法律上禁止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工人运动所宣布的立场是，它将尊重选民的裁决，如果右派政府在选举中失败的话，它将下台”^①。

首先强调指出以下一点是很重要的，即纲领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党对政权这个关键问题的立场。纲领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特点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赢得国家政权”。党内争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争取国家政权，而是如何行使它。少数同志争辩说，纲领中应具体指出，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无论在一九五一年纲领中，还是在以后的各版中都

^① 引自《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没有使用。在纲领的讨论开始之前，革共执行委员会在阐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时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这个提法，说的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争取和行使政权。他们指的不是拒绝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小集团专政，而是大多数人民的统治。列宁坚持了这个概念，但是同时，特别是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根据俄国的政治条件和工人阶级政权的特殊形式——苏维埃的经验，发展了它。

执行委员会的声明指出，“我们的纲领反映了这个概念的实质，即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夺取和行使政权”。这很显然，正象纲领指出的，国家政权不转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手中，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

执行委员会的声明还指出，在纲领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会使英国劳动人民产生误解：“第一，我们认为‘专政’一词用来表述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合适的，而且我们的概念是与这个词在我们这个世纪，特别是由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所开始具有的含义直接对立的。第二，在我们这个世纪，此种提法与通过武装起义达到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包括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使用的苏维埃和一党制在内的一些特定的形式历史地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前途。第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工人阶级和其同盟者的联盟为前提，但是这点从该提法本身是看不到的。‘无产阶级’一词常常是指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核心，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这样，现在的读者可能会把这种提法理解为这个核心对其他人的专政，这仍然不是我们的观点。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纲领中使用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战略出发点是：英国工人阶级及

^① 引自1976年11月16日《晨星报》。

其同盟者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才能取得国家政权，这时“英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它是必须的，并且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和组织来实现它”^①。纲领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同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的，而且社会主义本身就意味着民主的极度扩大。

正象革命过程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也要求发展这种斗争。资本家政权消灭以后，还将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政治利益。阶级不会立即消灭，而从人们意识中根除资产阶级观念，则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正如我们的纲领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和利益的克服，不是靠禁令，而是允许它们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并用政治方式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即使在阶级差别消灭以后，仍然需要让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对重点的不同看法表达出来，包括议会的形式。在这个阶段，当然这些差别不是反映不可调和的对抗，象在资本主义的英国那样。

这不是我们希望“争取选票”而采取的一种机会主义立场。它出自我们这样一种深刻的信念，即在英国的条件下，不须在压制敌对观点的基础上，而仅仅通过公开反对并粉碎它们，社会主义可以建成。还应当补充一句，任何其他政策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和广泛的民主联盟的参加者不支持提出禁止其反对者活动的党。他们不会支持那些竭力争取他们的选票，但拒绝声明在选举时服从人民的裁决的人。这种态度是跟通过议会内外斗争的结合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的。

断定这种政策必然会给英国劳动人民带来损失，——意味着既对革命力量，也对全体劳动人民表示不信任。没有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动，左派政府不会形成，当

^① 引自《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社会主义也就不会建成。这种变动包括：削弱并最终消灭大垄断组织的权力，使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民主化和改造国家机器。资本家阶级在通讯和宣传工具的控制上占有压倒的优势。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这种优势将转到工人阶级和广泛的民主联盟一边。此外，尽管左派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府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只要它们实行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策，争得他们的信任并发挥他们的民主积极性，它们就一定能够孤立社会主义的反对者，防止他们复辟。

不管怎样，也不应削弱民主选举的左派或社会主义政府使用对于镇压遭到失败的少数资本家的破坏和叛乱企图来说所必须的暴力的决心，暴力的运用是民主原则所要求的，其使命在于制止少数人阻挠多数人意志的非法行为。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一九七八年纲领对过去各版纲领阐述的政策的发展。这当然不是事情的结束，它在我们党的日常生活中的贯彻执行是一个不断前进和需要坚持不懈的探讨和努力的过程。然而，我们的纲领不仅为我们党，而且为英国所有关心民主和社会主义进展的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八年初，工党左派刊物《论坛》向英国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极度衰落的情况下，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取得优势？”并且自己回答道：“越来越清楚，在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时，出现的问题不是更简单，而是更复杂。坦率地讲，左派对资本主义的衰落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正确的分析，但是他们的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过渡的概念还不完善”^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纲领符合过渡战略的需要；从纲领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来看，它既不是不合逻辑的，也不

^① 引自《论坛》杂志，1978年1月6日

是肤浅的。它是建立在对英国社会和改变这个社会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基础上的，因此给工人和民主运动当前的斗争指出了明确的前途。

译自《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俄文版，1979年第4期。
马小侠译 马文哲校

英国共产党

关于开展群众斗争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英共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英国人民面临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一。工作、生活水平、民主权利、民族独立和所有的生活条件正在受到保守党政府的进攻。保守党人同庞大的多国公司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到处笼罩着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威胁。

英国的资本主义从困扰着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危机中受到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损害。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一度在工业方面占有的支配地位已经削弱，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受到了科技革命的冲击。

我们的国家是受工业与金融垄断集团和多国公司的支配的。它们的利益同对私人利润的追逐息息相关。这些从根本上违背了英国人民的实际利益。

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现和保守党内部的龃龉不和，是政治制度发生危机的反映。

英国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在我们党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我们把领导所有民主力量建立广泛联盟的历史任务提到了劳工运动的面前。这个联盟要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从而为所有的人提供可靠的前途和较好的生活。

迄今为止，只有有限的一部分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作了坚

持不懈的努力，而今年早些时候，矿工则是最明显的例外。保守党的政策遭到广泛的反对表明，确保劳工运动进一步朝左的方向发展并使左翼的政策在人民中间赢得更大的支持，还有巨大的潜力。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我们如何才能把我们党的全部力量化作行动，以便使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推动提前大选，击败保守党，从而选举一个左的工党政府。到那时，为了使这样一个政府下决心执行劳工运动提出的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也需要有群众的压力。

保守党政府统治的结果

我们在一九七九年说过，撒切尔政府的当选是英国政治向右转的危险标志。卡拉汉和希利领导下的工党政府执行的右翼政策业已为保守党人开辟了这条道路。

保守党政府立即向工作、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动全面进攻，而且变本加厉地发动全面进攻。他们推行的货币主义政策，目的就是要牺牲人民的利益，增加垄断集团的权力和利润。

尽管政府反复宣扬，经济衰退已经爬出了沟底，但是，大部分经济指标表明，危机正在加深。制造业产量较一年前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今年，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百分之十八。

现在，大规模失业的人数已超越三百万，妇女、年轻人和少数民族是失业的主要受害者。基础工业正在遭到破坏，实际工资、养老金和救济金正在被削减。通货膨胀依然比保守党上台时高。对社会公共事业的进攻，制定反对工会的法律和削弱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是同降低购买力和排除就业前景齐头并进的。

撒切尔政府使英国继续屈从于美国的核战争计划并加紧进行

军备竞赛。它拒绝对苏联的和平倡议作出反应，这表明它对苏联怀有强烈的敌意。它加紧在北爱尔兰进行镇压，促进宗派分裂并加深危机。

国籍法和保守党的其他政策助长了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组织和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活动逐步升级，他们用暴力袭击少数民族聚集的社区。失业的和在校的年轻人受到煽动，和这些组织一起进行鲁莽的种族主义的冒险活动。对所有民主组织的示威游行加以全面禁止，而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挑衅活动则是有选择地加以禁止，这是表明极权主义倾向日益发展的迹象。警察使用计算机和新型装备与武器，则是表明这种倾向的另外一些迹象。

英国各城镇爆发激烈的动乱，是英国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的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的直接产物。

经济和社会权益受到剥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出现的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的袭击活动，警察的骚扰和经常出现的暴力行动，都是人们在评价一九八一年爆发的没有先例的内城事件^①时要考虑到的因素。共产党人和所有进步人士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确保劳工和民主运动有效地致力于使人们的愤怒、失望和不满情绪找到政治上的表达方式，包括击败保守党政府。

要结束人们受盘剥受歧视的局面，要对警察实行民主监督和确定警察的义务，就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实行变革。

对抗保守党政策的情绪日益增长

对抗保守党政策的情绪日益增长，人们普遍对保守党政府感到失望。但是，保守党政府的右翼战略及其民粹主义的反动思想基础，包括反工会的政策主张和种族主义，仍然得到相当多的支

^① 系指一些人口稠密的老城镇发生的街头动乱。——译注。

持。向这些思想发动思想攻势，对于提高进行重大的进步改革所需要的政治觉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保守党内部，在政府里，在政府同英国工业联合会^①以及防务首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表明，统治阶级和政府设法遏制争取实行民主改革的民众运动方面面临着种种难题。

这些分歧使政府受到了削弱，同时也为宣传左翼的政策和争取民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提供了新的机会。目前正在开展的政治辩论，其规模之大，是英国战后才有的。

但是，以为保守党人在下次大选中的失败已成定论，那是错误的。一九七九年大选时为许多人所接受的那些反动思想现在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开展规模更大的群众性的宣传和教育，才能战胜这些思想。另外，社民党——自由党联盟也可能严重妨碍工党取得全胜。

统治阶级正在利用它拥有和控制的宣传工具来争取群众接受它的思想。正如在出现内城动乱和发生劳资纠纷的时期一样，统治阶级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散布以新形式出现的反动毒素。必须力争使电台和电视台比较公正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目前，统治阶级正在以“工会改革”这种表面上无害但却容易使人上当的名义，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捆住工会的手脚，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整个工会运动必须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做法。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用来争取提高工资，用来维护和扩大社会福利，或者用来维持就业。失业的威胁已经使斗争活动难以开展。这种局面必须根本改变。

和平问题已经成为促使群众反对保守党政策的活动中取得极其重要发展的一个问题。美国帝国主义、北约组织的政策和撒切尔

^① 系英国雇主联合会。——译注。

出于好战而支持里根的经过扩充的导弹计划，使核战争的危险变得更为严重。与之对立的是，和平运动也有了新的重大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职工大会和工党年会要采取积极的和平战略。

保守党对社会公共事业经费的削减至今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挑战。但是，动员群众起来反对这种做法的潜力是存在的。一些地方议会联合它们管辖的社区所采取的行动，英国各地房客和工会会员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地方上开展的反对削减特别经费的运动，都表明了这一点。

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还有待于大力开展。工会和劳工运动必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还要同其他社会力量联合起来，特别是要同黑人社区和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一道采取行动。

保守党的政策迫使妇女失业。家庭承受的压力越大意味着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越多。男人的暴力行为限制了妇女的自由。保守党的思想和对公共开支的削减增强了妇女“操劳家务”的传统作用。

保守党的政策在妇女中间遭到普遍的反。劳工运动在自己的活动中有必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劳工运动的视野会得到扩大，其经验也会得到充实。劳工运动应当在自己的日常实践中表明，它完全有决心铲除妇女遭受的各种压迫。劳工运动应该把男人和妇女都联合起来，彻底清除把妇女的工作和社会贡献看作不如男人那么重要和那么有价值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把受到妇女赞同的积极开展起来。

但是，大规模失业极其生动地表明，为了使英国走上不同道路的各种政策有可能受到人民的支持。为期一个月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就业进军”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创举。这次进军要求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这是工人阶级及其群众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范例。这次进军跨越许多阶级界限和思想界限，围绕一些具体要求把人民联合起来，使人民及其组织结成的广泛民主联盟

开展了工作。

这次进军证明《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阐明的战略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有必要创造性地发展这个战略，把它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其他许多问题中去。对《英国道路》提出的种种见解辩论越多，这些见解越来越多地成为整个运动的财产，“人民就业进军”的经验就会得到更多的充实，这个运动面临的宗派主义也就可以得到克服。

共产党人同其他工会会员一道工作，发动并且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人民进军”。他们作出的重大贡献博得了广泛的赞赏。《晨星报》对这个事件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再次证明它对于劳工和民主运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人民进军”为对付保守党和宣传工具蓄意诋毁和孤立工会以及离间失业者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欢迎职工大会提出的在这次进军后继续采取行动的紧急倡议，特别是有关在十一月就青年失业问题举行群众联欢和向议会游说的活动倡议。我们要为建立失业者中心而努力，使这个中心同劳工运动一起，为实现人人有工作的目标而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

为实现左翼的政策而斗争

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各种左翼力量正在设法制定出解决英国危机的有连贯性的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这个战略表达了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同在当今的英国掌握决策权的人数很少但有权有势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是对立的。

——这个战略的主要特征是：

——发展经济，扩大社会公共事业，制定庞大的工业和公共事业投资计划。

——增加工资，严格控制物价，提高养老金和救济金，缩短工作周。

——不通过公民投票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便实现对经济的民主监督。把民主国有化扩大到关键性的制造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包括北海油田。实行进口和外汇管制。制定投资计划并控制投资。

——扩大民主权利，反对干涉工会权利，扩大自由的集体谈判，以维护就业、工作条件和工资。

——反对部署巡航导弹，取消三叉戟导弹，关闭美国基地，撤走美国军队，实行单方面核裁军，大量削减各种军事开支。

——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要捍卫当前受到打击的国营工业，扩大公有制范围，以便为改造现存的过时而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不能仅仅在各种要求清单的末端加上根据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提出的有关妇女、青年和黑人社区的种种考虑。重要的是，要重视把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同妇女运动的要求衔接起来，以便使这个战略得到活跃在工会中的妇女的支持，得到妇女解放运动和更广泛的妇女运动的支持。

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提出的许多要求已经成为劳工运动的正式政策。争取其他方面的许多人支持这样的—一个取代撒切尔政府目前推行的灾难性路线的战略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这个战略以及这个战略提出的各种要求，使其切合人民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提出的要求，成为群众采取行动的基础。

加强左翼团结——终止禁令

右翼在工党中的支配地位，由于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

间开展了要求扩大民主的运动而受到了历史上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这表明人们深切希望有一个执行左的政策的新型工党政府。

这次重大挑战已导致工党右翼的一些领导人与工党决裂，并且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出现以及它同自由党结成联盟，是英国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一次重要尝试，其目的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

把社民党说成是宣传工具操纵的结果，或者把它说成是声名狼藉的工党右翼、保守党左翼和其他人的最后避难所，都是错误的。它是资本主义的政党。但是，它代表英国社会内部政治潮流的重大变化。对保守党人的幻想破灭和右翼工党政府的政绩令人寒心，有可能使许多劳动人民，在补缺选举和下次大选中投社会民主党的票。

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失业队伍中为左翼的替代性哲学和思想辩护。社民党一自由党联盟的领导人谈到他们有决心实行权力下放和民主参与制。但是，他们是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两个权力最集中和最不民主的机构的狂热维护者。他们是任何有意义的核裁军建议的强烈反对者。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支持保守党人的政策，即支持削减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支持“受人操纵的资本主义”，支持在英国部署巡航导弹。

英国政治生活的状况很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造成政治动荡，两党制也可能被打破，而这种情况既有危险又有机会。如果共产党和左翼在人民中间提出真正民主的政治见解并且使联盟具体化，那么，这些机会是可以变成现实的。我们主张开展更广泛的进步运动，同时尊重这些运动的自主性，争取在这些运动中间建立联盟。

工党右翼其他领导人的反应是留在工党中并向左翼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便推翻民主的制度改革和左翼的政策决定。

支持左翼政策的人们必须通过群众斗争迎战并击败右翼的反攻和社民党—自由党联盟。这就需要左翼大大增强团结。共产党将在制定政策和开展群众斗争方面竭尽全力促进这种团结。

左翼力量的团结对于击败右翼的进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取消现在人为地使劳工运动处于分裂状态的那些禁令，这种团结就可以大大增强。限制现在交纳政治会费的工会会员，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在涉及到工党问题上的发言权和投票权，不仅仅是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些限制是对工会民主的进攻，是对整个左翼的进攻。随着拥护左翼政策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断加强，随着对左翼团结的要求不断增长，人们会日益看到这些限制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民主的。

反对针对工会运动的这些禁令和反对扩大这些禁令的企图，必须成为争取加强和发扬工会民主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对于左翼来说，下一个阶段就要大力进行斗争，维护隶属于工党的六百万工会会员在该党中享有的民主权利。

随着右翼的思想和领导在劳工运动中逐渐被击败，随着各种禁令被取消，随着左翼团结的扩大和加强，将会出现在工党和共产党之间建立更广泛联合的新机会，包括在竞选方面联合的机会，同时也使共产党将来有可能加入工党。

但是，加入工党是个长远的目标，而不是眼前的问题，只有我们党越来越多地参加工作场所和地方上出现的斗争，越来越多地参加选举活动，并使党员人数和党的政治影响取得根本性的进展，这个目标才能实现。这就需要我们到劳工运动中去，到更广泛的人民中间去。我们还需要对出现工党和共产党联合的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

赢得社会主义的战略

共产党在执行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中将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这个战略只能着手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它不能彻底解决这个危机。

这个战略是要争取数百万群众向垄断利益集团的权力提出挑战，向贫困和阶级不平等的现象发动进攻，向建立在性别或肤色基础的歧视行为发动进攻。实行这个战略可以对我国的经济资源、工业资源和财政资源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这样，就可以按照人民的利益着手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制止工业和资本外流，结束大规模的失业。

争取执行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是结束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群众斗争进程的一部分。这种斗争一定会进一步开展起来。工党左翼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这样看待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的，他们也没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战略。他们仅仅是工党这个广泛的联合性组织的一部分。由于工会参加了工党，工党代表并且接受工人阶级的不同思潮。因此，工党不可能是一个有纪律的革命政党的替代物。

虽然工党在群众斗争中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但工党内部的左翼在思想和组织上大体上仍然同竞选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充分注意促进和发展议会外活动。工党左翼往往把其他力量看作只不过是工党的附属物而已。

然而，为了实施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和赢得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广泛民主联盟，并需要使这个联盟发挥作用。这个联盟将由劳工运动来领导，但应该接纳其他运动和社会力量。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把大多数人民争取过来进行根本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联盟。

虽然工党内部的左翼力量有了增长，左翼的政策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持，但群众性工党的存在不能排除共产党的必要性。恰恰相反，有工党的存在，就更需要有共产党。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种认识是共产党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核心思想。这个纲领是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英国和世界的形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这个纲领只能由这样一个政党制定出来：它建立在有连贯性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的基础上，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全国各个工厂和地区建立自己的组织，它不断通过群众活动和领导群众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共产党的与众不同的作用，而其他左翼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我们通过自己的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通过举办党节活动和共产主义大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举办各种讨论会和政治性庆祝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是为了开展全面的政治斗争而组织起来的。

我们的纲领把实现左翼团结以建立新型工党政府这个当前的目标同需要对英国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这个纲领继承了英国人民的悠久的革命传统和自由。这种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传统和自由，目前正在遭到竭力维护其自身的利润和权力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威胁。

共产党人十分珍视劳动人民赢得的这种传统的民主权利，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基础。这就说明为什么英国人民不仅要维护自己艰苦奋斗得到的权利，而且还要支持全世界的解放斗争。

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参加争取民主和发展开放性的民主联盟的斗争。

在英国经常不断地向我们的民主权利进攻的保守党和宣传工具，竭力诋毁和掩盖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和平、解放斗争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还企图利用这些国家存在的反常现象或民主的局限性。我们负有重大责任同这种反社会主义宣传的虚伪性作斗争，也负有责任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表明我们的看法，即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继续扩大民主。

在英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包括击败根深蒂固的垄断势力，需要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力量联合起来。

如果左翼中的共产党人或其他人认为，由于工党的左翼取得了进展，争取社会主义的全部斗争就要通过在工党这个组织中工作来进行，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相反，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入发展，随着劳工运动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就更加需要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有组织的政党。垄断集团和跨国公司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还有国家机器，都将进行凶猛的反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也将无情地反对英国走向社会主义。

为了应付这样一种局面，左翼和整个劳工运动以及民主运动都需要大大发展自己的力量，都需要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群众支持。共产党是由英国工人阶级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组织，它能够对有关的阶级力量作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分析，能够指出如何在人民中间开展群众性的活动并赢得群众支持共产党作出这种分析时所依据的思想和原则。

为扩大党的组织和建立更多的 活跃支部而努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建设一个更大的共产党，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整个劳工运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共产党

将有更多的活跃支部，特别是在工作场所设立的支部。这些支部能够大力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思想。

在我们党上一届代表大会上，我们就党员人数在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七月之间减少了四千六百九十四人的情况作了汇报。自那时以来，党员人数继续减少，不过减少的数量比前两年少些。一九七九年七月，党员人数为二万零五百九十人，而今年七月，党员人数为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八人。

然而，减缓党员人数下降的速度是不够的。这次代表大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员人数回升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每年至少要争取到一千名新党员。

我们的战略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致力于开展群众斗争，增进左翼的团结，增强左翼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党的独立的群众性的政治活动，满怀信心地大胆地宣传党的政策。每个支部都要走出去，走向工作场所，走向当地的社区。

各种宣传资料和刊物的内容和印刷质量最近有了提高是值得欢迎的，但还要更大胆地使用各种形式的宣传手段，例如，《晨星报》、通俗的小册子、传单、招贴画和群众集会等。除非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数百万人民中间去，并且克服许多人对我们的目标和方法还有疑虑的不信任感，否则，就无法保证目前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会促使这种斗争需要的政治觉悟普遍发生变化。

每一个党员，不管他的其他工作如何重要，都要在自己所在的支部中发挥某种作用。党的支部是开展群众工作，提供政治领导和发展新党员并使其留在党内的一个重要工具。党的领导，特别是地区委员会，必须从根本上改进自己的工作，以便帮助大多数支部健全政治生活，发展组织和开展群众工作。

如果要使全党都接受我们的纲领和战略提出的思想，从而使党能够把这些思想带给人民，那么，就要在支部中开展政治讨论

和进行政治教育。支部书记和地区委员会的委员需要得到培训和实际帮助，因为他们是党的领导和民主结构中的关键环节。

在为关键性的问题制定政策时，要更加注意在各种问题上提出地方性的政策。每个党支部都要争取成为群众执行我们共产党的政策的一支力量，都要争取在自己所在地区或工作场所成为实现左翼和工人阶级团结的核心。这是我们党继续发展的唯一的可靠基础。

开展党的竞选工作

参加竞选应该成为各个党支部全面工作的一个中心。竞选活动是共产党为自己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为自己的替代性政策（当前的和长远的），为《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的思想和战略，赢得支持的重要方式。代表大会认为，尽可能广泛地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政策，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开展同保守党人的斗争，也可以比较容易地揭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右翼推行的右翼的分裂性的政治主张。

在英国的条件下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需要有决心通过代议制民主机构进行活动。力争使共产党人赢得选票，力争使共产党人成为地方议员或全国议员，应当成为我们争取社会主义进展的当前和长远的战略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我们的竞选活动欠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这使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左翼的团结和我们党的声势以及我们党和共青团发展新成员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党的领导对于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竞选工作要承担责任。为了使党员对我们的竞选战略抱有坚定信心，必须在党内开展有统一领导的全面的思想斗争。

工党左翼中的一些人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为了“左翼的团

结”，或者说，为了“确保我们击败保守党人”，我们不应该竞选地方议员和全国议员。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相反，经验表明，共产党的竞选和左翼团结的发展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们力争使左翼重新组合。这种组合在竞选中的表现形式是，共产党、工党和其他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民主联盟。共产党主张同工党举行各种级别的讨论，以便达成竞选协议。

我们在大多数竞选中得到的选票不多，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劳动人民普遍受到右翼思想、改良主义幻想和反共偏见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选举制度有利于主要政党。需要使这种制度变得比较民主一些，办法是实行比例代表制，取消交纳竞选押金的做法，增加使用宣传工具的机会。但是，共产党得票不多还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存在弱点。活跃在各个社区的支部太少，就是说，积极反对削减住房、教育、保健和社会公共事业经费的支部太少。我们的竞选质量有所下降，宣传活动往往是不充分的和有限的。如果我们要打破选票和竞选人数不断减少的局面，我们就要使支部在居民区和工作场所的工作和竞选活动的组织方面有质的变化。在地区和其他一级都要指定专人负责竞选工作。

共产党在竞选方面取得进展的机会比许多年以前增加了。选民的传统忠诚和传统的投票羁绊正在松动。代表大会要求即将选出的执委会在竞选方面起表率作用。要更多关心设在居民区和工作场所的支部就地方性问题和全国性问题在地方上造成的影响所开展的工作，这样做可以为改善竞选工作打下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共产党为社区、市区和地区制定的政策。所有支部，包括设在居民区和工作场所的支部，都要定期参加地方选举。应该慎重地选择一些选区，下决心在那里开展工作。我们的候选人要反映广泛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些力量和运动是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的广泛民主联盟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竞选方面提出的近期目标是要击败保守党人，使工党在地方议会和全国议会中重新赢得多数，使左翼尽可能保持强有力的地位，与此同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力争使共产党人当选为地方议员，力争使我们在全国议会的竞选中得到的选票有所增长。

我们的长远战略要求我们，在沿着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后期，使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当选为地方议员，并使一些共产党人当选为全国议员。这样的进展可能不仅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得到大大的改进，而且还可能要取决于共产党和工党联合竞选的问题得到解决。

在下届大选中，共产党人要在尽可能多的选区中参加竞选，我们各方面的群众工作和地方竞选活动也正在为这些选区打下基础。在其他选区，共产党人主张投工党的票。代表大会重申，我们的目标是，除了威尔士和苏格兰外，在英格兰要提出足够的候选人，以保证得到利用广播的时间。代表大会要求迅速为这些选区确定今后的候选人。这些选区的支部，只要有可能，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都要参加地方选举，从而形成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参加地方选举的总趋势。

上届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随后采取的步骤

共产党人赢得更多的选票和地方议席，不仅不会有损于左翼的进展，反而会推动劳工运动执行替代性政策的斗争。扩大和改进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必须和加强与扩大我们在工作场所的支部工作与劳资工作以及劳工运动的工作同时进行。加强和扩大我们在工作场所的支部对于制止党员人数的下降是至关重要的。

执委会通过它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所做的工作表明，工作场

所的支部、劳资事务和劳工运动的活动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执委会召开过多次全国性会议并提出过其他建议，以加强我们在劳资事务方面的群众工作。

上届代表大会曾指出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其他一些弱点是阻碍党的发展的因素，因此，我们也注意克服这些弱点。

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继续采取了声援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行动，与此同时，我们还根据代表大会的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新事态作了评价。

正如上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特别章节所要求的，我们采取了一些步骤，以使我们更有效地参加反对压迫妇女的广泛运动，更有效地争取更多的妇女参加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时期里，在本届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下，妇女运动有可能转而采取守势，把力量集中在为妇女争取具体的平等权利上面。共产党在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必须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对共青团的工作也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共青团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了新的集体领导和新的精神面貌，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活动，团员人数有了增长。这些是对党的挑战。今后两年的形势对于团组织的进步发展来说是很好的。取得这种发展对我们党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大批的青年可以争取到左翼和劳工运动方面来，可以争取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方面来。改变共青团的现状是确保社会主义前途的最好办法。

正如已经提交到代表大会的一项专题决议案所指出的，努力增加《晨星报》的日销量，仍将是党的工作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这两年中，必须有条不紊地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以便扭转党员人数下降的局面。代表大会应该责成新的执委会在大会之后尽快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具体建议。

继续扩大我们的工作面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已经设法把替代性经济与政治战略同保守党政府在这个时期造成的冷酷现实联系起来。继续开展这项工作，说明这种战略同《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间的富有活力的关系，说明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迫切性，这是本届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

目前开展的争取实现左翼政策和社会主义目标的激烈斗争，正在形成我们在《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设想的政治局面。

我们的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面临的重大斗争需要团结、力量和明朗的政治前景，为此，这次代表大会保证要为我们已经通过的纲领而奋斗，并且确保这个纲领得到实施。其办法是，壮大党的力量，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充实支部生活，使之成为一支竞选力量，成为一支在一切可以争取过来的人们中间发挥更大影响的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寻求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与核战争危险的道路而奋斗。

附录:

欧洲共产主义大事记

本资料编写的范围主要是意共、法共、西共和英共四党的情况；时间是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阅和部分利用了国内已有的有关资料。

一九七五年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意共召开十四大。大会正式决定，将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在一九八三年总结“智利事件”教训时提出的“历史性妥协”作为意共的战略和路线。“历史性妥协”的路线，主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同中等阶层和中间派政党、天民党等建立社会政治联盟，孤立反动派；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界这“三大民主力量”必须为实现共同的变革国家的长期计划而联合起来。大会明确指出，这一战略目标既是意共的“当前任务”，也是其“斗争前景”。

六月十二日 贝林格和西共总书记卡里略在里窝那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两党宣言。宣言确认，两党在“和平与自由中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策略行动，而是在对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和西欧各国具体历史条件进行思考之后产生的战略认识。”宣言指出，两党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思想问题上意见一致。

十一月十五日 意共、法共继九月二十九日在巴黎举行会谈之后，又在罗马举行会谈并发表共同声明，提出“关于在民主

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较系统地论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争取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多党制的全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作用”的广泛联盟；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的欧洲；各党要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

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英共召开三十四大。大会通过了四项主要决议——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左翼和英共团结问题的决议、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决议、关于公共所有制和工业民主的决议以及关于英国共产党的竞选政策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

二月四日至八日 法共在圣但尼岛召开二十二大。大会提出要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总书记马歇在政治报告中阐明，在法国通往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关键是“民主和自由”。“民主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大会决定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竟的奋斗目标。

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 意大利举行大选。意共在参议院选举中获一百一十六席，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八，比上届增加百分之六点二；在众议院选举中获二百二十八席，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四点四，比上届增加百分之七点二。意共议员英格拉奥·约蒂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瓦洛里当选为参议院副议长，在众、参两院二十六个工作委员会中，意共议员在七个委员会中当选为主席。

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简称柏林会议）在东柏林举行，有二十九个欧洲共产党出席会议。会议通过题为《争取欧洲和平、安全、合作与社会进步》的文件（未经签字）。文件特别强调各党平等和独立自主，

未提“共同规律”；未谈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作用；重申“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未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提“国际主义的、同志式的、自愿的合作”等。

六月三十日 贝林格在柏林会议上发言。他在谈到意大利和其它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默认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贝林格说：“有人把这种新的探讨（指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编者）和结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显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是它如此广泛流传的事实本身就正好说明，在西欧国家确定和实行社会主义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人们对于新型解决办法的要求是何等深广。”

马歇在柏林会议上发言，说象柏林会议这样一类的活动，“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应“寻求一些更生动、更灵活和更有效的集体会晤的形式”。他说法共要建立一个同自由不可分割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要以民主和和平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卡里略在柏林会议上发言说，只有承认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的多样化，才能解决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共产党人不存在任何领导中心，不存在任何强迫我们就范的国际纪律”。

八月上旬 意共领导人贝林格和布法利尼分别在众、参两院发言。他们说意共对新政府投“弃权票”是“近三十年来第一次不站在反对派一边”，意共在议会和全国将采取“批评、建设性和团结的态度”，是属于“历史性妥协”战略和“民主团结政府”建议范围的“一个步骤”。

十一月五日 法共政治局委员居伊·贝斯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九周年群众大会上说，“在当代的法国，取得胜利的武器只能是各方面的民主”，法共“最崇高的国际责任”是为“实现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十一月七日 《团结报》刊登意共中委、陶里亚蒂学院院长格鲁皮的题为《我们历史中的十月》的文章，强调十月革命、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方式以及苏联政权形式都不是“样板”。

同日，《团结报》刊载意共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布法利尼对该报的谈话，说“历史性妥协”是“意大利所有伟大人民派别，特别是意共、社会党、天民党同其他中间民主力量之间合作的一条路线”。

十一月中旬 英共执委会讨论新党章草案后发表声明，说该党继续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专政”一词用来形容英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这个词在本世纪是同经过武装起义实现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一党制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英国的前景”。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意共在部分市镇议会和市区委员会选举中取得进展，有的还获得绝对多数。巴叶塔说，这项选举表明“向左推移仍在继续”，证明意共政策的“有效性”。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卡里略及七名中央执委因在国内公开活动而被捕。西共中央就此发表致政府及舆论界的公开信，要求立即释放卡里略等人。

一周后，卡里略等人在交了罚款后获释。西共中央发表公告，向声援西共的外国党及组织表示感谢，要求西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表示西共将继续执行全国和解政策，主张进行对话和谈判，以争取和平变革。

一九七七年

一月七日 卡里略对记者谈西共的内外政策。他说：“西共独立于苏共，对苏共的现行政策持批评态度。西共赞成建立一个能结束两极世界、建立多极世界的、独立于苏美的强大欧洲。在西班牙，不要轻率地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因为西共不要

“发定量供应证的社会主义”。

一月 意共中央委员安东尼奥·鲁比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题为《新国际主义》的文章。文章说，鉴于运动已具有新的规模，把国际主义说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显得有局限性和不符合新的社会主义现实。因为这种提法客观上会限制共产党向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各种力量发出统一号召。意共主张的新国际主义就是必须在承认各自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关系。

二月一日 英共出版该党纲领新草案《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纲领说，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同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在英国，可以在防止世界大战，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通过把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同选举一个决心实行社会主义纲领的议会多数和政府结合起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英国的议会“可能转变为执行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民主工具”。

二月十二日 马歇对记者说，“‘欧共’一词并不是我们的创造，但并不使我们感到为难。实际上，这就是面临着某种雷同的形势的各党，作出某种类似的答案，以便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法共领导人首次公开接受“欧洲共产主义”一词。

三月二日至三日 意、法、西三党总书记在马德里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西方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它系统地阐明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第一，在国内政策方面，实行通过民主方式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第二，在国际政策方面，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独立的欧洲；第三，在世界共运方面，“三党将在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

贝林格在三党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然，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点，每个党有自己的历史，但

是，有意义的是：西、法、意这三个大党，各自在自主的条件下，已经对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了一致的估价。正是把这种一致称作为‘欧洲共产主义’”。

马歇离开马德里时在机场对记者说：“除去在我们各国间有一些差异之外，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类似情况，我们给予一致的答案”，但法共“断然反对”一个“新的国际中心”。

三月七日 英共在伦敦举行葛兰西著作讨论会，有七百人参加。

三月十三日至二十日 法共在市镇选举中取得较大进展。马歇说，这一胜利证明二十二大的主张和政策为法共“开辟了道路”，法共正走在“康庄大道上”。

四月九日 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 马歇在电视台同四百名资本家谈话时说，若左翼联盟上台，“绝不消灭和窒息中小企业”，在私人企业中“决定权属于企业主”，在制定计划时，工人和资本家都参加。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三日 马歇访意同贝林格会谈。双方重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两党联合声明完全有效，说声明“宣告法、意选择了一条走向基于民主与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四月 卡里略撰写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出版。该书阐明了“欧共”的基本理论观点，并指出“欧洲共产主义”不是“莫斯科的策略阴谋”，而是一个自主的战略概念，它产生于独自的经验和具体的实践。

五月十八日 马歇在电视台说，法共“绝对愿意”上台，在政府中法共有六、七个部长“似乎是合理的”，在国防、外交、内政、经济等各部的部长委任方面，对法共不应“歧视”。

六月八日至十五日 西共参加大选，提出“投共产党一票就是投民主一票”的口号。选举结果，西共获得一百五十八万多

张选票，占总选票的百分之九点五，在众议院拥有二十个席位。

六月九日 马歇谈法共的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没有自由的蓬勃发展，就没有文化的蓬勃发展”，“自由是我们的心中目标”。法共不想“控制和检查艺术”，不想给作家“规定灵感的来源”，艺术和科学流派的交锋是“繁荣创作活动的条件”。“在我们时代，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已变成首要的事情”。

六月十七日 英共总书记麦克伦南在电视台讲话时说，“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一条人民进行群众性民主斗争的道路，在斗争中，传统机构、地方议会和全国议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六月十九日 马歇在斯特拉斯堡谈法共的欧洲政策，主张“建设一个民主、独立与和平的欧洲”。他设想“左翼联盟”上台后的欧洲政策，将是“推动缓和、促进与所有国家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使整个欧洲获得安全”。

六月 意共《团结报》刊登意共领导机构成员科苏塔著文，宣布意共同社会党等组成“左翼”政府的地方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六月二十三日 塔斯社转发苏《新时代》周刊编辑部文章：《违背欧洲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评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对卡里略和他的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文章说卡里略提出“欧共”这一术语的目的在于分裂各国共产党的团结，诋毁现实社会主义。这“完全符合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势力的利益”。还说，卡的言论表明他已“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科学共产主义革命学说的基础本身决裂”。

苏共对卡里略的攻击在欧洲一些共产党中引起强烈的反应。

西共以中央委员会声明，总书记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言人谈话等各种形式驳斥苏共的攻击。表示西共不受任何中心的任何纪

律约束，也不服从任何世界性或区域性的指导党。强调不管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是苏共同它断绝关系，也不改变自己的立场。

六月二十九日 意共和社会党、共和党、社民党、³自由党五个在野党同执政的天民党经过三个多月的会谈，就意大利的当前经济政策、公共治安等迫切问题达成部分“纲领协议”，给政府以直接支持。意共称这是近几年来“最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有明显的革新性质”，是导致意共参政的“必经阶段”。

七月十九日 意共中委、对外联络部长塞格雷赴巴黎同法共政治局委员、对外联络部长卡纳帕会晤。同日，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再生》周刊社长米努齐偕，中委朱·巴叶塔赴马德里，同卡里略和西共执委阿斯卡拉特会晤。这是在苏共同卡里略公开论战后，意、法、西三党首次分别会晤。意法两党宣布要“进一步发展两党现有的良好关系”。西共对意共“在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的讨论中所持的立场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承认，双方“在语调和看法上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由于现实的差异性和历史经验的差异性所致”。

七月二十七日 卡里略以西共议会党团主席身份在西班牙议会发表讲话，主要内容有：主张制定新宪法，进行大赦，成立全国民主联合政府；支持政府加入西欧共同市场谈判，执行中立的对外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维护西班牙主权与独立、密切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九月十九日 贝林格在意共《团结报》节闭幕式上讲话。他说，意共和西欧共产党，除对迄今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判断以外，特别要负起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西方革命”，证明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一切公民自由、文化自由和宗教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历史性的世界观，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在启示着今天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那种思想运动。

十月七日 根据马歇和贝林格五月会晤时达成协议的精神，法共和意共“混合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目的是为了“仔细地”、“全面地”研究意、法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十月十二日 法共中央委员雅克·戴尼斯在《人道报》发表题为《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文章，强调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新的国际，也不是一个区域中心，而是“在向社会主义民主和平过渡的独特道路上……，在打算建立真正民主的、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中，找到了类似的答案。”

十月十四日 法、意、西等国共产党首次应英国工党邀请出席该党年会。法共领导人说，英国工党这一决定是一个“进步”，“标志着一个新阶段”，为共产党与社会党“建立正常关系迈出了一步”。

十月二十日 西共中央执委伊格纳西奥·加列果当选为西班牙众议院副议长。

十一月上旬 意、法、西三党在纪念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的活动中，重申坚持“欧洲共产主义”路线。

贝林格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并在讲话中间接回击了勃列日涅夫对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党的影射攻击。贝林格一面表示要实现“国际主义团结”，另一面则强调不能“强求一致”，要让各国党走“适合本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再次强调，在党际关系中不应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应“严格尊重各党独立自主”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贝林格在行前和返国后发表的声明中，大谈“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已经深深扎根的、有前途的思潮”，“注定要向前发展”，并公开承认国际共运内部存在“很大分歧”。

法共代表团团长洛朗在莫斯科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法共中央宣传书记比盖在国内纪念会上的讲话中，都大谈“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和法共“独特、独立的民主道路”，说法苏两党“在某

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

卡里略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受到冷落。在庆祝大会上被安排在主席台最后一排最边上就坐，并且取消了他预定的发言。西共对此强烈不满，中断访问，提前回国。卡里略在对记者谈话中，重申其“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和对苏的“独立性”，并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不是“失败的”。

十一月 英共召开三十五大并通过《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新纲领。纲领提出要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广泛民主联盟”（改变前“广泛人民联盟”的提法），通过议会内外的斗争，逐步打破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使议会“转变为执行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民主工具”，建立执行社会主义纲领的政府，逐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麦克伦南在报告中说，新党纲之所以在一些重要方面与欧洲其他党的纲领相符合，那是因为它们面临的“客观条件相似”，从而“得出相似的结论”。

十一月下旬 马歇发表题为《让我们说老实话》一书（已出中文版）阐述法共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书中说“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选择一条和平地民主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政党和思潮的多元化，各种人民力量联合成一个广泛多数的运动”；“民主道路”就是“采用除了国内战争以外的一切形式”。

十一月 西共中央执委阿斯卡拉特参加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有关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他在会上批评苏联是“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

十一月 法共政治局委员、国际部长卡纳帕在法共中央党校作报告，强调应允许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多样化”，不应把十月革命的经验作为“模式”；主张各党独立自主，主张以“国际主义声援”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是否支持

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卡纳帕在政治学全国基金会国际研究与学习中心谈“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说，“欧洲共产主义”的特点是：1、必须变革现社会；2、实现具有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3、在做法上与现实社会主义有差异；4、国际主义的新体现。

十二月十五日 法共中委雅克·戴尼斯撰文谈“欧洲共产主义”，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不同的新理论”，“它已超越了欧洲范围”。

一九七八年

三月 意共同天民党、社会党、社民党及共和党组成议会多数，在议会内支持天民党政府。这是意共自一九四七年被排出政府后，第一次参加议会多数，并准备参加政府。

三月十四日 意共控制的意总工会正式宣布退出世界工联，意共青联领导机构成员拉皮奇雷拉也辞去了世界青联主席的职务。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西共召开九大，这是四十六年来首次在国内合法举行的代表大会。大会确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大会以多数通过了从党的定义中取消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提法的决定。大会宣布西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革命的党”。卡里略在报告中表示，决心把西共建成一个“真正的欧洲共产主义党”，以适应目前条件和西班牙的特点。

四月下旬 贝林格在意共青团二十一大闭幕式上强调：“只有保卫民主，才能革新社会与国家……才能保住任何进步和成就”，因此“必须进行特别动员，以拯救民主的最高利益”。

六月十七日至十八日 西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认为西班牙新宪法是“积极的”，“可接受的”，号召人民支持新宪法。

八月 法共政治局和党报大力宣传由五名法共党员合写的《苏联和我们》（已出中文版）一书。该书对列宁主义的普遍意义提出疑问；反对斯大林；为托洛茨基等人翻案；对苏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国内缺少民主等问题提出批评；承认苏有“大国政策”的企图。这是法共第一次写书对苏社会制度作全面的、批判性的分析。苏《共产党人》刊登题为《反对歪曲现实社会主义经验》的文章，对该书进行反击。

八月 西共领导人阿斯卡拉特在声明中批评法共用“蛊惑人心的假论据”掀起一场“耸人听闻的运动”，反对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法共《人道报》对此评论说，每个党都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立场的权力，质问阿斯卡拉特是否要法共顺从西共的立场。阿斯卡拉特再次声明西共将“明确地断然地公开自己的立场”。

十月四日至十一日 贝林格出访法、苏、南。贝林格在苏联停留时同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会谈。会谈后，贝林格向报界大谈意共在社会主义概念上同苏的分歧，说没有必要召开新的欧洲或世界性的大会，但在意苏两党的联合公报上，贝林格作了一定的让步。

十一月六日 英共《晨星报》介绍原英共总书记高兰遗著《改良主义与革命》。该书重点谈英共和平过渡新纲领中所涉及的种种问题。

十一月七日 法共政治局发表声明，说对法苏两党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的分歧，法共不会保持沉默；同时表示愿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同苏共的关系。

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共《人道报》刊登中央委员让·布尔莱斯的一篇题为《布哈林恢复名誉问题》的文章。这是法共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提出为布哈林翻案。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 保共和《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

杂志编辑部发起的“国际理论会议”在索非亚举行，共有七十三个党参加。苏共企图把会议开成变相的共产党国际会议，要求各党高级领导人与会。意、法、西等党对此置之不理，并且对苏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世界作用”等论调给予回击。他们声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万能的模式”，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民主道路”，并强调各党要遵循独立自主的原则，“不相互咒骂和批判，不进行歪曲事实的指责，不扣帽子”。

一九七九年

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 法、西两党在马德里会晤。在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上，两党依然存在着分歧。

一月二十六日 由于天民党反对意共参加政府等原因，意共宣布退出议会多数，重新成为反对派。

三月三日 西共在全国大选中，获得选票一百九十六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点七，在众议院中占有二十三席位，西共中央执委加列果被选为众议院副议长，西共成为议会中第三大党。卡里略在发表讲话中，对大选结果表示满意，他说：“我们仍然生活在过渡时期”，“西共准备同民主联合政府合作”。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 意共召开十五大，正式把“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写入大会文件。大会重申“历史性妥协”战略的有效性和意共参政的主张，重申意共要走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主张以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以“新国际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理论方面，大会认为列宁著作带有局限性，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列宁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理论家与领袖们（包括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思想都是意共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的根本源泉。大会正式取消党章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规定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政治先锋队组

织”。

四月 法共中央派国际部副部长巴特里克向我面交邀请我党代表团出席法共二十三大的信。法共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党是“兄弟的共产党”。中法两党有分歧，但不应妨碍恢复两党正常关系。法共很关心中国国内建设。

五月九日至十三日 法共在圣乌昂召开二十三大。大会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多数人和多元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即采取“除内战之外的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以“国际主义声援”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大会重申国际共运已不存在“中心”和“现成模式”。各党都应尊重“独立、平等和不干涉”的原则。

五月十九日 马歇与贝林格在为欧洲议会选举而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们表示要为“民主、合作与和平的欧洲”而斗争，要为“确认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做出贡献。贝林格说，“我们一致认为，西欧工人运动面临着一个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寻求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们一致认为民主具有普遍意义”。马歇说，欧洲共产主义是持久存在的，“我们两党围绕这个问题所存在的，使发展民主成为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手段的这种共同观点，并不是表面现象”。两党在扩大议会权力和扩大欧洲共同体问题上有分歧。

六月三日至四日 意大利举行大选。意共在参议院中获一百零九席，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一·五，比上届减少百分之二·三，在众议院中获二百零一席，得票率百分之三十·零四，比上届减少百分之四。

六月七日至十日 欧洲议会举行第一次直接普选，意、法、西等党多次商讨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意共支持欧洲一体化，主张在人民广泛支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多国政权”，支持希

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共同体，主张共同体与第三世界发展合作，同“苏美友好”，同经互会建立积极关系。西共支持西班牙加入共同体，主张西欧左翼力量联合起来改造共同体性质，使它不从属于美苏，但同它们保持良好关系。法共有条件地支持欧洲议会普选，它抓着“民族独立”的旗帜，反对美国对共同体的“托管”和西德的“政治霸权”，反对建立欧洲军队，反对扩大共同体，反对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和任何超国家的机构，主张把垄断资本控制的欧洲变成劳动者的、民主的、社会进步的欧洲。

七月上旬 意共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意共在六月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的问题。贝林格在报告中分析了主客观原因，重申“历史性妥协”、“欧洲共产主义”是必须维护的根本性东西，如果放弃这两项，意共不仅会丢失选票，而且会遭到历史性的失败。

七月 马歇访问南斯拉夫并发表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必须尽最大努力以战胜支配主义和划分集团的倾向”，“保证所有国家的民族利益”。马歇对记者说，法南两党合作将有一个“新的飞跃”。马歇还说，欧共常常遭到“来自某些教条主义”的反对。

十月八日至十日 贝林格和卡里略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公报重申，两党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举行的联合会议上所确定的观点是完全有效的，现实的。公报指出，社会主义在西方只有通过充分发展和实现民主才能确立，只有肯定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国家世俗化的原则、各党在对话中的民主关系和多党制、工会的独立自主、宗教自由以及言论、文化、艺术和科学自由的原则才能确立。西欧道路将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所遵循的道路，它将批判性地超越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过的经验，以便在西方能够达到发展自由、经济和社会革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为此，意共和西共将要加强

它们的政治活动并发展他们的理论工作。两党还宣布，要为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十月十七日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全苏意识形态工作者会议上说，“欧洲共产主义”最主要的危险就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概念和在资产阶级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同现实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就是企图否定苏联各项成就的世界历史意义；说苏将全力“协助克服”各种“背离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倾向”。

意、法、西三党分别在自己党报或党的会议上对此予以驳斥。意共表示确信欧洲共产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抉择”。西共强调绝不接受波诺马廖夫施加的压力和诽谤，不管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自何方，都不能改变西共的方向。法共国际部长格雷麦茨在反驳文章中表示法共“深深地忠于欧共所代表的思想”。

十一月三日 意共领导机构成员雷克林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人物”。

十一月七日 法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庆祝十月革命节，对苏联获得“各项成就”表示高兴，并强调两党合作的意义。

十一月中旬 英共在伦敦召开三十六大。会议就党的内外政策和党内民主问题展开了争论。总书记麦克伦南批评了以工党左翼代替共产党的论点，同时强调英共党员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一、国际共运中的分歧；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三、社会主义国家压制民主。在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上，大会通过了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反对搞派别活动的多数人的报告。

十二月十二日 法共《人道报》公布马歇致法国总统的信，要求“政府立即即采取步骤缔结法苏互助安全条约”。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月三日 马歇应邀访问古巴同卡斯特罗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法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彻底结

東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把美国占领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与领土无条件归还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的普遍要求”。声明说，“法国和古巴对于在互相尊重主权和互利基础上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合作与往来感兴趣”。

十二月二十三日 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在写给元旦出版的西班牙《改革》杂志的文章中解释欧洲共产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文章说：“西欧各国共产党考虑到他们进行活动时所依据的历史经验、具体特点和文化遗产都是不同的，他们中间的一些党派已共同深信：在世界这个地区争取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从尊重现存议会民主的规定和保证各种自由的实际出发。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的和一般的选择正在于此”。文章还强调指出，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不是想要成为另一种模式，以使曾经存在的或者现存的其它制度毫无价值或者取代它们。”

十二月二十八日 意共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认为苏联这一行动是违反独立、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的。

一九八〇年

一月 意共、西共、英共等党先后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意共一月五日的声明再次谴责苏联“违反了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原则”，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一起加剧政治与军事紧张局势的严重事件，是危及世界和平的武力行动”。西共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声明指出，一国军队侵入别国是违反主权和独立的原则的，这只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对世界和平造成新的危险。英共声明说：“苏联的行动提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问题，并对世界和平有着严重的后果”。

一月五日 法共政治局就阿富汗局势发表声明说，“近几年来，阿富汗人民走上了一条进步的道路”。“每个国家都有要

求盟国的援助来对付外来干涉的权利”。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响应向它发出呼吁的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苏阿友好条约”而采取的行动。

一月七日至十一日 以马歇为首的法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说：“苏法两党存在着独立、平等和不干涉为基础的友好与国际团结的兄弟关系”。“两党认为，立场的不同和现有的分歧不应当成为两党在实现主要目标中进行合作的障碍”。公报未提阿富汗问题，但马歇在对苏联和法国电视观众的讲话中说，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应阿富汗政府要求”，“向其提供援助”。

一月十四日 法共政治局发表声明，同意马歇访苏时的活动和有关讲话。声明还说，法苏两党公报同法共二十二大和二十三大会一脉相承的。它执行了两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决定。

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卡里略同贝林格在罗马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对当前世界局势表示不安。卡里略在离开罗马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谴责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说苏联这一行动是对阿富汗的独立、自主和主权原则的侵犯，是使国际形势恶化的一个原因。他在谈话中证实，在对待苏联侵阿这一行动的态度上，他们和法国共产党有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欧洲共产党之间继续进行辩论。他说，欧洲共产主义正处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看法”。

一月二十七日 卡里略在西班牙阿罗萨岛的一次党代会上说，“革命不是输出的，也不能靠外国军队的刺刀来进行”。“如果共产党人不谴责苏联干涉阿富汗，他们就不可能有勇气去谴责美帝国主义”。他还说，争取缓和与和平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起码会使人类倒退到石器时代”。

二月二日至三日 西共举行中央全会，卡里略在会上发表

关于形势和内外政策的长篇讲话。他强调“缓和、和平和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意义，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重申欧洲共产主义立场。他说，欧洲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它来源于只有民主才有社会主义这一基本观念。

三月二十四日 贝林格同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在斯特拉斯堡会晤，讨论“最紧迫的国际形势问题”。双方强调，在国际关系目前面临困难的阶段，工人运动、代表工人运动的不同政党以及西欧民主左翼和人民力量“负有特殊使命”。在会谈公报发表后，马歇公开指责贝林格同密特朗的会晤是配合了法国国内的旨在削弱法共的运动，为密特朗提供了“历史性妥协”的保护伞。意共《团结报》对此给以反击，指出法共“粗暴歪曲‘历史性妥协’”，并说法共重犯“工人运动曾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错误”。

四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代表团应中共中央邀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贝林格总书记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举行五次会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代表团全体同志。双方认为，两党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关系，符合中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助于维护和平。双方在会谈中介绍了各自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交换了关于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探讨了两党关系发展的前景。贝林格在北京大学的集会上简要介绍了意共的斗争，他说，“我们在制定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时考虑并仔细地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主要以我们的独特条件为依据，不仅拒绝其它的模式而且也拒绝那种认为只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观点，这是从我们党整个历史留传下来的一种抉择”。邓小平在会见随意来访的意大利记者时说：“这（指欧洲共产主义——编者注）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欧洲共产党也在探索中。我们处于亚洲，同欧洲相隔万

里，了解不够。我们很有兴趣对新事物进行探索。事物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四月二十二日 贝林格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出发，寻求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模式。‘欧洲共产主义’的特点，表现在人们充分注意到西欧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取得自由、民主的成果”。“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欧洲中心主义”。

四月二十七日 贝林格回国后，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谈访华问题。他认为两党会谈是“广泛”、“诚挚”、“严肃”、“深入”的。他说，这种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方式具有“远远超出两党关系以外的价值”。他还说，“在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现存的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作为我们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那种概念的典范”。“我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好的”。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由苏共倡导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争取和平与裁军会晤”在巴黎举行。会议通过了“共产党人为争取和平与裁军致欧洲各国人民的呼吁书”。南共、罗共、意共、西共、英共等党拒绝参加会议，比共、瑞士劳动党派观察员参加会议。

五月一日 巴叶塔就意共拒绝参加“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争取和平与裁军会晤”发表谈话。他说，我们拒绝接受任何一个指导党。我们不再接受苏联是共产党的首领这种老公式，因此，我们也不再说美国是北约的头子。意共支持欧洲“自治”。

五月十日 卡里略在西共举行的庆祝西共成立六十周年（四月十五日是西班牙共产党誕生日——编者注）的群众大会上说，欧洲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他还说，在探索一条

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团结是关键，是欧洲所有人民力量联合的基础。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意共葛兰西学院召开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与会的有美、英、法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贝林格出席了会议，意共中委维拉里作了总结报告。讨论会上的报告强调“在意共的思想财富和布哈林的思想二者之间存在着吻合点”，特别是布哈林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对损害农业发展的“强迫性工业化”的批判，与意共的某些主张相吻合，强调布哈林思想的重要影响，认为布哈林的思想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会议认为，布哈林思想中的一个“局限性”是他未认识到：“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改革就不能满足改革本身提出的种种需要和期望”。

七月二十六日 贝林格在与意大利《晚邮报》女记者奥里·阿娜·法拉奇谈话时说，意共执行的政策是：既肯定意共的独立自主，同时又保持同各党的联系。他还说，苏联既有进步也有镇压、既有维护和平的一面又有要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国形象，这种现实促使我们去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的目的不是一党执政，而是按照民主和宪法的规定同其他民主和左派势力一起参加联合政府。

八月 意共、法共、西共、英共等党对波兰事件十分关注。意共认为，这次事件为执政的和非执政的共产党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意共特别指出，波兰事件证实了意共的总路线和有关民主观点的必要性，强调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准许劳动者有自己自由组织工会和自主管理经济政治的权力。”法共领导人在谈话中表示，法共“同波兰劳动者和波兰共产党人站在一起”，支持盖莱克关于波政府愿同工人代表谈判、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决定。马歇认为，波兰急需解决的是改革经济结构，使劳动者“能参与决策，履行自己的职责”。卡里略

说，“波兰事件正在证实欧洲共产主义提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扩大”。西共党报社论指出，波兰工人的行动表明，波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必须符合波兰的社会实际，工人不仅应当在经济上和工会中，而且应当在政治上进行干预。英共党报批评波兰政府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重申英共一直认为所有的工会，“都必须自治、独立，享受不受约束的罢工权利”。

十月七日至十一日 意共参加了由意大利专门研究国际工运的私立机构——费尔特内利基金会组织的托洛茨基问题国际讨论会。会上，意共中监委普罗卡奇作了开幕报告，意共学者斯特拉达发了言。普罗卡奇的报告称托洛茨基是“本世纪最卓越的革命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参谋部中“最彻底、最勇敢反对斯大林的人”，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领导人中唯一在苏联国界以外享有广泛权威的一个人，托洛茨基主义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普罗卡奇还指出，托洛茨基的思想弱点是受到一种“越来越无所作为的公式化”观点的束缚。

秋季 法共出版马歇的新著《今日之希望》。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法共对社会变革、解决失业、发展民主、改善法国国际地位的主张。

十一月一日至二日 西共中央举行全会，卡里略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并就筹备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提出建议。卡里略在谈到国际政策时说，我们的党的代表大会应当肯定五个基本特点：第一，我们党的独立性；第二，党的国际政策必须以反对战争威胁为主导；第三，在西班牙和欧洲创建以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为基础的崭新的政治力量体系；第四，同不结盟国家和各个解放运动进行合作；第五，促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克服目前内部存在的严重对立和战胜对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威胁。

十一月三日至五日 意共举行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争取革新和团结的前景》的文件。意共在这次全会上，对国内政策

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全会没有使用“历史性妥协”的提法，也没有使用“同天主教力量及其政治组织的关系”的提法，而是提出“民主代替”的主张，强调同社会党等广泛的左翼民主力量团结（包括天民党进步民主力量），建立以意共为“最大保证”和“主要动力”的民主政府，以取代天民党为中心的政权。

十一月九日 贝林格就意共成立六十周年发表讲话。他认为，意大利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改变领导，把权力交给人民和工人运动，才能得以改变。

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五日 卡里略率领的西共中央代表团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卡里略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这次访问使中西两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都认为，各国党应该执行独立的政策，各国党应该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自己的道路，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应沿袭前人的旧辙或照搬别人的模式。双方都反对在国际共运中存在“领导党”和“领导中心”。卡里略在北京大学集会上阐述西共对内对外政策时说：每个共产党都应研究适合本国实际的道路。“在西欧发达的国家里，我们工人阶级和广义的变革社会的力量，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这一探索中，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要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于我国的实际”。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共代表团时说：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各国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特点。任何国家的事务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而他们所犯的错误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纠正。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

十二月七日 贝林格在同记者谈话时说，制度危机最终会导致意大利共和国垮台。因此，联合意大利社会中所有民主力量

以及各政党内正直人士的这种“民主办法”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办法。天民党既不能是一个政府的核心，也不能指望得到政府总理职务，而政府的民主与道义的保证人将是共产党。

十二月 意共领导机构就波兰局势问题致函苏联、罗马尼亚、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国共产党。信中说，应该“尊重民族独立、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放弃军事干预或武力威胁等原则”，“应该由波兰人民和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去解决内部危机和发展国内民主化进程”，如果华约国家入侵波兰，意共就要同苏联决裂。

十二月十日 贝林格接见苏共对外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扎格拉金并发表公报说，两党就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波兰所发生的事件阐述了各自的立场”。

十二月十二日 阿斯卡拉特说，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将是“对和平、欧洲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严重打击”，“如果苏联武装干涉波兰，西共将与苏共断交”。他还说，西共支持波兰工人为使波兰制度民主化所作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

一月二日至六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该党既是一个独立的党，又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党成员占西共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议会中的席位占西共议席的三分之一强。——编者注）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有一派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不能反映共产党人的共同行动路线和战略思想，认为这种提法是经过修饰的“欧洲中心主义”，是反对华约国家的一种战略。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取消“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和与西共国内外政策相背离的一些决议。由于这次大会对党的路线作了重要修改，该党原主席雷蒙多和原总书记古铁雷斯拒绝继续担任执委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改

选佩雷·阿迪亚卡和弗西斯科·弗鲁托斯为主席和总书记。

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 卡里略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进行严厉的批评，说这次代表大会严重背离了西共的原则立场和总政策，破坏了西共的威望和声誉，是对西共政策的威胁。西共中央执委会还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强调捍卫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独立政策是西共当前的主要任务。西共中央执委会还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新领导进行会谈，要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召开特别大会，纠正五大错误，重新回到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上来，但遭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新领导的拒绝。

一月上旬 意共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关于改善党的工作问题。意共书记处书记纳波利塔诺在关于《当前政治阶段中党的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说，要改善党的状况，必须坚决革新各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克服党组织结构的混乱和重叠现象，使党的民主生活得到“质的飞跃”。

一月二十二日 贝林格接见意电台记者时说，欧洲共产主义的价值在于“谋求一条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我们希望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验，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以尊重民主和发展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他还说，意共目前的路线同陶里亚蒂一度主张的路线的区别是：意共不仅希望通过欧洲共产主义在意大利一国内实行民主改造，而且还希望通过欧洲共产主义在欧洲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造。

二月十一日 意共中央新闻处发表公报公布，由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巴叶塔等人组成出席苏共二十六大的意共代表团。这是贝林格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不出席苏共代表大会。

二月十三日 西共新闻办公室主任对新华社记者说，西共总书记卡里略将不出席苏共二十六次。他说，除因国内情况外，

这一决定也是与意共的决定一致的。

二月十五日 贝林格在都灵菲亚特汽车工厂共产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意共将维护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性质”，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在谈到波兰问题时说，“意共就此发表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是同我们贯彻的原则相一致的”。“这些原则中第一条就是不容许对一个国家人民自由选择自己发展和进步道路的主权有任何侵犯”。

二月二十五日 法共政治局委员朱坎宣布，马歇将不出席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他说：“法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的宣传工作”，为了集中精力进行总统选举的筹备工作，马歇将不到国外进行任何活动。

二月二十七日 出席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意共代表巴叶塔被安排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据报道，意共的发言稿有批评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尊重波兰独立的内容，苏共要求将这些内容删去，但遭到拒绝。

二月二十八日 苏共取消意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引起意共强烈反响。意共一些高级负责人说，苏共的这一行动是一种“令人难堪的作法”，是“一种肯定不能被认为是积极的处理方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苏联的粗暴态度。意共代表巴叶塔对记者说：“我们不能决定在何时何地讲话，但谁也不能替我们决定我们的发言内容”。“意大利共产党人将继续讲他们所考虑的一切话”。

三月五日 意共领导机构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意苏两党关系及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意共领导机构在听取巴叶塔的有关意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汇报后，“表示赞赏和完全同意意共代表团的立场、估计和行动”。

三月八日 巴叶塔在对记者谈到意共代表团在苏联受到冷遇一事时说，意共“没有忽视也不低估其政治意义”。他说，在

莫斯科，“我曾十分清楚地说过，两党（指意共和苏共）之间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差别甚至分歧。分歧还涉及访问中国以及意共同中共关系的恢复”。“我们……认为，这应当由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来作出决定”。他还提到意苏两党在阿富汗和波兰问题上的分歧。

三月十日 贝林格在卡坦扎罗群众大会上强调，意大利共产党“在国际上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其他党的领导人无权在独立自主问题上教训我们”。他还说：“当我们批评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时，当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敌人高兴，而是因为我们深信：各国人民的独立和主权是争取社会主义所不可放弃的原则；在当前世界形势下，违反这一原则对缓和的事业是不利的”。“这也适合我们对待波兰的态度”。

三月三十一日 卡里略为首的西共代表团和以总书记冈萨雷斯为首的西工人社会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告说，双方就政治和社会形势广泛地交换了看法，两党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巩固西班牙的民主进程，阻止任何反对这种进程的事件重演。两党还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广泛多数和拥有最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

四月七日 卡里略在法国电视台说：“如果苏联干涉波兰，那就会完全扰乱西共同苏共之间的关系”。当谈到马歇相信苏不会干涉波兰时，卡里略肯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说的那样绝对”，“一旦苏联出兵干涉，那将是一种比人们预料还严重得多的大灾难”。

四月 法共动员全党投入总统竞选。法共在这次竞选中的总方针是：把主要矛头指向社会党，着重揭露社会党“向右转”，力阻密特朗取胜；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部分选民，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与社会党的力量对比，力争同社会党平起平坐。法共推出总书记马歇为总统候选人。马歇在《反对危机，争取变革》的竞

选纲领中，宣传法共所主张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并且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其中包括每年增加五十万人就业，保证人人有工作做，实行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增加对高工资的税收，立即把最低工资从两千五百法郎提高到三千三百法郎，缩小贫富差距；对二十三个主要企业、银行集团实行国有化；主张解散国际上对立集团，实现缓和与和平等建议。

四月二十六日 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揭晓，德斯坦获得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一的选票，密特朗获得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四的选票，希拉克获得百分之十七点九九的选票，马歇获得百分之十五点三四的选票。这是自一九三六年以来，法共在历届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少的一次。

五月十五日 法共召开中央委员会，研究法国社会党密特朗当选总统后法共的工作安排。皮埃尔·朱坎说：“现在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让一个左翼的符合这一新多数派的联盟的多数派进驻国民议会；第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马歇说，“社会党的改革应当在我们的人民明确地和民主地表示同意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实现。……我们愿意竭尽全力，站在我们应有的地位上促进国家所希望和期待的革新事业。我们的措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我们本着为左翼的取胜提供最好条件的愿望和取得我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的愿望进行讨论”。

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并通过恢复“欧洲共产主义”提法的决议。决议说，“为了彻底解决党的政策中出现的矛盾，重新确定我们政策的欧洲共产主义特点，是合适的和可能的”。

六月四日 卡里略说，“社会党和共产党必须结成一个通过民主途径保护社会变革思想的政治组织”，以克服二十年代产生的分裂。如果战胜这种分裂，“就能使欧洲向左和向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前进”。他说，今天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思想准备，因

为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中仍有些人认为这种作法是背叛各自党的历史，但“这种设想早晚会兑现”。

六月二十二日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通过谈判达成《关于共同施政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党重申在坚持本党的个性和基本立场的同时，将以国家所作的抉择和两党在讨论中确认的一致点作为各方面的工作的基础”。声明还指出，在法国实施改革所需的条件已经具备。这种改革，将通过民主道路，按照普选反映出来的意志去进行。这种改革主要包括实现社会公正和提高最困难的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新措施、减少劳动时间、扩大公共部门以及制定一项为新的经济增长和有效地对付失业而创造条件的两年复兴计划。“双方将致力于保障和扩大各种自由，扩大劳动者的权力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声明还就欧洲局势、阿富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国际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法共在这次大选中得票四百多万张，占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七，在国民议会的四百九十一席位中，占四十四席，在参议院的二百八十三席位中，占有二十三席。在政府中有四个部长职务，即总理府负责人事和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相当于副总理）、运输国务部长、卫生部长和职业培训部长。这是法共自一九四七年被排挤出政府之后，首次被吸收参加政府。

六月二十三日 马歇在电视台说，共产党参加政府证明它是“忠于左翼联盟的”。他还说，和社会党达成协议并不是“投降”，而是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继续”。

六月底 法共参加社会党政府，在西欧共产党中间引起强烈反应。英共认为，法国社会党上台和法共参政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意共认为，法共参政的“影响远远超出法国国界”，是“法国和欧洲政治生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西共认为，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和发展的运动”。意共和西共还认为，“社会主义在西方只有通过促进和彻底实施民主才能全面实现”，

共产党“寻求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力量达成协议，是欧洲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不取决于执政或在野”。

六月二十九日 卡里略和贝林格在罗马会晤，讨论了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地中海的形势以及欧洲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两党联合声明指出：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进行对话来取得谅解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七月十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广泛的多数通过了该党书记弗鲁托斯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央委员会五月十七日的决议，重新采纳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 西共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重申了党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伊巴露丽和卡里略分别重新当选为党的主席和总书记。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新党章和党的政治主张。卡里略代表西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西共目前面临的形势，阐述了西共对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看法。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军事集团政策，对其他国内政的干涉，在国际关系中进一步诉诸武力和大国作用的增强，“构成了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的真正威胁”。西共反对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国内形势，他说，西共支持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反对恐怖主义。在总结西共自一九七七年合法化以来的工作时，他承认西共犯有由上面制定政策的错误，主张恢复干部到基层去的作风。他说，目前有人企图从外部在党内制造派别，这使党内“甚至领导机构内的统一行动和纪律遭到破坏”。在谈到欧洲共产主义问题时，他说：“十大应该重申西共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欧洲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末工业化欧洲的共产主义。大会闭幕时，他以新的中

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全党团结起来，发展党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卡里略和夫人访问中国。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会见卡里略，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卡里略还介绍了西共十大的情况。

十月十日 意共新闻局散发意共领导机构文件。文件指出，意共决定把寻求一个民主抉择作为意共斗争的中心。因为意共认为，意大利的政治上的领导不能以天民党为轴心。民主抉择首先应当取代天民党的权力制度。不仅应当更换政府，更换政治人员，而且应当更换管理方式、权力基础和统治阶级。

十月十日至二十二日 贝林格应邀分别对古巴、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发表了意古两党联合声明和意墨两党联合公报。贝林格在行前说，拉美三国之行是“意共战略的发展”，同第三世界进步政党和力量接触是意共政策的一部分。贝林格在访问中，除了把和平、发展、南北对话和建立新国际秩序作为会谈的主要议题之外，还宣传了“欧洲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等意共的路线和主张。在访问古巴时，他还第一次提出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十一月十二日 西共中央决定将胡利安·塞古拉、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等六名中央委员开除出党。卡里略说，采取这项决定，是为了“继续一项坚定而严肃的政策”，即在党内“不允许搞有组织的宗派活动和出现分裂倾向”。

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 英共召开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若干项决议，改选了全国执委会。这次大会的决议及英共总书记麦克伦南的讲话表明，英共将继续推行其现行路线：在国内，继续致力于各种左翼力量，特别是工党左翼，结成“广泛民主联盟”，争取提前大选，把保守党政府赶下台，建立一个“新型的工党政府”，在国际上，继续附和苏联的

“缓和”与“裁军”主张，把美作为主攻目标，要求同时解散北约和华约组织，大张旗鼓地在欧洲开展反核运动。

十二月三十日 意共《团结报》发表题为《开辟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阶段》的意共领导机构决议。决议再次谴责在波兰实行的军事管制，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只有在充分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条件下才能确立。决议还指出，十月革命开始的那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已经耗尽了它的推动力。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前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和成果，依靠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独特道路所完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最进步经历的胜利。决议还指出，意共要在思想意识、政治或组织方面没有约束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保持正常关系，……不同任何一个党保持特殊关系或特别关系。

一九八二年

一月九日 西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波兰局势，并通过决议。决议除谴责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外，还谴责了苏联模式，指出，“在波兰遭到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那种输入和强加的模式，那种与波兰现实相矛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议还强调指出，欧洲共产主义是恢复和创造性地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波兰事件再一次证实了欧洲共产主义一系列的深刻的观念：（1）肯定民主的价值，因而也肯定国家政权组织里的多元化。（2）社会所有制形式和私人所有制形式将在长期的历史阶段里实行共存，但应将经济的主要杠杆掌握在社会所有制的手中。（3）在企业里实行劳动者的自主管理。（4）共产党并不主张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也不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使各种各样的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通过民主方式获得政治——社会领导权。决议还

呼吁建立某种国际团结和合作的新形式以取代以苏共为中心的各种国际联系形式。

一月十一日 英共《晨星报》刊登英共执委会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呼吁释放被拘留的工会及其他民主团体的代表，恢复民主和社会主义革新的进程。

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意共召开中央全会，贝林格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意大利和欧洲争取社会主义新阶段中意共的作用和倡议行动》的报告。报告指出：“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根本不了解波兰危机的深度和性质，对革新进程的不信任和保留成为对波兰的直接政治干涉”；“东欧出现的消极后果和损失来自只采用唯一的模式（苏联模式），不许提出进一步的批评、改革和革新的要求”，因此，“由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推动力已经枯竭；“我们现已进入世界工运生活和斗争的一个新阶段，即第三阶段”（意共认为，第二国际时期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为“第一阶段”，十月革命为“第二阶段”——编者注）。

贝林格在总结报告中，谈到第三条道路与第三阶段时说，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同苏联的类型的模式，另一方面是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模式相比较而言的。相反，“第三阶段”的提法则涉及历史上的经验，因而也就涉及欧洲工人运动所经历过的前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第三阶段，就不可能去探索第三条道路。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一目标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月二十三日 意共在米兰举行庆祝意共成立六十一周年的群众集会，贝林格在会上发表题为《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促使我们开辟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长篇讲话。贝林格说，意共如果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同苏联外交政策一致的立场，那就是错误和自杀。意共应根据是否符合缓和和各国人民独立的利益，来采取它的总的或特定的立场和行动。贝林格还说，苏联和东欧国

家出现的危机因素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打击。贝林格在讲话中，还具体分析了列宁的思想。他说，关于列宁主义，这不是列宁本人创立的，而是由斯大林整理确定的，列宁实际上是一个卓越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家。

一月二十七日 卡里略在接见《星期六写真》杂志社社长时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支持和拥护十月革命的思想一直而且仍将是根本的东西。西共仍然认为十月革命是我们自己的特征和本源。但今天，苏联的模式不适用于发达的国家，对广大群众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磁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十月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决裂。需要寻找一条介于苏联模式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我们相信第三条道路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模式，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变成现实。

一月至二月 意苏两党展开论战。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新时代》、《在国外》等报刊，针对意共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相继发表文章，指名攻击意共。苏共指责意共领导“借口”波兰事件，“在一些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上，同苏共、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相对抗”，“公开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直接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共主义”；指责意共领导提出的“新道路”概念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针十分相似”，背离马列主义等等。

意共《团结报》和《再生》杂志先后发表文章回击苏共，贝林格等意共领导人还以接见记者等形式出而批驳苏共。意共除批驳苏共的粗暴态度外，再次重申对波兰危机、苏联模式等问题的观点。意共指出，波兰的根本问题是不愿意对现有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而苏联等国发生“周期性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根植于“苏联模式”。意共认为，苏共的对外政策根本上是错误的，批评苏共把自己看成“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正统”，把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列教导）从“分析和认识现实的武器”变成“教条主

义的思想体系”。意共领导人还指出，“第三条道路”是西欧工人和群众运动向前发展的一种进程，包含了意共在制定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式民主道路时的所有主要思想。

二月三日至七日 法共在巴黎附近的圣多昂市召开二十四大。大会讨论并通过了马歇题为《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报告和政治决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马歇再次当选为总书记。这次代表大会继承和发展了二十二大和二十三大的路线和方针。大会突出强调社会主义不存在“通用的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共运不存在“中心”。马歇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不是“舶来品”，“没有模式”，不能“在国外预制后再涂上（蓝白红）三色”，不能“在民族的树干上进行嫁接”。这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充实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内容，突出强调这种社会主义是在自由中实现，并通过自由来实现；法国人首先将在自由中生活，这就是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与社会党关系方面，大会提出“联合和斗争的”“民主道路”的策略。马歇在闭幕词中说：既要加强与社会党的联合执政，又要发展群众运动；既要推进社会改革，又要树立自己的形象，争取群众，恢复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我国驻法大使姚广同志参加了大会。

二月四日 卡里略在接见记者时说，“苏联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我认为苏联是一个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并且阻止大型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

二月八日 卡里略在意大利《全景》周刊上发表讲话，指责苏联企图在西共和意共内部制造分裂。

三月四日至九日 由法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马克西姆·格雷茨茨率领的法共代表团来华与我党领导人会晤。双方就国内外形势、党的政策和两党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为正式恢

复两党关系作准备。

三月二十九日 贝林格应法国社会党邀请访问巴黎，同密特朗、若斯潘等法社会党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双方讨论了广泛的国际问题，共同探讨了建立“欧洲左翼”，实行“新国际主义”和欧洲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等问题。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的一派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者党。被西共开除的西共中央执委佩雷·阿尔迪亚卡和胡安·拉莫斯分别当选为该党主席和书记。

四月十日 贝林格在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题为《我国的形势和意共在争取民主替代中的职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坚决反对提前大选。他说，意共承担政府责任是意大利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必然结果，因此，民主替代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达到的目标。民主替代首先需要左派在纲领上一致和相互讨论，而且也需要向各种力量打开大门，需要在前景上作出明确的选择。他还说，第三条道路具有具体的和积极的内容，在意大利就是要寻求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发展质和量、代议制民主和人民群众的参与、领导的需要和社会管理等等之间的新关系。

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贝林格与马歇在巴黎会晤，双方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重申了两党参加世界争取和平与裁军运动的立场，表示要继续发展两党关系，并努力发展同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促进各党的合作。双方承认在阿富汗和波兰等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建立“欧洲左翼”和实行“新国际主义”的问题上，两党出现了“某种接近”。

五月二十九日 贝林格在对南斯拉夫边境的科佩尔电台记者发表讲话时说，意共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不仅向西欧表明了解决苏联模式和传统的社会民主政策的办法，而且还表明，这对

当今世界来说也是必要的。

六月九日 西共中央执委会召开会议。会上，卡里略就安达卢西亚地区选举后西国内形势和西共在这次选举中失利的原因等问题作了发言之后，当即受到副总书记萨托里乌斯的激烈批评。萨托里乌斯说卡里略把选举失败完全归于客观是“愚蠢的”，指责卡里略在党内专权，“组成了一个垄断集团”等。中央执委，工人委员会总书记卡马乔支持萨托里乌斯，公开提出工人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西共，建议由伊巴露丽担任党的终身名誉主席，卡里略改任主席，把总书记职位让给萨托里乌斯。卡里略认为他们的意见严重违背十大的决议，采纳其建议即是容许党内存在有组织的派别。双方意见严重对立，互不让步，于是三人都提出辞职。其他执委表示，如果卡里略辞职，他们就集体辞职。

六月十日至十三日 西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决议：重申十大决议和欧洲共产主义战略、要求卡里略和萨托里乌斯撤回辞职请求和继续担任现职、尊重和维护工人委员会的独立和接受卡马乔辞去中央执委职务（保留中委）、成立专门小组总结和研究安达卢西亚大选结果和准备迎接下届大选等。卡里略考虑到临近大选，如果他和整个执委会一起辞职，将给西共造成严重危机，因此表示撤回他的辞职请求，全面贯彻会议通过的决议。萨托里乌斯重申赞成西共十大决议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但对中央全会决议有保留，故辞去副书记，只继续担任中央执委。

六月三十日 贝林格接见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时说，现在重提“人民阵线”或“历史性妥协”的模式会引起混乱。“我们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制定的政治目标（做出取代围绕天民党转的权力体系和政府的民主选择）有助于使人们更为明确我们的目标”。

七月二日至三日 西共召开中央全会，任命中央竞选委员

会，筹备参加西班牙下届大选工作。会议通过决议，重申坚持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呼吁同社会党建立民主阵线，为建立“中左政府”而共同努力。

十月六日 意共中央和中央监委举行会议，贝林格在会上作了以“民主替代”为中心议题的报告。他说，“没有意共就不可能团结起一支广泛的、具有战斗力的队伍去对付企业主和特权阶层中最反动的集团的攻势”。“民主替代本身就是一项对社会、国家、政治和政党进行革新的大规模的活动”。在目前的形势下，应是团结所有的关心国家经济发展并为巩固、改革经济、为经济的有效和严密而努力的力量。在谈到同天民党的关系时，他说，应当把天民党问题同天主教问题区别开来，民主替代不应导致世俗力量同天主教力量的对立，“同天民党在政府内进行合作的前景不存在，但这并不排除在挽救民主制度和另外一些全国性的特殊问题上取得一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关于同社会党关系，社会党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同天民党结盟，要么选择民主替代的前景。如果选择民主替代，将有助于政治力量对比的明朗化。

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马歇率领的法共中央代表团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中国。通过代表团的访问，中法两党正式恢复了关系，并决定不断扩大双方的友好合作。在访问期间，胡耀邦同马歇举行了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见了代表团。两党领导人在会谈中，双方相互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并对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应当从本国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寻求自己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具有本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双方都强调，党与党之间应当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

国际共运不存在什么“中心”，也不存在什么“指导党”。双方还就过去在处理党的关系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做法总结了经验教训。在访问期间，马歇应邀在上海复旦大学讲演，在介绍法共主张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之后，他说，“为了走向这个新社会，我们还根据我国人民和我国的现实确定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民主的法国道路，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尊重根据明确的目标和抉择通过普选表达出来的多数人意志，就是人民运动联合和斗争的道路”。邓小平在会见代表团时说，任何外国党对于别国的情况总是比较生疏的，总没有本国同志那样了解自己的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要靠本国的同志去总结经验和改正，这才靠得住。……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之下建立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比较好。

十月二十六日 马歇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访华的收获时说，法共确定了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中国党也在寻求建设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目标上的一致性是两党的重要共同点。他还说，“法中两党的新关系对国际上争取和平自由、人类进步的斗争是一件大好事”。

十月二十八日 西班牙全国选举揭晓。西共在此次选举中仅获得选票八十二万多张，占总选票数的百分之三点八。西共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从二十三席下降为五席。

十一月二日 西共召开中央执委会，卡里略代表书记处作了关于西共在此次大选中的经验教训和改进西共今后工作的总结报告。萨托里乌斯等提出异议，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更新党的领导。这样又引起党内新的危机。

十一月六日 卡里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呈，中央委员会接受并批准了他的辞呈。卡里略说，西班牙共产党在此次全国大选中失败是导致他辞职的原因之一。他希望他的这一决定有助于党内矛盾的解决。他还指责渗透到党内某些方面的“外部压力”。

十一月七日 西共中央举行全会，就伊格莱西斯作为总书记候选人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表决结果是，六十四票赞成，三票反对，十五票弃权和三票白票。伊格莱西斯在当选为西共总书记后表示，将全力维护卡里略奉行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不改变西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 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题为《关于变革的替代的建议》的政治文件，作为意共在十六大召开前的准备阶段供党内广泛讨论的基本文件。

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西共举行全国会议，讨论与社会党合作和准备市政选举的战略。会议通过了迅速改变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同工人社会党建立“民主合作”等决定，通过了伊格莱西亚斯的报告。伊格莱西亚斯在报告中重申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建议明年底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表示，为了结束党内危机，希望尽早更换党的领导。他还说，共产党将与工人社会党政府进行合作，但并不是无条件的，西共“将对那些不利于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提出批评”。

（李明编）

欧洲共产主义参考书目索引

- 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选集》第1卷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
- 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政论文集》（1910—1920年）
（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7年版）
- 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政论文集》（1921—1926年）
（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3年版）
-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葛兰西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第3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
- 陶里亚蒂：《雅尔塔备忘录》
（1982年《国际共运教研参考》第2期）
- 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 隆哥：《关于在多样化中求团结的备忘录》
（《参考资料》1967年10月21日（下午））
- 《隆哥在意共十二大上的政治报告》
（《参考资料》1969年2月9日（下午））
- 贝林格：《民主道路与反革命暴力》
（《再生》周刊1973年10月5日）
- 贝林格：《社会联盟和政治队伍》
（《再生》周刊1973年10月12日）

《贝林格在意大利共产党十四大上的政治报告》

（《参考资料》1975年3月23日（上午））

那波利塔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商务出版社1978年版）

马歇：《让我们说实话》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 ※ ※

乔·乌尔班主编：《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其前途》

（新华出版社1980年1月版）

[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

（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美]罗伊·戈德森等著：《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影响》

（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英]尼尔·麦金尼斯：《西方共产党》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法]热纳维夫·比布：《意大利共产党》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6月版）

[意]布鲁齐奥·曼佐基：《意大利经济政治概论》

（三联书店1969年7月版）

[英]赫·赫德等编：《意大利简史》

（商务印书馆1975年1月版）

[丹麦]拉尔桑：《欧洲共产主义的七项原则》《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辑》

（1980年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等编印）

J·W·弗兰德：《欧洲共产主义自主根源》

- (《共运资料选译》1981年第1—2期)
- [西德]赫尔穆特·利希特：《欧洲共产主义形成的理论因素》
(《共运资料选译》1981年第3期)
- [美]欧塞维奥·穆哈尔—莱昂：《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西共》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期)
- [英]马丁·克拉克和戴维·海因：《意大利共产党：介乎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吗？》(《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期)
- [英]依德·莫里斯：《法国共产党和欧洲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期)
- C·勃格斯：《葛兰西和欧洲共产主义》
(《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 R·西蒙：《葛兰西著作中的领导权思想》
(《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1980年第2期)
- J·霍夫曼：《葛兰西论国家与革命》
(《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1980年第2期)
- 卡尔·波格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3期)
- [美]亨利·韦伯：《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79年第9期)
- [南]爱德华·卡德尔：《欧洲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的自治民主》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79年第9期)
- [南]爱德华·卡德尔：《政治多远论和社会主义》
(《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9期)
- [南]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论欧洲共产主义》
(《共运资料选译》1983年第3—4期)
- [苏]《新时代》周刊文章：《评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 (《参考资料》1977年6月25日(下))
- [苏]《共产党人》文章：《在不可靠的道路上》
(《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8期)
- [美]基辛格：《欧洲共产主义与法国》
(《欧洲共产主义问题资料选编》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编印)
-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期)
- 日夫科·米利奇：《意大利共产党与现实社会主义》
(《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6期)
- ※ ※ ※
- 潘培新：《欧洲共产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8期)
- 辰晓：《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渊源》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
- 辰晓：《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第9期)
- 吴耀辉：《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 赵景福：《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差异和分歧》
(《共运资料选译》1981年第2期)
- 郭庆士：《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年第37期)
- 丁山：《欧洲共产主义概论》
(《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3年第11期)
-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辑》

（复旦大学国政系等编印，1980年出）

《欧洲共产主义问题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当代室编印，1983年出）